

七劍十三俠 下



清·唐芸洲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七剑十三侠

第二部

（清）唐芸洲 著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论功受赏 避近幸决计归田

话说杨元帅班师回京，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到了京城，当将大队人马扎在城外。次日天明，杨元帅、张永便率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进城复命。当有黄门官启奏进去，恰好武宗早朝未罢，见说杨一清已班师回来，即刻宣进召见。黄门官传旨出来，杨一清、张永即便带领徐鸣皋等入朝见驾。到了金殿，杨一清等众即俯伏金阶，三呼已毕，武宗钦赐平身，大家又谢了恩，这才归班，站立一旁。武宗先温谕了一回，然后将讨贼各情问了一遍。杨一清细细奏呈上听，并云：“逆藩安化王现已押解来京，伏候圣上发落。”武宗闻奏，即命人将逆藩送交刑部监禁，候旨处决。张永又将杨一清如何勤劳，徐鸣皋等如何奋勇，仇钺如何设计讨贼，非破格奖赏，不足以酬功绩，奏了一遍。武宗闻奏大喜，当下即面赐加封杨一清为吏部尚书，兼授武英殿大学士；仇钺着传旨加封咸宁伯；徐鸣皋等皆封将军，俟后有功，再加升赏。各人谢恩已毕，武宗又传旨：着拨库银三万两，为犒赏三军之用。所有随征各军，即着徐鸣皋暂行统带。杨一清着即入阁，兼管吏部事务。杨一清与徐鸣皋复又出班谢恩。武宗退朝，各官也即朝散。

次日，武宗传旨：逆藩着即斩首示众。由此逆贼既平，朝

廷便太平无事，又兼杨一清入阁问事，更是内外严肃，君臣一德，同心共治太平天下，按下慢表。

且说宸濠自七子、十三生、十二位英雄破了余半仙的迷魂阵，宸濠虽也稍为敛迹，但那谋叛之心，却未尝一日或忘。接着又探听得杨一清讨平逆藩，徐鸣皋等皆为朝廷所用，因此不敢仓卒举兵，只有潜蓄叛党，以待时日。这且不表。

却说张永自随杨一清讨平逆藩，武宗即宠幸异常，由此日与江彬用事。江彬欲攘永权，累导武宗远游。武宗为彬所惑，于是巡幸不时；又兼义于钱宁用事，朝政几又浊乱。会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八月京师地震。十二年夏京师大旱。杨一清既入阁问事，见此连年灾异，不敢隐忍；又因武宗巡幸不时，朝臣屡谏不听，不得已上疏奏陈时政，讥切钱宁、江彬近幸等人。钱宁、江彬切齿痛恨。江彬因说道：“杨一清这老匹夫如此可恶，怎得设个法儿，将这老匹夫赶出，我辈才可有所欲为。”钱宁道：“这却不难，可如此如此，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见罪于圣上了。”

过了两日，果有优人造成蜚语，妄说杨一清妄议国政，跋扈朝廷，奴隶廷臣，交通外党。恰好这日武宗同张氏饮宴，优人便将所造各蜚语乘间报之，武宗果相信不疑。次日上朝，面责杨一清各事。杨一清当下吓得汗流浹背，即碰头奏道：“臣世受国恩，虽肝脑涂地，不足报于万一，臣又何敢跋扈朝廷，擅揽国政？尚乞圣上明查暗访，果有前项各事，请治臣以不臣之罪；若无此事，必有近幸妄造蜚语，以惑主听，亦请圣上务查造语之人，治以诬蔑之罪，则国家幸甚，微臣幸甚。”武宗闻奏，便望杨一清笑道：“朕前言戏之耳，卿何必如此认真耶？朕岂不知卿之为人素称忠直，而顾有如此之妄乎？卿毋介意便了。”杨一清当下又碰头谢罪道：“臣诚有罪，惟愿圣上

亲贤臣，远小人，臣虽碎身粉骨，亦所愿耳。臣不胜昧死以奏。”武宗闻奏，不觉微有不悦，道：“卿所奏亲贤臣、远小人二语，贤臣自宜亲近，但不知朕所亲小人者何在，想卿有所见闻耳。”杨一清见问，知武宗不悦，赶着碰头，奏道：“聪明神圣，莫如陛下，岂不知亲贤臣、远小人，原不足为臣虑。臣所以不得不奏者，欲陛下防之于将来，必不为小人所惑，臣亦庶几报恩于陛下耳。幸陛下察之。”武宗见杨一清说得委婉，方才息了怒容，退朝进宫而去。

各官朝散，杨一清回至私第，心中想道：“现在圣上偏见不明，我若久恋朝廷，必难终局，不若乞休归田，尚可克全晚节。”因与夫人田氏言道：“鄙人现年已过花甲，日渐颓唐，儿子尚未成立，若久恋爵禄，殊觉非计。况当此阉宦专权，我又生性刚直，一举一动，大半不满人意。现在圣眷虽隆，却不可恃。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倘若一旦圣心偏向，败坏晚节，反为不美。不若趁此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一个闲散农夫，以了天年，反觉得计。至于名垂青史，功在简编，后世自有定论，此时亦不必计及。鄙人立意如此，不知夫人意下如何？”田夫人闻杨相之言，便喜道：“老爷所虑甚是。现在钱宁、江彬一流专权用事，眼见朝纲紊乱，圣上又宠幸异常，老爷又刚直不阿，难保不为若辈所忌。乞休之计，甚是保全之道。但不识圣上可能允准否？”杨一清道：“不瞒夫人说，今早上朝，圣上即责鄙人数事，说鄙人揽权专政，跋扈朝廷。鄙人当奏告圣上，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语，上惑君听，并劝圣人亲贤臣远小人。哪知圣上不察鄙人之言，反有不悦之意，问鄙人所谓小人何在，幸亏鄙人委婉奏对，圣上始觉转怒为喜。因此鄙人见此情形，惟恐圣上偏听不明，谗口铄金，事所必至。与其有失晚节，不如及早罢休，所以鄙人才有这归田之意的。若谓圣上不

准，鄙人逆料断无此事。现在钱宁一流只虑鄙人不肯乞休，若果上了这乞休表章，即使圣上有留用之意，钱、江辈亦必怂恿圣上准我所请。我于那表章上再说得委婉动听，必然允准的。”

此时杨相的公子，名唤克贤，年方一十三岁，听得杨相这番议论，也便恭恭敬敬的说道：“爹爹方才与母亲所言，孩儿亦觉甚善。在孩儿看来，做官虽有光耀，却是最苦之事：人家觉未睡醒，五更甫到，便要上朝；每天还要面皇帝碰头，更要跪在那里说话。少年人还可劳苦，如爹爹这偌大的年纪，起早睡晚，怎么能吃这样苦？官却不可不做，古人有言：‘显亲扬名’，正是这个意思。若长久做下去，也殊觉无味。不如依爹爹主意辞去爵禄，安稳家居，每日又不须起早。无事的时节，或同朋友下棋，或自己看书，或与母亲闲谈闲谈，或教授孩儿些古往今来之事，在家享福，何等不好？等爹爹过到一百岁，那时孩儿也成人了，便看着孩儿去中状元；再如爹爹这样大的官做几年，代皇上家立一番事业，建下些功劳，再学爹爹今日归田的法子。”公子言毕，杨公大喜，便笑道：“我儿，为父的就照你这样说，明日上朝面奏一本，绝计归田便了。”

少刻摆上午饭，夫妇父子用饭已毕，即命家丁将徐鸣皋等请来，有话面说。家丁答应前去，一会儿徐鸣皋等十位英雄齐集相府。杨丞相与徐鸣皋等分宾主坐定，徐鸣皋却首先问道：“丞相见召，有何示谕？”杨丞相便叹了口气，说道：“诸位将军有所不知，现在朝廷阉宦专权，钱宁、江彬等颇得近幸，眼见朝纲紊乱，不可收拾，老夫目不忍视，圣上又偏听不明。现在老夫年纪已大，不能顾全朝政，与其素餐尸位，不如解甲归田。因将军等皆国家栋梁，忠义素著，所以老夫特请诸位到此，用告一言。老夫乞休之后，诸位将军当以上报国恩为重，锄奸诛恶为心。宸濠叛迹虽未大明，终久必为大患，那时总赖

将军等竭力征讨，以定国家磐石之安。老夫虽已乞休，亦属不得已之举。还望将军等俯听老夫一言，共相自勉，则老夫有厚望焉。”杨丞相将徐鸣皋等勉励一番，若有恋恋不舍之意。

毕竟徐鸣皋等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杨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讨

话说杨丞相将乞休的话告诉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又勉励了他们一番。当下徐鸣皋等齐声说道：“以丞相威望素著，圣上又宠眷极隆，朝廷正赖丞相匡辅，与同休戚。一旦归田解甲，在丞相固计之得，独不念朝廷辅佐无人么？尚望丞相收回成命，上为朝廷出治，下悯赤子苍生，非特国家之幸，亦天下人民之幸。至于末将等荷承垂示，敢不竭忠报国，以副丞相提拔之恩。宸濠叛逆虽未大彰，数年内必有举动。那时末将自遵守丞相训言，竭力诛讨，总期上不负国，下不忘本便了。”杨丞相听罢大喜道：“难得将军等忠义为怀，将来必为一代功臣，是亦老夫拭目而俟。至老夫归田之意，虽承将军等如此劝勉，无如老夫无心爵禄，不敢立朝，做一个闲散村夫，于心尚觉稍适。朝廷政事，老夫虽去，踵接者不乏其人，自能匡辅有功，勤劳王室。即使老奉心存恋栈，亦不过为朝廷之上一具臣而已，得失何关焉。其志已坚，牢不可破，明日当即上本乞休了。”徐鸣皋道：“丞相其志虽坚，特恐圣上不准，丞相亦不能过拂圣意。”杨丞相道：“近幸专权，纵老夫刚直不阿，圣上虽明，究不免为若辈所惑。而且若辈望老夫归去久矣，老夫不上本乞休则已，既有此举，断断乎无挽留之意了。”徐鸣皋等不便再

言，只得告退而去。

杨一清到了晚间，便就灯下缮成表章，自己反复看了一遍，觉得颇为委婉动听，因自道：“此本一上，不患不准我乞休，从此可以世外优游，不入红尘了。”当下又与夫人略谈了一会，然后安寝。

到了次日上朝，文武百官朝参已毕，杨丞相便出班俯伏阶下，将乞休的表章呈递上去。当有近侍接过来，呈上御案，恭呈御览，武宗将表章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杨一清跪奏：为微臣老迈，昏聩糊涂，吁恳天恩俯准休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以樗栎之才，荷蒙先帝知遇之恩，授臣总制三边都御史之职，叠蒙宠眷，逐次升迁。追我皇上御极以来，又复优加无已。涓埃未报，敢惜微躯？伏念相臣有燮理之权，吏部有察吏之责，非精明强干之才，不足胜此重任。臣生质素弱，加以愚昧，已自兢惕时虞。近复老迈日增，身多痼疾，凡遇应办之事，辄规多昏聩糊涂。倘再存恋栈之心，必致忧深丛脞，败坏朝政，贻误机宜，负国辜恩莫此为甚。故此沥陈下情，仰求我皇上俯念微臣老迈，难膺重任，准予告退，则国事幸甚，微臣幸甚。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所有微臣老迈吁恳告休下情，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武宗览表已毕，便提朱笔批道：

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杨一清，现虽年过花甲，举动尚见精强，何以无志功名，遁思引退？既据陈请各节，始念两朝元老，不忍强留，着加恩准予乞休，并着户部拨给养贍田百亩，以供晚年，用笃朝廷轸念老臣之至意。钦此。

批笔掷下，杨一清敬谨捧读了一遍，复又叩头谢恩。武宗又慰劳了几句，然后退朝。

在朝诸臣，知武宗准了杨一清告退的本章，并赐养贍田百亩，无不互相议论，有羡慕他急流勇退，有说圣上待他恩宽的。更有那平时畏惧他，见他告退，便喜欢无限的。为最是钱宁、江彬等人，心中极为畅快，暗道：“这老匹夫倒也知机，知道我们将来定不饶他，便来告退，只是太便宜他了。”闲话休表。

且说杨丞相回归私第，早有夫人、公子接着，跟进书房。杨丞相更换便服，用过早点。夫人便问道：“今日面奏乞休，圣上如何降谕？”杨丞相便将奉旨允准，赐养贍田各节说了一遍，夫人、公子大喜。此时徐鸣皋等早已知道，便来道喜。接着各家公侯、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军提督、亲戚门生之类，均来道贺，张永也前来贺喜，杨丞相俱各款待，曲尽殷勤。到了次日，即将承办的公文案卷，悉心检点，交卸下任。又往各处往拜了一会，即率同夫人并家丁仆妇人等，收拾行装。约有半月光景，便雇了二三十辆大车，将所有动用物件以及行囊细软，俱于先一日装上大车，由家丁押解前往。次日仍上朝陛辞，武宗又安慰了几句，这才出朝。早有在朝文武诸臣前来送别。杨丞相又再三致谢，然后率领妻、子出京，到北通州雇换民船，沿途水陆并进，直望镇江原籍而去。

不一日到了镇江，自有许多亲戚故旧前来迎接。杨丞相进了府第，布置了好两日，又至各处往拜了一回，然后与夫人、公子安居乐业，在镇江府第安享清福，终日咏诗饮酒，种竹栽花。或遇美景良辰，便邀约几个至好朋友，饱览金、焦山色，及时行乐，好不逍遥。朝廷虽有天大的事件，他也毫不顾问，真个是杯泉养志，富贵神仙。直至宸濠举兵谋叛，武宗御驾亲征之后，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武宗巡幸南京，避雨瓜洲，顺道镇江，幸杨一清私第，那时杨丞相尚精神矍铄，此是后话。

王守仁在朝，不必细说。且说朝廷白杨丞相罢休之后，钱宁等就毫无忌惮，却还有一个究竟有些不便，却又怂恿武宗，将王守仁设法去放外任。恰好南安、横水、桶岗诸寨贼首谢志山等，漳州荆头诸寨贼首池大鬣等，接连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之交，方圆千余里皆乱。兵部尚书王琼特上荐书，保奏王守仁。武宗便命王守仁为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兼总督兵马招讨诸贼事宜，由是钱宁、江彬等大快。

王守仁既奉旨巡抚招讨江西各贼事务，便奏调徐鸣皋等十位英雄随征，并请将杨一清所部之兵拨归统带。武宗准奏，即降旨徐鸣皋等，均着派往王守仁大营效力，俟讨贼有功，再行升赏。王守仁当即谢恩出朝，便将杨一清所部带往江西讨贼。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料敌情一番议论 剿贼寨五路进兵

话说王守仁亲统六师，仍以徐鸣皋为先锋，一枝梅为行军运粮使，狄洪道、徐庆为中军左右翼，周湘帆、包行恭、徐寿、杨小舫、罗季芳、王能、李武为行军指挥，督率精兵十万，粮草不计其数，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江西进发。早有朱宁、张锐密差心腹，到了南昌，告知宸濠，叫他且缓举兵，以俟南赣汀漳各路如何。若南赣汀漳诸寨得利，便可乘机进取，以得不战自走之利；万一南赣汀漳不利，即时再作议论。宸濠得着这个消息，便自按兵不动，望观成败，以为进退。

且说南安、横水、桶岗诸寨贼首谢志山，及漳州荆头诸寨贼首池大鬃等，于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交界深阻地面方圆千余里，共设贼巢五六十处，每处有贼众多则千余，少也有七八百，横亘绵延，声势连络。大庾岭为贼首池大鬃的老巢。这池大鬃系广西人氏，年约三十余岁。生得豹头环眼，两臂有千斤之力，惯用一柄三股点钢叉，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有二十四个大头目，七十二个小头目，皆是个个骠悍，骁勇异常，却分住荆头诸寨。那南安、横水为谢志山的老巢。这谢志山本系湖广黄陂县人氏，年约二十以外，也生得暴眼横眉，异常奸险，惯用一柄虎头大砍刀，也是万夫不当之勇。手下也有百十余个

大头目，分住桶岗诸寨，均与宸濠往来。王守仁带兵往剿，宸濠得信后，早有细作前往报信。因大庾路途较远，却差心腹前去南安横水寨，报知谢志山知道，叫他早早预备。

这日谢志山接到宸濠信息，他却并未通知池大鬃，但只令自己各寨妥为防备。也是这一起恶贼恶贯满盈，该应死在王守仁、徐鸣皋等手内。他以为王守仁前来征讨，必先到南安，他却自己赶为防备，保守自己。哪里知道王守仁并不先到南安，却间道轻骑，驰赴大庾，先攻池大鬃。大庾离京城较远，消息不甚灵通，王守仁奉命出师征讨江西各贼，池大鬃连这个消息尚未得悉。谢志山虽得着宸濠信息，又未前去池大鬃处报知，因此池大鬃连一些影儿都不知道。他却又平时深恃地势险阻，虽有官兵到来，断不能得利，所以后来被王守仁分派徐鸣皋等潜兵入险，乘夜纵火将他所有各处贼寨，皆烧得干干净净。且待我慢慢表来。

这日王守仁统率大兵，行抵湖广不远，安下营寨，便聚集众将商议道：“大庾路途较远，消息较滞；南安离此甚近，消息灵通。又况近闻宸濠阴结各路贼寇以为外援。本帅此次统兵出征，宸濠必早得消息。宸濠既知消息，南安贼首谢志山巢穴横水难保不知，且难保宸濠不暗通信息。谢志山既知信息，必然早作准备，现在进攻横水，彼必负隅自固。又况南赣地多深阻，不易进攻，万一旷日持久，不但虚糜饷项，抑且师老无功。本帅之意，与其先攻南安，不若先攻大庾。该处地势虽同险阻，究竟路途较远，消息多滞。若遣轻骑间道潜行，不过十日之内也可直抵。即使彼处得有消息，我兵已至，任他防备，究嫌措手不及。我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似觉事半功倍。不识诸位将军以为然否？如以为可行，本帅当即分兵与诸位将军，分道前往，各攻各寨，以分其势，使彼首尾不能相顾。如此办法，

不过两月，大庾各寨便可剿灭殆尽。然后再由大庾进攻横水，则诸寨易破，贼众可擒矣。”徐鸣皋等闻了这番议论，实为佩服，当下说道：“元帅所见，极其高明，逆料敌情，如在掌握！真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末将等敢不佩服，敢不唯命是听。但冀早破贼巢，早为平定。元帅应如何派往之处，末将等当谨遵吩咐，星夜驰往便了。”

王守仁听了众将之言，大喜，当即派令徐鸣皋、杨小舫道：“徐将军、杨将军可各带轻骑三千，间道星夜潜入荆头，进攻贼寨。但闻荆头地势深阻，必须潜兵入险，方能奏功。而且该处四面皆山，树木丛杂，非深知路径之人不能前往。二位将军到了那里，可急寻找数名熟谙路径的土人，带领前往，军中再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暗藏兵器火种，改扮土人装束，潜入山中，能以兵刃破之好极，否则即纵火焚烧，先将树木焚毁殆尽，然后贼寨不难破矣。”徐鸣皋、杨小舫得令。

又命一枝梅、王能道：“你二位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驰往漳州，进攻贼寨。惟漳州东界浙江，西界江西，南连湖广，四通八达之地，攻此则窜彼，攻彼则窜此，聚散无常，测摸不定。必须于各路交界处所先屯伏兵，以断彼此互窜之路，然后合兵扑灭，则贼寨可破，贼众可擒矣。若过山深林密之外，尤须多带火种，先焚林木，使彼无所藏身，我军亦可长驱直入。”一枝梅、王能得令。

王守仁又命狄洪道、周湘帆道：“狄、周二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间道驰往大帽山，进攻贼寨。惟闻大帽山高耸半天，四面皆悬岩峭壁，非攀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亦多树木。仍宜多带火种，一至山上即先纵火焚之，使贼众自相践踏，再能于该处探听山后有无可通贼寨之路，便一面前进，一面进攻，前后夹掣，最为得势。但此时不能预定，须至该处山后相度地

势，见机而行便了。”狄洪道、周湘帆得令。

又命包行恭、徐寿道：“包将军与徐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驰往华林，进攻贼寨。闻华林地势深险异常，不特树木丛杂，抑且恶兽甚多。此去进攻，务必多带火种，先焚树木，一面将所有各种恶兽驱除殆尽，一面合兵攻打贼寨，方易为力。不然，恶兽不先驱除，势必畏首畏尾，何能成功？惟将军善自为之，要紧，要紧。”包行恭、徐寿得令。

王守仁又道：“本帅却与徐庆、罗季芳、李武三位将军，统率大兵，间道潜入大庾，进攻池大鬣巢穴。破贼之后，即在该处坐待。无论何路，一面克复，一面火速驰回。”徐鸣皋等无不个个争先，想得头功，奋勇前进。王守仁也就即日进兵。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杨小舫二人各带三千轻骑，真个最连夜趲赶，刻不容缓。不过五日，已至荆头不远，暗暗的下了营寨。当下二人即换了微服，先往该处探听贼势，并查询荆头寨的路径。各处探听了一日，已稍知大略。次日，又将本地村民招了几名，来到大帐，细细问道：“你们可是本地人么？”村民道：“我等皆是本地农夫。”徐鸣皋道：“闻得你们这里有座荆头寨，这寨内的强盗极其厉害，但不知有多少强盗，如何厉害？”那村民道：“你老人家不问这一起强盗，倒也罢了，若要问起来，真是令人害怕。那寨内有五个大头目，十二个小头目，二千多个喽兵。这五个大头目，却不知他名姓，但知第一个唤作守山虎，第二个唤作出山虎，第三个唤作镇山虎，第四个唤作卧山虎，第五个唤作飞山虎，皆是个个凶猛，惟有出山虎、飞山虎尤其厉害。我们这里三四十里，他们并不抢掠我们的财物。可有一件，如有美貌妇女，却要送进寨去，不然他要知道了，定是全家没命，因此也就受害不浅。官兵虽屡次来剿，争奈他那个地方四面皆山，官兵不知路径，皆被他们打

败而回，所以极难剿灭。”

徐鸣皋道：“据你们说来，这荆头寨的五虎贼是极厉害了。你们可要官兵来杀这一起强盗么？”那村民道：“怎么不想，可就是求之不得。”徐鸣皋道：“我们就是奉了圣上的谕旨，带了兵马，前来剿灭他的。惟据你们所说，山路险阻，不知路径的皆被他杀败出来，所以官兵屡次来剿，皆不济事。但不知你们可认得那山内的路么？”那村民道：“我等皆不曾去过，不知路径，我们庄上倒有一人，他是去过好几次呢，除非把他找来，问了才得明白。”不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询土人将军思破贼 献野味猎户暗行刁

话说徐鸣皋问明土人，可知荆头的路径，那土人答道：“我等未曾去过，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去过数次，他却知道，可将他唤来问明，就可以晓得了。”徐鸣皋道：“你们就此前去，将那人带来问明，本将军就可前去剿灭，不但代你们除害，本将军还要有赏。”那些村民答应前去。不一会，已将那熟悉路径的带来，见了徐鸣皋。

当下鸣皋将那人一看，只见他六十开外年纪，倒是精神满足，因问道：“你唤作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姓尤，名唤保。”徐鸣皋道：“你怎么知道荆头寨的路径呢？”尤保道：“只因小人常去，所以知道。”徐鸣皋又问道：“你为什么到他寨内去呢？”尤保道：“小人在二年前，无意上山打猎，那时他寨内尚未有这许多兵马，只有五个头目。他见了小人打了一只獐子，就要小人献与他。小人知道他的厉害，不敢与他争论，就献与他了。他从此就叫小人在他山前山后各处打猎，打到獐猫鹿兔，就送与他，有时也给小人些银钱。他那大寨内，小人也是常进去的。后来他那里势大了，他们这五虎又不似从前守着规矩，便去奸抢人家妇女，小人也就懒得上去。接着官兵采剿，他那里也就不许闲人上山，恐防奸细，因此小人也就

不上去了。”

徐鸣皋道：“他那里究竟是怎样的险阻？”尤保道：“他那大寨在深山之中，四面皆系岗岭环绕，而且皆是峭壁悬崖。前面有条路，不知路径的若从这条路上去，都难出来，因他东西皆是螺丝路，且又树木丛杂。那些喽兵皆藏在里面，你上去却不见他有行人影儿，他却见着你是清清楚楚。所以前来剿灭的官兵，他也不阻他进去，偏让官军进入里面那螺丝路上，他便出来前后夹攻，虽插翅也逃不脱，所以官军皆屡剿屡败。那山寨实是险固异常。”徐鸣皋道：“你既从前常去，一定知道里面的路径。除了前面那条路，还有别路可通么？”尤保道：“他山后还有一条路，离此必须绕道前去。那条路可是崎岖异常，由山下直至山顶，要走半日方可到顶，兵马是万难上去的。若要由那条路上山，只能一人缓缓前进。幸喜这条路上并无人防守，为的是无人知道。却有一件，两旁荆棘甚多，稍一大意，即要戳伤身体。还有一条路，在他山的东首，面临大河，非船不可前去。他们山上出入，皆从那条路去。寨内自备了十数条船只，专为往来之用。此外再没有别的路径了。”

徐鸣皋道：“你现在可能再到山上去么？”尤保道：“小人去是可去的，但隔了年余，恐那些新招来的喽兵不放小人进去，这是一层；就便进去，还要带些野兽之类去送他，方有话说，不然怎能去呢？”徐鸣皋道：“这倒不难。你只要打两只野兽，就可去得的了。本将军有句心腹话与你商议，现在大兵前来，为的是代百姓除害。你等皆是本处良民，料想没有不恨他的道理。你如能将本将军带上山去，将那山内的路径看明白了，不但本将军重重赏你，将来平定了山寨，回朝之后，本将军定在元帅面前给你保举个功名，以为今日的劳绩。但不知你可情愿么？”尤保听说，忙答道：“将军吩咐，小人焉敢推

托？不过一件，今日可万来不及。小人现在回去，就赶紧向别处打两只野兽，明日亲送到他那里，先打听一回，然后再暗暗的与将军上山。不知将军尚以为然否？”徐鸣皋道：“果能如此，我就等你两日，但不可误事。”尤保道：“小人也甚望将军早早将这座山寨平定了，就是小人们也可安居乐业。不然他虽不抢劫我们的财物，即强奸妇女，却也受害不浅。难得将军前来，是小人们地方上的幸事了。将军请稍候，小人后日定来回信。”说罢就要出营，徐鸣皋一心要买属他，便叫人取了五两银子，交给尤保，道：“这些须银子，权当你那打取野兽的价值。待事成之后，再行奉赏，就烦你辛苦一趟罢。”尤保见了银子，怎不欢喜，因道：“这银子虽承将军赏了小人，可实不敢领，但愿事成，就是这地方上的福气了。”徐鸣皋道：“你收了罢。这不过是本将军一点意思，你不必再让了。”尤保只得拿了银子，又谢了一回，然后便出营而去。徐鸣皋见尤保满口答应，甚是欢喜。这且不表。

再说尤保回到家中，并不告知别人。歇了一会，即日就提火枪，往各处去寻野兽。到了傍晚回来，居然打了两只白兔，一只獐子，三只野鸡。到了次日一早，即将野味背在肩头，也不告诉家人到哪里去，他便出得门来，竟往荆头寨去了。走了一会，已至谷口，他就单身进内，走进螺丝路。约有半里光景，当有喽兵喝道：“来者是谁，敢进来窥探？”尤保听说，先将那喽兵一看，当下笑道：“原来你不认得我，不怪你阻拦。你家头目王老么可在家么？”那喽兵道：“王头目现在寨里，你问他则甚？”尤保道：“你可将他请出来，就说十里坡尤保与他有话讲。”那喽兵道：“你有什么话讲，可告诉我，等他出来，给你转告便了。”尤保道：“你也认不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可不是把话白说了吗？”

旁边又有一个喽兵说道：“李老三，你同他讲什么白话，他既不肯将话告诉你，就将他打出去便了，何必在此同他罗嗦。”尤保听说，即将眼睛一睁，向那个喽兵发怒道：“你尊姓呀？敢是你不准我在此么？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句放肆的话，你这一起的人就配来阻我？你家大王初来到此地的时候，我终日在山上，你家大王是极看得起我的，时常将我请进寨内讲说讲说。那时你们这一起东西还不知在哪里做梦！不必说你们这一起后来的，便是你家王头目，也不能如此狐假虎威，要将我打出去。你这一起算件什么东西，敢来呼喝我么？我便与你前去，见你家大王说个明白，看你家大王是如何看待！”

那两个喽兵见他说了这番话，也就大怒起来，便想上前去打。忽见那边又走过一个喽兵，前来说道：“王头目来了。”尤保一听，更大喊道：“既是王头目来了，那更好说话。”说着，就忿忿的要走进去。那两个喽兵哪里肯放他走，便上前将他一推，口中喝道：“你向哪里走？不看你有两岁年纪，将你这忘八杀了，让你到大王那里告状去！”尤保也就大骂起来。

正在吵闹，王老么已走出来，一见尤保，便大声喊道：“尤老儿，你几时来的？咱们有一年多不见了。”尤保抬头一看，见是王老么，也就答道：“王头目，你来得正好。”因将那喽兵拦阻的话告诉了一遍。王老么听说，便将那喽兵呼喝过去，同他两人到了自己的小寨内。彼此坐下，便问尤保道：“你身上这些野味，从哪里来的？”尤保道：“不瞒头目说，近来家中贫苦已极，因此打了些野味，来到这里，做个进见之物，欲想求大王收留在山，做个小头目，借此糊口，不知大王可能赏收否？如不能收用，我想请你在大王面前说句好话，随后如有野味，便送上山来，随便大王赏几个钱，仍如从前那样，也就好了。不知你老可能答应我在大王面前方便方便？”

王老么道：“尤老儿，我有句实话告诉你，若要做头目，这可不能；若说送野味来卖，你可不要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便了。”

欲知尤保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强盗入牢笼 真顺从村民献密计

话说王老么向尤保说道：“你若要做头目，这可不能，若要送野味来卖，只要你不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罢。”尤保道：“我本来不敢较量，只要大王准我来卖就好了。”王老么道：“那就好说了。不瞒你说，现在大王甚想野味下酒，你来得正好。我便将你这野味送进去，你在这里等我的回信。”尤保道：“烦你再代我在大王前请安，就说我一年多不见了，现在到此处，想见见大王。”王老么答应，即取了野味，进大寨去了。不一会出来，向尤保说道：“恭喜你，大王不但收了你的野味，还叫你进去谈谈，你就跟我去罢。”尤保一听，正中下怀，复又暗自想道：“我见着那强盗，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一面暗想，一面跟着王老么进去。

不片刻，已至大寨，当由王老么带他进内。尤保一见，便给他五个强盗磕下头去，口中说道：“小老儿一向不曾来给大王请安，甚是惦念得很；又因官兵屡次前来，小老儿也不敢上山。现在弄得家中贫苦难支，因此前来与王头目说了，请他在大王前方便一句，求大王看念小老儿甚苦，随后当常常进献野味，给大王爷下酒。”那守山虎等一齐笑道：“你能常常送野味来，咱便与你银两。可有一件，咱们这里早晚又要开兵了。

听说京里又派了官兵前来剿灭，如到那时，咱们山上可是不许闲人到的。你可趁此时官兵未来，将那野味多打些送来。为防备官兵到此，那时你不能上山。”

尤保听说，暗道：“何不奉承他两句呢？”因道：“非是小老儿乱讲，有大王等这个险固的山寨，不必说官兵前来，便是皇帝老子到此，也不能使他逃走。从前那些官兵来过好几次了，总没有一次胜的，皆是大败回去，难道京城里的兵就比官军厉害么？而况有五位大王的神勇，即便他三头六臂，也是没用的，倒是不来剿灭的好。如果前来，只是自讨其死，还想有多少活命的回去吗？”这一番话，把那五虎强盗说得快活非常，因道：“你这老儿倒是知趣。咱们这样的山寨，还怕有官兵前来么？”尤保道：“别人不知道，小老儿是深知这里埋伏的。”五虎强盗大喜，以为这山寨是天下少有的了。因命人取了二两银子，给与尤保道：“这二两银子赏了你罢。”尤保道：“小老儿今日献大王的那些野味，可不敢领赏，实是些须进见之物，以后送来，再领大王的赏罢。”守山虎道：“你不要客气，快拿去罢。下次送来，再说下次的话。”尤保道：“这就领大王的赏了。”当下又给守山虎等磕了个头谢过。

尤保又向飞山虎等说道：“小老儿还有一事，大王容禀。小老儿只因有两岁年纪，腿脚不甚便当，路稍远些，就觉得吃力。小老儿有个外甥，名唤郑才，这些野味，皆是他帮助小老儿的儿子打了。小老儿的儿子生来有些傻气，只能打野味，不能令他做旁事。那个外甥倒极其伶俐，小老儿的意思，想明日送野味前来，就将那外甥郑才带来，走一趟认路，以后小老儿就可叫他送野味上山了，小老儿也就可免走十来里路，往返就是二三十里。若大王可怜小老儿腿脚不能多走路，大王就赏个脸答应下了；倘若不能，说不得，还是小老儿上山进献。求

大王爷示下。”那五虎强盗听说，齐道：“既是你腿脚不便，不能多走路，你明日就将你外甥带上山来，指他认明了路，以后叫他送来也可。但是不能误事，咱们可是每日都要送的。”尤保道：“小老儿还有一件要禀明大王：这野味可是不能包定每日送来，万一这日不曾打到，就没有野味送上山了。那时大王要等着下酒，小老儿的外甥又不曾打得到，未送上山来，大王岂不要怪小老儿的外甥误事么？所以要与大王说明了，只要打到都送上来，与大王下酒便了。”当下守山虎答应。

尤保便与王老么出来，又各处顽耍了一会，辞别下山。赶回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天才甫明，就命他儿子尤能各处去打野味，说：“务要多打几只，放在家中，我有用处。”尤能答应，便各处去寻找。

尤保即来到大营，见了徐鸣皋，先将上山的话说了一遍，徐鸣皋已是大喜。尤保复又说道：“小人却思得一计，已与那强盗说明，那强盗已答应了小人，只是小人不敢与将军说知，说出来可要多多得罪。”徐鸣皋道：“只要计好，但说不妨。”尤保道：“既是将军恕罪，小人可就放肆了。”因道：“小人与那五个强盗说，是小人因有了两岁年纪，腿脚不甚便当，路途稍远就走不动了。虽有儿子，又因他有些傻气，只会在家打些猎，不能使他上山敬送野味。却有一个外甥唤做郑才，为人又伶俐，又老实，小老儿的意思，每日叫我外甥郑才送野味上山，就可免小老儿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如大王答应，小老儿下次送野味来，就将他带上山认路，随后就可叫他一人送野味了。若大王不行，说不了还是小老儿来，不过多吃些苦罢了。那五个强盗听了小人的话，当下就答应了。小人心中甚是喜悦，合该这伙强盗恶贯满盈，要死在将军手内。小人因自暗想，拟把将军扮作郑才，明日同小人一齐上山，将上山路径探明，随

后如有用小人之处，再来效力。小人今年已六十多岁了，还想做官不成？且没有这福份。不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将军冲锋打仗，为皇家出力，给小人们地方上除害，难道小人连这一点力都不能效吗？所以小人是要力图报效的。但不知将军可能屈尊改扮？尚请将军恕罪。”

徐鸣皋听了这样计策，又听他许多的话，皆是深明大义，不禁大喜，赞道：“难得你如此仗义，真是国家的大幸。本将军就照你这样说，扮做郑才便了。”尤保道：“难得将军卑以下人，眼见得那强盗必死无疑了。小人今日出门时，已招呼小人的儿子多打些野味回来，以便明日前去为饵料之计。将军可即改扮起来，好同小人一齐出营，先到小人家内暂住一宿，明早小人就同将军一齐上山。还有一件，将军到了小人家内，可不要说出真话。小人家内是再无泄漏的情事，究竟墙垣属耳，不可不防。就便小人也不告知他们说是将军，但说是小人的至好朋友。好在小人村上只有小人一家，算是个独家村，原无他虑，但天下事没有小心出乱子来的。”

徐鸣皋听了这番话，尤其佩服，当即谢道：“老丈所见极是，某当遵照台命便了。”尤保忽然听见这样称呼，赶着谢罪说道：“小人是何等样人，不过山野一个村夫，何敢当将军这样尊称，岂不要将小人折死了么？小人实在万不敢当，千万不可如此。”徐鸣皋道：“以老丈如此筹画，如此设想，使某敢不佩服？即以老丈呼之，尚嫌不逊，虽以师事，有何不可？”尤保见徐鸣皋如此谦逊，心中更加敬服。徐鸣皋又请他坐下，令人备了些点心出来，与杨小舫二人陪他用过点心。徐鸣皋便留尤保在营内稍待，一会儿又摆上午饭。

大家用饭已毕，徐鸣皋换了服式，暗藏了利刃，又招呼小舫小心看守营寨，杨小舫答应。徐鸣皋出来，尤保将他一看，

当下说道：“将军改扮是改扮了，但这身上衣服，可不似我们猎户穿的样子。料想这里断没有那样衣服的，且到小人家内，待小人寻一件衣服出来，与将军穿上罢。”鸣皋大喜。

当下二人即出了营门，一同前去。走了有五六里路，已经到了。尤保便指着说道：“那山洼子里面，便是小人的寒舍。”又转了两个弯子，已进了山洼，走到门首，尤保用手敲了两下，门里面有人将门开了，尤保便让徐鸣皋进去。欲知徐鸣皋何时上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改装衣服将士潜行 巧语花言强人受骗

话说徐鸣皋同尤保一齐出了营门，到了尤保家内，但见他家那一座草房，虽不宽大，只有前后两进，六间四厢，却甚干净。尤保将徐鸣皋让入上首一间坐下，他便进去拿出一把瓦茶壶，两个粗笨茶杯，到了房内，当下便倒了一杯茶，送到徐鸣皋面前，说道：“粗茶请用一杯。”鸣皋持在手中，也就喝了一口。尤保自己也倒了一杯喝了。

徐鸣皋正要问他的闲话，只见房外走进一人，年纪二十来岁，虽生得粗鲁，倒像有些膂力。走进房来，尤保便命他道：“我儿，你给这位客人行礼。”尤能即望徐鸣皋磕了一个头，徐鸣皋倒也还了半礼，又问过他名姓。尤能站立一旁。尤保问道：“我叫你打的野味，可曾打回来没有？”尤能道：“打回来了。今可打得不少，共有四只山鸡，两只白兔，还有一个獐子，一个小狗獾，都挂在对面房里呢，听爹爹取用。”尤保道：“这位客人是从远方来的，你可将那山鸡去烧一只出来，晚间下酒。再将我从前穿的那件蓝布夹袄寻出来，我另有用处。”尤能答应去了。

徐鸣皋便问道：“令郎今年贵庚多大了？”尤保道：“二十六岁了，只没有什么大用。”徐鸣皋道：“曾讨亲没有？”

尤保道：“讨了五年了，我那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小孩子了。”徐鸣皋道：“想是令孙么？”尤保道：“一男一女。”徐鸣皋又问道：“老丈想是夫妇双全？”尤保道：“小人今年六十三，老妻比小人大一岁，今年六十四。”徐鸣皋听了，甚是企慕，因道：“夫妇齐眉，儿孙绕膝，真好福气。”尤保忙称不敢。正闲谈间，尤能已送进晚膳，摆在桌上，但见一壶酒，四碟小菜，五碗大菜，无非鸡、鱼、肉、豆腐、青菜之类，这也不必细表。尤保便让徐鸣皋坐了上首，因道：“盘飧市远，樽酒家贫，未免怠慢了。”徐鸣皋谦道：“极承雅爱，好极，好极！”尤保就命他儿子也坐下来，一齐用了晚饭。又叫尤能将床铺料理妥当，便请徐鸣皋安歇，尤保即告别出去。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天明，尤保起来，拿出那件蓝布夹袄，走到外面，恰好徐鸣皋也起来了。梳洗已毕，用了早点，尤保便请徐鸣皋将那件蓝布夹袄穿上。自己来到对面房内，将野味取了出来，与徐鸣皋两人各自背上。尤保此时才向他儿子说道：“我儿，你将门关好了，我同这位客人到个地方去走一趟。设若有人来问，你就说出去了。不许告诉人家昨日留这位客人在此住宿，今日一齐出去的。如果泄漏了出去，我回来晓得了，定送你的命。你再进去告诉你的母亲与你妻知道，五日后你们自然知道今日的事。我爽性告诉你，这件事作成了，你随后还有好处呢。我就是与这位客人前去，也是为你的事，你不要看差了。”尤能唯唯答应。

尤保吩咐已毕，便与徐鸣皋出了大门，直望荆头寨而去。走了有十二三里，远远见一座高山，真是峰峦叠翠，岗岭迤青，峭壁悬崖，极其险峻。尤保便指着道：“将军，你看前面那座山，便是荆头寨了。他的大寨，外面可瞧不出来，须进了螺丝谷才看得见呢。”徐鸣皋看罢，心中暗想道：“若不知路径，

怎么能破此山？”正想问，已到了螺丝谷口，尤保便带着徐鸣皋进去。走了半里多路，已有喽兵呼喝出来。走到外面，见是尤保，便放他进去。再看后面还跟着一人，便来阻拦。尤保道：“你不须拦得，前日我在山上，已与大王说明的。这是我的外甥郑才。你们如不相信，可先进去问明白了，我在这里等你。”那喽兵见他这样说，想是与大王说明白的，也就不来阻拦，因道：“既是你与大王已经说明，你们两人就进去罢。”

尤保同鸣皋便慢慢走进。徐鸣皋也就各处留心，将那转弯抹角的处所，细细记明。原来这螺丝谷没有什么难处，只要记清了进去的时节都向右手转弯，出来的时节都向左手转弯，那就毫无窒碍。若不知道，进去的时节却不难走，等到出来的时节，明明见前面是一条正路，哪里知道反而进到有埋伏的地方去了，而且树木丛杂，深奥异常，所以令人往往走错。徐鸣皋此时已将进去的路径切记在心。

不到一刻，已走出螺丝谷。尤保就同他先到王老么小寨内，见过王老么，当由王老么将他二人带进大寨，一同到了聚义厅。王老么先代他两人回明了寨主，那守山虎等五人即命他们进去，尤保即带着徐鸣皋一同上了聚义厅。尤保先给守山虎等人行了礼，又命徐鸣皋给他们行礼。此时徐鸣皋守定了那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也就忍着一肚子气，给五个强盗行礼已毕，将野味交纳下去，站在一旁。偷眼一看，见那五个强盗个个状貌狰狞，真个是穷凶极恶。

正在偷眼看时，忽听上面问道：“这就是你外甥么？”尤保道：“正是小老儿的外甥郑才。”守山虎道：“怎么你这外甥生得如此体面，不似你们村庄中的样子么？”这句话一问，把个尤保与徐鸣皋两人直吓得魂不附体，暗道：“可不要给他识破了才好！不然，不但大事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尤保赶

着说道：“大王爷又来说笑话了，难道我们村庄中应该都是粗笨人，不应有体面的？常言道，一母生九子，还各不同。而况当日西施生于苕萝村，那种美貌，至今日人还称赞他好看。他还是个女子，尚且生得那种绝色，何况是个男子。小老儿的儿子，就与我这外甥不同了，他就生得极其丑恶。小老儿所以不叫我儿子前来，恐怕大王爷看见他讨厌，因此才叫我外甥来的。若大王爷不愿意看我这外甥体面样子，喜欢看那丑恶的形容，小老儿就叫我那儿子前来送野味。我这外甥未来的时节，还不敢上来，他说怕大王爷的厉害，说不定将他绑了，那才无辜呢。后来还是小老儿再三与他商量，说大王爷待人最是好的，我同你先去，你见着那山上那许多热闹，许多好处，恐怕你还不肯回来呢。他被小老儿这些话骗了，才肯来的。小老儿的姐姐也是这样怕，不肯让他来，还被小老儿与我姐姐抬了半天杠，我姐姐才肯叫他来的。现在大王爷既如此说，以后如有野味，还是叫小老儿的儿子来罢，那时大王爷可不要憎他粗鲁丑怪。”徐鸣皋在旁，听了这许多话，心下实在好笑，暗道：“这老儿真个会说。”

正自暗想，只听上面强盗又说道：“你这老儿实在讨厌，咱们不过问了你一句，就引出你这一篇话来。既是你的儿子且恶，又是粗鲁，以后还是叫你这外甥送罢。”尤保道：“既大王爷愿意我外甥前来，并没有什么别意，小老儿自然仍叫他来便了。但有一件要与大王爷说明：前日小老儿已领过大王爷的赏，今日这些须野味，就算给我外甥作个进见之礼罢。以后只要大王爷另眼看待些，小老儿就感激不尽了。若大王不赏脸，以后小老儿便不敢再叫他送野味来了，便请大王向别人再买。若大王赏脸，今日以过，随后送来的，皆领大王的赏就是了。”守山虎等听了他这番言语，甚是喜悦，因道：“你既这么说，

咱们就收了你的罢。你那外甥既不曾来过，你可与王老么带着他，各处游玩一回，早早回去罢。”这一句话，把个徐鸣皋说得乐不可支，暗道：“合该这恶贼死在目前了。”尤保心内也是那么着想。当下尤保便告辞了，带着徐鸣皋与王老么一齐退下。

出了大寨，便请王老么同他两人各处游玩。王老么当下说道：“咱可不用你去了，好在你山上是熟的，你便同你外甥耍一回罢。”尤保道：“还是请头目与我去走一趟，便当多了，不然又有许多阻隔。”毕竟王老么是否与他同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径密记情形 发号令进攻山寨

话说尤保故意向王老么说道：“还是请你同我们各处去走一趟，不然又有许多阻隔了。”王老么道：“你得了罢。如有人拦阻你，你就说我叫你去的，有谁来说话？”尤保道：“既是这样，我们就去了。”说着，就与徐鸣皋往各处游玩。徐鸣皋所到之处，无不将路径切记在心。

到了后山那条小路，徐鸣皋望下一看，果然险峻非常，真算得是蚕丛鸟道。往下走了一节，只见两旁荆棘荒芜，绝无人迹。徐鸣皋看了一回，心下暗想：“所幸这条路离大寨甚远，还有法想，只须如此如此，便易为力了。”心中想罢，又同尤保到家首那条路去看。不一刻已到，二人走下山去，果见迎面一条小河，岸旁泊了十数支船只。徐鸣皋当下便悄悄问尤保道：“这条河可通哪里？”尤保道：“这河名唤七湾溪，离此十八里有座枣木林，就是这七湾溪的要道。由此出去，非走那里，不能通到各处。”徐鸣皋听罢大喜。山上的路径俱已看过，将所有的要隘又紧记了一回，然后便与尤保下山。到得寨栅门口，还到王老么那里说了一声，这才下山而去。尤保又将出螺丝谷的路径指点了一遍，徐鸣皋又切记了一回。然后二人慢慢走出谷口，仍到尤保家内住了一宿，徐鸣皋这才回营。

进了大帐，当有杨小舫接着。徐鸣皋坐定，便将荆头寨的路径如何险峻，如何深固，细细说了一遍；又将螺丝谷如何进去，如何出来，又告诉一遍。杨小舫听罢，说道：“若非那尤老儿仗义帮助，设计同行，如何破得此寨？为今之计，既知道那里的情形，兵贵神速，不可久待了。”徐鸣皋称是。

当下已是日午，各人用膳已毕，徐鸣皋便在营内挑选了五百名校刀手，五百名长枪手，即刻又命心腹将尤保请来。当下先将三军勉励了一番，然后便向尤保说道：“老丈，奉烦今夜三更时分，带领五百长枪手前往枣木林，暗暗埋伏，以防贼人暗渡，断其出路。明日晌午时分，自有大军前去接应。今有令箭一枝，与老丈带去，如有各兵丁不听号令者，即请老丈以军法从事。老丈勿得推托。大事成功，当再重谢。”尤保欣然得令。

又与杨小舫道：“贤弟可拨轻骑一千，各带引火之物，于三更时分衔枚疾走，直入螺丝谷放火。切记进谷时皆向右手转弯，不可舛错；随后出谷，务向左手转弯。放火之后，山上必有人来接应，贤弟万不可以力敌，临时须设计擒之，不可有误，要紧，要紧！愚兄却要带领五百名校刀手，抄到山后，以攻其背。也约四更时分，贤弟在谷口，但见山内火起，红光烛天，便掩杀进来。那时愚兄也可杀出，彼此夹击，众贼可擒矣。设若仍有漏网，该贼定从七湾溪暗渡，好在尤老丈已带领兵丁在枣木林埋伏，断其去路。你我一面将荆头寨攻破，仍可分兵驰往枣木林接应。”杨小舫答应。徐鸣皋又留一千名兵卒看守营寨。吩咐已毕，便命各营现在暂且安歇，黄昏造饭，初更出兵，如违令者立斩。各兵得令而去。徐鸣皋、杨小舫、尤保三人，也就暂去歇息，以便夜间奋勇争先前去杀贼。

诸君看到此处，有人会说我做书的不顾露出马脚，但知说

得高兴。徐鸣皋与杨小舫带了三千轻骑，前来征剿荆头寨，这样一座大营扎在那里，荆头寨的强盗连个影儿都不知道，一点防备皆没有，就坐在寨里，听他们前去放火捣毁巢穴，那些强盗甘心束手待缚，你这做书的不是信口乱说？此话也甚有理，但其中有个缘故，说出来诸君就明白了，也不怪我做书的信口乱讲，信笔乱写了。你道那荆头寨的强盗何以全无防备呢？只因徐鸣皋虽然带了三千轻骑，一路上皆是衔枚疾走，又从间道潜入，及到了此地，离荆头寨尚有五六十里，便安下营寨，又不虚张声势。荆头寨上的强盗虽然知道有官兵前来剿灭他们，又因前数次那些官兵到此，皆大败而回，因此将这官兵视同一律。即使明明知道徐鸣皋已于五十里外安下营寨，他又自恃山势险峻，不知路径者如何能来，就便进了谷口，只须将他引入埋伏的所在，不必说三千轻骑，便是三万轻骑，也不能使他得胜，所以有恃无恐。不过那些强盗未免势仗太甚，过于大意，也断不料有个猎户尤保肯代官兵作奸细，将徐鸣皋带至山上，使他察看路径。总之这伙强盗恶贯满盈，合该要灭，也就阴错阳差，神差鬼遣，使他昏昧无知，死在徐鸣皋这一起人的手内了。闲话休表。

且说徐鸣皋到了黄昏时分，便传令各营造起饭来。各兵卒饱餐一顿，时已初更时分，便令尤保率领五百名长枪手，暗暗的衔枚疾走，直望枣木林而去。接着徐鸣皋亲带五百名校刀手，各藏火种，一个个皆短衣紧扎，徐鸣皋也不穿盔甲，一律紧身短袄，出了营门，间道疾走，便如风卷残云一般，直望荆头寨背后而去。到了二更时分，杨小舫也就率领一千轻骑，各带火种，望螺丝谷进发，也是衔枚疾走。

话分两头，先说徐鸣皋与那五百校刀手走到二更时分，已至荆头寨背后。徐鸣皋便身先士卒，拔出钢刀，率领着五百名

校刀手上得山来。沿路斩荆砍棘，皆削得一片平阳，众兵丁急急走上，虽然如此，也还走了一个更次，才到山顶。徐鸣皋当先带路，复由山顶上走下山来，真个是鸟道蚕丛，崎岖突兀，不亚蜀道之难。又走了半会，已上到了山顶，所幸一个喽兵皆未遇见。徐鸣皋即带了十数个心腹小军前去放火，便命大队皆伏在山洼以内，但见火起，便一齐喊杀出来，以乱贼心，逢贼便杀，务要奋勇。各兵丁得令，便在僻静山洼里面藏躲起来。

徐鸣皋便与那十数个心腹小军悄悄地走到大寨后面。徐鸣皋便一纵身飞上屋顶，蹑足潜踪，直向聚义厅而来。到了厅屋上面，便轻轻的走到屋檐，一伏身将身躯倒挂下来，向厅上去看。只见那厅房内并无灯火，也无声息。徐鸣皋知道那些强盗已去睡觉，便又将身子一缩，复行上了屋面，直向厅后而来。越过一进房屋，来到后面，见是五开间一所高大的平房，徐鸣皋又将身子伏在檐口，倒垂下去，向里观看。但见左手房内尚有灯光闪烁，又听有妇女喋褻之声，徐鸣皋知道此处是强盗的住房。观看已毕，急在身旁取出一大包硫磺焰硝之类，皆是引火之物，又将火种取出，正欲将那一大包硝磺点着，就在屋上放起火来，忽见下面一片声喊报进来：“大王爷，大事不好，不知哪里来了无数的官兵，进入螺丝谷，杀进来了。”徐鸣皋在屋上听得清楚，知道杨小舫已进了谷口。又听那房里喊道：“快去再探是哪里来的官兵。”一面说，一面好似起来。徐鸣皋还未放火，又见下面一片声喊道：“大王爷速速出去迎敌，螺丝谷内四面火起了，官兵全杀进来了。”话又未完，只听吱的一声，各处房门俱已开了，从上首房内跳出一人，正是守山虎，手执钢刀，喊声如雷，泼口大骂。

此时徐鸣皋看得真切，一纵身跳到对面屋上，即将那一大包硝磺引着火，认定守山虎劈面打来，徐鸣皋也就随着跳下。

守山虎正向外走，忽见迎面抛下一个火球，有碗口来大，就这一吓，不觉往后一退。徐鸣皋已到了面前，举手一刀，直向守山虎砍去。

欲知守山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徐鸣皋火烧贼山寨 卧山虎被围枣木林

话说徐鸣皋在聚义厅屋上，见对面房间里跳出守山虎，手执钢刀，正欲出去，徐鸣皋急将那一包硫磺焰硝之类，取了火种引着，认定守山虎劈面抛去。徐鸣皋也随着火种，跳下屋面，拔出刀来，急急砍去。守山虎正望外走，忽见对面屋上抛下一个火球，有碗口来大，直向自己面门打来，不觉一惊，望后便退。那时可实在飞快，徐鸣皋也就跳到守山虎面前，举起一刀，连肩带背砍下。守山虎先被那火球一吓，已是吃惊不小，瞥眼间徐鸣皋的刀又到，急欲招架，哪里来得及，早被一刀连肩带背劈分两半。

徐鸣皋方将守山虎砍死，那屋内火已大着，正欲冒火跳出，早见从右首房内接连又跳出两人。徐鸣皋急跳至院落，大声喝道：“俺乃总督军务征讨江西草寇都御史王大元帅麾下先锋将军徐鸣皋在此！你等众寇向哪里走？眼见死无葬身之地。”那右首房内跳出两个强寇，正是飞山虎、镇山虎，一听此言，急急跳到院落，正欲举刀与徐鸣皋对敌，忽听寨后喊声大震，自己的住宅火又着了。又见一喽兵急急跑来，高声喊道：“大事不好！各处火皆起了，寨前寨后不知有多少兵马杀到，螺丝谷房屋已烧得干干净净，请大王速速定夺。”飞山虎、镇山虎这

一听，可实在吃惊不小。徐鸣皋听得真切，复又喊道：“徐将军在此，速速前来授首！”说着舞动钢刀，只望飞山虎、镇山虎杀来，飞山虎与镇山虎也就急急招架。徐鸣皋力战两贼，毫无惧色，三个人且战且走。一霎时，聚义厅又复烧起来，只听见满山内喊声震地，火光烛天。

飞山虎与镇山虎正与徐鸣皋拚命死战，又见一起喽兵高声喊道：“出山大王在螺丝谷口被敌将杀死了。”接着又有一起报道：“守山大王也伤命了。”飞山虎、镇山虎一面与徐鸣皋死战，一面听了此话，心中暗道：“我等五虎，已伤二虎，恐怕今番不能取胜了。”正各自暗想，飞山虎稍一出神，手中的兵器略慢一慢，徐鸣皋看得真切，早一刀将飞山虎砍倒在地。镇山虎知道不妙，不敢恋战，急急向外逃走。此时俱已出了聚义厅，那厅屋已变成灰烬，徐鸣皋见镇山虎逃走，也就急急追杀出来。

合该镇山虎恶贯满盈，万难逃脱此难，正往外跑，不料迎面来了一群喽兵，也是狂奔进来报信的。镇山虎只知性急向外逃命，就这一出一进，皆是跑得飞快，两下一撞，不提防将镇山虎撞跌一交，栽倒在地。那些喽兵不曾看得清楚是自家寨主镇山大王，反误认为是敌将，当下不分皂白，合力将他按住，群起乱殴。镇山虎倒在地下，也不知是自家喽兵，也误作官兵前来厮杀，便大声喝道：“你等这一起牛子，潜入山来，各处放火，咱爷爷误中你等诡计。不要走，吃咱一刀！”说着，一转身从地上爬起来，手舞钢刀，才砍死了两个喽兵，徐鸣皋早又赶到，见他们在那里自相践踏，实在好笑，却又不肯怠慢，冷不提防飞至面前，认定镇山虎一刀，早结果了性命。当下便大声喝道：“你等喽兵听着，现在山中共有精兵两万，大将十数员，你家五虎已被我军杀死四虎，尚有一虎，大概也被杀死

了。你等此时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要命的快快请降。倘若仍然执迷不悟，本将军定然杀你鸡犬不留，那时悔之晚矣。”

正在招呼众喽兵归降，杨小舫已带领各军掩杀进来，接着那五百名校刀手也一齐杀到。徐鸣皋一见杨小舫，彼此欢喜无限，当下合兵一处。徐鸣皋说道：“这山中五虎，愚兄已杀死三虎，闻得贤弟杀死一虎，还有那卧山虎，贤弟可曾将他捉住么？”杨小舫道：“那卧山虎，小弟当放火烧螺丝谷时候，他与出山虎前来抵敌，出山虎被小弟一刀砍死，那卧山虎与小弟战了十数合，听见喽兵报大寨火起，守山虎被敌将杀死，他就无心恋战，望着小弟虚刺一枪，拨马逃走。小弟急急赶去，只见他转了几个弯，不知去向。小弟因此地路径不熟，那时螺丝谷的树木尚未烧毁尽净，又因火光烛天，照得各处一色通红，不辨路径，小弟不敢深入险地，因此不曾追去，只督率着小军各处放火，喊呐助威，并搜寻那些喽兵砍死。现在山上的喽兵，十分之中已杀有八分了，还剩二分，小弟实在不忍再杀，故此急急来与吾兄合兵一处，听候调遣。”

徐鸣皋听说大喜，复又说道：“那卧山虎虽未捉获，他定由七湾溪暗渡去了。贤弟可辛苦一趟，急急带领所部驰往枣木林，前去接应尤保，吾料卧山虎必至此处。枣木林虽有五百名长枪手在那里埋伏，怎奈该处没有主将，尤保恐不能督率众兵。又闻卧山虎本领也非平常，但有五百长枪手，恐不足以拦截。贤弟急往该处，俟彼到来，务要将他捉住，万不可让他脱逃，以免遗孽。”杨小舫当下答应，也就急急率领所部精兵一千，如风卷残云一般杀下山，直望枣木林去了。

且说卧山虎与杨小舫正在酣战之际，忽听守山虎又被杀死，当下不敢恋战，急急虚晃一枪，拨马便走。沿路遇着败逃的喽兵，闻说镇山虎、飞山虎俱已被杀死，大寨烧得干干净净，他

只一吓，真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哪里还敢耽搁，便带了数十名败残喽兵，急急走到七湾溪，上船飞驶而去。此时已有四鼓，七湾溪离枣木林尚有五六十里，又是逆水，常言道：顺水行舟。行船走顺水，要快得多了；若是逆水，比如顺水每日可行百里，逆水只能行六七十里。那时又当落潮的时候，更加行不快。看看已是日出，只不过行了十余里光景，卧山虎恐防有人追下来，即命喽兵并力向前划去。他断不料枣木林那个地方已有了埋伏，实指望走到枣木林便有了生路，因此急急直向枣木林荡去。约有晌午的时候，已离枣木林不远。

那树林内的伏兵，远远听见摇橹之声，渐闻渐近，知道是贼人逃走了，当下一声暗号，五百名长枪手便预备起来。不到片刻，只见有五六只小船泊至近岸，船内的人纷纷弃舟登岸。尤保在树林内看得真切，便道：“那浓眉怪目、矮短身躯的，便是卧山虎。”众兵丁一听，立刻一声呐喊：“不要将强盗放走！”喊声未完，那五百名长枪手早出了树林，一字儿摆开拦住去路，大声骂道：“你这狗强盗的卧山虎，咱们奉了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你向哪里走？快快俯首受缚！”

卧山虎正自暗想：“到了此地，有了生路了。”忽听一声呐喊，从林子内冲出这许多兵来，这一惊可实在不小，复又想道：“不如与他决一死战。”心中想定，便大喊一声，口中骂道：“你等鼠辈敢拦截爷爷的去路，看爷爷的刀罢。”说着飞刀舞来，势不可当。众兵丁一见来势凶猛，复发一声喊，将卧山虎团团围住，手执长枪，奋勇来刺。卧山虎一见，毫无惧怯，只见他飞动钢刀，将长枪削断不少。怎奈各兵丁围绕甚严，如铁桶一般，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杀出。官兵却也不敢近身，只是在那里围裹着，不放他走。

卧山虎杀得性起，大喊一声，急将钢刀一摆，向四面一阵

乱砍，只见那些枪杆纷纷抛落在地。各兵丁看看有些要往下退，忽听背后人喊马嘶，当先一骑飞入阵来，举戟就刺。

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枣木林卧山虎丧身 大庾营徐鸣皋报捷

话说卧山虎在枣木林被官军围困得水泄不通，他便左冲右突，奋力死战，将官兵长枪砍截了无数。官兵渐渐有些要退下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如翻江倒海一般杀到，彼此吃惊不小。官兵疑惑荆头寨的强盗前来接应，卧山虎却知道是官兵前来。那官兵正在疑惑，忽见一骑马飞入阵来，舞动方天画戟，便向卧山虎刺去。官兵一见，认得是杨小舫，大家见有了主将，个个精神陡长，齐声喊道：“咱们杀啊，不要把强盗放走！”一片声喧，复又围绕上来，奋力争杀。卧山虎见杨小舫杀入阵内，暗道：“我命休矣！原先并无大将，尚且冲突不出，现在又添了这一员大将，随后还不知有多少军马，即使我再勇猛，常言道，‘一手难敌双拳’，何况这千军万马。反正不能活命，不如与他拚了罢。”一面暗想，一面招架杨小舫的画戟。只见他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卧山虎的那把钢刀，只不离杨小舫的马前马后团团的乱砍；杨小舫那枝画戟，也是顾前顾后，顾人顾马，绝不使卧山虎的刀近身。

二人这一场恶战，只杀得烟尘蔽地，日色无光。彼此战了二三十合，卧山虎忽然一刀从马腹下搠进。杨小舫看得真切，说声不好，两脚急离了踏镫，左腿一蹬，一蹶身已跳落马下，

脚踏实地，再转头一看，卧山虎的那把刀已洞穿马腹，那匹马跌倒尘埃。杨小舫一见大怒，当即一戟向卧山虎当胸刺去，卧山虎即用钢刀架住。杨小舫心中暗想：“他是短刀，我是长戟，若在马上是我取巧，现在步战，我这画戟许多不便，不若也与他短兵相接，才可取胜。”主意想定，急急虚刺一戟，回身一转，说时迟那时快，已将画戟抛在一旁，急掣腰间所佩的龙泉剑。这剑却是杨小舫防身之物，寸步不离，而且锋利异常，真可削铁如泥。杨小舫将龙泉剑执在手中，一转身复又杀来。

卧山虎见杨小舫抛了画戟，知道他要短兵相接，就在这点工夫，便想送杨小舫性命，急急一刀砍来。恰好杨小舫转过身躯，接着又战。卧山虎遮拦格架，杨小舫漏空抽档，二人又战了十数个回合。到底卧山虎不能抵敌，只见杨小舫一剑砍来，卧山虎将刀望上一架，不期用力过猛，杨小舫的剑又锋利，两般兵器向上一靠，只听“当啷”一声，卧山虎的刀已削为两段，抛落在地。杨小舫见卧山虎的刀被自己的宝剑削为两段，便急抽回宝剑，复一剑砍去。卧山虎躲避不及，正中肩背，一只右膊被割了下来。卧山虎跌倒在地，杨小舫割了首级，挂在腰间，便大声喊道：“有喽兵愿降者，早早前来受缚！”喊了两声，无一个答应，原来卧山虎所带的败残喽兵，全被这一阵杀了个尽绝。再点所部兵丁，幸喜只有十数个受伤，其余俱尚无恙。

此时尤保已从树林内出来，当下望杨小舫贺道：“将军神勇，小人敢不佩服！但不知荆头寨那一伙强人全行扫灭了不曾？”杨小舫道：“徐将军力斩三虎，那卧山虎某已于螺丝谷斩了，此时所斩者，乃卧山虎也。山上的大寨巢穴，已被捣毁一空，焚烧殆尽，现在徐将军还在那里搜寻余孽，扑灭余火。因老丈在此，恐逆贼经过，众兵丁不能奋勇，老丈又难于压服，因此急遣某前来接应。幸喜逆贼既除，山寨亦毁，非老丈暗助

之力，这逆贼尚不知何日就擒呢。逆贼荡平，不留余孽，此皆老丈之功也。”尤保赶着谦谢道：“将军等上为皇家出力，下为百姓施恩，捣破贼巢，以安黎庶，皆将军等神勇所致，与小人何与哉？今而后这周围百里，可以高枕无忧矣。小人方谢之不暇，何敢劳将军挂齿！”杨小舫又谦逊了一回，这才收军回营而去，按下不表。

再说徐鸣皋，在荆头寨焚毁了山寨，又带了所部五百名校刀手，各处搜寻了一回，所有投降的喽兵不足七八十名，其余杀死的杀死，烧毁的烧毁，还有那被刀砍伤的有头无足，被火烧坏的烂额焦头，不可言状，但是这一起被刀伤火伤的，虽尚未死，亦绝难活命。徐鸣皋看罢，实在也有些不忍，因命所部兵丁先将已死者掩埋起来，其将死未死者再作计议。看看已将日午，那些已死的尸身俱已掩埋清楚，再来看那些将死未死的，亦皆全行死了。徐鸣皋又命人掩埋起来，又去盘查寨内的银钱粮草，却已烧毁殆尽。诸事已毕，徐鸣皋即命所部拔队回营。各兵士得令，即刻排齐队伍，按队下山，回营而去。日已西下，才到大营，徐鸣皋即命掌起得胜鼓来。只听战鼓咚咚，角声呜呜，好不得意。

徐鸣皋下了马，进入大帐，早见杨小舫、尤保二人迎出帐来。彼此一见，好不欢喜。徐鸣皋即向尤保谢道：“今日得以荡平山寨，捣毁贼巢，皆老丈指点之力也。某见了元帅，当竭力言之，请元帅奏知圣上，以嘉其劳。”尤保道：“将军神勇，荡平贼寇，小人已受福多矣，何敢妄邀旷典，请将军无烦挂心。”徐鸣皋道：“非老丈无以有今日，今日之所以我战则克者，皆老丈之力。老丈既有此力，而不加其功，何以酬勋劳、励士气乎？老丈幸毋固让，某当力赞之。”尤保道：“虽蒙将军厚爱，恐小人无福消受耳，且小人已将就木，何必担此虚

名？”徐鸣皋听了这话，知道尤保的用意，要想给他儿子尤能请赏。徐鸣皋道：“老丈之意，某已知之。候某回见元帅，当代贤父子一并请赏便了。”尤保大喜，当时便谢了徐鸣皋，又谢了杨小舫，这才坐下。后来徐鸣皋回至大营，见了元帅，便将他父子两人一并保举，王元帅也就代他奏请圣上，赏赐了两个指挥的官职，趁此交代。徐鸣皋此时心下十分喜悦，一面写了捷书，飞差往大庾报捷，并呈明养兵三日，即拔队回军。当日便大排筵宴，犒赏三军，合营将士无不欢呼畅饮，直至二鼓方才席散。

到了次日，周围百里之内所有村庄镇市，皆知道官兵破了荆头寨，杀死五虎，烧毁贼巢，各处便聚集了许多人，牵羊担酒，前来劳军。徐鸣皋也再三相让，并慰劳了一番。众百姓个个欢呼，人人喜悦，争颂徐鸣皋等破贼之功。

却说徐鸣皋见合境乡耆牵羊担酒，前来劳军，当下再三相让，慰劳了一番，众乡民欢呼而去。徐鸣皋又留尤保在营盘桓了一日，尤保不便推却盛意，便耽搁一日。次日天甫黎明，即辞了徐鸣皋，奔回家中，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他妻子儿媳这才知道那日来的是个将军，合家无不欢喜。尤保即命儿子尤能立刻出去，在各处打了许多野味，连夜率领儿子，带了野味，趲赶到大营而来。恰好到了大营，前队才走，徐鸣皋、杨小舫尚未起程。尤保便命尤能谢了徐鸣皋、杨小舫二人代他保举，然后将野味献上，聊作犒军之敬。徐鸣皋见他来意甚殷，不便推却，只得收了。当下拔队起程，直望大庾进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咨諏野老元帅尊贤 试探贼情将军诱敌

话说徐鸣皋焚毁荆头寨，杀死五虎，周围百里乡耆人等，皆牵羊担酒，前来犒师。尤保亦猎取许多野味，带领儿子尤能前来，半为犒劳之意，半为致谢徐鸣皋、杨小舫二人，答报保举他父子。徐鸣皋见他来意甚殷，当将野味收下，随即升炮拔队起程，直望大庾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王守仁自在半途，分别饬令各将，各带轻骑，分驰荆头、华林、漳州等诸贼寨进攻去后，便自统大军，带领狄洪道、周湘帆、李武、徐庆、罗季芳五人，进攻大庾，也是间道潜入。这日已离大庾不远，当即传令安营，也不升炮擂鼓，为的是不使池大鬃知道，可以暗暗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哪里知道，早有细作报进山去，池大鬃当即传集寨内大小头目，说道：“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前来攻打山寨，现已离此不远。我等当合全力抗拒，不能使官兵得胜。先给他挫动锐气，使他不敢小视我等。”当有胡大渊说道：“大哥但请宽心，如王守仁这厮前来，我等当合全力，杀他个片甲不回，都要使他知我等的厉害。”池大鬃大喜道：“皆赖众位兄弟的大力同为帮助。”大家听了，个个摩拳擦掌，专等王守仁兵到，以便

厮杀。原来池大鬃寨内有五个大头目，十个小头目。那大头目就是胡大渊、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连同池大鬃五人，却皆结拜为兄弟，个个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还有十个小头目，亦皆武艺超群，率领着合山喽兵，共有三五千，在此打家劫寨，其余如荆头、漳州、华林等寨，亦皆大庾寨分布各处，总以池大鬃为首，故此王守仁分兵进攻，以期神速。

这日王守仁安营已毕，留歇一日，次日即令狄洪道向各处搜寻土人。不一回，狄洪道寻了两三个有年纪的土人，带进大营，见了元帅。王守仁当即赐以酒食，殷勤问道：“你等是本地的良民，本帅今叫你等前来，有两句要说，要与你等问个明白，你等可不要含糊。”只见那些土人禀道：“元帅有话，但请吩咐，小民等知道不知道，总是直言不讳，不敢撒谎的。”

王守仁道：“本帅此次奉旨督兵，前来剿灭大庾贼众，为你等地方上除害。但不知这大庾岭如何上去，究竟山势如何险峻，池大鬃如何厉害，你等须一一说明，好使本帅知道，以便定计攻山。”内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唤作王远谋，当下禀道：“承元帅动问，小民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实。但有一件，元帅若但以兵力进攻贼巢，非小民张贼之势，以减元帅威风，恐仍不足济事。原因大庾山地势深险，极易负隅；而况池大鬃骁勇非常，更加他四个兄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元帅带兵远来，各将士究竟不免辛苦，彼却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劳逸之形既别，主客之势又殊，再加不识地理，深入险地，若徒以兵力从事，虽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恐亦难胜，所幸池大鬃等勇则有余，谋则不足。元帅若设计以饵之，先使其大胜，以骄其气，使被轻而无备，然后再以火攻之，则山寨可破，巢穴可捣，贼众可擒矣。小民盲瞽之论，尚乞元帅主裁。”王守仁听说，正合心意，又见王远谋出言不俗，议论明通，知非平常庸碌之辈，遂

改容让道：“老丈尊姓，某尚未请教。顷闻老丈这一番议论，使某茅塞顿开，钦佩之至，足见老丈胸储经济，养志山林。某不识高明，多多得罪，尚望宽宥为幸！”

王远谋见说，因道：“老民姓王，名唤远谋。僻处穷乡，识见浅陋，虽曾读书，亦不过粗知大意。既无仕进之志，又无荣辱之心。惟疏懒性成，素有酒癖。既置理乱于不问，复以寒素为可安。平日家居，惟与野老村夫，日逐酒市，沽瓮头春，领略壶中岁月。顷者又复买醉，不期为元帅呼唤，故冒昧言之，乃即见重于元帅，极蒙奖誉。老民毫无知识，何敢邀此谬奖哉？”王守仁听了这番话，知道他是个隐士，更加器重，因道：“老先生隐居求志，必能行义达道。高贤在侧，某不能尽待贤之礼，是某之罪也。”说着，便与王远谋行下礼去，王远谋亦再三谦逊。彼此行礼已毕，王守仁又命设宴款待，并与同来的一齐入席。同来的那三四个土人，再三告辞，不肯入席，王远谋也再三辞却，王守仁哪里肯放行。王远谋只得暂留大营，先命那三四个土人回去，于是便与王守仁入席。

三巡酒过，王守仁又问道：“即蒙老先生赐教，已将大庾情形大略见示，但如何设策骄敌，如何纵火焚攻，还请逐细指教，俾某得以法守，使悍贼从速剿平，皆仗老先生相助为理，幸勿吝教为幸。”王远谋见王守仁虚心下士，情不可却，只得说道：“元帅可如此如此，不患悍贼不擒矣。”说罢又索纸笔，王守仁即命人取出纸笔来。王远谋立刻将大庾山形势绘成一图，注明何处进兵，何处理伏，何处截断去路，一一注写明白，递与王守仁看视。王守仁接过，细细看了一遍，当下大喜，说道：“某但知大庾山势险恶，路径深阻，尚不知有如此艰险。今观此图，天既生此险阻之地，无怪悍贼藉此负隅，官兵屡剿不易。非先生明以示某，便是某亦要复蹈故辙的。现既有此图本，又

得先生注明方略，某便可易于措手，而悍贼亦可就擒。惟先生臂助之功，俟某平贼之后，再当具奏请奖。但某此处剿平之后，还须进剿南安、横水、桶岗诸寨贼首谢志山等，彼时尚拟请先生一行，俾某得以敬闻方略，不知可否俯允？”王远谋道：“此事却不敢便允，容与老妻商之，再定行止便了。”王守仁唯唯。

当下复又入席，殷勤劝酒。彼此虽然邂逅相逢，却皆情投意合。在王远谋，见王守仁虚怀下士，不愧大臣之风；在王守仁，见远谋求志隐居，实有高士之概，而且胸储韬略，实非碌碌者流，是以王守仁更加钦佩。二人直饮至日落，方才席散。当时王远谋即欲告辞，王守仁道：“现已日落，尊居距此尚远，回府恐已不及，何如暂屈一宿，借作长夜之饮，某亦可多领教言。”王远谋道：“老民本可奉陪，奈老妻稚子毫无知识，而又胆小如豆，闻老民为元帅见招，想已恐惧万状，再见诸父老业皆回去，而独有老民留在此间，更不知恐惧何似。若老民再留此不归，则老妻稚子恐不免有意外之想。今与元帅约五日后，当来与元帅庆功便了。”王守仁也就不敢不从，勉强相送出营而去，一宿无话。

次日即命狄洪道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东山盘谷，以李武为后应；罗季芳也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山西夹谷，以徐庆为后援；周湘帆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前山，皆要虚张声势，许败不许胜，如违令者斩。众将得令，当即带队出营，直往山前进发。

且说周湘帆到了山前，所部人马一字排开。周湘帆立马横枪，向山上喝道：“你等众喽罗听着，速报尔贼首池大鬃知道，现在王元帅奉旨督兵，前来剿灭，速令池大鬃下山受缚。若再迟延，本将军即刻冲上山去，踏平尔等巢穴了。”三军听了主将这一番话，也就呐喊起来。山上喽兵不敢怠慢，便即刻报进

大寨稟道：“启大王，山下现有官兵到来，声称奉旨到此剿灭，若再迟延，便要冲上山了。请大王速速定夺。”池大鬃正欲回答，又见东、西两山守山喽兵报来。

池大鬃大怒，即命胡大渊、任大海拒敌盘谷兵马，郝大江、卜大武拒敌夹谷兵马，自己迎敌前山兵马。五弟兄提了兵器，上马飞下山来。

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运筹帷幄三次骄兵 决胜疆场一番出令

话说池大鬃等五个贼首，一齐分头下山，迎敌官兵。先说池大鬃一马飞到山前，但见周湘帆立马横枪，率领所部官兵，在山前叫骂。池大鬃一见大怒，便飞舞点钢叉，如旋风般向周湘帆刺来。周湘帆赶着用枪接住，喝道：“来者可是贼首池大鬃么？”池大鬃也喝道：“既知咱爷爷大名，何故前来送死？”周湘帆怒道：“好大胆的逆贼！今日天兵到此，你就该俯首受缚。本将军或可免你等一死。你不知悔罪，反敢前来抗敌，只是自讨其死了。”池大鬃也大怒道：“你这狗官无须多言，快报名来，咱爷爷叉下不杀无名之卒。”周湘帆喝道：“逆贼听了，若问本将军姓名，乃王元帅麾下随营指挥使周湘帆是也。”话犹未完，池大鬃举起点钢叉，已当顶刺下。周湘帆赶即招架，觉得颇为沉重，果然厉害。周湘帆使劲将叉掀在一旁，也就还了一枪。池大鬃将叉往下一磕，周湘帆见他来势凶猛，这一磕下来，枪杆子虽不折断，也就要抛落下去，当下赶紧将枪收回。池大鬃一叉磕了个空，因他用力过猛，险些从马上倾跌下来。此时不觉大怒，随即又是一叉，望周湘帆刺来。周湘帆也不迎敌，便将马一拍，望斜刺里而走，池大鬃一叉又刺了空。周湘帆见池大鬃一叉又落个空，急急将马兜回，就在池大鬃右肋下

刺进一枪。池大鬃并未防备，见枪已刺进，说声：“不好”，赶将手中叉望枪杆一隔，拨在一旁。周湘帆怕他回叉来刺，必然勇猛，又把马一拍，直跳到池大鬃的左边，顺手又是一枪。池大鬃急切不好转身招架，也只得将马一夹，望前跑了十数步，让过周湘帆的那一枪。于是彼此一来一往，约战了有十数个回合。

周湘帆见池大鬃杀得性起，竟有死战之意，心中暗道：“这死贼囚果然勇悍非常，只可智取，不能力敌。莫若且败下去，再回明元帅，明日以计擒之。”主意想定，便虚刺一枪，拨马便走。池大鬃哪里肯舍，急急迫来。周湘帆跑下有四五里远，恰好罗季芳、狄洪道、徐庆、李武等五个人也一齐诈败下来，便合在一处，回营缴令。

池大鬃见周湘帆已跑得甚远，追赶不及，也就回山。到了大寨，胡大渊、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四人也得胜而回，聚合一处，大喜说道：“我道奉旨的官兵，有什么三头六臂，万夫不当的本领，也不过是一伙小卒，他也要前来征剿咱等。今日且饶了这些犬羊的性命，明日若再前来，定然杀他个片甲不回。”于是五个贼头即命摆酒庆贺，大家欢呼畅饮，这且不表。

再说狄洪道等五人回至大营，缴令已毕，便将接战情形说了一遍，大家因道：“池大鬃等果然有勇无谋，只可智取，不能力胜，王远谋之言一些不差。未将等拟于明日再去索战，还是诈败，将这伙悍贼的心志骄足，然后改设奇计，便可一鼓而擒了。”王守仁道：“诸位将军之言，正合本帅之意。且回本帐歇息，明日再行出战便了。”狄洪道等答应，当即退出大帐，各回本帐去了。

到了次日，王守仁即命狄洪道攻打前山，罗季芳、徐庆攻打盘谷，周湘帆、李武攻打夹谷。三路兵出了营门，直奔大庾

山而去。不一会皆至山下，守山喽兵飞报进寨。池大鬃仍令胡大渊、任大海去盘谷迎敌，郝大江、卜大武去夹谷迎敌，自己仍迎敌前山兵马。下得山来，池大鬃一见来将非昨日那个姓周的，又换了一个，当下喝道：“来者快通下名来，好使咱爷爷取你的狗命。”狄洪道便喝道：“逆贼听了，本将军乃狄洪道是也。你亦通下名来，本将军刀下不斩无名草寇。”池大鬃喝道：“你问爷爷名姓，可认得本山大王池大鬃么？昨日被本大王杀败一个，今日又换一个，终久是无名小卒，不过是咱爷爷马前数合之将。你快放马过来送死！”狄洪道大怒，举刀飞马直奔池大鬃一刀砍来，池大鬃急用手点钢叉相迎。二人一来一往，约战了八九个回合，狄洪道故意卖个破绽，虚砍一刀，拨马就走。池大鬃哈哈大笑道：“如此无能之辈，也要前来进剿，岂不可笑！咱爷爷不追你了，你可回去，叫你家有本领的前来会我。”狄洪道虽然听说，实在心中气忿，却抱定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只当不曾听见，先自败回大营。周湘帆与李武攻打西山夹谷，与郝大江、卜大武战不数合，也是诈败而走。罗季芳、徐庆攻打东山盘谷，与胡大渊、任大海接战，也是如此。四人诈败回营，缴令已毕。

次日，王守仁又命罗季芳攻打前山，狄洪道、李武攻打夹谷，周湘帆、徐庆攻打盘谷，还是只败不胜。战不数合，败走回营。话休烦絮，一连三日，皆是如此。如此池大鬃等五人正中其计了。

且说池大鬃等战了三日，见一日换一个，皆是本领平常之辈，于是大家议道：“照这样的官兵，不必说这几个人，就便来有两万，也不足为惧。但是实在讨厌，每日前来攻山，却又不能取胜。明日不来则已，如果再来，必得将这起无名小卒擒捉过来，早早送他归阴，免得每日前来烦絮。”因此池大鬃等

便将狄洪道等人毫不放在心上，以为总是无能之辈，他哪里知道是用的诱敌之计。这且不表。

且说王守仁见诈败了三日，当即派了细作，前往探听池大鬃等情形，细作回报：“大庾山众贼因官兵连败三日，以为皆是没有本领，贼众便毫不防备。现在寨中杀牛宰马，大吹大擂，大摆筵宴，饮酒取乐。”王守仁听说，大喜道：“果如此，破贼必矣。”

到了次日，又密令细作前往探听，回报仍如前言。王守仁愈加喜悦道：“此天助我成功也。”因命狄洪道道：“将军可带精锐三千，各藏火种，由山后羊肠谷而进。进入山谷，即命小军分头去各处放火，无论树林寨栅，皆放起火来，复由山内杀出，里外夹击。今夜四更拔队，五更驰抵谷口，天明进谷，辰牌时分各处放火，不得有误。”狄洪道得令退出。

又命周湘帆道：“将军可带精锐二千，以一千各藏火种，一千为护军。五更拔队，天明驰抵东山盘谷挑战，务要将贼目诱出，远离谷口，使命各藏火种之一千精锐，于盘谷四面放火。贼目见谷内火起，必然惊恐，无心恋战，赶回谷内救火，那时可急急杀之，不得有误。”周湘帆得令而去。

又命徐庆带二千精锐，以一半各藏火种，一半为护军，前往进攻西山夹谷。也是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务要诱出贼目，远离谷口，然后于夹谷四面各处放火，再于此时急急反击贼众，不得有误。徐庆得令退下。

又命罗季芳、李武道：“二位将军可各带精锐二千，分为两队，也是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务要与池大鬃轮流交战。譬如，罗将军战十合，急急退下；李将军便去接战，约战十合，罗将军再去相换。如此轮战较为省力，又可使池大鬃久战不歇，究竟不免吃力。若果池大鬃拚命力战，二位将军万万不可与他

死敌，仍宜诈诱为是。但听山内及东、西两谷有人来报火起，池大鬃必然惊恐，赶紧回山救火，将军等那时可再合全力反击之，乘其无备，逆贼可擒矣。”罗季芳、李武得令退下，各去预备。王守仁也就退回后帐，独自想道：“着再得一支兵往来接应，则更万无一失了。”正自暗想，忽见探马进帐寨道：“启元帅，探得徐将军已克复荆头寨，大队离此不远了。”王守仁见报大喜。

欲知徐鸣皋何时可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徐鸣皋奉令助三军 池大鬃枵腹敌二将

话说王守仁见报徐鸣皋已由荆头寨得胜而回，心中大喜。即令原探持了大令，飞马调取徐鸣皋，限今夜五更，率同所部驰抵大寨。探于持令而去。

不到二鼓，徐鸣皋、杨小舫已到，当即安营已毕，进帐见元帅缴令。王守仁先慰劳了一番，复又问了前情，徐鸣皋也细细说了一遍。王守仁大喜，复奖励道：“非将军神勇，不能如此神速，真乃国家之福也！”徐鸣皋又谦逊道：“承元帅栽培，未将何劳足录。”因问道：“此间胜负如何？池大鬃就擒否？”王守仁便将以上各节告诉了一番，因道：“本帅刻已分别派令各位将军，于今夜五鼓进攻，惟虑尚少一支兵往来接应，正虑无人可使，恰好将军驰回。今夜便烦将军与杨将军二位，仍率所部各兵，亦于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大庾山。杨将军可分兵一半，抄出大庾山后，在羊肠谷一带往来接应狄洪道。但看山内火起，便催兵入谷，与狄洪道合兵一处，杀出前山。徐将军却于前山及东西两山盘谷夹谷往来接应，但看山内火起，及东西谷火势大炽，便令各兵呐喊助威，遥为声应，使贼众惊疑不定。却再与周湘帆、罗季芳、徐庆、李武合兵一处，并力夹击。贼众见各处火起，必然惊惶，将军等可乘其乱而击之，则贼众不

难立杀矣。本帅静候捷报，如首先杀贼驰报者，便为头功。务各奋勇争先，本帅是所厚望。”

徐鸣皋、杨小舫一声“得令”，道：“元帅放心，末将等当效死力。”当下退出大帐。此时已将三鼓，不及与狄洪道等人叙别，只往各处略一看视，随归本营，传令各兵四更造饭，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大庾山剿贼。又与各兵激励一番，令其不可退缩，总要奋勇争先，灭贼之后，自然论功升赏。各兵也欢声雷动，个个愿效死力。本来徐鸣皋与杨小舫深得兵心，故此所部亦愿同甘苦，毫无退缩之意。

且说狄洪道带领精锐三千，各藏火种，先自进发，个个衔枚疾走，直望羊肠谷而去。接着杨小舫亦率领所部一千五百兵作为后队，也是衔枚疾走，望羊肠谷而来。

再说周湘帆等人各率所部前往大庾山及东西两谷前进，恰好天明均已驰抵，便将所部摆成阵势，向山上挑战。当有守山喽兵飞报大寨，池大鬃等五个贼目方才起身，一闻飞报进来，连饮食都来不及吃，池大鬃便往前山迎敌，胡大渊、任大海前往东山盘谷，郝大江、卜大武往西山夹谷，各自分头率领喽兵，一齐冲下山去。

池大鬃到了山下，一见罗季芳，哈哈大笑，道：“你等这一起杂种，不必说一日换一个，就便都来与爷爷厮杀，又何足惧哉！”罗季芳听罢大怒，也不打话，立刻举枪就刺，池大鬃赶着用点钢叉去迎。这番来战，却不比前三日那种情形，在官兵务出死力，总要今日破山，在贼众也想今日将官兵杀个尽绝，免得日日讨厌。因此，罗季芳使用尽平生之力，一枪刺去，恨不能就将池大鬃挑下战马来，无如池大鬃英勇过人，罗季芳不易为力。池大鬃见一枪刺进，赶着用手中叉向上一磕，也是用尽平生之力，恨不能将罗季芳的枪就这一叉磕下，折为两段，

然后复一叉结果了性命。无如罗季芳的本领虽然不能如徐鸣皋等人，也还可以战十数个回合，所以池大鬃也不能易于为力。

两个人交上手，各尽平生之力，死斗了有十二三合，罗季芳渐渐抵敌不住。李武在旁看得清楚，一声大喝道：“罗师伯，你老可退下，待咱来取这狗贼的性命！”说着催开座马，摇动大刀，直杀过来。罗季芳见李武前来助战，他便虚刺一枪，拨马退下。李武即赶上前去，抡开大刀，望池大鬃砍去。池大鬃正欲追赶罗季芳，见李武杀上，也就撇了罗季芳，来迎李武。彼此交上手，你一刀，我一叉，只杀得喊声大振，尘土冲天。两个人又战了数个回合，李武仍不是池大鬃的对手。罗季芳在旁，见李武有些支持不住，也就摇动长枪，复杀上来。李武又虚砍一刀，拨马退下。由此轮流接战，池大鬃却毫无惧怯之意。

恰好徐鸣皋接应的兵队已到，一见罗季芳与池大鬃对敌，深恐罗季芳非敌人对手，便大喝一声道：“罗大哥，你且暂歇，待徐鸣皋取这逆贼的首级！”话犹未完，马已到了阵上，即从斜刺里手起一枪，向池大鬃刺来。池大鬃见来势甚为厉害，赶着撇了罗季芳，来接徐鸣皋。两人接上手，这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恰好杀个对敌。若论池大鬃的勇力，却比徐鸣皋胜，因他固是枵腹，又兼与罗季芳、李武战了好一会，究竟有些力乏，徐鸣皋却是才到，又是饱餐而来，所以比池大鬃占了二分便宜。彼此杀了有二三十合，罗季芳、李武不肯让徐鸣皋一人用力，恐怕力怯不能取胜，因又各舞兵器齐杀过来，将徐鸣皋换下。徐鸣皋便退在一旁，暂且歇息。

池大鬃见罗季芳、李武二人复又上来换战，当下怒道：“你等这一起无名小卒，不必说是轮流接战，就便一起围拥上来，咱爷爷若有半点惧意，也不算是池大鬃的本领胆略。好小子，看爷爷的家伙！”说着用了十二分力，飞起一叉，直向罗季芳刺来。

罗季芳见这一叉来得凶猛，如泰山压顶磕了下来，知道自己的力量断难迎敌，说时迟那时快，赶着将座下马紧紧一拍，向斜刺里跑出圈外。池大鬃这一叉刺来，实指望将罗季芳刺于马下，不料不曾刺中，反因用力太猛，在马上连摇了两摇，险些儿倾跌下来。李武看得清楚，就趁池大鬃措手不及，复进一刀，当顶砍到。池大鬃说声不好，赶忙将叉望上一架，也就趁手掀在一旁。

池大鬃正欲还刀，只见一骑马如旋风般从山上飞到，高声喝道：“请大王速速回山，现在山内各处火起，不知有多少兵马从羊肠谷杀进来了。”池大鬃闻报，这一吓非同小可，几乎在马上跌落尘埃。正要回山，接连的几报：“东山盘谷火起。”“西山夹谷火起，请令定夺。”池大鬃接连闻报，格外惊慌。到了此时，也就无心恋战，知道山寨已毁，无路可归，便思逃走。怎奈李武、罗季芳二人闻说山中火起，心中大喜，一声呼喝，即令所部各兵围拥上来，将池大鬃困在当中，任他左冲右突，冲不出去，更兼罗季芳、李武两人抖擞精神，并力死战，池大鬃已是强弩之末，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

正在危急，忽见胡大渊冲入重围，手执两柄六角铜锤，逢人便击，意欲将池大鬃救出。怎奈罗季芳、李武二人虽然力不能敌，却拚命死战，哪里肯将池大鬃放走。又兼各兵卒个个争先，无一人退后，虽然胡大渊出其不意杀进重围，所部各兵却不肯因此稍退。正在喊杀连天之际，池大鬃手起一叉，击中罗季芳马腹，那马负痛，当即狂奔冲出重围。李武又被胡大渊的铜锤打伤右臂，也就败逃出来。池大鬃、胡大渊见罗季芳、李武二人受伤败下，此时哪敢怠慢，也就跟着冲出。他并非有心追赶罗季芳、李武二人，却是要赶紧逃命。

徐鸣皋在旁看得清楚，说道：“若于此时再将这两个恶贼

逃走，见了元帅，何以缴令？”因即将马一催，杀人阵来。迎面见着罗季芳、李武带伤败出，当下也来不及问话，放过二人，急急迎了上去。正遇池大鬃、胡大渊二人欲杀出来，徐鸣皋大喝一声：“逆贼往哪里走？”手起一枪直刺过去。

毕竟池大鬃、胡大渊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徐鸣皋力斩二寇 任大海独战三人

话说胡大渊、池大鬃正欲冲出，恰好徐鸣皋掩杀过来，大声喝道：“逆贼往哪里走？本将军前来取你的首级！”话犹未完，手起一枪，直望池大鬃刺到。池大鬃正向前跑，忽被徐鸣皋拦住，已是心急如焚，又见一枪刺到，真个是措手不及，欲待招架，万万无此闲空；欲待躲让，徐鸣皋的长枪已近胸前，只得拚命一着，急将右手认定徐鸣皋的枪杆一把抓住，说声“不要走！”那枝枪杆已被池大鬃执在手中，用足十二分力量，先向自己怀内一拖，满想将徐鸣皋拖下马来。哪知徐鸣皋见手中的枪被池大鬃夺住，也即双手执定枪杆，亦用足十二分劲，就此一抖，只见池大鬃手略一松，那枪杆便有斗大的花头，直射得池大鬃眼花缭乱，二目一瞪，早被徐鸣皋分心一枪，挑于马下。胡大渊急急来救，已被官兵割了首级。

胡大渊见池大鬃已死，也就手舞双锤，拚命来敌徐鸣皋。鸣皋此时杀得性起，见胡大渊抢杀过来，他便舞动花枪，直望胡大渊卷杀进去。胡大渊先还可以遮拦隔架，到后来不知从何着手，只见一片白光，如梨花飞舞，浑身罩定，知道不妙，急急格开一枪，便想舞动双锤杀透重围而去。哪知徐鸣皋是何等神勇，已将敌人战到这步地位，还肯让他逃走么？正战之间，

忽见胡大渊虚晃一锤，知道他不敢恋战，急急欲待败走，徐鸣皋也急急紧了一枪，大喝一声：“好恶贼，还不下马，更待何时？”一声未完，那枪杆已刺杀进去，正中胡大渊咽喉，落马而死，当由官兵急急割了首级。徐鸣皋将两颗首级挂于马下，一面使人先往大营报捷，说贼首池大鬃、贼目胡大渊业已刺死。手下人当即驰往报捷。徐鸣皋复又督率所部精锐，驰往东西两谷接应徐庆、周湘帆二人。

却说徐鸣皋到了东山盘谷，远远在马上望见，只见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围住一个贼目，在那里混战。徐鸣皋见周湘帆已得着接应，料不至有失，随即舍了此地，拨转马驰往西山夹谷，接应徐庆去了。

且说狄洪道与杨小舫二人，何以来至盘谷接应周湘帆，混战任大海呢？原来狄洪道自从进了羊肠谷，恰好正交天明，便令各军取出火种，节节放火。凡遇树林深处，以及房屋，只要引得着火的所在，皆放起火来，一霎时已有十数处火起。那时贼首池大鬃已得着前山信息，分头击下山接战，所以狄洪道率领各军在后山放火，如入无人之境，只烧得各处房屋寨栅一律焦土。及至前山东、西两谷得着信息，胡大渊急急下山，与池大鬃报信，见池大鬃已被官兵围在那里厮杀，他便突入重围，前去接应，现在两人已被徐鸣皋杀死。当胡大渊驰往前山之时，盘谷尚未有火。走未一刻，周湘帆所部各军见后山火势滔天，也就于盘谷四面树林放起火来。任大海知道不妙，便思逃走，恰好周湘帆拚命力战。正在危急之际，狄洪道已由山内杀出，正遇周湘帆与任大海对敌，渐渐抵敌不住，他便抢杀过来，在那里混战。

杨小舫率领后队来到羊肠谷，已见山内火焰腾空，当下便命各军蜂拥而进。走入山内，但见狄洪道所部各军，有的还在

那里四处搜寻放火，有的任意赶杀喽罗。杨小舫见着这般光景，也觉有趣。正要率领所部四处搜掠，忽见从山外冲进一骑马来，马上坐着一个贼目，手执烂银镗，一见杨小舫，也不打话，舞动烂银镗，即便交战。反是杨小舫问了那贼目的名姓，原来是郝大江。他本在西山夹谷，也因闻报山内火起，便急急赶回，准备救火。哪知他才入山来，夹谷四面又是火起，却又遇见杨小舫接住厮杀，战不数合，被杨小舫一戟刺于马下。若论郝大江的武艺，并不亚杨小舫，怎奈此时是惊弓之鸟，又是心悬两地，记念着前山池大鬃，不知胜负如何，又不知山上大将共有几人，精兵若干，因此心慌意乱，所以战不数合，被杨小舫刺死。如果平心定气与杨小舫对敌，不但杨小舫不能取胜，还恐战不过大江。这也是这伙强盗恶贯满盈，应该今日遭劫。

当时杨小舫将郝大江刺死，随即易了首级，从里面直杀出来。本意杀往前山，争奈路径不熟，却误杀到盘谷，正好遇见狄洪道、周湘帆在那里混战任大海，他也就冲杀下去，与狄周二入合兵一处，三个人混战。哪知任大海的本领果然出类超群，真有万夫不当之勇，手持两条竹节钢鞭，上下左右飞舞盘旋，真个如生龙活虎，虽有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三人战他一个，他却毫不惧怯，仍是猛兽异常，只见他那两条竹节钢鞭，架开刀，撇开枪，格开戟，遮拦格架，将自己的身躯、座下的战马，保护得风雨不透。四个人，四匹马，只杀得尘头大起，日色无光，两边小军呐喊之声震动山岳。狄洪道等三人见他如此悍勇，却是暗暗喝道：“有如此神勇，若不入邪途，真是国家一员大将，可惜甘心为贼，也算是明珠暗投了。”一面暗道，却一面厮杀，足足战了有一百个回合，仍是不能取胜。

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三人杀得性起，便各人抖擞神威，只见狄洪道摆动大砍刀，用丁个泰山压顶的架式，直望任大海

当头砍来。任大海将右手鞭向上一架，掀开大砍刀，左手一鞭，认定狄洪道右背打下。狄洪道正要招架，那边杨小舫已一戟刺来，任大海收回右手鞭，复将右手鞭望戟上一磕，趁势用了水中捞月，将杨小舫那枝画戟格在一旁。正要翻起左手鞭来打小舫，不料周湘帆的枪又分心刺来。任大海即将左手鞭望上一翻，恰好正碰在周湘帆那枝枪杆上面。只听一声响亮，周湘帆那杆花枪已被任大海的鞭打作两段。周湘帆在马上这一惊非同小可，所幸狄洪道的大刀又砍了过来，接着杨小舫的画戟又复刺到。周湘帆急急将手中折断的半段枪杆抛在一旁，便从腰间掣出双股宝剑。原来周湘帆这口宝剑，虽不能削铁如泥，也还锋利无比。当下便舞动双股剑，复杀上去，只见两道寒光，不离任大海前后左右。

此时任大海料难取胜，满想打死他们两个，即使自己死于非命，也还扯过直抵。怎奈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刀之力，任他勇猛，徒唤奈何。看看抵敌不住，便虚击一鞭，拨转马头便走，打算杀出重围，落荒而走。不料战马气力已乏，忽然马失前蹄，将任大海从马上翻跌下来。狄洪道一见好不欢喜，也就急急赶到前面，手起一刀，正要砍杀下去。只见任大海大喊一声：“马失前蹄，此天亡我也！”遂拔出佩剑自刎而死。当时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三人见任大海已死，便传令所部各军，直往夹谷接应徐庆。

再说徐庆力战卜大武。这卜大武固然骁勇，且还有个绝技，使两柄软索铜锤，能于百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徐庆与他战了有四五合，彼此皆不分胜负，只急得徐庆暴跳如雷：“如此一个强盗，我都战他不过，还算什么一员大将，岂不可耻？”当下便大喊说道：“逆贼听了，本将军若不将你这贼碎尸万段，誓不回营。你敢与本将军战一百合么？”卜大武哈哈大笑道：

“好小子，莫说一百合，就便一千合何妨。只要胜得我手中刀，我便甘心受缚。”徐庆闻言，便又大杀起来。

毕竟徐庆果能取胜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徐将军义勇兼施 王元帅恩威并用

话说卜大武与徐庆力战，不分胜负，徐庆杀得性起，便要与卜大武战一百合。卜大武也就答应说道：“你能胜得我手中的刀，我便甘心下马受缚。”徐庆闻言，心中暗道：“我若将此入胜了，他能甘心受缚，或者可以在元帅前讨情，请元帅宽恩，赦其死罪，将他留在营中效力，也可为国家添一员猛将，不知这人果肯改邪归正否？若能如我所愿，那就大幸了。”心中想罢，便举起金背大砍刀，复与卜大武杀起来。你来我往，又战了有四十余合。

忽见阵外一骑马飞来，高声喊道：“好大胆的泼贼，还敢在此抗敌，你家贼首池大鬃及贼目胡大渊已被本将军杀了，现有首级在此，你可细细观看。若知进退，早早下马受缚，免得目前死于非命。”说着已经飞入阵中。徐庆闻言，急视之，来人是徐鸣皋，心下大喜，见有人来接应，胆量愈壮，即刻精神百倍，抡动大砍刀，奋力杀进。卜大武正与徐庆力敌，忽闻徐鸣皋这番言语，又见他马下挂着两颗首级，确系池大鬃、胡大渊的头颅，又因徐庆一人尚难取胜，禁不得再加一人，料非敌手，不免心中一慌，不觉手中的刀略慢一点，早被徐庆一刀砍中马足，那马登时壁立起来，将卜大武掀翻在地。卜大武手中

的刀已抛落一旁。当有小军急急上来，想割取首级。徐庆急止道：“且将他捆了罢，解进大营，听元帅发落，此时不得有伤性命。”卜大武见徐庆如此，心中暗道：“难道这人有释我之意么？不然，我已跌下马来，不必小军前来割取首级，就是他再紧一刀，也可结果我性命。为何他既不杀我，又令小军不得伤我性命，解请元帅发落，此中定有用意，且到大营看是如何。若果元帅有释放之心，我便归降便了。”

当下小军就将卜大武捆绑起来。正要解往大营，忽又见三骑马如旋风般飞来。徐庆视之，乃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率领着所部前来接应，瞥眼见已到阵上。一见徐庆，便齐声问道：“贼目曾捉住么？”徐庆道：“现已捆了，正要解往大营，候元帅发落。诸位所办如何？”狄洪道就将任大海落马自刎情形说了一遍，又道：“现有首级挂在马下。”杨小舫又把将郝大江杀死的话，也说了一遍，大家大喜。卜大武在旁，知道五弟兄已杀死四个，因复暗想道：“我就便不为所缚，还在这里与他们力战，也落得个孤掌难鸣，而况终久不免一死，能此去大营饶我不死，我当甘心投降便了。况且这强盗两字，终久不妥。”主意已定，专候解往大营，听候发落。只见上来几个小军，将他抬起来，随即解往大营而去。

徐庆、徐鸣皋、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五人，也就合兵一处，计点人马，死者不过数人，伤者亦不足百十名，惟有喽兵死伤甚众。当下徐鸣皋就派了一千名精锐在此守山，并监守未死的喽罗，然后命各军掌起得胜鼓，一同回营缴令。

此时日已过午，大营内元帅早已得了头报，知道徐鸣皋将池大鬣、胡大渊两个贼首杀死，心中甚是欢喜。顷又接着探子去报，声称杨小舫杀死郝大江，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合战任大海，又报该贼战败，落马自刎身亡。元帅更是喜悦。

惟有西山夹谷徐庆尚来来报，正在盼望，只见探子报道：“禀元帅，贼目卜大武在夹谷力战，经徐将军奋勇杀敌，已将该贼目擒住缚了，少时即解回大营，听元帅发落。”王守仁见报，好生畅快，因暗道：“多年巨寇，一旦成擒，固为地方上除害，也可免朝廷宵旰之忧了。真乃国家之福，得此徐鸣皋等这一般英雄，不然这伙巨寇，尚不知何时才可剿灭。”

正自暗想，忽闻金鼓齐鸣，各军已经收队。王守仁即出营门，亲去迎接。恰好徐鸣皋等已到，一见元帅亲迎出来，大家一齐下马。王元帅上前慰劳，道：“诸位将军克奏虏功，未免辛苦了，且请帐内歇息罢。”徐鸣皋等谦逊一番，当下随着元帅进了大帐。王守仁便命人先给徐鸣皋立了头功，然后挨次录功已毕。徐庆便鞠躬说道：“贼目卜大武已为末将擒获，现在营外听候元帅发落。惟该贼目猛兽异常，末将微窥该贼情形，颇有投诚之意。若蒙元帅加恩，免其死罪，收录营中，令其效力，命他将功折罪，末将看卜大武似不致再有异心，将来或可为国家收一猛将。且不日往剿南安，可令其作为奸细，剿灭之功，即得于此人身上，也未可料。末将为爱才起见，是否有当，尚乞元帅主裁。”王守仁见徐庆如此说项，心中也有收服之意，当命将卜大武带进帐来。

只听一声答应，不一刻已押解进来，跪在下面。王守仁将卜大武上下一看，见他身長八尺，虎背熊腰，豹子头，环眼，两道长眉，一双大耳，大鼻梁，阔口，黑漆漆面皮，生得颇为不俗。王守仁看毕，不觉暗暗羡慕道：“此人若肯归顺，将来不愧为国家栋梁。”因道：“卜大武，本帅看你有这样一表人材，理应一心向上，图个出身，为国家建功立业，才不愧天地生人的道理，为何甘心为寇，干犯国法？今既被捉，你尚有何话说？”即喝令推出营门，斩首来报。只听手下吆喝一声，走

上前来推卜大武。当有徐庆上前，代他讨饶道：“元帅且请息怒，末将冒死有一言容禀，卜大武甘为强寇，本应罪不容诛，姑念现已就擒，请由末将劝令归降，令他在营效力，将功折罪，以观后效。尚望元帅赐以不死，卜大武定然仰感元帅活命之恩，死心图报，勉为国家出力。”王守仁见说，因转言道：“本帅虽可看将军一再求饶，免其一死，特恐他志向不专，反复无常，与其将来多费周折，不若直截了当将他斩了，免留后患。今既据将军如此讨情，可问明他来投诚之后，是否死心死力，图报国家，勉立后功，藉赎前罪。”

徐庆正欲向问，只见卜大武跪在下面说道：“罪犯如蒙元帅宽某既往，勉某将来，赐以不死，人非草木，岂不知感仰元帅之恩？元帅但请宽心。某倘蒙开恩，自当竭力报效，以期赎罪。况某当日亦非甘心为贼，只因我父为奸臣所害，一家九口死亡殆尽，某无处栖身，只得到此，暂为落草。身虽为寇，心实难甘；其迹虽恶，其情可悯。”王守仁听了卜大武这番话，因问道：“据你所言，你父为何人所害，你祖居何处，你父何名，可细细禀来。”

卜大武道：“某祖籍河南固始县，父亲名唤卜建仁，曾为甘肃知县。因那年旱荒，擅开义仓赈济百姓，平时又与本省督抚不善逢迎，因此督抚嫁词奏参，还勒令赔偿仓谷。某父居官清正，一贫如洗，因此自尽身亡。彼时一家九口，见父亲已死，以为此项仓谷可以免追。无奈上宪追呼，迫不可缓，仍勒令家属赔补，因此全家悉数自尽。某因此仇不共戴天，只得逃亡在外，以期将来报复。现闻该督抚已死，某又无家可归，所以甘就大庾山托足。今者天兵所指，已将大庾巢穴焚毁殆尽，某又为擒缚，本非所愿，而况就擒，自当革面洗心，勉为好人，尚不失官家之后，尚请元帅宽宥。”王守仁听说这一番话，因道：

“你既如此，本帅姑念你从前为寇，是迫于无可如何，今既有心归诚，本帅当免你一死，以现后效。”说着，便命人代他解缚。当有徐庆上前解开绳索。卜大武又谢了元帅，王守仁即令随营效力，俟后有功，再行赏职。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诚 王远谋现身说法

话说王守仁准其贼目卜大武归诚，以观后效。卜大武自然感激，当下谢了元帅不杀之恩，随即出了大帐，又谢了徐庆义释之意，并与徐鸣皋等各人相见已毕，从此就随着徐鸣皋等人立功。看官要知徐庆虽保了卜大武随营效力，以后王守仁督兵剿南安诸贼寨，若非卜大武作为内应，贼首谢志山尚不能就擒。此是后话，暂且休表。

再说王守仁见卜大武矢志归诚，满心欢喜，当传令各营，犒赏三日，专候华林、漳州两处捷报一到，便合兵进攻南安，当下无话。

次日，又传卜大武进帐，问道：“现在山寨虽已焚毁，所有喽兵以及银钱粮饷尚有若干，你可即日到山查明来报。”命徐庆一同前去，查明之后，所有喽兵愿降者准其投降，不愿降者即着一体解散，各回本籍归农。徐庆得令，即同卜大武一同前去大庾山盘。查钱粮，稽核喽兵数目去了。一日回来报道：“钱粮共有三千，喽兵不足二千，愿降者约有千余，其余尽皆遣散。”王守仁见说，即命将钱粮全数悉解大营，以充军饷，所有喽兵亦即编入队伍，即命卜大武管带，以便收驾轻就熟之利，其前留守山部卒，亦即调回大营。徐庆、卜大武答应，又至山上，将所有钱粮，悉数令小军运回大寨；已降之各喽兵，亦即

编入队伍，仍由卜大武管带，一同驰归大营，合兵一处，专等华林、漳州两处捷报。由此卜大武就在王守仁部下，实心实力，任劳任怨，以图后报。不提。

且说王远谋这日又来庆贺，到了营门，当有小军传报进去。王守仁见报，即刻亲自迎出营门。王远谋一见，拱手贺道：“元帅神威，指日剿平山寨，真乃国家之福，某等地方之幸也，今特竭诚前来庆贺。”王守仁也笑谢道：“山寨荡平，非某之力，实先生指画之功也。”说着，就让王远谋进入大帐，彼此分宾主坐下。元帅又命人大摆筵宴。一会子酒席摆上，王守仁邀王远谋入席。三巡酒过，守仁问道：“前者某欲求先生同往南安，借听方略，先生以欲与尊夫人商议，迩来当有定议，不卜可蒙赐教否？尚求一言，俾免悬念。”

王远谋道：“承元帅盛意，某焉敢不遵，但日来与老妻熟商，满拟随镫执鞭，藉观韬略。奈老妻苦苦相留，不放前去。某当以富贵爵禄动之，告以南安距此并不过远，且荡平山寨之后，元帅必以某随营效力，不无微劳，足录章奏。肃清之时，某亦可蒙元帅保奏，仰荷天恩，大小得点功名。将来回家，虽不能谓衣锦荣归，亦可借此为亲戚交游光宠。若老于株守，伏处草茅，但不过问舍求田，日与田舍翁为伍，虽曰自适，终为野老一流。富既不能，贵又不得，庸庸一世，不几与草木同腐乎？某说了这一番话，以为老妻必以富贵为可慕，以功名为可荣，以亲戚交游光宠为可羡，哪里知道他另有一副心肠，说来殊觉可笑，究竟妇人见识与须眉志向不同，却以可慕者为可厌，以可荣者为可辱，以可羡者为可耻。且与某言道：‘方今之时，所谓富若贵者，动辄骄人，其实可耻之至。在不知者，以为某也富，某也贵，本非亲戚，至此而强与往来；本非交游，因此而欲求接纳。推其意，皆欲藉若人之声势，为自家光宠。而富

若贵者，亦因此夜郎自大，气压乡邻。究其所以既富且贵之由，实皆由摇尾乞怜、俯首贴耳所致。与其有此富贵，徒觉外观有耀，不若求田问舍，做一个野老农夫，虽没世无闻，草木同腐，尚可得清白终身，不致与富若贵者齷齪卑污。在外面看来似觉可慕可荣可羨，即今他自己问心细想，实在有许多不能对父母妻子之处。我看你不必慕此富贵罢。至于功名一节，更可不必妄想。不必说你生成一副寒乞相，就便命中应得贵为天子，位极人臣，及至一旦无常，依旧一抔黄土。此就命有应得者而言，若本无此命，勉强而求，不必说勉强不来，即使勉强得来，亦未免徒费心血。而况当今之世，举世皆浊，权贵当朝，正直者反屈而不伸，卑污者却得以重用。即以军营而论，有那身经百战，功绩昭然的，当时自问，将来荡平之后，必可荣膺懋赏，藉此酬功，初时未尝不以此自幸。及至奏章既上，身经百战的不尽滥竽之辈，其中亦有十之二三，更且黑白混淆，是非倒置，甚至坐观成效的竟得邀上赏，身经百战的不过得微荣。天子高拱九重，何由尽悉？而保奏者或因私意，或为夤缘，以致颠倒是非，致使有功者抱屈莫伸，无功者坐受上赏。人情如此，已莫可挽回。虽王元帅为一代名臣，亮节高风，原非苟且贪污者可比，有功必录，有过必惩。我虽女流，亦甚钦佩。然而你年已花甲，何必再入迷途？即使富贵功名皆如所愿，曾几何时又将就木，也觉无趣味了。在我看来，还是株守田园，以老妻稚子相对，终身虽无功名，也还不失天伦之乐。若徒以功名为重，免不得抛妻撇子，背井离乡，受些旅况凄凉，风尘扰攘。而况随征之事，更觉难堪。你又非身受国恩，何必自寻苦恼呢？若以元帅之意不可却，定欲从事征途，我便请从此死，好使你趲赶功名便了。’某听老妻这一席话，说得甚觉有理，且某本与老妻伉俪甚笃，朝夕不离者已四十年，一旦远离，情固有所不

忍；加以稚于幼孙，牵衣顿足，啼号交集，相与咨嗟，某见此情形，又不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因一转念间，终觉富贵如云，功名似水，还是与老妻稚子伏处草茅，作一个田舍翁，了此终身，反觉计之为得。元帅的盛意，某当铭感不忘。非某有心逃世，实为老妻所累，不忍暂离，尚乞原谅。”

王守仁听了王远谋这一番议论，因自叹道：“老先生现身说法，足使某万念俱灰。诚哉富贵如云，功名似水，本无可乐之境。惟某身受国恩，不能不勉尽臣道，然抚衷自问，虽欲如先生求田问舍，共得天伦之乐而不可得。老先生虽非富贵，实是神仙，可羨可慕！”说罢，嗟叹不已。不一会酒筵已毕，王远谋又再三相谢，即便告辞而去。王守仁仍依依不舍，争奈他无心世事，不可勉强，只得送出营门，一揖而别。

又过了十日光景，一枝梅、王能已肃清漳州贼寨，包行恭、徐寿已肃清华林贼寨，皆得胜回营缴令。王守仁当即传进大帐，问明一切。一枝梅、包行恭等便将漳州、华林两处如何进攻，如何纵火，如何力杀漳州贼目邓武、陈如虎、韩韬、伏水龙，华林贼目孙有能、李志海、孟铭山、周尚勇等人，并所得器械粮饷若干件，收服喽兵若干名，细细说了一遍。王守仁听了大喜道：“似此多年巨寇，官军屡剿失利。今不过三月之功，一律肃清。此非本帅之功，实赖诸位将军之力也。明日当驰奏进京，既慰朝廷宵旰之忧，借表诸位将军之绩。”一枝梅等又谦逊了一回，这才退下。安营已毕，又与徐鸣皋等叙了阔别。

王守仁当晚写成表章，次日着人驰奏进京；又命各营养军三日，拔队起行。三日之后，仍命徐鸣皋为先锋，其余各人均安本职。三声炮响，金鼓齐鸣，督领大军，离了大庾，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南安而来。

毕竟攻打南安、横水、桶岗诸寨，剿灭贼首谢志山，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献妙计十大武陈词 去诈降谢志山受骗

话说王守仁收服了卜大武，一枝梅等已剿灭了华林、漳州等寨，便合兵一处，进攻南安。一路上浩浩荡荡，真是秋毫无犯，不愧王师。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离南安不远，即命安营。

当有各将进帐参见。王守仁还礼已毕，便问卜大武道：“你可知南安、横水、桶岗三寨何处最为险要，何处次之？这三寨之中，以何寨最易攻剿？你可细细谈来。”卜大武道：“南安、横水、桶岗山寨，以桶岗最为险要。这岗岭四面皆山，环抱如桶，所以起名桶岗，贼首谢志山就住在这里面。四面山上皆有糯米炮石，并高设烟墩，以为号令。守山喽兵见有官兵前往，便于烟墩内放起烟来，里面就知道预备。且不识路径者，往往遭彼埋伏，因那岗外四面，在外面远看，皆有大路可通里间，其实那些大路皆是死路，万不可进，如果由大路进去，必遭埋伏无疑。岗内出入，皆由小路。那小路实不易行走，不但羊肠曲折，而且荆棘丛生。官兵屡剿失利，亦皆由此。贼首谢志山又多谋有勇，凡有官兵前来攻剿，皆以逸待劳，不肯轻于接战。就便兵将奋勇进攻，他将糯米炮石打下，任你再骁勇，总使你不能前进。再不然，将官兵诱入大路里面，只要进了谷口，他

便放起地雷火炮，将官兵轰死殆尽，他仍安然无恙。地势之险，莫险于桶岗；埋伏之多，亦莫多于桶岗。能先将桶岗攻破，其余横水、南安，皆不足虑。”王守仁道：“据你所说，桶岗是最难攻了。”卜大武道：“不但难攻，而且谢志山手下有两个贼目：一唤飞天虎冯云，惯用两柄生铁虎头拐，有万夫不当之勇，更兼他能半空飞走，又有二十四枝袖箭，能于半空中施放，打人百发百中；一唤赛花荣孟超，惯用一杆烂银枪，虽不比冯云骁勇，却也不弱，惟是他的弩箭极其厉害。他平日在山中无事，专以飞禽作为箭靶。他这弩箭，不但百步之外射人百发百中，而且是连珠箭，一箭不中，连着射出来，任你会让，总要中的。若中一箭，七日之内，必然送命。原来他那弩箭上是用毒药煮过，只要射中，受伤之处登时发痒起来，然后溃烂，七日之内，烂见心肺而死。元帅若要攻剿，必先将此两人擒获过来，然后比赛即不难破。再不然，能将他两人袖箭、弩箭盗出，使他无此暗器，也就易于为力了。”

王守仁道：“本帅就差你前去，盗那件暗器如何呢？”卜大武道：“元帅之命，本不敢辞。怎奈平时只会马上，不会飞檐走壁，盗那暗器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盗得出来。不然，不但徒劳无功，且恐有误大事。某却有一计，元帅主裁，如果可行，当竭力报效。”王守仁道：“你既有妙计，不妨说来，如果可行，也不负你投诚之志。将来剿灭之后，本帅当奏知圣上，论功行赏。”卜大武道：“现在某虽已投诚，谢志山那里必不知道。某即拟率领所部，抄出桶岗之后，前去诈降。即说大庾山为元帅攻破，诸人已死，无处可归，因此尽率喽兵，前来投奔，望他安止，他必可相留。那时某即作为内应，一面请元帅拣众将中有能飞檐走壁者，至少四人，扮作喽兵模样，暗藏利刃，杂入某所部以内，一齐上山，得便行事。如此而行，

似觉较为妥当，不识元帅意下如何？”

王守仁听罢，当下说道：“所言正合我意，即照你所说去办便了，惟是你宜机密，不可泄漏。本帅却有一件可虑，你虽绝无异心，但不知你所部喽兵，到了那里，可否不生他意？”

卜大武道：“此事某虽可保，惟虑元帅不能深信。莫若就于元帅部下拨发一千精锐，充为喽兵，在元帅既可放心，某亦放胆前去。但元帅必须坚嘱所部，若山上有人盘问，万万不可稍露马脚。要紧，要紧！”王守仁道：“此计最善。本帅即挑拨精锐一千，给你带去便了。”当下便命徐鸣皋、一枝梅、狄洪道、周湘帆、包行恭、徐寿六人，扮作喽兵，各藏利刃，随同卜大武前去。“务要小心，将袖箭、弩箭盗出，能再就近行事更妙；设若不能，万万不可躁进，可赶即回营，再设良计。”

徐鸣皋等一面答应，一面说道：“元帅但请宽心。末将等只患不能入山，既到山内，自可见机而作，能随时就近将贼首捉住，捣毁巢穴更妙。万一不能，末将等自当遵命，断不敢因躁进而致误大事。”王守仁见说大喜，徐鸣皋等亦即退出大帐，回至本帐。徐鸣皋与大家计议道：“我等既然前去，必须将他两件暗器盗回，方显我等本领。慕容贤弟与包贤弟可去盗冯云的袖箭，我与徐寿去盗弩箭，狄大哥与周贤弟作为接应。包贤弟可再将那鸡鸣断魂香，分给与我与慕容贤弟两人一用，以便易于着手。”一枝梅道：“可不要。我自有一种薰香，你带便了。”六人计议已毕，一宿无话。

次日即挑选了一千精锐，又扮作委颓情形。徐鸣皋等也都改扮停当，外穿喽兵号褂，内衬紧身衣靠，各藏利刃暗器，即于当日拔队，故意抄由桶岗后路而进。走了一日，已到桶岗山后，当由卜大武打了暗号，守山喽兵知道是自家人，即问明来历。卜大武在山下喊道：“你快去与你家大王说知，你就说大

庾山卜大武前来，有要话面说。”那喽兵赶即飞奔大寨，去报谢志山知道。谢志山一闻是大庾山卜大武前来，有要话面谈，也就即刻相请。那喽兵得令，随即飞奔下山，向卜大武说道：“咱家大王有请。”卜大武闻言，即命所部一千精锐暂在山下等候，他便一人上山。走到半山，已见谢志山率领冯云、孟超迎接出来。谢志山一见卜大武那种情形，便问道：“贤弟如何这等狼狈？”卜大武道：“一言难尽，且进里面细谈便了。”

谢志山等三人当邀卜大武进入大寨，彼此行礼已毕，各人分宾主坐下。谢志山问道：“贤弟到来，莫非大庾山有什么意外之变么？”卜大武见问，登时二目圆睁，双眉倒竖，发怒骂道：“只因那王守仁这狗官，带领大兵前去剿灭。第一日官兵分三路进攻，一路打前山，两路分打东西盘谷、夹谷，大哥即率我等，也就分头下山迎敌。及与官兵交战，见那些将士皆非我等敌手，不过数合，已将各将士打得大败而回。大哥与等见此情形，却毫不介意，以为仍如前次官兵。第二日官兵又来索战，我等下山迎敌，还是如此。一连三日，皆如此情形，我等更加不以为意。哪知王守仁这狗娘养的，却用了骄敌之计，将我等暗暗稳住，使我等无心防备，他却暗使猛将于第五日分了四路，三路来攻前山东、西两谷，一路暗暗抄出山后，由羊肠谷而进，沿路纵火，先将寨栅焚烧起来，断了我等归路，然后由山内杀出，里外夹击。就此一阵，可怜我大哥以及胡、任、郝三位兄长，皆死于非命。小弟幸亏逃得快，率领了千余败残兵卒，逃出境外。因想此仇不报，何以为人！又思无处可奔，只得率领喽兵投奔到此。还望兄长可怜众家兄弟死于非命，看顾小弟无路可归，收留帐下，一同报仇雪恨。闻说王守仁那狗娘养的不日即要进攻到此，等他来时，皆要仗兄长大力及冯大哥、孟大哥二位神艺，并力迎敌，务要将他杀得个片甲不存。

一来为小弟那里众家兄弟雪恨；二来也可使他知道兄长的神威，不敢藐视。”说罢纳头便拜。

谢志山听罢，只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跌倒地下，昏晕过去。

毕竟谢志山有无性命之忧，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一枝梅盗箭斩冯云 赛花荣暗器伤徐寿

话说谢志山听了卜大武这番话，登时三尸神冒火，七孔内生烟，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昏晕过去。当下卜大武即与冯云、孟超将他扶起。停了片刻，苏醒过来，大怒说道：“卜贤弟，你不必着急，咱给你代众家兄弟报仇便了。就便这王守仁狗娘养的，咱也要兴兵下山去杀。”卜大武道：“兄长，你不必担心王守仁不来，只愁这山上人少，非他的对手。”谢志山道：“贤弟，你何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必说咱山上尚有三四千人马，就便没有，咱又何足惧哉！”卜大武道：“小弟现尚带有不足一千人，虽系残败喽兵，只要养息数日，也还可以使用。”谢志山道：“现在哪里？”卜大武道：“现在山下候示。”谢志山道：“可即命他们上山便了。”当有小喽罗下山招取，不一刻，所有一千精锐全上山来。在山喽兵缴令已毕，谢志山仍命卜大武管带，卜大武又再三相谢。当下谢志山即命大排筵宴，与卜大武洗尘压惊。四个人畅饮起来，直饮到日落。谢志山即令卜大武在偏寨安住，然后各归本寨而去。原来这桶岗寨却有三座寨栅，谢志山居中寨，冯云居左，孟超居右，平日却各就本寨居住，有了大事，始在聚义厅会议。

卜大武当就偏寨安住下来，故意命徐鸣皋、一枝梅、周湘

帆、包行恭、狄洪道、徐寿六人在偏寨上宿。徐鸣皋等会意，当即到了偏寨。等到三更将近，各寨业经睡宿，徐鸣皋等即至卜大武房内，低低问道：“那冯云、孟超两个贼目的卧房在哪里，我们便可前去行事。”卜大武忙止道：“今日尚不可动手，且等一日。明日可至各处将路径看明，至明夜再行动手。”

徐鸣皋等闻说，也觉有理，随即出了卧房，仍回寨内歇息。一宿无话。次日即杂在本山喽兵中，各处去看路径。所有出路，及那有埋伏的地方，全行看过，切记在心。到晚间又至偏寨，歇息了两个更次。等到三更时分，徐鸣皋等六人各脱去外面衣服，取出利刃暗器，招呼了卜大武，又将脱下的衣服在僻静地方藏好，然后徐鸣皋、徐寿使出夜行手段，直奔孟超右寨而去；一枝梅、包行恭直奔冯云左寨而去；狄洪道、周湘帆往来接应。只见他们六个人身子一缩，并无一点声息，但见六条黑影子飞出寨外，登时已不知去向。卜大武看得清楚，暗暗赞道：“原来他们尚有这样的手段，我幸亏识时务，早早归降，不然，即不死于阵上，也说不定为他们暗中刺死。”

不言卜大武暗地自语。且说一枝梅与包行恭来到左寨，两个人由屋檐上倒挂下来，向左寨一看，但见卧房内尚有灯光。一枝梅与包行恭便将身子垂下，手执单刀，轻轻地将窗纸戳了一个小孔，就此两脚一蹬，已落在平地，真个一点声息没有。先向四面一望，见无人影，便走近窗格，将一只右眼从窗格内小孔上望了进去，只见房内坐着一人，尚未睡觉，在那里做八段锦的功夫。一枝梅看罢，也不惊动，即从身旁取出薰香，复又跳远了一丈多地，取出火种，将薰香燃着，又来至窗脚下，将薰香由窗户小孔中透至里面。他这薰香可与众不同，他人所制的都有一种香味，他这薰香却一点香味没有，好似若有若无一股热气而已。不论何人只要触着这一点热气，登时就骨软筋

酥，坐立不住。一枝梅将薰香透送进去，过了一刻，料已散开气味，便将薰香取回闷熄，仍收在身旁，又立在那里静听。又过了片刻，只听里面呵欠之声，一枝梅知道冯云已触着香气，复从窗眼内望了进去，只见冯云已睡床上。一枝梅看毕，便向屋檐上击了一掌，包行恭也就将手掌一拍，当时跳下房檐。一枝梅又将单刀向着窗格轻轻拨开，便一窜身进了卧房，直奔冯云床前。手起刀落，先将冯云杀死，取了首级，然后四面来寻袖箭。寻了半会，只是寻找不出，又复在冯云身上去搜。哪知冯云袖箭是随身携带，此时却在他腰内搜出，取过来就灯下观看，却是一个八寸长的竹筒，内有消息，中藏二十四枝连珠铁箭，只要一枝打出去，接连着二十四枝一齐发出，果然厉害。一枝梅从前也学过此艺，他也会用，后因暗器伤人终非正道，以此不用多年。现在见了此箭，却爱他制造精工，便于携带，又系绝好防身之器，因即藏在身旁。复行出房，将窗格仍然倒关起来，会同包行恭跳上房屋，直奔右寨而去。

却说徐鸣皋与徐寿二人到了右寨，也是从檐口倒垂下来，侧耳听声，向房内听去。只听里面并无鼻息之声，知道孟超还未睡觉，便轻轻的跳落下面，也从窗格纸上用津唾舐湿，戳了小孔，孔内望了进去，只见迎面设着一张床铺，垂着帐门。徐鸣皋也不知里面的人曾否睡熟，却又不敢进去，便欲取鸡鸣断魂香，打算取出香来，燃着透进去，使里面人触着香气，昏迷过去，他好动手。哪里晓得却不带得，包行恭也不曾给他，两人虽说过这句话，却都忘记了。徐鸣皋见不曾带来，欲去寻找包行恭，恐来不及，只得放着胆，执定手中刀，去拨窗格。轻轻的拨了几下，居然将窗格拨开，又听了听，好似帐内有鼻息声音。他便招呼徐寿小心在外等候，徐寿答应，他就纵身蹿入卧房，借着灯光四面观看。看了一会，并不见有弩箭，心中暗

忖道：“我何必如此，只要将贼囚杀死就完了事，不必一定要盗他弩箭，与其弩箭寻不出，不若将他杀了，反而直截了当。”主意已定，即手执单刀，扑向床面而来。掀开帐门，手起一刀，砍了下去，那里晓得并无人睡在里面，听一声响亮，只将床铺砍成两段。

徐鸣皋说声“不好”，急待要走，只见从床后已跳出一人，手执流星锤，大声喊道：“何来杂种，敢到爷爷这里来盗何物，这不是老虎头上扑苍蝇？不要走，吃爷爷这一锤。”说着，一流星已打将过来。徐鸣皋实在手段高强，急将手中刀向锤上一架，登时隔开，一个箭步，急急退至房门口，复一腿将房门踢落，就势已蹿出房门。孟超见一锤未曾打中，又被他逃出房外，登时也就追赶出来，两人就在寨外接战。徐寿此时也就上来助战。孟超虽然勇猛，究竟敌不住两人，看看抵敌不住。正待要走，却好周湘帆又到，登时从屋上跳下，大喊一声，手舞双刀，直奔孟超扑来。孟超力战两人，已自不能取胜，何况再添一个，心中一想：“若再恋战，必然吃亏，不若急急跳出圈外，用暗器伤他便了。”主意已定，即便虚晃一锤，跳出圈外。徐鸣皋见他跳出圈外，知道他必取弩箭射来，却早为防护。只见孟超转身，便向腰中取出一张弩弓，左手执槌。右手将弩箭执定，认准徐鸣皋射来。鸣皋是早已防备的，便急急一纵身蹿上屋檐。徐寿、周湘帆却不曾防备，正自赶来，不提防徐寿面门上已中了一箭，接着又一箭望周湘帆射来，所幸让得快，不曾射中。徐鸣皋在屋上看得清楚，说声“不好”，正要从孟超背后跳下去，给他个出其不意，打算将孟超一刀砍死。忽见迎面一条黑影远远飞来，又听“嗦”一声响，从面前飞过去。随着声音去望，只听下面“咕咚”一声，徐鸣皋再仔细一看，孟超已跌倒在地。

欲知孟超如何跌落尘埃，以及徐寿、周湘帆二人有无性命之忧，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一枝梅得箭还箭 玄贞子知灾救灾

话说孟超忽然跌倒在地，你道这却为何？原来一枝梅斩了冯云，盗了袖箭，便与包行恭直奔右寨。刚至右寨屋上，见徐鸣皋等三人在下面与孟超接战，正欲上前助战，只见孟超跳出圈外，手一扬，一枝弩箭射出，幸亏徐鸣皋早有防备，跳上屋檐，却中在徐寿面上。一枝梅说声“不好”，即将盗得的冯云的袖箭取在手中，正欲向孟超射去。现孟超手一扬，又是一枝弩箭向周湘帆射来，不曾射中。一枝梅此时可万万不能再缓，就一箭认定孟超右手腕射去。孟超实在意料不到，因此正中手腕，登时一惊，跌倒在地。周湘帆却不曾中箭，一见孟超跌倒下去，随即抢上一步，举起一刀向孟超砍下。那里知道孟超虽然跌倒在地，却受伤不重，忽见周湘帆举刀砍来，便将左手流星锤从下翻起，认定周湘帆手腕打到。周湘帆也不曾防备，以为孟超既跌倒在地，定然手到擒拿，却不料他受伤不重，这一锤急难躲避，正中手腕，只听“当啷”一声，手中的刀抛落下去。孟超此时却不敢恋战，急急奔出右寨，直往中寨而去。周湘帆也不敢追赶。

此时徐鸣皋、一枝梅、包行恭俱已跳下房檐来看徐寿，只见徐寿两只手抱定面门，在那里尽抓。徐鸣皋当下说道：“万

万抓不得，你忍着些儿罢。”徐寿道：“实在忍不住，痒不可言，是不能不抓的。”一枝梅道：“似此如之奈何？”徐鸣皋道：“周贤弟也已受伤，莫若我等急急寻了狄大哥，一同保护着他二人杀出山去，且回营中再作计议。”一枝梅道：“徐大哥与包贤弟护送他二人回营，我与狄大哥且慢下山，再混入喽兵一起，在这里探听消息，或者有什么主意可将弩箭盗出，那时就易于着手了。”徐鸣皋当下答应，即刻与包行恭保护徐寿、周湘帆二人，一路穿房越屋，飞跑下山。刚到栅门口，正要砍开栅门下山而去，只见山内喽兵已追赶出来。原来此时谢志山已得着孟超的信，即命合山喽兵点起灯笼火把，将所有险隘严加防守，一面着人去到左寨呼唤冯云。不一会，去的人来报冯云已被杀死。谢志山一听，这一惊非同小可，便去喊了卜大武，一齐提了兵器，出得大寨，沿路追赶下来。恰好遇见徐鸣皋正欲砍开栅门逃下山去，登时如旋风一般一齐赶去。徐鸣皋一见，哪敢怠慢，也就急急的将栅门乱砍开来，与包行恭二人急将徐寿、周湘帆各人背上，撒开大步，直望山下逃回。

及至谢志山追出栅门，徐鸣皋等已跑到山下，追赶不及，只得仍然回山，吩咐各处喽兵严加防守，恐仍有奸细前来。吩咐已毕，即与卜大武同至左寨去看冯云尸首。不见犹可，这一见怎不伤心，但见冯云只有一段身躯横在床上，那颗首级已不知去向。谢志山看毕，大哭一场，便命人掩埋去讫。又至右寨来看孟超。只见孟超虽受伤不重，却睡在那里养息。当下谢志山问道：“孟贤弟，你这会儿觉得伤势如何？”孟超道：“受伤倒不甚重，只须养息一两日就可痊愈。惟有我受伤之处，却是被袖箭打中，方才将袖箭拔下，细细观看，这袖箭明明是冯二哥的防身之器，为何他又来打我，难道他反了不成。此事须得查明方好。”谢志山听说，便道：“贤弟你尚不知道，冯贤弟

如何会有异心？但是他现在不知被谁人已经害死，只剩下段身躯放在那里，那颗脑袋已不知去向。你说这袖箭是他的，必是有人前来盗他的袖箭。”孟超闻言，当下惊诧道：“兄长如此说来，我们山上定有了奸细，必得查明方好，不然恐误大事。”这句话把谢志山提醒，道：“贤弟此话果然不差，倒要细细到处访查。”说罢，又叫孟超好生养息，这才出寨而去。

回到本寨，又与卜大武道：“卜贤弟，我看我们山上定然有了奸细，不然，冯贤弟的袖箭如何被人盗去急道：“他既知道有了奸细，万一他查明出来，必致误事，不若如此回答，且将他掩饰过去，再作计议。”因道：“兄长此话果然不差。但是小弟闻得王守仁手下能人甚多，皆是来往无形，走壁飞檐之辈。在小弟看来，冯大哥定为王守仁手下的人所算。若说山上有奸细，兄长这里的人，全是心腹，自然可以放心的；就是小弟带来的也是心腹，在小弟甚觉放心得下。最好兄长明日就于小弟带来这起人内访查明白，如果查出奸细，即请照兄长这里的定例，从重治罪便了。”谢志山听了这番话，却不疑惑山内现放着一枝梅等人，反深信王守仁手下的能人暗暗到此，因道：“据贤弟所说，冯贤弟被害，定是王守仁手下的人了。他既作了此事，断不会仍在山上。况且我们方才追赶的那四人，一定就是那一起了。虽然如此，在山的人是不须查的，倒是明日要格外防备，怕他们还要再来。”卜大武道：“此话甚是有理。”彼此议论一回，也就各去安歇。此时已经天明，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也不便与卜大武会话，只得暂等一日，再作计议。

再说徐鸣皋、包行恭二人将徐寿、周湘帆保护下山，飞奔回营，见了王元帅，说明一切。王元帅道：“冯云虽已杀死，争奈徐寿被毒箭所伤，如何是好？周将军受伤有无妨碍？”徐鸣皋道：“周湘帆虽中一锤，却无性命之虞。惟有徐寿伤势甚

重，但恐毒气攻心，性命便不可保。却不知用何药解救。”王元帅听说，又道：“现在徐寿究竟如何？”徐鸣皋道：“说也奇怪，自中毒箭之后，人倒也清楚，也不叫痛，只是叫痒，将两只手向那伤处乱抓。现在已经抓破，还是口称痒不可言，不但伤处甚痒，并据他说好似心也痒的。末将却有个主意在此，必得费几日工夫，寻到傀儡生师叔，问明缘故，或者徐寿有救。”王元帅听说道：“这傀儡生现在何处呢？”徐鸣皋道：“来往无常，云游莫定。末将且到一个地方先问一问，就明白了。”王元帅也不知这傀儡生究是何人，也只得答应，准他前去。

徐鸣皋才出帐来，只见有个小军进来说道：“徐将军，现在营外有个道士，说要见将军，有要话面说，小的特来禀告。”徐鸣皋一听，暗喜道：“莫非我师叔傀儡生，预知徐寿有难，前来相救么！”一面暗想，一面走出营门。只见那道士喊道：“徐贤别来无恙！我等又相隔年余不见了。”徐鸣皋再一细看，并非傀儡生，却是玄贞子。当下大喜，赶着上前行礼，道：“原来师伯到此，小侄有失迎迓，多多得罪。”说着即邀玄贞子进帐，分尊卑坐下。有人献茶已毕，玄贞子问道：“诸位贤侄与我徒弟现在哪里？”徐鸣皋见问，便将别后情形，详细说了一遍，又将徐寿误中毒弩，现在伤势甚重说了。因道：“小侄本拟寻访傀儡师叔，问明原委，有无解救之法，难得师伯惠临，这徐寿定然有救了。”玄贞子笑道：“徐寿惯使弩箭，百发百中，怎么今日也误中人家毒弩？现在哪里，可带我前去一看。”

徐鸣皋当即带领玄贞子去看徐寿。不知徐寿有无解救，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一枝梅再盗弩箭 卜大武初下说词

话说徐鸣皋带领玄贞子来到徐寿帐内，只见徐寿此时已有些神智昏迷，两只手还向着箭伤的部位在那里乱抓。徐鸣皋因唤道：“徐寿你醒来！玄贞子大师伯在此，特来看你。”徐寿闻言，将两眼睁开，果见玄贞子立在面前，便喊道：“师伯，小侄这箭伤甚是奇痒，不知是何缘故，请你老人家看看，把这痒给我治好了，小侄给你老人家磕头。”玄贞子笑道：“谁叫你平日惯用弩箭，今日你也受弩箭之伤，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着前来，看见那箭伤已是溃烂，因道：“你且养息，我给你医治便了。”说着便走出来。

此时王元帅已经知道，也就出来与玄贞子接见。当下二人行过礼，接着徐庆等一班兄弟也上来见礼已毕。王元帅即邀玄贞子进入大帐，分宾主坐下。王元帅道：“久仰丰姿，如雷贯耳，今得相见，真乃三生有幸。”玄贞子也让道：“便是某也久仰元帅高风亮节，纬武经文，乃国家柱石。徐鸣皋等得莅麾下，真是千万之幸了。”王元帅又谦让一回，因问道：“仙师方才见徐将军箭伤，究竟如何，尚可解救否？”玄贞子道：“此乃毒弩所伤。这毒弩是用烂首草之汁煮透，若射中皮肉，必然奇痒难忍，抓见筋骨而死，甚是厉害。所幸徐寿虽中此毒，不过甫

经三日，尚可能救。若至七日，虽灵丹妙药也不可挽回。贫道已带有丹药，只须表里兼治，不过两个时辰，便安然无恙了。元帅但请放心，这是不妨事的。”说罢，便从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红漆葫芦，将塞于拨开，倒出两颗丹药，即交与徐鸣皋道：“贤侄可将此丹药用阴阳水和开，以一粒敷于伤处，一粒服下，但看吐出黄水，就安然无恙了。”

徐鸣皋接过丹药，随即走了出去，来到徐寿帐内，如法用阴阳水和开，先与他敷上，然后又与她服下，便坐在一旁，等候徐寿将丹药服了下去，箭伤处又敷好。说也奇怪，登时就止了痒。不多一刻，觉得腹中呼呼声响，并不难受，反觉得痛快异常。又过了一会，就吐出许多黄水，此时人事也不昏迷了，面门上也不痒了，即刻爬了起来，就向大帐而去。徐鸣皋大喜，也就跟着他出了本帐，竟望大帐而来。

徐寿进了大帐，只见元帅与玄贞子及诸位兄弟皆坐在那里谈闲话，当下便走到玄贞子面前，纳头便拜，口中说道：“谢师伯救命之恩！”玄贞子也让了一会。此时王元帅见徐寿箭伤已愈，甚是欢喜。因向玄贞子谢道：“多蒙仙师解救，便是某也感谢不尽。”玄贞子道：“此事何足挂齿。惟徐寿尚须养歇三日，方能交兵，不然恐防中变。”王元帅听说，又道：“多蒙仙师指示，某当遵命。”说着即命摆酒，玄贞子也不推辞，入席畅饮。酒席之间，王元帅便问道：“仙师法术精明，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但不知此间何日可以肃清，以后有无意外之事？”玄贞子道：“贫道看来，此间不日即可荡平，并无意外之虑。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逆藩宸濠已有跃跃欲试之势。此间贼势未清，该逆贼尚可稍缓；一经剿他，便乘机而动了。但是宸濠一经起兵，即有一番大大的周折，不但元帅要勤劳王师，惟恐圣驾还须亲征，那时才可平定。彼时贫道等七子十三生还

要前来保驾剿灭宸濠的。”王元帅见说，因道：“以仙师如此法术，岂不可以预为前去，将逆贼杀死，以免后患，何必定要圣驾亲征方可剿灭呢？”玄贞子道：“气数使然，必须如此，不可勉强的。”王元帅见说，也不便追问，仍然大家饮酒。席散之后，玄贞子告辞，王元帅仍欲挽回，玄贞子坚辞不肯，只得相送而去，出了营门，王元帅才与他一揖之后，登时便不知去向，王元帅赞叹不已。当时回转大帐，即命徐鸣皋、徐庆、罗季芳、王能、李武、周湘帆等人督领大兵，于次日清晨前往进剿桶岗贼寨。

且说一枝梅、狄洪道二人在贼寨中细探情形，作为内应，当夜未及与卜大武会话。等到次日晚间，才悄悄的问明卜大武各节，当即约定卜大武，于次日三更举火为号，先烧大寨，然后里应外合。卜大武答应。一枝梅当夜即潜往大营，面见王元帅，告明一切，又约定三更里应外合，共破贼寨，但见山内火起，即便猛力进攻，里面自有接应，王元帅大喜。

一枝梅复又出了大营，仍回桶岗，专等次日三更行事。忽然心中一想：“孟超毒弩尚未盗出，留在那里，终久贻害。不若就此前去，将他毒弩盗来，使他毫无所恃，如能就近将他杀死更妙。”主意已定，当即来至右寨，仍从檐口倒垂下去，向孟超房内侦探。合该这伙强盗恶贯满盈，要死在一枝梅等手内。一枝梅正望里探，只见孟超急急的从房内走出。一枝梅一见，赶紧缩身上屋，潜伏瓦垄。等孟超走过，他便蹑足潜踪，穿房越屋，跟了下去。转了几个弯，只见孟超进入一间小屋内。那小屋并无窗格门扇，却是一间厕所，原来孟超忽然腹痛，到此大解。一枝梅一见大喜，暗道：“不趁此时前去盗箭，却待何时？”急转身躯，仍跑回右寨，当即飞身进房。四面一看，并无弩箭。心中正自着急，忽见孟超床铺上枕头边摆着一件东西。

一枝梅上前一看，不觉大喜。只见那物是一个八寸多长的竹筒，上面有一张小弓，弓弦紧按竹筒口，弦上扣着一枝竹箭，半段在竹筒里，半段在外。一枝梅道：“原来此物就如此毒法。”当下即将弩箭收藏起来。正要出房，忽听门外脚步声响，知道孟超已解手回来，一枝梅当即将弩箭拿在手中。原来一枝梅早已看得清楚，知道那弩箭用法，等孟超将进房来，他便一箭发出，正中孟超额上。孟超向后一退，大喊一声道：“有奸细！”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未完，第二枝箭又到，孟超即便让过。一枝梅就趁这个空儿，已出了房门，身子一缩，早蹿上屋顶，复一连几纵，早已不知去向。等到孟超出去喊人，一枝梅已到了自己帐内。

孟超喊起喽兵，并到谢志山那里送信，登时合山喽兵及谢志山等，均出来擒拿奸细。卜大武也就出来，各处寻找，恰好一枝梅、狄洪道也混在里面帮着喊，奸细哪里查得到？整整闹到天明，谢志山等才算没事。孟超虽中了自己毒弩，却有解药可救，当下回至卧房，取出解药，用水调敷上去，顷刻无恙。不过弩箭被人盗去，暂时制造不成，只得闷闷不乐。你道他的弩箭本来随身携带，如何误放枕畔，原来他因腹痛，急切要去大解，放在身旁恐怕误触机关，自有不便，因此取下放在枕畔，不期被一枝梅盗去。这也是他合该如此。

这日合山喽兵及大小头目防备甚严，唯恐再有奸细。到得晚间，更加严防。恰好徐鸣皋等所领的大军已抵山口，向山上讨战。守山喽兵当即报入大寨，谢志山闻报，即传令坚守不出，俟等明日天明再行开兵。这一起喽兵才得令出去，又一起喽兵报入寨来说：“官兵现在攻打甚急，若不出去迎敌，寨栅即难保了。”卜大武此时也在大寨，当下说道：“兄长，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若不出去，官兵尚疑惑我等惧他。兄长若不

去，小弟前去会他。”

不知谢志山可否答应，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弃邪归正得力锄强 阳助阴违双刀杀贼

话说卜大武向谢志山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一定不移之道。今官兵既来攻打甚急，若不去，万一被官兵攻打进来，如之奈何？兄长如不出去，待小弟去敌官兵便了。”谢志山道：“贤弟有所不知，非愚兄好为濡滞，退缩不前，只因官兵诡计甚多，日间不来攻打，反倒夜间前来，却是何故？”卜大武道：“原来如此。在小弟看来，官军此时前来，正以为我军无甚防备，且料他夜间必不前来，他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我等即行前去迎敌，奋力厮杀，偏使他料我所不料，虽不能将他杀得片甲不回，也可伤他些人马，稍挫他的锐气。若能一鼓作气，必获大胜。兄长可勿多虑。”谢志山道：“据贤弟如此说，是能前去迎敌的。”卜大武道：“兄如不去，弟当愿往。”谢志山道：“兄尤有虑者，孟贤弟伤势未痊，不能令其出战；若兄一人之力，恐又不能取胜；若令贤弟同去，又恐寨内无人，万一隐藏奸细，仓猝生变，则更兼顾不及，必致如大庾山之败，所以犹豫不决。”卜大武道：“兄长勿忧。小弟有两说，听兄择之。或小弟前去迎敌，兄长便坚守大寨，以防万一；或兄长前去迎敌，小弟坚守大寨。二者孰得，兄可酌之。不过小弟虽蒙兄长相留，特未尝久处，恐兄长见疑小弟耳。”

谢志山听说，登时笑道：“贤弟何太多心，既是一家人，愚兄又何疑之有？果有疑惑，当日亦不相留了。既如此说，还请贤弟留守大寨，兄便去迎敌官军便了。但贤弟既守内寨，责任亦颇重大，万勿疏忽。”

彼此说定，谢志山正欲提兵出马，忽见一枝梅扮作本山喽兵的模样，故意仓惶失措，进来报道：“启大王爷，大事不好，现在官兵已将山下头道寨栅攻打开了，请大爷速速定夺。”谢志山闻言大惊，立刻提了虎头枪上马而去。一枝梅见谢志山已去迎敌，当下即会同卜大武走入大寨，取出火种，就寨内放起火来，登时火穿屋顶。狄洪道在寨外看见火起，也就喝令带来的一千精锐即刻呐喊起来，往各寨去喊救火。各寨喽兵一闻火起，立刻仓惶不定。所有一千精锐官兵便杂在里面，互相践踏，浑杀起来。

卜大武提了烂银枪，急急奔到孟超寨内送信。此时孟超已经得报，知道内有奸细放火，当下带着箭伤，飞马出得寨来，向山上喽兵大声喝止道：“尔等无须错乱，此系奸细放火，就中取事。若为他所惑，是中他的计了。若有不遵号令，妄自乱动者，立斩。”争奈喝止不住，还是自相践踏。加之那一千精锐官兵虚张声势，捏造谣言，互相喊说：“快逃命呀！官兵不知多少，又从后山杀进来。”这句话一说，那些喽兵更加惊恐，真个是抱头鼠窜，不知如何是好。又见火势甚烈，红光烛天，大家正无主意。又见一枝梅在乱军中大喊一声道：“官兵已杀到寨内了，你们大家看呀，右寨火又起了，也是官兵放的火呀！”众喽兵抬头一看，果然右寨火势又复腾空，更是惊慌不已。

孟超知事不妙，便拍马赶往山前与谢志山送信。正往前飞跑，忽见卜大武提着烂银枪飞马前来。卜大武一见孟超，故意

喝道：“好大胆的狗官，你胆敢偷越后山，前来放火，乱我兵心。不要走，咱卜爷爷在此，吃我一枪！”说着便当胸刺去。孟超见卜大武如此，疑惑他误认官兵，正要一面举刀相迎，一面告诉他是自家人，不可误会，那知两匹马皆是飞快，卜大武是有意，孟超是无意，只听孟超喊道：“卜贤弟是自家人，不要认错了！”这一声还未喊完，卜大武的枪已到了胸前，孟超万万躲闪不及，正中一枪，刺于马下，当即割了首级。

一枝梅、狄洪道见孟超已被卜大武杀死，大喜，登时二人即提了短刀，一路蹿跳跨纵，直望山前而去。不一刻已到山口，只见谢志山与徐鸣皋等一班人在那里混杀，一枝梅、狄洪道二人齐声喊道：“谢大哥不要慌忙，咱等前来助你。”谢志山正杀得不能逃脱，忽听有人前来助他，心中甚是大喜，当下便抖擞精神，预备力战。哪里知道不是前来助他，正是前来杀他。他却不知道，还大喊道：“哪位贤弟前来助我，速速杀进。”一声未完，只见左右两个黑团子飞到面前，一声喝道：“咱来也！”说着一刀就望谢志山当顶砍来。谢志山一见不是自家人，心中已惊慌不已，正欲举枪相迎，又见右肋下一刀刺进，谢志山真个兼顾不及。一枝梅的刀已从顶上砍下，狄洪道的刀已从肋下刺进，两把单刀双管齐下，登时将谢志山杀死马下，那马溜缰而去。

狄洪道即刻割了首级，于是一声大喝道：“你等众喽兵听着，谢志山、孟超俱被咱老爷杀死，山内的大寨亦被全行烧毁，你等怕死的速速解甲弃戈，纳首投降，本将军等尚可免你等一死。若道半个不字，再思负隅，本将军等即率领大兵，将你等杀个鸡犬不留了！”那些众喽兵听见如此，又知寨主全行被杀，大寨全行焚毁，谁不要命，大家也就喊道：“求将军格外宽恩，我等情愿归降，但冀免我等一死。”说着，这山上山下已密密

的跪下有千余喽兵哀求免死。当下徐鸣皋等即喝令起去，听候定夺。那些喽兵一闻此言，登时站起来排立两旁，迎接徐鸣皋等上山。

走至山腰，只见迎面一骑马飞来，高声叫道：“诸位将军辛苦了！”徐鸣皋一见，正是卜大武，大家谢道：“多蒙卜大哥暗助，成此大功，可感，可感！”惟有徐庆更加得意，当下跳下马来，上前要去执卜大武的手相庆。卜大武见徐庆下马，他也就跳下马来。徐庆便执手说道：“难得贤弟弃邪归正。今日成此大功，此番回营，元帅必然给贤弟保奏的，可喜，可喜。”卜大武道：“小弟何功之有？若非兄长日前在元帅前保救，早已刀下断头了。今日微效薄力，不过聊报元帅不杀之恩，兄长及诸位将军相救之力，何敢自诩其功，妄邀保奏呢！”大家听说，齐道：“非卜大哥相助之力，我等何能有如此快速，不到半日工夫，竟将这座山寨全行毁灭，贼首全行诛戮呢？”

卜大武又谦逊一番，当与众人进得山来，在各处先看视一回，然后在那未经焚毁的处所先歇一会，又查点已经被杀喽兵，共有四百几十名，受伤的有二百多名，尚有一千余名皆情愿归降。徐鸣皋当即命众喽兵，将已死的尸首全行掩埋去讫，又将山内钱粮查明数目，那些受伤的各给银两，使其回家归农，已降的仍驻扎山中，听候禀知元帅后再行发落。

诸事已毕，徐鸣皋即与一枝梅、狄洪道、卜大武三人说道：“愚兄现在率领所部回营缴令，三位贤弟可仍督率所部及新降喽兵暂住此地，候元帅如何发落，当即命人前来招呼，再行率队回营。”一枝梅等三人齐道：“徐大哥此言正合某等之意，当静候示下便了。”徐鸣皋等也就别了一枝梅三人，率领所部回营而去。

毕竟王元帅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驰奏章元帅报捷 论战绩武宗加封

话说徐鸣皋留一枝梅、狄洪道、卜大武留所部一千精锐仍驻桶岗，听候元帅发落，自己便率领所部回营缴令。到得大营，门官禀报进去，王元帅一听大喜，即刻传见。徐鸣皋等人便一齐进帐，参见已毕，王元帅嘉劳一番。徐鸣皋又将留兵驻守桶岗并新降喽罗各节情形，听候元帅发落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当下吩咐一枝梅等三人仍驻守桶岗，俟将南安、横水两处剿灭以后，再行合兵回营复命。所有降卒，即着编入队伍，仍归卜大武管带。吩咐已毕，当有随营差官飞报前去。

大营内养兵三日，王元帅又命徐庆、徐寿、狄洪道三人率领精锐三千，进攻南安，徐鸣皋、周湘帆、罗季芳三人统率精锐三千，进攻横水，均限一月内将两处悉数剿灭，先回营者便为头功。徐庆、徐鸣皋等得令已毕，料理一日，次日即各拔队前行，分头而去。

话休烦絮，果然不足一月，已将南安、横水两处贼巢全行捣毁，杀毙贼首八名，贼兵二千余名，招降贼兵一千余名。徐庆首先回营缴令，王元帅便代他立了头功。徐鸣皋稍迟一日，也就回营缴令，王元帅也代他上了功劳簿。江西各贼悉数讨平，王元帅大喜。当日无话。

次日王元帅又传令三军及一枝梅等，听候驰奏进京，奉旨何日班师，再行拔队，现在暂且驻扎此处。所有各兵卒务宜严加约束，不准骚扰百姓，抢夺民财，以及卖买不公，横行无忌，如违者定按军法斩首示众。各营得令，果然各遵约束，克守营规，于民间秋毫无犯，专候奉旨班师。闲话休表，当即写了表章，差弁驰奏报捷。

这日武宗接着章奏，当就龙案上展开细看，只见上面写道：

钦命督理江西军务、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臣王守仁跪奏，为驰报剿灭江西南安、横水、桶岗、大庾、荆头、华林、漳州各贼寨，歼戮各贼首谢志山、池大鬃等，现在一律肃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七月间，钦奉谕旨：“以南安、横水、桶岗诸寨有贼首谢志山等，漳州、荆头、大庾诸寨有贼首池大鬃等，在于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交界处所，方圆千余里，转徙啸聚，为害地方，实非浅鲜，若不迅速剿灭，何以靖寇贼而安閭阎？即着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王守仁亲统大兵，就近迅速进剿，毋任蔓延。钦此钦遵。”

臣遵旨择日率领前总督军务右都御史、臣杨一清所部前部先锋随营都指挥徐鸣皋，随营指挥慕容贞、徐庆、杨小舫、罗季芳、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徐寿、王能、李武等，及大小三军，无分晓夜，趲赶前进，于八月初六日行抵江西、湖广交界之处。当经臣询悉土人，南安各寨地多深阻，大兵不易直入。臣即设计分兵，分令先锋徐鸣皋、指挥杨小舫进攻荆头寨，指挥慕容贞、王能进攻漳州寨，指挥包行恭、徐寿进攻华林寨。臣自亲统大军，随带指挥狄洪道、周湘帆、徐庆、罗季芳、王能、李武进攻大庾寨。盖大庾为贼首池大鬃之巢穴，是以臣亲率大兵进剿。

各将并分头去后，九月初二日据徐鸣皋驰报，于八月二十

夜购线间道，暗攻荆头，纵火先焚贼寨，杀毙贼目镇山虎等五名，贼兵二百余名，招降贼兵八百余名，夺获粮草器械五百余件，于九月二十日驰回大庾，与臣合兵一处。

先是臣驰抵大庾，贼首池大鬣恃险负隅，臣又因不识路径，屡战不克。后经臣密访高士王远谋，再三咨询，知其大略，复经王远谋将大庾山路及进攻各法，绘图立说，细意陈明，臣即按图进攻，仍用火攻，幸一战而克。又得先锋徐鸣皋、指挥杨小舫由荆头驰抵，当即奋勇争先，会同指挥徐庆等力战，杀毙贼首池大鬣及贼目郝大江、任大海、胡大渊等四名，收伏贼目卜大武一名，招降贼兵二千余名，所有粮草器械，悉数付之一炬。臣正拟回军进攻南安、横水、桶岗诸寨。十月初四日据指挥包行恭驰报，华林寨于九月二十三日剿灭。臣据报后，当即按兵不动，专候华林、漳州两处回军前来，合兵一处，再行进攻南安等寨，以厚兵力。十月二十、二十二等日，指挥慕容贞、包行恭等先后驰抵大庾，当经臣即日拔队，进攻南安。旋据降贼卜大武禀称，桶岗系贼首谢志山盘踞之所，桶岗一破，南安、横水不战自下，并称情愿亲为细作，以作内线，借偿前罪。当经臣派令前往，复令徐鸣皋、慕容贞、徐寿、周湘帆、包行恭等改扮喽兵，随同卜大武前往。先后由徐鸣皋、慕容贞杀毙贼目孟超等，复经卜大武约期十一月十八日里应外合，纵火焚毁寨栅，当将贼首谢志山等众歼灭殆尽，并招降贼兵一千余名。

复经臣派令徐庆、徐寿、狄洪道率领精锐三千进攻南安，徐鸣皋、周湘帆、罗季芳三人率领精锐三千进攻横水。未及一月，先后将南安、横水两寨一律剿除，计杀毙贼首八名，贼兵二千余名，招降贼兵一千余名。现在各处已一律肃清。

此次进攻，各将弁无不身先士卒，奋勇争先，洵属异常出力。卜大武虽在先曾为贼目，一旦弃邪归正，矢志投诚，即能

设计立功，实心助战，亦属可嘉之至。所有臣督剿各贼寨，先后剿灭，一律肃清。据随征各将士转战情形，可否吁恳天恩嘉奖及破格录用之处，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臣现在驻兵桶岗，是否即日班师，伏候旨示，以便遵行。谨奏。

武宗将这道表章阅后，龙颜大喜，当即朱批加封王守仁为兵部尚书；徐鸣皋等为游击将军；卜大武矢志投诚，战功卓著，着加恩封为指挥，仍派往大营效力，俟后有功，再加升赏。所有各军，即着王守仁即日班师，另候调用。

批毕，正欲发出，忽见黄门官又呈进一道表章，武宗展开一看，只见龙颜失色，吃惊不小，欲知为着何事吃惊，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击杀命官宸濠造反 奉旨征讨守仁督师

话说武宗见黄门官呈进一道奏章，展开一看，不觉龙颜失色。你道为何如此？原来宸濠打听南安各寨诸贼悉为王守仁、徐鸣皋等剿灭尽净，他便决计起兵。这日会宸濠生日，当有都御史孙燧、兵备副使许逵等，明知宸濠蓄意谋反，但系藩王，亦不得不前往拜寿。当日即亲至藩邸祝寿，宸濠亦留孙燧、许逵等饮宴。次日，孙燧、许逵亲往谢宴，那知宸濠早将甲士埋伏停当，拟先杀孙燧等，然后起兵。一闻孙燧、许逵前来谢宴，即刻命人传进。孙燧、许逵到了厅上，正欲与宸濠谢宴，忽见宸濠命人将前后门重重关闭起来。孙燧、许逵不知何意，便向宸濠道：“王爷何故令人闭门？”宸濠见问，一声大喝，只见壁内埋伏的那些甲士，个个执刀，由壁内出来，环立左右。宸濠指孙燧、许逵道：“本藩奉太后密旨，说汝等在官不法，命本藩捉拿你等。”孙燧闻言不服，道：“太后果有密旨，巡抚大臣安有不知的道理？王爷何得假传懿旨，却是何故？既是太后有密旨前来，请王爷将密旨请出，给我等一看。”宸濠闻言，也不与辩白，遂大喝一声：“尔等还不给我拿下！”当有左右甲士奋勇争先，立将孙燧按翻在地，登时取出绳索捆绑起来。此时兵备副使许逵见孙燧无辜被缚，知道宸濠有变，便大骂道：

“逆贼，尔之诡谋潜蓄已久，我等岂不知道？尔昨日生日，我等不过因尔系朝廷的苗裔，不能不看圣上金面，前来与尔祝寿。尔不思尽忠报国，上报朝廷大恩，反思谋为不轨，假传懿旨，执缚大臣，我等系圣上臣子，岂容尔这逆贼执缚？尔既谓太后有密旨，何不取出，使我等一观，果有此事，我等也甘愿受缚。尔又取不出来，岂非有意造反么？圣上待汝不薄，尔今如此，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于地下乎？”许逵大骂一顿，宸濠闻言大怒，即命甲士击杀之。许逵至死犹骂不绝口。孙燧见许逵被杀，也就大骂起来。宸濠又命甲士击杀孙燧。

由是宸濠便带领邺天庆、殷飞红等一千死士，并护兵千余名，直往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衙门而来。那胡濂、杨璋知孙燧、许逵被杀，料敌不过，当即请降。宸濠得了胡、杨二人，又将致仕官李士实、在籍举人刘养正二人收入门下，为左右副参谋。宸濠见胡濂、杨璋皆降，当下率领新收参谋李士实、刘养正，及原带之殷飞红、邺天庆及护兵一千余名，仍回藩邸。

当有军师李自然迎接出来。宸濠进内坐定，便命李士实、刘养正与李自然相见，已毕，宸濠便与李自然说道：“孤前往布政使、按察使两处衙门，那胡濂、杨璋颇知孤意，当即请降，孤亦随时允准。现在当复如何行事？”李自然道：“在臣之意，莫若先遣各将分头带兵，前往省内所有监牢，全行打开，放出死囚，令其充当兵卒。一面将府库钱粮搜括出来，作为军饷。先将此两事行过，再行遣将分兵，夺取邻境州县，以为根本。然后再统大军进攻南康，只要南康一得，我便占了大势。即使朝廷派兵前来，我进则可战，退则可守，又有各州县钱粮器械可以接济，何患大事不成？”李士实即从旁说道：“李军师之言是也。南康钱粮富甲一省，而且殷实之家亦复不少。只要将南康得来，先将府库钱粮搜括殆尽，设仍不足，即责令

殷实之家计产均分，情殷报效。彼时南康既得，何患那些富户不肯输将？彼时钱粮既富，兵饷又足，然后长驱直入，大事成矣。”宸濠大喜，即命波罗僧率领护兵五百名，前往本城斩监劫狱，搜括钱粮；又命雷大春统率各将，分往进攻丰城、进贤、奉新、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又命邝天庆率领各将进攻南康。当下各贼将分头前往而去，暂且不表。

就此一来，不到十日，湖北巡抚与安徽巡抚早已知道，当即一面传令本标各营严加防守，一面会衔告急，驰奏进京。接着南康府早有探马报去，知本省都御史、兵备副使被杀，布政使、按察使又皆降贼，现在贼将已带兵进攻南康。此时南康知府也就一面加兵守城，一面驰奏进京告急。武宗所接那本奏章，就是湖北、安徽两省巡抚告急的奏本。

当下武宗看毕，不觉大惊失色，顾谓在殿诸臣说道：“不料逆藩宸濠竟举兵造反。据湖广、安徽两省巡抚告急前来，奏称：宸濠假传太后密旨，已将都御史孙燧、兵备副使许逵，就逆藩府即执缚击杀；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甘心降贼。现在宸濠又分兵进攻南康及南昌所属邻境各州县，猖獗异常，请旨飞速派兵前往剿灭。诸卿有何妙策，可即奏来。”当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出班，奏道：“现在宸濠既已举兵起事，击杀朝廷命官，复又分兵进攻各处，据湖广、安徽巡抚驰奏前来，请旨派兵火速剿灭。臣京师距南昌甚远，即使派兵丁星夜前往，此事亦复缓不济急。若再耽延时日，必致蔓延，南康一失，贼势更加浩大。莫若请旨火速加派王守仁亲统大兵，就近剿灭，乘方胜之师，剿叛逆之贼，似觉事半功倍。臣意如此，不识圣意何如，尚求圣裁为幸。”

武宗闻奏，喜道：“如卿所言，正合朕意。”当即传旨，加派王守仁总督军务，就近亲统所部，星夜驰往南昌，剿灭宸

濠，务使克日歼除，毋任漏网。所有应需粮饷器械，亦着就近于湖广、安徽两省便宜拨用。又传旨湖广、安徽两巡抚预筹饷需，听候王守仁拨用。当即交与兵部，由兵部出了火票，每日八百里，飭差分头驰往。

不日已到王守仁大营，驰报进去。王守仁见有圣旨到来，当即排设香案。跪迎已毕，然后恭读一遍，一道是加封的圣旨，一道是命他就近征灭宸濠。此时王守仁已风闻宸濠举兵，今见圣旨到来，他哪敢怠慢。当下打发来差去后，即刻传齐众将，先将加封旨意说了一遍，众将又各个望阙谢恩。然后即将宸濠造反、奉旨加派就近征剿的话，又说了一遍。当时徐鸣皋等无不咬牙切齿，齐声骂道：“宸濠你这逆贼，不思尽忠报国，上报朝廷大恩，反敢谋反，杀死朝廷命官。指日大兵亲临，不将你这逆贼擒住，碎尸万段，何以为百姓除害，为朝廷诛奸！”

大家骂了一顿，即向王元帅道：“元帅意在何日拔队？”王守仁道：“逆藩势甚猖獗，现已分兵进攻南康，若再迟延，恐南康一失，必成蔓延之势，而且生灵必遭杀戮。本帅既奉旨促令火速进兵，拟即明日拔队前进，克日进攻。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徐鸣皋道：“元帅为国为民，所见甚善，明日即可拔队。末将还有一言，望元帅容禀，不知元帅意下何如？”王元帅道：“将军有何言语，不妨说来大家斟酌。”徐鸣皋道：“在末将之意，元帅可统大军进赴南昌，以攻逆藩根本之地，末将与慕容将军请拨三千精锐，星夜间道直往南康驰救，如能保救下来，逆贼虽据有南昌，究竟钱粮不足，恐亦不能作虎豹之负隅。元帅如以为可行，请即分兵，俾末将等星夜趲赶前去。”

不知王元帅是否可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徐鸣皋分兵驰救 邝天庆督队进攻

话说徐鸣皋拟请分兵往救南康，与王守仁商议。王元帅听了此话，说道：“将军之言甚善，可即与慕容将军率领精锐前往便了。”当下徐鸣皋得令，即与一枝梅连夜挑选了三千精锐，直还南康进发。王守仁亦即亲统大军，趲赶往南昌而来。

话分两头。且说南康知府郭庆昌自发了告急文书之后，便会同本城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赶紧调齐合城兵卒，日夜梭巡，加意防守，又将各城门添设檣木炮石，以备坚守。这日，有探子报道：“探得逆藩宸濠，派令邝天庆率领大兵五千，今晚即将兵临城下。所幸城内早有预备，虽不能与之对敌，尚可坚守。惟望二兄合力死守，只要保得一月，便可有大兵前来援救。某再一面修成告急文书，差人驰往邻省；一面修书往王御史守仁营内，请期就近分兵援救。计算时日，两处须一月方可有兵前来，所以这一月之内，万万不可失守。好在城内粮饷尚足，民心尚固，某料这一月之内尚可坚守得住。还请二兄合力同心，日夜轮流防备，全城幸甚，生灵幸甚！”赵德威、孙理文齐道：“同有守城之责，敢不竭忠报国，死守此城。太尊但请宽心便了。”说罢，便与郭庆昌一同出了衙门，先到四门周阅一遭，又将各处细意查点，见有疏忽之处，又随时加添檣木

炮石等类。又与守城各兵说了许多“一体同心”、“坚守此城”的话。众兵卒亦复众志成城，誓死以守。

郭庆昌大喜，正要与赵德威、孙理文二人下城，忽见又有探子飞跑上来，跪下报道：“探得金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总督军务招讨南安各贼大元帅王守仁，现在已奉旨就近统领大兵征讨宸濠，即日便由桶岗拔队了。”郭庆昌闻报，不觉心下为之一宽，当即飭探子前去再探，并与赵德威、孙理文道：“据探子所报，王御史既奉旨征讨，必然克日进征。宸濠向惧王元帅，并闻王元帅部下颇多剑侠之士，果能克日前赴南昌，大兵一到，宸濠必然丧胆。宸濠既心存畏惧，又恐兵力单薄，难与争敌，势必将这支兵调回，那时南康就可保全无恙了。所虑王元帅所部大兵不能迅速前去，此处贼兵又攻打甚急，因此愈不能不并力死守。”赵德威、孙理文道：“太尊了如指掌，某等当竭尽人力便了。”于是一齐下城，各回衙门而去。

当日贼兵并未临城。直至次日，郭庆昌见贼兵未来，便暗自疑道：“贼兵此时未到，难道昨日探子所报不确么？”正在疑惑，忽听一声炮响，金鼓齐鸣，呐喊之声震动天地。郭庆昌听得清楚，知是贼兵已到，一面飞飭细作前去探听，一面上马驰奔上城。走至半路，恰好遇着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他俩也是闻得喊杀之声，飞马前来三人一齐上了城头，望城外一看，只见贼兵如倾山倒海一般蜂拥而来。贼兵中军高擎一面大纛，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红帅字，旁边有一行小字，是“值殿武威无敌大将军邺”。郭庆昌看罢，知是邺天庆，便与赵德威道：“逆贼如此潜越，贼将居然胆敢自称值殿大将军，你道可杀不可杀？”赵德威也是怒不可遏。

正谈之间，贼兵已临城下。此时吊桥久已拽起。只见那些贼兵一字儿排开，列成阵势。不一刻，从中军飞出一骑马来，

上坐一人，身長八尺开外，一副长马脸，两道扫帚眉，目若流星，面如重枣，颌下一部短钢须，手执方天画戟，足有碗口粗细。坐在马上，望着城上，高声喊道：“尔等守城兵卒，速报你家本官，就说咱值殿无敌大将军邴天庆，奉了宁王之旨，特地前来取城，速令郭庆昌开城纳降便了。”郭庆昌闻言大怒，在城上指着邴天庆骂道：“该死的逆贼，逆藩宸濠心谋不孰，皆是你等这一班逆贼怂恿而成。你胆敢假逆藩之势前来攻城，须知此城系国家的城池，非逆藩所可夺取。你若知正道，速速退兵，劝令逆藩即早归正，或者圣上念先王之苗裔，格外施恩，不加诛戮；若一味不知好歹，居心造反，指日天兵所指，免不得碎尸万段。”邴天庆听说，大怒道：“你好大一个知府，胆敢乱骂宁王。须知咱家王爷正因当今皇上巡幸不时，不理朝政，万民怨恨，因此咱家王爷应天顺人，救生灵涂炭之苦。现在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俱已投降，你敢抗敌王师么？”郭庆昌道：“好大胆的逆贼，敢自强辩。本府虽为知府，却是朝廷命官，受国家俸禄，当尽忠节于皇家，何能如胡濂、杨璋甘心顾逆，为万人唾骂。你休得多言，速速退兵，方是正理，若再饶舌，本府便即刻要你的狗命。”

邴天庆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喝令各贼丁奋力攻城，务在必破。众贼兵一声答应，即刻蜂拥上前，并力进攻。到了城下，城上所有的檣木炮石一齐打下，只打得各贼兵头破血流，骨碎筋断，不能前进。邴天庆见了如此，即命团团围住。众贼兵又一声呐喊，登时将一座南康城围得如铁桶一般。郭庆昌见城已被困，便与赵德威、孙理文督率兵卒日夜巡防，合力死守。

邴天庆一连攻打十日，只是攻打不下，心中甚是焦躁。这日，又在那里攻打，忽见探子报道：“禀将军，今有王守仁部下先锋、游击徐鸣皋、一枝梅带领精锐三千，前来援救，现已

离城三十里下寨了。”邝天庆闻报，一面着探子去讠，一面暗道：“此城攻打不下，又有救兵前来，我虽不惧，惟虑此城何日攻破呢？况且徐鸣皋、一枝梅等智勇足备，却是个劲敌，必须奋力争杀，先将徐鸣皋、一枝梅二人杀败之后，然后此城便不难攻打了。”主意已定，当命所部将士，如果救兵前来，务各奋勇厮杀，先挫敌军锐气。各贼兵一齐答应，专等救兵前来，与其死战，暂且慢表。

且说徐鸣皋、一枝梅所带三千精锐，到了南康城外三十里，便分为两营，立下营寨。当命细作进探南康如何情形，曾否失守。细作回报：“现在南康坚守甚固，贼将邝天庆督率各贼兵攻打甚急，一连十日尚未攻打得下。但南康四面俱被贼兵团得水泄不通，虽未攻破，也甚危险。”徐鸣皋、一枝梅闻言，即命细作去讠，便计议说道：“南康如此坚守，吾料贼将虽攻打甚急，旦暮未必能破。我等既已到此，明日即可开兵，能将邝天庆擒获过来，那些贼兵自然不战而退；即使难获全胜，也必须并力征剿，挫他的锐气。好在我辈以战胜之师，敌他的疲乏之卒，似乎不难获胜。”一枝梅道：“不然。我军虽是战胜而来，但是在路行程，不免风尘劳瘁，吾料贼军见我等长途跋涉，趲赶前来，他必然乘我暂时之急，奋力死斗，挫我锐气。在小弟看来，明日开战，但须与他略战数合，便自收兵，然后再设计策，较为稳妥。若与之死斗，虽可勉力获胜，我军必然受伤，且彼众我寡，亦未必能操必胜之券，莫若从缓计议为是。”

不知徐鸣皋听了此言以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一枝梅独奋神勇 邝天庆误听人言

话说徐鸣皋听了一枝梅一番议论，当下亦甚以为然，因道：“贤弟之言甚合我意。且候明日开战后，看是如何情形，再作计议便了。”一宿无话。

次日即传令开兵。所有部下各兵，无不争先恐后，但听一声炮响，齐向南康贼营而来。此时邝天庆知救兵已到，但留一半精兵围城，其余一半已立下营寨，准备与徐鸣皋、一枝梅对敌。城中知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等，亦早有细作去报，也知道徐鸣皋等分兵来救，于是更加防守，虽有贼兵攻城，哪里有懈可击。

徐鸣皋督率所部到了贼营不过有半里之遥，当下排成阵势，一枝梅首先出马讨战。贼营中早有人飞报进去，邝天庆闻报，也就披挂出营。彼此二阵对圆。一枝梅大声骂道：“好大胆叛贼！赵王庄破了尔等迷魂阵，也该知道本将军等的厉害，从此洗心革面，勉为好人。乃敢怙恶不悛，又怂恿叛王杀害朝廷命官，举兵公然造反，前来攻取城池，实属罪大恶极，愍不畏法。现在天兵到此，须知本将军所部人马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逆贼亦该耳有所闻，若再不早早受缚，还要抵抗，可莫要怪本将军踹进贼营，将你这逆贼擒住碎尸万段。”邝天庆

听罢，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哇呀呀大叫一声，也就骂道：“好小予休得逞能！须知今上昏暗已极。宁王仁义过人，合当身膺大宝，正天与人归之际。你等不识时务，反敢抗敌仁义之师。不要走，看戟！”说着，便一戟刺来。一枝梅赶着将点钢刀架住，一来一往，便大杀起来。

两下战了十数合光景，彼此不分胜负。邝天庆杀得性起，便虚刺一戟，将戟梢一指，只见那些贼将率领各兵，一声冲杀过来，个个奋勇争先，拚命死斗。徐鸣皋在本阵中看得清楚，即命所部各兵不准接战，待等贼兵来得切近，一齐用箭射去，将贼兵射住。各兵答应一声，立刻将刀箭取在手中，看看贼兵逼近，即将所有的箭射出，真是万弩齐发，箭如飞蝗，各贼兵中箭者不计其数，哪里能冲杀得过来。此时一枝梅仍与邝天庆力战，看看抵敌不住，只得虚砍一刀，败回本阵。只见本阵中万弩齐发，射住贼兵，他便大喊一声，舞动手中点钢刀，从贼队背后奋勇杀进。那些贼将贼兵哪里抵敌得住，只见他如砍瓜切菜一般，将那些贼兵乱砍乱杀，只杀得贼兵纷纷向两边退让。本阵内各兵见贼兵退让不迭，知是一枝梅杀进，也就住箭不射。一枝梅杀回本阵，邝天庆业已追来，各兵复又将箭射了一阵，邝天庆这才鸣金收军。徐鸣皋也收队回营。即此一阵，贼兵中箭受伤、被刀砍杀的亦复不少，也算胜了一阵。

南康知府郭庆昌等在城上见两军对阵，先见一枝梅败走，颇代他捏着一把汗，及见贼兵冲杀过去，更加忧虑，比及箭如飞蝗，将贼兵射回，又见一枝梅从贼队背后杀入进去，大获全胜，心中大喜，即与参将赵德威等道：“贼势虽大，得此一支军前来救援，而又大获全胜，非特贼将大挫锐气，不免胆寒，即这一座城谅也可以保得住了。真乃国家之福，万民之幸也！”说罢，仍命各兵严加防守：“不可因贼兵败了一阵，即有所恃，

顿生疏忽之心。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万万不可因此稍懈。”各兵亦齐声答应。于是郭庆昌与赵德威先行下城，留守备孙理文暂行督率，稍俟一刻，再来相换。

邨天庆收兵回营之后，聚集随营各将弁，说道：“不意今日败了一阵，本将军实指望冲杀过去，就这一阵，可将官兵杀得个片甲不留。即使不然，也可大获全胜。不料他用乱箭射住阵脚，使我兵不能前进，又被一枝梅冲杀进去，杀死兵卒不少。南康又攻打不下，旷日持久，这便如何是好？当有裨将张尔铎上前献计说道：“将军勿忧，末将有一计在此。某料敌军今既大获全胜，必有骄矜之意，莫若乘他战胜之余，今夜前去劫寨，敌军必不防备。就此一阵，可以杀得他片甲不存。如将军以末将之计为然，某请为前部。”邨天庆闻言，因道：“张将军之计虽善，特恐徐鸣皋、一枝梅二人非一勇之夫，难保不虑及到此。万一早有防备，则更画虎不成，反受其害，那时更觉不利了。若能一战而胜，自是妙不可言，仍须从长计议。”

邨天庆正在犹豫不定，忽又有裨将陈如谋上前说道：“将军勿疑，张将军之言是也。今夜前去劫寨，如果不胜，某甘军法从事。某逆料敌军绝无防备，失此机会，未免可惜了。”邨天庆道：“既二位将军皆言可行，某当依计行事。”当即密令张尔铎、陈如谋率领所部精兵一千，于二更时分抄到敌军之后，但听呐喊之声，即便掩杀进来；又令裨将王志超、吕英俊率领所部精兵一千，于三更时分急急衔枚疾走，到了敌营，便从左右杀入，使他腹背受敌；自己便亲率大兵前往接应。分拨已定，各贼将得令而去，按下慢表。

且说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大获全胜，回到大帐，彼此互相议道：“今日大胜他一阵，也可使逆贼丧胆了。”徐鸣皋道：“彼虽丧胆，必不甘心，明日定与我等决一死战。”这句话忽

将一枝梅提醒过来，当下一枝梅道：“诚如兄言，邺天庆必不甘心，定要报复，兄所虑者在明日，弟所虑者在今夜。”徐鸣皋听说，忽然悟道：“非贤弟所言，某几误事。为今之计，必须加意防守，方可保全。但彼众我寡，万一前来劫寨，只有你我二人，如何对敌？贼将除邺天庆而外，尚有裨将，虽不皆如邺天庆猛勇，常言道众志成城，而况兵将？必得善为计议，方保无虞。”

一枝梅道：“小弟有一计在此，说来彼此商量：可暗使所部各兵，即刻将营门内左右挖下深坑，两旁各埋伏挠钩二百名，短刀手三百名，皆暗藏火种，陷坑一带堆列干柴火种等。贼兵到来，进入寨内，便令放起火来，断他归路，再将营帐预先让出，亦暗藏引火之物，俟贼军杀进，亦放起火来，使贼兵互相践踏，虽不能将他全数烧死，也可令他烧死一半。此处不远有座土山，名唤独孤岭，我等可于二更时分暗暗率领所部潜出大营，尽往独孤岭埋伏。但听喊杀之声，或号炮声响，便令各军一齐将火箭射入本寨去引火，然后由独孤岭抄到贼营之后，再奋勇杀出，使他仓猝不能兼顾。某料如此，不识大哥以为如何？”

徐鸣皋道：“妙是妙极了，但不识贼将果如我等所算，且不识今夜是否必来，必得探听清楚，方好行事。”一枝梅道：“此事不难探听。大哥可一面暗令所部赶挖陷坑及准备所需各物，以便备而不用。等到初更时分，小弟即暗往贼营，探听动静。如果不出我之所料，随即趲赶回营，尚来得及。设若贼将并无此意，那时小弟便羁留贼营，等到夜静之时便各处放火，大哥但见贼营火起，可率领所部前去劫营。总之都要使贼将邺天庆为我等所算，能早得手，将南康解围之后，还可赶紧驰往南昌，与元帅合兵一处，并力去杀宸濠。”徐鸣皋道：“贤弟

如此谋画，贼将必为所算。但是贤弟前去，务要小心，能如所算好极，设若贼营防守甚严，不能得手，贤弟可急急回来，不可贪功，要紧，要紧！”一枝梅答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设妙策令派官兵 因劫寨火焚贼众

话说一枝梅等到天将黑暗，便脱去长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执单刀，暗藏火种，别了徐鸣皋，竟自出了大营，暗暗直望贼营而去。这里徐鸣皋也就密令各军赶挖陷坑，堆积干柴火种；又令挠钩手、短刀手于营内左右埋伏妥当，专等一枝梅回信。

且说一枝梅暗暗到了贼寨，方值初更时分。真是他们剑侠的武艺，身轻似叶，体捷如风，偌大个贼营防备得不为不密，竟是人不知鬼不觉，任凭一枝梅在贼营各处探听。只见邝天庆传出令去，命各寨火速预备。一枝梅一闻他传出此令，早已明白，以下也不要打听了，当下暗道：“邝天庆呀，今番要使尔中吾之计了。”说着即一蹿身，出了贼营，赶即回奔大寨。

徐鸣皋正在那里盼望，忽见一枝梅从半空飞下。此时尚未二鼓，徐鸣皋早已明白，因复问道：“贤弟前去打听如何？”一枝梅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兄长可以行事预备便了。”徐鸣皋闻言，即刻密令各军道：“方才慕容将军前往贼寨探听，贼众今夜前来劫寨，尔等可将各营帐即刻让空，内藏引火之物，自有妙用。一面随本将军速速暗出大营，前去埋伏，专待贼众到来，杀他个片甲不回。”各军齐声答应得令。徐鸣皋又密令营门左右那四百名挠钩手、四百名短刀手，叫他们依计而行，

不可有误，如违定斩。这挠钩手与短刀手也是唯唯听命。于是徐鸣皋、一枝梅即各分兵一半，暗暗偷出大寨，往独孤岭而来，以便埋伏。所有大营竟是一座空寨，惟有干柴火种暗藏各处而已。

话分两头，再说邝天庆到了初更时分，即命各军饱餐战饭，预备前往敌营劫寨。贼兵哪敢怠慢，随即饱餐已毕，先命张尔铎、陈如谋两支兵暗暗出了大寨，直望敌军后营抄出；又命王志超、吕英俊带了精锐，直向敌军左右两营进发。这四个贼将领着二千贼兵去讫，邝天庆便自统大军，率领偏裨将佐，亦出了营门，前往进发。

且说张尔铎、陈如谋领着一千人马，人衔枚，马疾走，迅速抄到官寨后面，却值二更以后，便按兵不动，专等前营消息。于志超、吕英俊所领一千人马，也是迅速驰往，衔枚疾走，到了官营，大喊一声，奋勇争先，抢杀进去。王志超、吕英俊二人进了营门，分向左右杀人，只听一声响亮，如山崩地裂一般，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以内。这一片呐喊之声，真个震动山岳。左右八百名挠钩短刀手见此情形，也就一面近者刀砍，远者钩擒，只杀得喊声震地。一面取出火种，急急将那些干柴引火之物全行引着，登时烈焰腾空，不可向迎。贼兵知道中计，急急欲想退出，哪里知道邝天庆自统的大军已到，一见敌营内火起，以为本部军马从敌寨内放起火来，也就大喊一声，率领各贼将贼兵一剂奋勇冲杀进去，不分皂白，只顾逢人便杀，只杀得人喊马嘶，哭声震动远近。此时张尔铎、陈如谋在寨后听得人马之声，又见火起，亦以为官军中计，也就率领所部从后面掩杀进来，也是不问情由，逢人便杀，哪里分得出自家人与敌军，真个是互相践踏，自家人杀自家人。

正杀得难解难分，徐鸣皋、一枝梅在独孤岭看得清楚，也

就急急命所部各军，将火箭直望营中乱射。各军一声答应，立刻将火箭向营射去。只见无数红光，如火龙一般在半空飞舞，顷刻间大寨内所有暗藏的火种一齐烧着，只烧得烟雾弥空，火光烛地。邝天庆等还在那里自相乱杀，难解难分。后来还是陈如谋看出，知道中计，忙传知各军急急退出，已是迟了。邝天庆此时也知道中计，深恨张尔铎、陈如谋献计，致有此败，于是传令各军，火速退兵。正要杀出后营逃命，又见营中各处遍地皆火，不能杀出，陈如谋当被烧死。

张尔铎赶紧前来，预备保护。邝天庆冒烟突火，杀出营门。刚走至张尔铎面前，邝天庆一见，不由得火高三丈，大产骂道：“总是尔这无知鼠辈，献什么劫寨之计，我计不成，反受其害，尔尚何面目来见我耶！”说着，不觉咬牙切齿，深恨不已。张尔铎见了如此，心中暗道：“我本来为好起见，不料误中敌人之计，前后均是一死，即便逃得出去，邝天庆也断不能容我。不若乘此将他杀了，割取首级，前去献纳，不但不致死命，或者还可有功。何况邝天庆自恃宠信，狂诈妄为，将来也断难信任。现今宁王大逆无道，指日也就要被歼灭，我何不及时去邪归正，作一个好人。且有我这样本领，归顺朝廷，也可博得个功名，何必定要俯顺逆贼？”主意想定，便大喊一声道：“邝天庆，尔休得恃强责骂于我。我也是为好起见，现在误中敌计，又与我何干？而况曾与你熟商，如你当时绝意不行，谁来强你？既尔视我如此，料想尔也不久于人世了，我也不能从贼叛逆，看刀罢！”说着手起一刀，便砍杀过来。邝天庆听了他一番话，也知道他有变，又见他一刀砍来，也就大骂一声：“好大胆的匹夫，竟敢中变，不要走，待本将军送你狗命！”说着，一面将张尔铎的刀架开，一面刺进一戟。张尔铎那里能敌，当即刺中前胸，翻身落马，邝天庆复一戟结果了性命。

此时各处的火仍未熄灭，邝天庆心中暗想：“若待火势灭后再行杀出，万一敌军再掩杀过来，更加掣肘，不若冒火杀出，再作计议便了。主意已定，即喝令众贼兵冒烟突火，冲出营来。才到营门，恰好徐鸣皋从左杀入，一枝梅从右杀来，并有八百名挠钩短刀手也奋勇当先，掩杀过来。邝天庆万万不敢恋战，只得左冲右突，奋勇拚命，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手下各裨将又被徐鸣皋、一枝梅杀死几个，邝天庆此时也就不敢回营，只得落荒而走。等到天明，见追兵未至，才暂就树林中坐下，稍为歇息。计点人马，只剩得一千余人，其余的兵卒并非为敌军所杀，皆是自相践踏而死。当下邝天庆只得收拾败残兵卒，逃回南昌。

且说南康城中，早有细作报进，徐鸣皋杀退贼兵。南康府这一闻，欢喜自不必说，当即开城，预备出城劳军。这里徐鸣皋与一枝梅二人率领所部杀退贼兵，大获全胜。等到天明，查点本部兵马，死伤有限。只见本营内外那些已死的贼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而死的，有的互相践踏，自家残害，骨断筋连，倒在地下的，也有有头无足，有足无头的，还有洞穿胸腹、身体肢解的，真个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发出一种臭味，直要掩鼻。徐鸣皋等一见如此，也就目不忍视，只得在附近又择了一片空地，安下营寨。一面传令各军，将所有贼兵尸首火速掩埋去讫。诸事吩咐已毕，又去贼营中，将所有旗帜器械、粮饷号衣等件，全行运回本营。又传报进城，属令居民照常生业。南康府也就出榜晓谕居民，略谓贼兵已经官兵杀退，所有绅商士庶，应即各安本业，毋得惊惶。合城居民见了此榜，无不欢喜安怀。

于是就有在城的绅士，率领居民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稟请南康府，请率同一起出城，前往大营劳军。南康府亦即应允，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预备次日出城。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牵羊担酒太守犒师 折将损兵逆贼请罪

话说南康府见合城绅士率领居民，杀牛宰马，担酒牵羊，预备出城劳师。南康府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即于次日约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率领绅士居民齐出城来，前往徐鸣皋营中犒赏三军，兼谢徐鸣皋等援救之力。当有差官报进营去，徐鸣皋便与一枝梅亲迎出来。南康府郭庆昌等众一见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亲迎出来，赶即下马迎上，拱手称谢，道：“徐将军，慕容将军请了！敝城危在旦夕，幸蒙将军驰救，得以保全，合郡生灵幸免涂炭。今者聊具不腆，率领合郡绅士，前来犒赏三军，并竭诚趋谢保救之德，尚求笑纳勿却为幸。”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一面谦让，一面向后面一望，只见携老扶幼，牵羊担酒，手执瓣香，欢呼笑道：“我等合城百姓，若非将军等亲领大兵前来，杀退逆贼，我等生灵不免涂炭了。现在合城生灵性命得以保全无恙，皆将军等所赐。兹特各竭微忱，聊具薄物，为将军寿，并兼犒劳王师。幸蒙将军俯念愚诚，赏赐收纳，转给各军，用慰劳苦于万一。”说罢，大家又齐跪下去，称谢不已。徐鸣皋、一枝梅与百姓还礼已毕，即命各兵将所有犒劳之物全行收下，又再三答谢。南康府见收下犒赏礼物，即命众人回城。众百姓答应，随即欢呼而去。

徐鸣皋、一枝梅这才将南康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让进大帐，彼此又行了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南康府复又谢道：“某等久仰威名，如雷贯耳。当逆贼宸濠举兵之时，某即驰书于邻省告急，迟之又久，并未见有一兵一卒到来。某等正在忧虑，深恐此城不保。及闻王元帅已奉旨就近征讨，某等即私相喜道，以为宸濠虽据有南昌，究竟兵力不足，虽曾派令各贼将分往邻境各府州县攻取城池，某料他一闻王元帅有就近征讨之权，又兼诸位将军神勇，大兵所指，战无不克，他必然胆寒，不敢分兵外出。哪里知道，他已派令邝天庆前来攻取南康。某等见贼将临城，毫无计策。虽云兵来将挡，某知兵力素薄，万难与之抗衡。所幸民心尚固，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守之一字，尚可勉力而行。于是与合郡人民相约闭关自守，以待救兵前来。不料邝天庆竭力攻打，相持已逾半月，而兵民登陴死守，劳瘁不堪。再逾十日，救兵不到，真有岌岌可危之势。正深忧虑，盼望弥殷，乃得将军驰救前来，某等已喜出望外。又复一战而胜，杀退贼兵，保我城池，伤彼兵卒，非将军神勇素著，智谋兼人，何能救斯民于水火之中，保此城有完全之绩？今者万民完聚，各保身家，合郡安然，斯城无恙，非特国家之幸，抑亦万姓生灵之福也。”

徐鸣皋让道：“敢蒙太守齿及，某不敢当。某等一介武夫，并无知识，幸而战胜，杀退贼兵，此皆某等份内之事，敢蒙挂齿称道？而况此城保全，万姓居民勿衰，皆太守之策，参戎之力。设若平日不能深得民心，一旦贼兵忽至，闭关自守之策，必致万姓居民争相迁徙。一经骚动，便疑草木皆兵，虽太守禁止之不遑，何能全力合作？是可知太守平时德政入人已深，虽至兵临城下，犹能众志成城，处仓猝而不惊，临大难而不惧，非有贤太守，又何堪克保斯城？某等真是佩服之至，钦仰之至。

今者又蒙犒劳，虽皆出于万姓至诚，然某等何德何能，敢蒙厚赐？而又不敢有负良意，只好且代所部兵卒为之道谢了。”郭庆昌又谦逊了一会。

徐鸣皋、一枝梅当命差官将所有犒劳各物，悉数分派士卒，裨各兵咸沾德惠，并准其大饮三日。差官答应，当即前去，按名分赏已毕。是日合营便大吹大擂，欢呼畅饮起来。一连三日，皆是如此，果然营规齐肃，军令森严。三日之后，又皆肃静无哗，各守军令。徐鸣皋与一枝梅又亲往城中，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留在营中筵宴，是日尽欢而散。次日，徐鸣皋也就将南康府郭庆昌谢步，南康府等也就大排筵宴，留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在署宴饮。到了第四日，徐鸣皋便传出令来，次日一齐拔队，前往南昌。及至拔队这日，南康府及合郡官绅士庶，又亲送官军至十里之外，然后回城。徐鸣皋等督队星夜趲赶，往南昌进发，按下慢表。

且说邴天庆率领败残兵卒回至南昌，当即进入王府，先与宸濠请罪。宸濠见他败得如此而回，便问明一切。邴天庆就将如何攻城，南康坚守太严，攻打不下，后来徐鸣皋如何带兵前去援救，如何对敌，如何张尔铤设策劫寨，如何误中诡计，张尔铤如何中变，如何将张尔铤刺死，前后细细说了一遍。宸濠闻言，也不免大怒道：“孤令你前去，原为你素来勇猛，必能不负孤意，乃竟不自审察，听信张尔铤之言，虽张尔铤死有余辜，尔又有何面目前来见我？”喝令推出斩首。

当有军师李自然说道：“千岁且请息怒，臣有一言，求千岁容纳。邴天庆大败而回，本当斩首，然胜负乃兵家常事，不可因此一败，便丧一员猛将。而况邴天庆虽难辞咎，在臣看来情尚可原，若非张尔铤献计，陈如谋决策，邴天庆似不致大败如此。今张尔铤、陈如谋已死，亦复死不足惜。所幸王守仁大

兵现尚未到，徐鸣皋、一枝梅见已将南康保救下来，必然即日拨队趲赶到此，以为王守仁之兵现已驰抵，他便好合兵一处，合力进攻。且臣料徐鸣皋等必然间道前来。南康守城各官见徐鸣皋、一枝梅大获全胜，我兵大败而回，必料我等业已丧胆，且料王守仁已到此处，然兵力甚单，断不敢再分兵前往报复，南康必然毫无防备。臣却有一计，乘王守仁大兵未到，南康无备之时，急急再拨三千人马，仍使邝天庆倍道而驰，星夜从大路火速向南康进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克日袭取南康，将功赎罪。若再不能取胜，二罪并罚，按军法从事，罪不容诛。”

邝天庆跪在下面，听李自然这番话，当下磕头说道：“千岁若俯如李军师所请，再拨精锐三千，使臣星夜驰往袭取南康，若再不能取胜占夺该城，臣即提头来见。尚求千岁恩准。”宸濠见说，因道：“姑念军师苦苦说情，免汝初犯。今再付你三千精锐，趲赶前去，若再不将南康攻取，汝亦不必前来见孤，汝便自寻死地便了。”邝天庆见宸濠已允，当即叩头谢恩退出。随即挑选三千精锐，次日即带领所部，拔队起程，星夜复向南康进发。

邝天庆去后三日，即有探马报道：“王守仁亲统大兵十万，随带猛将多员，现已离南昌九十里了。”当有差官禀报进去，宸濠即命再去探听。不到半日，又有探马来报：“徐鸣皋、一枝梅分领精锐三千，由南康间道星夜趲赶到此，已离城八十里了。”差官又报进去。宸濠闻报，当与李自然道：“大兵临境，孤所有大将均尚未回，现今兵临城下，如何抵敌？”李自然道：“千岁勿忧，可就近差人一面飞往进贤，将雷大春调回，以拒敌军，一面差人飞调邝天庆，属令暂缓进攻南康，即日改从间道星夜驰回，听候调回。”宸濠只得依允，当即差人飞马分头调兵去讫。忽又有探马报道：“王守仁所统大兵现已离城三十里下寨，请旨定夺。”

欲知宸濠如何拒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刺降贼夜入按察署

话说宸濠闻报王守仁大兵已离城三十里下寨，便与李自然议道：“大兵现已压境，所有雷大春、邝天庆尚未调回，似此如何是好？”李自然道：“千岁可即一面传旨胡濂、杨璋，令他火速统领合城兵卒，坚守四门；一面令波罗僧率领护军前往西门，以备御敌；再火速加差驰往进贤，飞调雷大春赶紧回城。某料王守仁虽统大兵前往，兵卒劳瘁，即日未必开兵。即使随到随攻，我却以逸待劳，等他攻守力乏之际，可命波罗僧奋勇出城，杀他一阵，务要获胜，先挫他锐气，然后缓缓图之，旬日之内，南昌必不致失守。那时雷大春已回，即使邝天庆无论南康得与未得，他一闻飞调，亦必星夜驰回。彼时有此二将，虽王守仁兵力再厚，猛将极多，亦不足虑也。”宸濠没法，只得如此依计而行，按下不表。

且说王守仁安营已毕，即与徐庆等议道：“徐鸣皋、慕容贞二人往救南康，不知胜负如何，南康有无失守。本帅之意，大兵虽已到此，拟俟南康驰报前来，再行开兵。不知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徐庆道：“无帅之意虽屑不差，但兵贵神速，既已到此，何不即日开兵，前去讨战，或者宸濠无甚防备，来此可以一鼓而擒。若从缓下来，等他防备已严，那时便难得手了。

请元帅斟酌。”王守仁尚未回言，只见探马报进：“探得徐将军、慕容将军往救南康，现已杀退贼将邝天庆，救了南康，不日即要驰抵了。”说罢，飞身上马而去。王守仁见报，知徐鸣皋大胜，欢喜无限。正要议及开兵，忽又见探马报来：“探得南康虽经徐将军驰救，杀败贼将邝天庆，得以未失，现在邝天庆又复带领精兵，间道驰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乘徐将军离了南康，他又将该城袭取了。”说罢，又复飞身上马而去。王守仁闻报大惊道：“似此南康得而复失，这便如何是好？”沉吟一会，随命徐庆、周湘帆即刻率领精锐三千，驰往南康克复，务须克日前进，不得有误。徐庆等得令下来，正要率兵即刻拔队，又见探马报道：“探得宸濠因元帅大兵已到，城中兵力甚微，现已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兵马，一路往进贤调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调回邝天庆。”徐庆闻报，当即进帐，报与元帅知道。王元帅闻言，却又大喜，因道：“如此说来，南康虽失，不难复得了。”因秘授徐庆妙计道：“将军前去，可如此如此，则克复南康，指日间事也。一经克复，可即趲赶回营，要紧，要紧。”徐庆得令，这才拔队前行。一日无话。

次日王元帅率领众将，亲统大兵，前往攻城。三声炮响，金鼓齐鸣，不一会直抵南昌城下，只见吊桥高挂，城门紧闭。王元帅令各军排成阵势，亲自出马，带了众将，来到城下，喝令护军高声喊道：“城上听着，速令逆贼宸濠前来答话。若有迟延，我家元帅便督率大兵，并力攻城。”喊了一阵，并无人答应。王元帅又喝令骂战，众兵卒又大骂了一阵。只见城头上有人应道：“王元帅请了！”王守仁抬头一看，不是宸濠，却是按察使杨璋。王守仁一见，也就答道：“尔受朝廷不次之恩，不思报效尽忠，为何甘心从贼耶？”杨璋道：“元帅之言差矣。当今巡幸不时，昏暗已极，任用阉宦，谗害忠良，万民怨恨，

眼见大明江山属于他人。宁王系帝室宗亲，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因此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以帝室宗支接承大统，何谓贼耶？以元帅经文纬武，智略过人，何乃计不及此，而亦人云亦云。窃为某所不取也。若蒙俯听鄙言，将来也不失封侯之位。”王守仁不等他说完了，泼口骂道：“忘恩竖子，背义匹夫！尔不思朝廷待汝之恩，反敢阿附逆贼，已是罪不容诛，乃又忤毁朝廷，尔若祖若父在九泉之下，当亦恨尔不但甘为逆臣，抑亦不孝的孽子，尔又何面目见乃祖乃父乎？”杨璋被王守仁这一顿骂，只骂得哑口无言，羞惭无地，因即恼羞成怒，道：“王守仁，尔休得逞能，看箭罢！”说着，便喝令守城兵卒一齐放下箭来。顷刻间万弩齐发。王守仁只得命各军向后退下，鸣金收军。回到大营，王守仁犹恨恨不已。

次日正要复去攻城，恰好探子报来：“徐鸣皋、一枝梅已率领所部，离此只有五里了。”王守仁闻报大喜。不一会徐鸣皋、一枝梅已进帐来，王守仁一见，便将南康争战情形问了一遍，徐鸣皋便细细回复。王守仁又将邲天庆二次袭取南康，并已派徐庆、周湘帆驰救的话，说了一遍。徐鸣皋听了，又将南康府如何深得民心，告诉王守仁，王守仁也甚钦佩。彼此先将已往之事说了一遍，徐鸣皋复又问道：“元帅到此，与逆贼战过数次，胜负如何？”王守仁道：“一阵尚未开战。只昨日杨璋被本帅骂了一阵，本帅本拟即时就要围攻，不料杨璋恼羞成怒，反喝令各兵放下箭来，不能进攻，只得收军，暂作计议。”一枝梅道：“杨璋这厮背义从贼，断不可饶。未将今夜定往城中，将这厮先自杀了，然后再作计议。”王守仁道：“惟恐他那里防备甚严，不能下手，还是明日开战，就阵上擒之。”一枝梅道：“元帅此言差矣。杨璋系文士，向不知武艺两字为何物，如何会亲临阵前？还是未将前去杀他。”王元帅道：“慕

容将军既要前去，须得格外小心才好。”一枝梅道：“元帅放心，末将城里是熟路，绝不妨事的。”王元帅也就答应。这日即按兵不动。

到了晚间，一枝梅就改扮行装，扎束停当，等到二更时分，便藏好兵刃，竟自向南昌城里而去。真是他们剑侠的手段与众不同，任凭南昌守城的兵那样严紧，竟没有一个知道。一枝梅已进了城，直奔按察使衙门而来。一路皆是穿房越屋，走到按察使衙门上房，伏身细听，只听里面已打三更，又向各处一看，见灯火尚明，不便下去。正在探望，又见更夫远远的敲着三更而来。等他走到切近，一枝梅便从屋上一个箭步跳落下来，拔出单刀，向那更夫面上一晃，口中说道：“你嚷，就是一刀。”那更夫正走之间，忽见屋上跳下一人，手执单刀，向自己砍来，已是吓得魂不附体，那里还喊得出？只得跪下来磕头，却一句话说不出。一枝梅道：“我且问你，杨璋的住房在哪里？你若告诉我，便饶汝狗命，若有半字虚言，登时一刀将你砍为两段。”那更夫道：“大王饶命，小人愿说。”一枝梅道：“我非大王，我实告诉你，我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外号一枝梅的便是。因杨璋背反朝廷，甘心从贼，特来杀他。快说出来，他现在住在何处？”那更夫听说，更加吓得要死，只得战兢兢说道：“小人有眼无珠，不识将军大驾前来，尚求免我一死。”一枝梅道：“谁同你说这闲话！尔快讲杨璋住在哪里。”那更夫道：“走此一直过去，末了一进上房，便是他的内室。”一枝梅道：“你这话可真么？”那更夫道：“小人何敢撒谎。只因杨大人本来住在第三进，不久讨了个姨太太，甚是美貌，却住在末了一进，因知杨大人与姨太太同住在那里。”一枝梅道：“现在兵临城下，还住在那里么？”那更夫道：“听说今日不是杨大人上城守夜，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所以我家大人今夜

无事，才进去了不多一会，此时多半尚未睡觉呢。”一枝梅听罢，手起一刀，将更夫杀死，随即前去。

不知能否刺杀杨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劝儿夫妻妾进良言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

话说一枝梅将更夫杀死，随即窜上屋面，依着更夫的话，直至末了一进。伏身屋上，将身子倒挂在檐口，轻轻的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聚定目力望了进去。只见里面灯烛辉煌，坐着一男两妇。男的便是杨璋，一个女子约有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那一个却只有二十岁上下。那半老的妇人却生得端庄大雅，是一位夫人的样子。那二十岁左右的，虽是个小家气度，美貌天然，却也生得不俗，不像那风骚一派。一枝梅看罢，心中想道：“这老的想是杨璋的妻子，那个大约是他的妾了。”

正欲窜身进去，只听那半老妇人说道：“据老爷说来，邲天庆与雷大春不日便要回来了？”杨璋道：“至迟再有五日，他两人总有一个回来。只要他二人回来一个，便可与王守仁这匹夫开战了。鄙人不恨王守仁别事，我劝他的好话，他不相信，反将我大骂一顿。现在当今任用阉宦，谗害忠良，我辈虽做着他的臣子，终是懔懔危惧。宁王虽然是个藩王，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极其宽厚，我今日归顺于他，将来他成了大事，我亦不患无封侯之位。可恨王守仁计不及此，反骂我背叛朝廷，甘心从贼，你道可恨不可恨？若能将王守仁这匹夫擒住，我定将他碎

尸万段，以消前日之恨。”

说罢，只见那半老妇人叹道：“老爷但愿目前富贵，不顾将来祸患。宁藩虽然待人宽厚，究竟是有心背叛，非若当今名正言顺。老爷也要抚心自问，就是今日做了这按察使司，若非朝廷厚恩，哪里有这地步？宁王擅杀朝廷命官，居心造反，此时正是人臣尽忠报国之日，老爷不能讨贼，已是落于下乘，再欲阿附逆王，于情理两字究嫌违背。在妾看来，宸濠虽然势大，终不能成其大事，一旦遭擒，必按国法从事。妾虽不明，似从贼究嫌不顺。老爷若俯念夫妻之情，追想祖宗遗训，虽不能出人头地，做一个讨贼忠臣，也当及早回心，或暗约王元帅即日进兵，作为内应，将来贼败之后，也可免身受国法。若但图目前，安恐贼势既败，即老爷也不能置身法外。与其悔之于后，不若慎之于前。而况王元帅麾下，能征惯战之士，武术超群之人，何可胜数，且皆是忠心亮节，扶弱锄奸。宁王虽有邝天庆、雷大春之流，却皆一勇之夫，不足与论；就是那余半仙、余秀英两个，也是旁门左道，邪术欺人，何能如王元帅亮节孤忠，为一朝名臣。老爷请自计议。在妾愚贱，本来有夫唱妇随之道，但事关大逆，不得不苦口陈词。若其不然，妾恐将来不但有杀身之祸，且有夷族之灾。以老爷一人而上累祖宗，下连妻子，这是何苦呢？”说罢，又见那少妇劝道：“老爷不必疑虑，太太这番话实在不错。宁王虽是个藩王，他现在造反，就是个反叛。老爷从他，不也是个反叛了吗？能杀这个反叛更好，不能杀他，就是自己拚着一死，总比从反叛好多着呢。贱妾虽是个小家女人，蒙老爷收作侧室，本不敢拂老爷的意，但是老爷要从反叛，贱妾也觉得不在理，还请老爷三思。”

杨璋听了他妻妾这一番话，即那稍明大义的，也要羞惭不已，哪里知道他不但不知羞愧，反而怒不可遏，泼口骂道：

“你这两个贱货，知道什么时事，敢来忤逆老爷的意见！若再多言，先将你这两个贱货置之死地，好给你们去做忠臣节妇。”他妻子见他如此，当下哭道：“你不听良言，眼见得身首异处，连累家人。”杨璋的妾也就哭了起来，还是苦苦劝谏。杨璋越发大怒，便要上前向他妻妾相打。

一枝梅听得清楚，此时也就无名火起高三丈，立刻跳下屋来，用了个燕子穿帘的架落，将右手一起，这一掌先将窗格打开。身子一晃，就跟着进了卧房，跳落在地，即将手内的刀向杨璋面上一晃，口中喊道：“杨璋，尔这逆贼！当今皇帝何曾薄待于汝，你不思尽忠报国，反要从顺逆藩。你妻妾苦苦相劝，实系一派良言，你不知羞愧，反而恼羞成怒，要去向他们相打。你可认得本将军一枝梅么？本将军今夜到此，本来杀你。后听你妻妾那番相劝的话，以为你一时糊涂，经这一派良言，当可自知悔罪，或如你妻所说之话，暗约王元帅相助讨贼，本将军就可宽恕于你，不加杀戮。谁知你不听良言，怙恶不悛，与其待到后来，贼势既败，你不免有夷族之惨，不若本将军光将你杀了，将你妻妾的这番话回禀元帅，好使你妻妾尚不至因你株累。”说着即走上前，将杨璋提过来，按倒在地。正要一刀送他性命，只见他妻妾跪在旁边求道：“请将军暂为息怒，再让妾等苦劝他一番，若再不从，听凭将军处治便了。”一枝梅说道：“你等休得多言，本将军还是因你等深明大义，才如此看待，不然连你等一齐杀死，不免令你等有屈。杨璋实系大逆无道，罪不容诛，他死之后，本将军自为你等于元帅前表明一切，断不难为你等便了。”说罢，手起一刀，立将杨璋杀死，当即割了首级，蹑身上屋而去。

这里杨璋的妻妾眼见丈夫被杀，虽是他罪不容诛，咎由自取，也免不得大哭起来。此时前后的家人仆妇听见上房里哭声，

大家赶紧起来，跑到后面一看，只吓得个个魂不附体。内中有两个胆大的，忙问了缘由，杨璋的妻妾因即告诉一遍，却不敢说出谏他不从，致被杀死，只说被刺客刺死，割去首级。于是合署的家人便各处寻找刺客，不必说寻不到，就便寻着，还有哪个敢上前？只得鬼闹了一顿，预备次日去宁王府报信，按下慢表。

再说一枝梅，提着杨璋的首级，出了按察使衙门，心中想道：“我何不就此顺至奸王府一行，将这颗首级送与他看看，好叫他知道我等厉害。”主意想定，即向宸濠府内而来。一枝梅本来是熟路，从前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时节，他却来过好几次，因此毫无阻挡，穿房越屋，直至奸王的殿上，将这颗首级摆在宸濠坐的那张案上。一枝梅将首级摆定，这才出来回营缴令。

你道一枝梅既然入得奸王府，为什么不就此将宸濠刺死，岂不免了许多大事？诸君有所不知，宸濠的内宫却是防备甚严，左右护从亦皆是超超等顶顶好的武艺，若果能将他刺死，也等不到今日，当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时节，早将他刺死了。一来因他防备甚严，二来因他气数未终，势必要等到那个时节，才能将他置之死地。不必说一枝梅不敢擅入险地，就便能独力而行，他们行侠的人也不肯逆天行事，所以一枝梅只能将杨璋的首级摆在宸濠平日所坐的那张案上，使他一见魂消，不敢小觑。

看看天明，当有值殿的差官将殿上打扫清洁，以便宸濠临殿。及至收拾到案上，忽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摆在案上正中间，面向里，准对着宸濠坐的那张交椅。那差官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因道：“这颗首级是从哪里来的？”却又不敢细看，只得报了进去。宸濠闻报，也是吃惊不小，当即起来，梳洗已

毕，即传齐护从，来到殿上。只见案中间那颗首级还摆在那里。

宸濠大着胆便走近案前，细细一看，但见鲜血淋淋，一双眼睛还自睁着。宸濠看了一回，只听“啊呀”一声，吓倒在地。

毕竟宸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见首级吓倒奸王 发弹子打伤贼将

话说宸濠见案上摆着一颗血淋淋人头，两只眼睛还睁着。近前一看，始则分辨不出，再一细看，只听“啊呀”一声，吓倒在地。大家见宸濠吓倒，赶忙上前将他扶起。只听宸濠说道：“杨璋被何人所杀，却将他的首级送到孤这殿上？”一面着人将首级拿开，一面传值殿的差官问道：“尔等昨夜在这殿上，见有谁人到此，可速言明。”那差官跪下说道：“小人们委实不曾见有人来。”宸濠正在疑虑，忽见宫门官进来报道：“启王爷，现有按察使杨璋家属差人来报，说杨璋于昨夜三更时分，被一枝梅行刺，割去首级而去，现在首级不知去向。”宸濠闻报，心中明白，当即命人将杨璋首级交还他的来差带回，令他入殓，一面向左右近侍说道：“既然是一枝梅前去刺了杨璋，这首级一定是他取来摆在案上，似此孤所住之处倒要更加防备了。但一枝梅等现在王守仁部下，王守仁的大兵又逐日前来攻打，所谓之邲天庆、雷大春二人又未回来，好不令孤焦急。”左右近侍也只得随着他说了两句，即退入内宫，暂且不表。

再说徐庆、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命，令他二人带领三千精锐，前往南康驰救。他二人哪敢怠慢，星夜火速前进，不数日已抵南康，也不安营下寨，即催兵将南康城围困起来。此时邲

天庆已得着调他回南昌的信，正要拔队，忽被徐庆这一支兵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邴天庆好生着急，只得开城奋勇冲出。徐庆、周湘帆二人见他杀出来，也就与他力战。一连战了三日，这日夜间徐庆等稍有疏忽，竟被邴天庆带领贼兵冲出城来，趲赶望南昌而去。徐庆等见他已经逃走，即刻进城，安民已毕。所幸南康府郭庆昌虽然失了城池，却未丧命，现在一闻克复，他又出来，即到徐庆营中谢罪。徐庆当下安慰了几句，还请他刻刻防备。南康府感激不已。徐庆见城中民心已定，也就即日拔队起程，仍回南昌，合兵一处。

再说一枝梅将杨璋杀死，回营缴令，王元帅见了大喜。到了次日，即出全队攻城，真是个个争先，人人奋勇。争奈南昌坚固，防备甚严，攻打不下，一连又攻打了三日。

这日正在攻打之际，忽见后面西南角上攻城的各兵纷纷退让。王元帅等再一细看，只见一匹马上坐着一人，手执方天画戟，逢人便挑，见马即刺，只杀得那些攻城兵卒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他那一枝戟飞舞起来，便如入无人之境。徐鸣皋看得清楚，便即飞马过去，接着邴天庆大战。邴天庆一见徐鸣皋，真是恨如刺骨，因被他在南康一把火几乎将自己烧死，及至见了宸濠，又几乎送命，你道他可恨不可恨？于是二人奋勇大战起来，只见一个手执烂银枪，飞舞处如蛟龙戏水；一个手执方天戟，摇摆时不恶卧虎翻身。一往一来，足足战了有二十余合。邴天庆见不能取胜，便大喝一声：“匹夫休得逞能，看本将军的戟。”说着，一戟分心刺来。徐鸣皋赶着迎住，用足了十二分力架在一旁，也就大喊一声：“逆贼，还不下马受缚！”说着，一枪认定邴天庆肋下刺去。邴天庆当即拨开，趁势一戟，向徐鸣皋左腿刺来。徐鸣皋躲闪不及，正中一戟，拨马便走。邴天庆哪里肯舍，紧紧在后追来。

周湘帆看得清楚，恐防徐鸣皋有失，随在身旁取出弹子，一声喊叫：“逆贼休得追赶，看本将军的法宝。”话犹未完，弹子已经发出。邝天庆一听周湘帆大喝，便抬头来看究竟是何物件，就在这个时节，面门上已中了一弹。邝天庆不敢恋战，拨马便走。一枝梅看他逃走，也就飞马赶去。此时南昌城里已是贼兵迎接出来。

一枝梅追至吊桥，正欲抢杀上去，忽然城内冲出一骑马来，马上坐着一个和尚，手执禅杖，迎上来就杀。一枝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波罗僧，两人也不打话，当时就对战起来。只听两边喊杀之声真个震动山岳，一来一往，又战了有二十余合。波罗僧杀得性起，飞舞禅杖，向一枝梅横扫过来。一枝梅也飞舞点钢刀，招拦隔架，上砍下剁，只杀得尘土冲天，旌旗蔽日。周湘帆远远见一枝梅不能取胜，也就将马一拍，抢杀过去。贼队里见有人助战，又飞出一骑马来，更不打话，敌住周湘帆，两人也杀了十数合。周湘帆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便虚刺一枪，拨马而去。那贼将紧紧赶来，周湘帆转身一弹，打了过去，正是弹不虚发，正中贼将面门。周湘帆见他已中弹，拨转马头又杀过去。那贼将正要负痛逃走，周湘帆的马已到面前，手起一枪，正中贼将咽喉，落马而死，随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波罗僧还在那里与一枝梅对敌，城上见他不能取胜，恐怕波罗僧有失，赶紧鸣金收军。波罗僧一闻金声，拨马进城去了，这里官兵也就收队回营。

大家缴令已毕，便去看视徐鸣皋，所幸受伤不重，毫无妨碍，大家也就各去安歇。

邝天庆早中了一弹，回到城中，仍然血流不止，赶急用药敷，将血止住，随来至宸濠宫内。宸濠此时早知他回来，一闻宫门官报进，即刻传他进去。一见他血流满面，即问：“将军

何以如此？”邝天庆就将中弹子的话说了一遍。宸濠切齿痛恨，又问了南康何如，邝天庆道：“臣已经袭了南康，后来奉到千岁的谕旨，正要趲赶回来。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将官徐庆、周湘帆二人率领精锐三千，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臣冲杀数次，不能突出，又与徐庆等战了三日，皆不分胜负。臣又不敢恋战，深恐南昌有失，后来还是夜间率领所部，奋勇冲杀出来，急急赶回前来缴旨，所幸人马并未损伤。但是徐鸣皋等这班人现为王守仁所用，个个皆奋勇争先，臣一人之力，恐不能与之对敌，千岁还得早设妙计，将王守仁杀败，方可长驱而进，不然终久不妥。”宸濠道：“孤也飞调雷大春同来，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

正说之间，只见宫门官进来报道：“雷大春由进贤回来，现在宫门候旨。”宸濠即命传他进宫问话。差官答应出去，不一刻雷大春进来，先行了礼。宸濠见他形容憔悴，狼狈不堪，因问道：“将军为何如此，何以至今才回？”雷大春道：“臣奉了千岁之旨，当即趲赶回兵，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来。一病十日，不能行动，终日卧困，也不思饮食，直至前日始觉稍好，惟恐千岁惦念，只得带病勉强回兵，现在尚不能用力。”宸濠听说，道：“原来如此，但有邻境各县，现在得了几城？”雷大春道：“所有南昌所属外六县，只有进贤未下，因进贤知县鲍人杰、守备施必成两人坚守甚固，施必成又超勇绝伦，因此十分难得。其余五县，皆毫不费事，有的是情愿投降的，有的是攻破的。臣在进贤逐日攻打，若不奉千岁调回的谕旨，再攻打五日，也就要攻打开了。因为奉了千岁谕旨，不敢恋战，赶急回来，听候调用。”宸濠听说，当下便命他与邝天庆出外安歇，俟病痊好，再行出战。二人退出。宸濠好生纳闷，又与军师李自然议道：“似此兵微将寡，何日才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

军师有何妙计，可即说来，以便孤依计行事。”

不知李自然有无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挟异端余七保逆贼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

话说宸濠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十二英雄，并有十万大兵，终日在城外攻打，邝天庆、雷大春两人虽曾调回，一因身受弹伤，一因身抱大病，尚未痊愈，不能即日出战。虽有波罗僧及裨将等人，终非敌人对手，而且寡不敌众，甚为忧虑，因与李自然商议，请他筹设良策。李自然此时亦觉束手无策，只得勉强说道：“可恨前者赵王庄一战，被什么七子十三生破了余半仙迷魂大阵，余半仙逃走。若非他受此大创，现在这里，不必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就便再加一倍，也不足为虑。为今之计，千岁何不将余秀英小姐请来，与他商议，看他有何妙策可以退得敌人。”宸濠听说，因道：“孤非不想到此，争奈余小姐终是女流，他哥哥又不在这里，恐他不肯相助，因此孤未去请他。”

两人正在计议，忽见宫门官进来，跪下报道：“启千岁，前者逃去的那个余半仙，并同着一个非幻道人，现在宫门外候旨，说要见千岁，有要话相禀，特使小人禀知。”宸濠闻报，一听余半仙到来，又同着一个非幻道人到此，心中暗想：“这非幻道人定是有法术的，今既到此，孤无忧矣。”不觉喜出望外，即命宫门官请他们上殿。

宫门官下去，不一刻已领着余半仙进来。宸濠远远看见，

即刻下殿相迎。但见余半仙在前，后跟着一个道士，头戴华阳巾，身穿鹤氅，身背葫芦宝剑，面容秀丽，体骨清超，飘飘然颇有神仙气概。宸濠看罢，即拱手让道：“余道长别来无恙！后面莫非非幻道长么？”余半仙也就答应道：“臣保护来迟，多多有罪。后面正是非幻师兄。”说着上殿，当与宸濠见礼已毕，大家坐下。宸濠道：“余道长一别两年，孤时刻记念，不意今日又见仙颜，真是意料不到。但不知这非幻道长仙乡何处，尚望示知。”余半仙道：“这位非幻师兄与臣同门学道，是敝师的首徒，法术高超，道行深奥。臣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前来攻城，臣一再哀求我师尊下山同心扶助，争奈敝师尚有己事，未便即日下山，因令这非幻师兄与臣同来。一来保护千岁共成大事，杀退敌军；二来帮臣以报昔日迷魂阵之仇。”

宸濠听了这一番话，实在大喜，因道：“近日王守仁攻打甚急，虽经孤将邴天庆、雷大春由南康、进贤两处调回，其如邴天庆被周湘帆弹子打伤，雷大春又自己得病未愈，只靠着波罗僧等人出战，已是寡不敌众，又兼徐鸣皋等武艺超群，眼见南昌不能保守。孤正深自忧虑，方才尚与军师念及，若道长在此，莫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徐鸣皋等这十二三人，就便再加一倍，也难逃道长的掌握；可惜不在此处，只弄得莫展一筹。哪里知道天助孤成功，忽蒙道长远临，又得非幻仙师相助，孤从此无忧了。”说罢，又喊着王守仁骂道：“王守仁呀王守仁，孤与你毫无仇隙，孤举兵起事，是谋夺我朱家的天下，与你何干？你偏与孤作对，带兵前来征讨，仗着徐鸣皋等这一班鼠辈，任意猖狂。余道长不来，孤尚惧你三分；余道长既来，眼见得你全军覆没了。看你这匹夫有何妙计良策，能敌得住余道长与非幻仙师么？”独自骂了一阵。

当下非幻道人躬身说道：“贫道闻余贤弟常道千岁仁义过

人，宽厚无匹，真乃英明之主，贫道惟恨相见太晚。今见龙颜，果然名实相副。王守仁及徐鸣皋等虽然猖獗，非贫道敢自夸口，只须聊施小技，便令他们死在目前，千岁请放宽心。待贫道明日出阵，以观动静，即作计议便了。”

宸濠闻言，更加大喜，当即命人大排筵宴，便在殿上畅饮起来。当日宾主联欢，互相痛饮。席散之后，便留余半仙、非幻道人在偏房安歇。余半仙又将他妹子余秀英着人喊出来，叙谈了些别后之话，又命与非幻道人见礼已毕，然后各回卧房安歇。

次日一早，即有人报进说：“王守仁督率全队，又来攻打。”宸濠即请余半仙、非幻道人出阵，宸濠自己也陪着他二人出来观阵。三人来到城上，望外一看，只见敌军耀武扬威，在那里骂战。非幻道人见了大怒，因与宸濠说道：“待贫道前去会他。”宸濠道：“有劳仙师，若能一阵成功，当再重谢。”非幻道人又谦了一回，随即辞了宸濠，又望余半仙说了一声：“贤弟，愚兄去去就来。”说着，背上葫芦盖揭开，倾出一个纸鹿，执在手中，喝声道：“疾！”向地下一放，顷刻变了一匹梅花关鹿。非幻道人即刻上了坐骑，手持宝剑，下得城来，喝令升炮开门，直望城外而去。

王守仁在外面催督三军奋勇攻城，忽听炮声响处，城门大开，知有贼将前来拒敌，当即抬头一看，并非贼将，却是一个妖道。只见他头戴华阳巾，身穿八卦袍，背后葫芦，手中仗剑，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满脸妖气。王守仁看毕，心中暗道：“此人定有妖法，不可不防。”即传令各将小心防备。当下非幻道人已到阵前，大声喝道：“王守仁听着，你等身为大将，不识天时，现在宁王天命彼归，你等偏要逆天行事，岂不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你若识时务，若知天命，

可即早收兵，免致三军涂炭。倘仍执迷不悟，你可认得非幻仙师么？”

王守仁听罢大怒，道：“妖道休得乱言，待本帅命人取你狗命。”说着，顾谓左右道：哪位将军前去会他？”只见罗季芳一声应道：“末将愿往。”说着手舞虎头枪，直杀过来。非幻道人笑道：“来将休得逞能，且通名来，待本师取你狗命。”罗季芳喝道：“妖道听了，咱老爷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罗季芳是也。不要走，看枪！”说着一枪刺来。非幻道人急将手中剑架住，接着互杀起来。战不数合，忽见非幻道人执剑在手，向罗季芳喝声道：“着！”罗季芳不知不觉，两眼发昏，在马上坐不住，登时跌下马来。非幻道人哈哈大笑，正要取他首级。卜大武看得清楚，飞马提刀，接杀过去。罗季芳当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与卜大武战未数合，仍用前法，将宝剑一指，喝声道：“着！”卜大武也就登时跌于马下。

徐鸣皋、一枝梅看了大怒，即刻大声骂道：“好妖道，胆敢用邪术惑人，本将军徐鸣皋、一枝梅前来取你狗命。”此时卜大武已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见徐鸣皋、一枝梅二人齐杀上来，复又哈哈大笑道：“徐鸣皋、一枝梅休得逞能，不必说你两人齐来厮杀，就便再添两人，也不是本师的对头。你等来得好，看剑！”说着，手中的宝剑劈面砍来，说也奇怪，分明见他一口剑，及至到了面前，却是两口。徐鸣皋、一枝梅两人分头敌住，杀了一会，并不见非幻道人动手，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徐鸣皋、一枝梅看了，却暗暗吃惊。正在奋力遮拦隔架，忽听非幻道人喝道：“宝剑，宝剑，还不与我击下。”一声才完，那两口剑一齐飞了下来。徐鸣皋、一枝梅二人说声“不好”，赶即躲让，那里躲让得及，徐鸣皋左肩上着了一剑，一枝梅右肩上着了一剑，当下二人负痛逃回。

非幻道人见他二人败走，乘势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顷刻狂风卷地，乱石飞天，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杀过来。只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许多勇将，抱头鼠窜，败下三十里，始各惊魂稍定。查点人马，已折伤不少。徐鸣皋、一枝梅虽中了两剑，却不妨事，卜大武、罗季芳此时也醒了过来。当下安立营寨，王守仁好生忧闷。非幻道人大获全胜，宸濠接进城中，自然称谢不已。

随后非幻道人大摆非非阵，七子十三生议破非非阵，徐鸣皋等十二位英雄大破离宫，武宗御驾亲征，宸濠明正国法。许多热闹，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养正议围安庆 王守仁再打南昌

话说王守仁自统大兵被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退下三十里下寨，徐鸣皋、一枝梅、罗季芳、卜大武虽被妖剑着伤，幸不妨碍。王守仁安营已定，徐鸣皋等四人也就苏醒过来，再用了些绝妙的敷药敷上，只须一两日自然就痊愈起来。暂且不表。

再说非幻道人大获全胜，宸濠将他接入城中，当即大排筵宴，欢呼畅饮。酒过三巡，宸濠谢道：“孤自从王守仁带兵到此，徐鸣皋等这一班匹夫，仗着自己的武艺，孤家屡被他所败。设非仙师驾临，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今日大获全胜，已足令王守仁丧胆了。但是，他虽然败走，尚未全军覆没；而徐鸣皋等那十二个人，皆是勇敢力战之辈，毫不畏死之徒，难保他不重整残兵，再决死战。在仙师之意，又当何如呢？”非幻道人道：“非是贫道夸大口，谅他这一班毛卒有多大本领，若他能识时务，早早罢兵，还是他们的造化，这三十万生灵，尚可免就死地。若再执迷不悟，贫道只须聊施小技，管教他这三十万人马，皆死在贫道手中，不留片甲便了。”宸濠闻言大喜。

当下副参谋刘养正在旁说道：“仙师之言固是好极，以仙师法力之高，视敌犹如草芥，毫不足虑。但某有一言，不识千岁尚肯容纳否？”宸濠道：“卿有何言，请即说出，以便大家

商议。”刘养正道：“某所虑者，以得地为先，以争战为后。若图目前与王守仁日角胜败，即将他三十万大兵全行覆没，后起之兵难保不陆续而来。是徒以角力胜负，残虐生灵，而于土地、人民毫无所得。土地、人民既不我属，则军需粮饷又何自而来？即使今日胜一战，明日胜一战，而援兵纷至，吾恐亦不能任意屠戮，以伤上天好生之心。且仅恃南昌一城，又有几何粮饷可以坚持日久？一旦军需不足，粮饷空匮，人民势必变心。民心一变，虽有仙师在前，雄兵在后，军无饷需，马无粮草，其又何能保乎？某是以为千岁虑也！”宸濠听了这番话，便惊然说道：“非卿之言，几使孤坐守孤城而不思辟地了。为今之计，卿有何策以为根本，庶使军无匮粮，库无匮帑，而有以自固乎？”

刘养正道：“某之意，以为南昌旋得旋失，既未得其钱粮，而所属各县，虽经雷将军得了几城，却亦断不可恃。为今之计，莫若一面与王守仁对敌，一面潜师间道径趋而下，先取九江，进围安庆，以固根本。九扛与安庆既得，仍宜分兵下攻芜湖，然后大王自统大兵，亲出长江，顺流东下，取金陵以为根本之地，然后大势成矣。若图目前之胜败为荣，某窃为千岁不取焉！”

宸濠听罢，大喜道：“卿这一番议论，真是言言金石！孤当照卿之言，分兵前往便了。”李自然在旁也就说道：“刘参谋之言是也！”宸濠因即斟酌道：“现在孤此间大将惟邝天庆、雷大春二人，若再使他二人分兵前去，孤身旁又无大将可以保守了。”李士宝道：“千岁可使雷大春为统将，率兵三千先往九江。好在九江一城此时定然空虚，即有防备，亦不过是些老弱而已。得雷将军一人统领，再带些偏裨牙将，取九江如在掌握之中。九江一得，安庆自必惊慌。雷将军可急急率兵星驰而去，安庆亦断不难取也。却宜速不宜迟，迟则兵力一厚，急切便不可得矣！”宸濠当下大喜。

酒筵已散，随即命雷大春率兵三千，星夜间道潜师直取九江，然后进攻安庆。这枝令传出，雷大春疾又已好，当即奉令，挑选了三千精锐，真个是潜师间道，星夜飞驰，往攻九江去了。按下慢表。

再说王守仁自退下三十里，安营已定，停下两日，徐鸣皋等剑伤已各痊愈，王守仁便齐集诸将于大帐前议道：“前日为那妖道用了邪术，我军大败了一阵。幸喜徐将军等刻已痊愈。士卒虽折伤不少，细查实数，亦不过伤去二三千人。我军锐气尚未大挫，若不并力攻取，未免有失诸位将军从前英勇忠义之名。即妖道虽然厉害，亦不过所仗邪术。自古邪不胜正，理之必然。本帅拟多备乌鸡黑犬血，于临阵时，妖道若再恃术，即将秽物喷去，或可破其邪术。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徐鸣皋等齐道：“未将等亦思如此，但未奉元帅之令，不敢擅自专主。今元帅虑及至此，未将等当谨遵钧命，准备与逆贼决一死战，但冀攻破南昌，早擒逆贼为幸。若久久不下，不但师老无功，且上遗宵旰之忧，下累三军之苦，未将等亦所不愿也。”王守仁大喜道：“诸位将军既有此忠义之心，真乃国家大幸！即烦将军等各命本营士卒，连夜在于就近乡村等处，多寻乌鸡、黑犬，万一寻找不出，准其备价向畜养之家购买，毋得强自搜索，致遗民怨。”各营士卒得了令，也就即刻出营，分往就近村落中寻找。天未黎明，各兵卒即带了许多乌鸡、黑犬回来缴令。王守仁一见大喜，即命取了鸡犬血，又命人分贮喷筒之内，以便临阵时喷打出去，以破妖法。安排已定，王守仁又命众三军再养一日，将精锐养足，好去决战。众三军无不欢欣跳跃，擦掌摩拳，准备攻城擒贼。

过了一日，到了晚间，王守仁又传令出来，命各军四更造饭，五更出队。众三军奉了将令，哪敢怠慢，皆是个个戎装扎

束，只待将令一下，即便出队前往攻城。不刻元帅令下，营门开处，金鼓齐鸣，炮响三声，一队队如熊如虎之师，直往南昌进发。

徐鸣皋先到南昌城下，即命排齐队伍，便自出马向城上讨战。这日却是布政使胡濂守城，当有守城贼兵飞报进去。胡濂闻言，当即上城望外面一看，只见那二十余万雄兵，遮天盖地而来，声势好不可畏。又见徐鸣皋坐在马上，耀武扬威，骂不绝口，声称捉住宸濠，定然碎尸万段。胡濂哪敢怠慢，也就飞命守城官驰报进宫。宫门官闻报，也就即刻报知宸濠，请遣将出城迎敌。宸濠闻言，一面先着胡濂开城迎敌，一面飞命邲天庆即刻出城。又请非幻道人与余半仙观阵。

此时非幻道人早已得着了信息，宸濠的人尚未到，他已走了过来，因与宸濠道：“千岁不必惊疑，贫道已早算到今日王守仁欲带兵前来复战。王守仁今日不来，贫道明日也要请旨前去。难得他自来送死，免得贫道又费跋涉了。只此一番，定要将王守仁杀得个片甲不回，把徐鸣皋等那一起匹夫，个个杀得粉身碎骨，以报我师弟迷魂阵之仇，以为千岁长驱直入之地。便请千岁观阵，看贫道指挥三军便了。”宸濠大喜。即刻与非幻道人、余半仙上了坐骑，直望城外而来。

且说徐鸣皋在城外骂阵，骂了一会，见城中并无贼将前来迎敌，正是焦躁不安。恰好大队已到，一字儿列成阵势。徐庆、一枝梅、狄洪道、罗季芳、徐寿、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杨小舫等人也飞马到了阵上。只见徐鸣皋还在那里指着胡濂大骂不止。又见胡濂也在城上往下骂道：“你等众军休得威武，眼见得死在目前，尚不知觉。顷刻仙师一到，就要送你等一齐归阴。我虽有志归降，终不失封侯之位，何若你等碎尸在野，碧血成河，抛父母而远离，弃妻孥而不顾，魂飞

天外，磷磷秋草之场；魄散空中，渺渺无依之鬼，未免可惜。岂如我等安富尊荣，家人团聚么？”胡濂正在城头上指着徐鸣皋等大骂，只见徐鸣皋一声大喝，将马一夹飞到城下，率领众三军并力攻城。正在激励三军，忽见胡濂应弦而倒。

不知胡濂被何人所射，究竟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施绝技一箭射降贼 仗邪术二次败官军

话说胡濂正与徐鸣皋相对而骂，徐鸣皋听了他那一番无耻的话，直气得暴跳如雷，率领众兵丁冲杀过去，忽见胡濂应弦而倒。你道这是为何？原来徐庆在马上听见胡濂那一番话，也是气不可忍，当下拈弓搭箭，使出神箭手本领，飏的一箭射去，正中胡濂咽喉，应弦而倒，当即送命。徐鸣皋见胡濂被箭射倒下去，立刻催督三军奋力攻城。

众兵卒正在猛攻之际，忽见城门开处，冲出一支兵来，为首贼将不是别人，正是邝天庆。徐鸣皋一见，更不打话，两下便厮杀起来。二人斗了有十余合，徐庆在后见徐鸣皋战邝天庆不下，也就将马一夹飞出阵来夹击。邝天庆见有人来助战，就抖擞精神独战二将，毫不畏惧。三个人杀作一团，两边鼓角齐鸣，喊声震地。

正杀得难解难分，忽又见非幻道人与余半仙从城里出来。非幻道人骑坐梅花关鹿，手持宝剑，背系葫芦，一声说道：“邝将军且暂息少时，待贫道处治这一起孽畜。”邝天庆闻言，即便虚晃一戟，退入阵后。非幻道人便向徐鸣皋等喝道：“你等乳牙未长，胎毛未干，但知仗自己的武艺，违背天心，逆天行事。本师前者略施小技，即杀得你等弃甲抛戈，逃走不及，也

就该知本师的厉害，不敢再恃己能，前来争斗。你等仍妄自尊大，不识时务，复又胆敢将胡大人射死，种种逆天，实在罪无可逭。你等休走，看本师的宝剑来了！”说着，即将手中剑向徐鸣皋砍下。徐鸣皋急架相迎，不见非幻道人动手，只见那口剑已在空中飞舞。

徐庆在后看徐鸣皋战非幻道人不过，也就赶杀上来。非幻道人见徐庆也来助战，哈哈笑道：“来得好，愈多愈妙，好让本师早些送你等归阴。”说罢，喝一声：“变！”只见那宝剑登时变了两口，望着徐鸣皋、徐庆二人飞砍下来。一枝梅看得真切，也就从斜刺里向非幻道人杀去。非幻道人见一枝梅又来助战，复又一声道：“疾！”那宝剑又变了一口，在半空中飞舞盘旋，有欲望下砍之势。此时包行恭、狄洪道、周湘帆、罗季芳、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寿等人见了非幻道人如此邪术，也就合力齐冲出来，围住非幻道人厮杀。

非幻道人见了众英雄齐来助战，将自己围在当中，便大笑不止，口中说道：“你等来全了么？如未到齐，尚有几？可着令他赶速前来，好试本师的法宝。”说着复又一声道：“疾！”向那法宝说了两句：“速变！速变！快取首级见吾！”话犹未了，只见那宝剑一变两，两变三，三变四，顷刻之间，变了十几口出来，认定各人，一人一口，直望下砍。王守仁在阵上看得真切，说声：“不好！”当即喝令三军，将所有的喷筒一齐将乌鸡黑犬血速速喷出。三军得令，立刻将乌鸡黑犬血喷打出来。说也奇怪，就这一阵乱喷乱打，那十几口宝剑竟是纷纷落了下来。众军近前一看，原来皆是些纸做成的。

徐鸣皋等一众英雄见非幻的飞剑已破，无不欢喜，更加并力围裹上去，恨不能立刻将非幻道人碎尸万段。此时非幻道人见自己的法术已破，便大怒道：“你等敢破本师的法宝，今日

不送你等的性命，本师誓不回营！”徐鸣皋等一众英雄也就大怒，骂道：“好妖道，不知羞耻，敢将纸剑前来吓谁？本将军等若不将你这妖道擒住肢解开来，也算不得本将军的厉害！”一面说，一面你一枪、我一刀、他一槌、我一戟杀个不住。

贼阵上余半仙看见如此光景，恐怕非幻道人有失，也就大喊一声道：“师兄休得惊疑，我来助你！”说着，也即冲出阵来。包行恭、周湘帆正要去找余半仙厮杀，忽见非幻道人将座下梅花关鹿的头一拍，那梅花关鹿将口一张，登时从口中喷出烟来。那烟见风一吹，又变了许多烈烈烘烘一片通红的烈火，直望徐鸣皋等卷烧过来。王守仁看见，说声：“不好！”又命众军齐将鸡犬血喷去，哪知已经喷尽，三军皆束手无策。只见那烈焰腾腾的火，趁着风威直卷过来。徐鸣皋等见事不妙，也只得率领三军向本阵中奔逃，只听那一片喊哭之声，真是震动天地。此时，王守仁也知道立脚不住，即命后队改前队，望后速退。三军士卒真个是弃戈抛甲，各顾性命，望后而逃。非幻道人还在后面督率着贼兵一路追杀。所有那些官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自相践踏因而丧命，有的被刀着枪杀死，有的逃走不及跌倒下来被贼兵踏死，有的被马冲倒死于马足，就此一阵，官兵伤了有五六千人，直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王守仁直退至五十里下寨。非幻道人见官军败走已远，方才收了火，鸣金收军。

宸濠在城头上看得真切，好生欢喜。当即下了城来，一见非幻道人，即执手相谢，邀至城中，并马回去王府。此时众贼将皆来庆贺，宸濠即命大排筵宴，犒赏三军。酒席中间，又向非幻道人说道：“孤前次见仙师的宝剑被王守仁破去，徐鸣皋等一众狐群狗党围绕仙师乱杀起来，孤那时好不为仙师担忧！正要派邲天庆前去助战，已见余道友出去阵前。不知如何，瞥

眼间仙师又行出那喷烟吐火的妙法，将王守仁等以及三军烧得个弃甲抛戈，舍命而走，这真是仙家妙法，奇术难知！王守仁叠败两阵，料他也该胆慑了。但不知仙师的宝剑何以为他等破去，这是什么道理？”非幻道人道：“千岁有所不知，贫道所练的飞剑，本是仙家妙法，无论他有多少大将，可以取他性命。只有一件，不能经染秽物。一染秽物，立刻变成纸剑，纷纷落下尘地。今日阵上所以不能取他等性命者，恐怕王守仁暗用秽物，喷打出来，以致宝剑为他所破。是以贫道一见宝剑破去，不能取他等性命，只好另用他法，使贫道的座骑喷出火来，将他三军烧得个焦头烂额，虽不使他片甲不回，我们也算大获全胜了。”宸濠道：“若非仙师协力帮助，妙术无边，又何能使王守仁大败而回、心惊胆落，徐鸣皋等抱头鼠窜、烂额焦头呢？孤只恨得遇仙师尚嫌稍晚！若早两年相遇，余道友固不致为什么七子十三生所败，而孤亦得横行于天下了。”

非幻道人道：“吾料王守仁经此一番大败，断不敢再来搦战了。贫道之意，乘他惊魄未定之时，今夜前去劫寨，只要将王守仁擒住，徐鸣皋等武艺虽是超群，既见主将为人所擒，哪有心不摇动之理？然后千岁再以甘言美语劝他归降，徐鸣皋等感千岁不杀之恩，念千岁招降之德，岂有不心悦而诚服，为千岁所有？千岁既得徐鸣皋等一千人众，然后再分兵各处，夺城争地，则大事定矣！”宸濠听了这番言语，好不欢喜，当下谢道：“蒙仙师相助之力，孤若位登九五，定再大大加封，以酬相助之绩。”非幻道人道：“贫道非敢望千岁赏赐，这不过上应天心，下舒民力，顺天而行耳。”一会酒席既定，宸濠即传出密令，分属各营今夜三更前去劫寨。贼兵将得了此令，自然预备起来，等到夜间好去劫寨。

且说王守仁退到五十里扎下营来，查点人马，伤了一万有

余，再看徐鸣皋等被火烧伤的甚夥，好生不乐。即命徐鸣皋等赶紧医治，等诸伤痊愈，再行计议进兵。徐鸣皋等亦只得遵命，赶为医治。但是，各人皆闷闷不乐，都道如此看来，这妖道如何制服？一枝梅道：“除非玄贞子大师伯及众位师伯、师叔到来，方可破得这妖道。”徐庆道：“好在我伤势不重，明日回明了元帅，将我师父寻到，请他老人家用飞剑传书，将众位师伯、师叔请来灭这妖道，共擒叛王，以安社稷。”

大家议论一番，看看已将天黑，于是众人也就预备安歇。

忽见大帐前从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解药施丹救全军士 反风灭火败走妖人

话说徐鸣皋等正要预备去安歇，忽见大帐内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大家吓了一跳，群相喊道：“拿刺客！”话犹未完，只见那人一声唤道：“你等休得惊慌，特地前来救你等性命。”徐鸣皋等一闻此言，近前一看，原来是傀儡生。此时众人欢喜无限，即刻上前给他施礼。傀儡生道：“诸位贤侄休得闹此浮文。元帅现在哪里？速将我带领去见元帅，有大事商量，万不可迟，退则合营的性命难保。”徐鸣皋等一听，知有异事，哪敢怠慢，当即先自进了后帐向王元帅禀明一切。

王元帅一听此言，即刻具了衣冠，升坐大帐，请傀儡生相见。徐鸣皋出来将傀儡生引入，王元帅降阶相迎。彼此相见礼毕，王元帅邀傀儡生上座，向傀儡生道：“久闻仙师大名，如雷贯耳。今幸惠临见教，某有失迎迓，歉罪之至。”傀儡生谢道：“贫道四海云游，迄无定止。久闻元帅忠义，亟欲趋教，以未得便，故尔来迟，实探抱歉。今者元帅为妖人非幻道人两番擅用邪术，致元帅大败若此。虽妖人作恶众多，亦是众军等应遭此劫。元帅倒不必过虑以后之事，所谓恶贯满盈，自难逃其法网。所虑者，顷刻间有一非常之变，元帅得毋知之乎？”王守仁听了此言，登时大惊失色，避席而问曰：“某不敏，不

能察过去未来，乞仙师正告之。”傀儡生道：“妖人将有劫寨之举，贼兵已在半途，若不赶紧预备，必有非常之变。”王元帅道：“仙师何由得知？”傀儡生道：“贫道路经此地，见逆贼宸濠宫中妖气甚旺，贫道即潜入宫中探听一番，哪知宸濠正与非幻道人在那里议论。非幻又劝宸濠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趁元帅惊魂未定之时，于今晚三更前来劫寨。贫道一闻此言，知元帅必无防备，故特赶紧前来为元帅报信，望元帅急速准备，以救三军性命。”

王守仁一闻此言，更是大惊失色。道：“诸将受伤，三军疲困，如言御敌，万万不能。似此如之奈何？尚望仙师悯诸将之颠危，救三军之性命，为某急思良策，以御贼氛。不独某感激无穷，即众三军亦衔感再生之德了。”傀儡生道：“元帅勿忧，贫道设法以御之。但是孤掌难鸣，必藉诸位将军之力。”王守仁道：“诸将甫受重伤，尚未痊愈，如何抵敌呢？”傀儡生道：“是不难。诸位将军所受之伤，无非为妖火所炽，贫道有药可治。但即请传诸位将军到帐，候贫道一一治之，包管立时无恙。虽冲锋陷阵，执锐披坚，不难也。”王守仁听说大喜，即刻将受伤诸将士传齐，进入大帐。傀儡生先将诸将细看一遍，分别受伤轻重，然后在腰间取出一个葫芦，倾出二三粒丹药，命人取了清水，将丹药和开，与诸将士分别敷上。果然，顷刻间生肌长肉，登时痊愈。诸将伤势已痊，便请王守仁发令，四面埋伏，以待贼军前来劫寨。王守仁当下便命徐鸣皋、徐庆、王能带领兵卒，在大营左边埋伏；一枝梅、周湘帆、李武带领兵卒，在大营右边埋伏；徐寿、包行恭、杨小舫带领兵卒，在营后埋伏；狄洪道、罗季芳、卜大武带领兵卒往来接应。诸将得令而去，王守仁与傀儡生坐守大营，以待动静。

吩咐已毕，看看将近三更，并无动静。王守仁正在疑惑，

贼兵既来劫寨，何以到此时仍无消息？正疑虑间，忽闻金鼓喧天，喊声震地，那一片喊杀之声，真个如地裂山崩相似。傀儡生道：“元帅信否？若非事先预防，这万千生灵，定要遭此涂炭了。”王守仁道：“三军之所以不遭此厄者，皆仙师仁慈所赐也！”

且说非幻道人督率邝天庆及偏裨牙将，带领众贼兵衔枚疾走，来到大营，以为王守仁当惊魂甫定之余，将士败亡之后，必然计不及此，预为防备。邝天庆一马当先，冲入营内。才进了营门，只见灯火通明，旌旗环列，知道有了准备，当即回马便走。尚未走出，忽听一声炮响，左边徐鸣皋、徐庆、王能杀出，右边一枝梅、周湘帆、李武杀出，当即将邝天庆围在当中，奋力厮杀。邝天庆也就抖擞雄威，力敌六将，左冲右突，预备杀出重围。哪知他本领虽然高强，争奈寡不敌众，怎禁得六将降龙伏虎的生力军，围住他一人死斗，看看已力不能敌，一心望非幻道人前来接应。

哪知非幻道人在后面押着队伍，以为邝天庆必然杀入官军大寨，将官军杀得马仰人翻，正拟往前助战，以期一战成功。哪知狄洪道、罗季芳、卜大武三人闻得贼兵已到，便出兵前来接应，恰好遇见非幻道人率领贼众向大营驰往。狄洪道等当即上前截杀，将贼兵冲为两截，死命力斗，不容非幻道人进前。此时非幻道人也不敢通行妖法，惟恐有伤自家兵将，因此只与狄洪道等并力战斗，又不能直冲进前，虽然狄洪道等胜他不过，他却也不能取胜于人。那里邝天庆被徐鸣皋等六人围在核心，冲杀不出，急盼后队兵卒接应，却又不见前来，好容易将王能刺伤一戟，这才舍命冲出，逃入后队。哪知才到后队，只见非幻道人也被官兵围在那里厮杀。邝天庆一见，望非幻道人大声喊道：“还不快走，等到何时！今番上了你的当了！”

非幻道人正与狄洪道等力战，不分胜负，一见邺天庆大败出来，又听他说“上了你的当”这一句话，好不惭愧，因此恼羞变怒。又见徐鸣皋等随后紧紧追来，若再不行妖法，更要大败而回，因此也顾不得伤及自家人马，只得将座下梅花关鹿头顶一拍，登时鹿嘴一张，喷出烟来，一霎时变成烈火，直望官军队里烧去。那些官军于日间经过厉害的，谁人不怕？就便徐鸣皋等也知道火势甚猛，身上的伤痕才经傀儡生治好，今又烧来，也是栗栗危惧。因此官兵、官将抱头鼠窜，望本营中乱逃。非幻道人见官军已退，即催督邺天庆率领众贼将兵卒反杀过去，那一片喊杀之声，更加惊天动地。

傀儡生正在帐中与王守仁议论非幻道人的妖法，忽见营外烟雾迷漫，一霎时红光照耀，又听那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知道又是妖人作法，说声：“不好！”也来不及与王守仁说明，当即出了大帐，将手中的宝剑向空中一掷，口中说道：“宝剑，宝剑，将这一片妖氛扫回贼队，使他自烧其身，毋得有误！”傀儡生说罢，那宝剑果然在半空中飞舞了一回，登时一道白光如一条白龙相似，飞出营外，竟将那一派妖火扫了回去。

非幻道人正督率贼将邺天庆催赶官兵官将，杀入大营，忽见一阵狂风向本队卷来，接着那一片烈火亦向本队中烧来，非幻道人好生诧异。当下一面传令，命所有贼众休得赶杀，速速收队；一面念念有词，收那妖火。哪知贼众正赶得高兴，非幻道人虽然传令收队，争奈众贼军不及收兵，只顾迎着火光赶杀过去。非幻道人即便收火，哪知再念真言，火也收不回来。众贼军正望前发，忽见那烈火向本阵中烧到。在先传令收兵，众贼军不闻不见，现在不等传令，大家惊扰起来，高声喊道：“我们快走呀，火烧过来了！”一面说，一面跑，互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非幻道人见妖火收不回来，也就着急。若再等片刻，

本队的兵卒就要烧死尽净了，因此只得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即将葫芦一阵倾倒，立刻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才算将这一派烈火灭熄。官军队里见妖火烧过去，知道有人破了妖道的法，也就掩杀过去，紧紧追赶，杀死贼兵不计其数。直至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这才收兵不赶。王元帅到南昌败了两仗，今夜才算大获全胜。然而兵卒死伤亦复不少。非幻道人见大雨灭了火，却不敢再去追杀，只得收兵回南昌，再作计议。

宸濠正在城里盼望信息，满望这一路到王守仁的大营，将其杀个净绝。哪知正望之际，忽有探事报了进来，口中称：“千岁不好！非幻仙师杀得大败而回，众兵将死伤甚多。非幻仙师现在已经率领众兵卒回城了。”宸濠闻言，好生烦恼。恰好非幻道人与邝天庆已进入宫中，邝天庆当下给宸濠请罪。

不知邝天庆果得问罪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施法代官兵

话说邺天庆向宸濠请罪，非幻道人亦向宸濠道歉。宸濠当下便向二人说道：“胜负乃兵家之常，今虽败了一阵，已胜他两阵，也算抵得过来。尚望仙师不可灰心，努力向前，以助孤家共成大事。”非幻道：“贫道料定王守仁绝无准备，才敢决计前去。不知如何，他已经防备起来。这也罢了，他虽有防备在先，并未大败，后来贫道放火烧他，已将那些官军烧得抱头鼠窜，败将下去，不知为何突反转风头，将火卷入本阵，烧了过来。因此本队三军见了烈火烧身，这才败将下来，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幸亏贫道见景赶着用法下了一场大雨，才算将火灭了，救得三军回城。吾料王守仁必无此等法力反风卷火，其中定然有了妖人相助于他。明日倒要细细打听出来，究竟何人相助，破贫道的法术。”宸濠一闻此言，心下早料到八分，定是破迷魂阵的那一起人。当下向余七问道：“莫非还是前者破道友大阵的那一班人么？”余七道：“只须明日细细打听，便知明白了。”说罢，大家便去歇息。

到了明日，宸濠派了细探打听出来，果然是大破迷魂阵的人。宸濠因也颇为思虑，当下便着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请来，议道：“孤今日着人前去打听，顷据回报，说是唤作什么傀儡

生。孤想这傀儡生颇为厉害，法术也甚高强，当得如何除却此人才好。”非幻道人道：“千岁勿忧，前日贫道所以猝败者，以其不知为何如人，并未料及至此，以至始有此败。今既知是傀儡生，非是贫道夸口，只须略施小计，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包管将他一座大营，连同傀儡生，一齐置之死地，以助千岁成功便了。”宸濠道：“据仙师所云，岂有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就可将官兵二十万众置之死地？孤窃有所疑焉。”非幻道：“千岁勿疑。但请派人于僻静处所，赶速搭一高台，以便贫道上台作法。三日之内，若不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贫道愿甘军法便了。”宸濠闻言大喜，当即命人于僻静处所赶筑高台，以便非幻道人作法。暂且不表。

且说徐鸣皋等收兵回营，算是大获全胜。王守仁当即慰劳了一番，又谢了傀儡生相助之力。傀儡生复又说道：“贫道尚有他事去往天台一游，三日之内尚有一番惊恐，却不妨事。今有小瓶一个留下，等到第三日夜间初更时分，可将这瓶塞拔去，将里面的物件倾倒出来，洒在大营四面。元帅可即拔队速退驻扎吉安府界，然后再徐图进兵，方保无事，不然恐有大难。随后如有急事，贫道再来便了。”王守仁还欲相留，傀儡生道：“元帅不必拘执，依贫道所说办理，自无贻误。”徐鸣皋在旁说道：“师伯云游四海，无所定止，此间若遇大事，欲寻师伯，急切难求。可否请师伯将这宝剑寄存小侄这里，遇有急难，便可飞剑传书，请师伯驾临，以解其危，可以诛贼众了。”傀儡生闻言，因道：“也罢，我便将这宝剑留下。贤侄等切不可轻易使用，必须要到万分无法之时，方可使用一回，使他传书于我。”徐鸣皋唯唯听命。傀儡生当将宝剑留下，告辞而去。王守仁等将他送出营门，正要与他揖别，登时不知去向，王守仁羡慕不已。

看官，你道傀儡生这宝剑既留下来，他自己哪里还有防身的物件呢？诸君有所不知，这留下的宝剑却是有形无精，他自己还有一口剑丸，那才是精灵俱备的。那剑丸他如何肯留下来？即便他留下，旁人也不能使用。这留下的难道真个会传书么？不过欲坚王守仁的心，免得纠缠不已，所以才留下来，就便徐鸣皋等也不知道他是这个用意。闲话休表。

且说宸濠命人将高台筑成，非幻道人先到台上看了一会，然后又命人在台上设了香案，自己又取出一面柳木令牌，排在案上。见他每日上台三次，下台三次。凡上台一次，必须手执宝剑踏罡步斗，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所为何事。到了第三日晚间，将有初更时分，即请宸濠与余七同上高台，看他行法。宸濠大喜，随即同上台来。只见他仗剑在手，口中先念了一回，然后将案上那块柳木令牌取在手中，向案一拍，一声喝道：“值日神何在？速听法旨！”一声道毕，但见风声过处，从半空中落下一位金甲神来，向案前立定，向非幻道人唱了个喏，随即说道：“法官呼召小神，有何差遣？”非幻道人道：“只因王守仁不识天时，妄自兴兵犯境，特地呼召吾神，速即传齐十万天兵天将，前往王守仁大营，将他的所有人马，一齐灭尽。速来缴旨，不得有误！”非幻道人说罢，那金甲神说了一声：“领法旨！”登时化阵清风而去。非幻道人又向宸濠说道：“哪怕傀儡生武艺高强，王守仁兵精将勇，就此一番，也要将他踏为平地了。”说罢，便与宸濠、余七下台而去，只等三更以后，再行上台退神。

再说王守仁自傀儡生走后，光阴迅速，看看已到了第三日。这日早间，即命各营三军预备拔队退守吉安。众三军不知是何缘故，却也不敢动问，只得大家预备起来。到了晚间初更时分，徐鸣皋即将傀儡生留下的那个小瓶将塞子拔去，把瓶内的物件

倾倒出来，倒在手中一看，原来是些碎草以及小红豆。徐鸣皋看了，颇为称异，暗道：“这些草豆有何用处？难道他能变作兵马么？且不管他。”当下即将这碎草、小红豆儿在大营周围一带，四面八方撒了下去，然后禀明王守仁拔队。王元帅一声传令，当下众三军即拔队退走吉安。

走未移时，只听后面扎营的那个地方，人喊马嘶，有如数十万人马在那里厮杀。你道这是何故？原来非幻道人造了天神天将去平王守仁的大寨，哪知这些神将到了那里，并不知王守仁已经拔队退走，只见还是一座大营，内藏无数兵马，当下便冲杀进去。那大营内的兵马，一见有人蹿进大营，也就各人奋勇争先，向前迎敌，所以闻得厮杀之声。但见王守仁既将大营撤退，这些兵马又从何处而来呢？原来，就是傀儡生留下的那小瓶子内许多碎草、红豆变成的。尝闻人说“撒豆成兵”，即此之谓。哪知天神天将与那些碎草、红豆变成的人马厮杀了一夜，直杀到四更时分，竟把些假人假马杀得干干净净，才回去缴旨。

非幻道人到了三更时分，也就与宸濠上台，专等金甲神回来缴令。到了四更光景，金甲神果然翩然而来，在案前打了个稽首，口中说道：“顷奉法官法旨，已将大营内人马杀尽，特地前来缴旨。”非幻道人听说，当即念了退神咒，金甲神这才退去。非幻道人又与宸濠说道：“千岁可以从此无虑矣！率领大兵长驱直进，以成大事便了。”宸濠也是大喜。当下大家下台，各去安歇。

次日，又大排筵宴，庆贺大功。酒席之间，李自然在旁说道：“既是非幻仙师昨夜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谅来定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千岁何不着一队兵卒，到那里将这些死尸掩埋起来，免得暴露，也是千岁泽及枯骨的恩典。而况千岁

所恨者，只王守仁匹夫与那徐鸣皋等人，众三军之士，皆与千岁毫无仇隙，今者同罹于难，亦未免可怜。将他等枯骨掩埋起来，就是那万千孤魂，也要感千岁之德于地下的。但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宸濠道：“军师之言正合孤意，孤即派队前去掩埋便了。”当下即传令出去，着令牙将丁人虎带同兵卒五百名，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

丁人虎奉令之后，也就即刻督队前往。走到那里四处一看，哪有一个死尸？并无尸首。丁人虎好生诧异，随即在附近寻了两个土人问明一切，才知道王守仁早已撤队退下。丁人虎闻说大惊，即刻收队赶回南昌，去见宸濠与非幻道人，细禀各节。

欲知宸濠与非幻道人听了此言毕竟如何惊恐，更想出什么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丁人虎面禀细根由 王守仁预设反问计

话说丁人虎回到城中，将队伍安排已定，便至王府复命。宸濠一听丁人虎回来，即命他进见。丁人虎赶至殿前，见宸濠与非幻道人、余七、李自然、李士宝、刘养正等在那里饮酒。丁人虎给宸濠参见已毕，侍立一旁。宸濠便问道：“你将尸骸掩埋清楚了？”丁人虎道：“禀千岁，不曾掩埋。”宸濠道：“孤家派你去作何事？为什么不掩埋呢？”丁人虎道：“并无一具尸骸，未将埋什么？”

宸濠听了这句话，就有些疑惑起来，因怒道：“汝哪里如此糊涂！上日经天兵天将杀了一夜，将王守仁一座大营、二十万雄兵全行杀戮殆尽，怎么没有一具尸骸？这定是你偷懒不曾前去，回来谎报。速速从实招来！”丁人虎道：“千岁且请息怒。末将既奉千岁之命，焉敢不去，谎言禀报。千岁在上，末将有言容禀。”宸濠道：“既有话，快快说来，为什么如此碍口？”丁人虎道：“末将所以不敢骤禀者，恐触千岁之怒，恐貽非幻仙师之羞。既千岁要末将从实禀陈，尚望千岁勿怒。只因末将带领兵队去，到了那里，不但不见大营，连一具死尸也瞧不见，心下颇为疑惑，暗道：‘难道这里不是王守仁扎营的所在么？’当下便寻问土人，旋据土人说道：‘这所在正是王

元帅扎营的地方。’末将又问土人道：‘既是王守仁在此扎营，为何不见他一兵一卒呢？’土人道：‘王元帅早拔队走了。’末将更是惊疑，因又问他何时走的，土人道：‘是前夜初更时分拔队，闻说退守吉安，避什么妖法，恐怕三军受害。还有一件奇事：王元帅拔队未有一会，约到二更时分，只听得半空中有千军万马厮杀之声，斗了有两个更次，方才平静。那时只以为王元帅与人开仗，及至明日起来，方知王元帅早已退去，不知道夜间那一片喊杀之声是从何处来的。’末将听了此言，因才知道王守仁的大营早已退去，自然是尸骸了，因此才回来复命。”

宸濠听了这番话，直吓得坐立不安，神魂出窍。再看非幻道人，也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宸濠因问非幻道人道：“仙师，这真可奇怪了！前夜孤亲眼见仙师遣神召将，分明那金甲神遵旨而去，凡人或者说谎，神将断无谎言。而况据土人所说，闻得人喊马嘶，厮杀了半夜，这更是有据。既然杀了半夜，又何以没有一具尸骸？既是王守仁退走吉安，又何以有人厮杀？这可真令人难解了！”这一番话，把个非幻道人问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只见他面红过耳，羞愧难禁。还是李自然在旁说道：“在某的愚见，那傀儡生亦复不弱，莫非此事早为傀儡生知道，预令王守仁先期逃避？再施用法术，无非为李代桃僵之计。天兵天将只知逢人便杀，断不料是傀儡生暗用替代，所以厮杀了半夜，等将假变的兵马杀完，然后便来缴旨。这事须要探听实在的。千岁可一面命人前往吉安打听王守仁是否驻扎该处；一面使人仍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所在，就地细寻有什么可异之物，寻些回来，便知明白了。”宸濠听了李自然一番话，也甚有理，当下仍命丁人虎前往王守仁原扎大营之处，细寻可疑之物；又差细作前赴吉安，打听王

守仁消息。两路的人皆奉命而去。

这里，宸濠又望非幻道人说道：“若果如李军师所言，王守仁那里有此等异人保护于他，更使孤晓夜不安了。但不知仙师尚有何法，可将傀儡生擒来、王守仁捉住？”非幻道人此时也不敢过于满口答应，只得说道：“岂无妙法，容贫道细意商量便了。”余七在旁又复进言说道：“千岁勿忧，非幻师兄定有妙策，务要将傀儡生制服过来，方雪今日之耻。且等吉安打听的人回来，再作计议便了。”宸濠也是无法，只得答应。

正要大家各散，忽见值日官报进来：“今有雷将军差人前来报捷，已于三月初六日得了九江。”宸濠闻报，不觉转忧为喜，当命将来人带进问话。值殿官答应出去，即刻将来人带进，原来是个旗牌。那旗牌走至殿前，先行跪下，给宸濠磕了头。宸濠便问道：“雷将军何时攻破九江，汝可从实说来。”那旗牌道：“雷将军自从在南昌拔队之后，即星夜间道驰往。三月初五夜行抵九江，并未安营，连夜便去攻打。九江府虽有防备，争奈兵力不厚，我军攻打甚急，直至次日午后，九江城坚守不住，被我军攻打开来。当即进城寻找知府，业已自刎身亡。所有在城各官，逃走殆尽，并无一个归降。现在雷将军安民已毕，又于该城中举出一个举人，名唤徐国栋，权篆知府印务。又留了两名牙将，相助徐国栋理事。现下已带领人马进围安庆去了。雷将军怕千岁忧烦，特命旗牌回来报捷的。”宸濠听了这番话大喜，当下命旗牌退去，又向众人说道：“九江既得，安庆亦可顺流而下了。只要将安庆再得过来，孤便可督兵东下了。”刘养正道：“此皆千岁的洪福。九江不失一人，不折一矢，唾手而得，真是可喜可贺！”宸濠道：“但愿以下诸城，皆如此容易，孤便高枕无忧矣！”说罢，大家退去。

且说王守仁大队退至吉安，当下扎定营寨，正是忧心如焚，

仍拟进兵攻打。忽见探马报进营来，说是九江失守，被贼将雷大春于三月初六日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在城各官逃亡殆尽。王守仁一听此言，好生忧虑。一面打发探子出去再探，一面着人去请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前来议事。

一会儿，伍知府到来，王守仁接人大帐，分宾主坐定。伍定谋开口问道：“大人呼唤卑府，有何见谕？”王守仁道：“方才探子报来，九江府于三月初六日被贼将雷大春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逆贼如此猖獗，已成蔓延之势。九江既失，必然进攻安庆，若安庆再一失守，该贼必顺流东下，以取金陵。这便如何是好？贵府身膺民社，也是朝廷重臣，尚有何策，某当得闻教，以启愚蒙。”伍定谋道：“大人说哪里话来！大人掌握雄兵猛将，名将谋士如云，卑府有何知识可以设筹？还求大人以运筹帷幄之功，定决胜疆场之策，即率雄师，早擒逆贼，上分宵旰之忧，下保生灵之苦。则天下幸甚！朝廷幸甚！”

王元帅道：“贵府未免太谦了。但某有一计在此，与贵府商量，不知尚堪试用否？”伍定谋道：“大人既有妙策，卑府愿闻。”王守仁道：“某拟以反间计，促令逆贼即速东下。一面再从间谍泄之，逆濠必不敢出。或即不疑而去，必率全师以行。若果如此，南昌必致空虚，然后出奇兵先袭南昌，断彼归路。彼闻南昌既失，辎重悉在于此，彼必回军力争。一面再出精锐，间道抄到逆贼之后，夹击过来，使他腹背受敌。似乎有此一举，该逆当无所施其伎俩矣！不识贵府以为然否？”伍定谋道：“大人识高见远，非如此不足以制服逆濠。”王守仁道：“虽然如此，某所可虑者，兵不足耳！以某现统之兵，不下十数万，合全力以攻南昌，似乎不致见弱，而抄出逆濠之后这一路兵，就分不出来。若以我军分道而进，又未能以厚兵力，则便如之奈何！现在当先将这路兵筹划出来，然后我军攻其前，

奇兵击其后，方可设策不虚。不然，亦纸上论兵，徒托空言而已！”

伍定谋听了这番话，沉吟良久，因道：“大人何不学陈琳，草檄召取天下诸侯，共起义兵以讨逆贼呢？”王守仁被伍定谋这句话提醒过来，当下说道：“闻贵府言，使某如梦方醒！这檄召诸侯，共诛逆贼，真是大妙！大妙！某行营五笔札之辈，某亦意乱心烦，不堪握管。贵府珠玑满腹，下笔千言，敢烦即日作成，饶人传送，庶义旗之举，不越崇朝；讨贼之兵，即成丑暮了。”伍定谋道：“卑府才识浅短，何能扛此椽笔，还求大人主稿为是。”

不知王守仁能否答应，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王元帅移檄召诸侯 众官军黑夜劫贼寨

话说王守仁见吉安府伍定谋推辞不肯作檄文，复又说道：“贵府不必坚辞，某实因意乱心烦，不堪握笔，还请贵府代为书就便了。”伍定谋见王守仁一再谆谆，只得答应。当即告辞出来，回到自己衙门，立刻就作成一篇草檄，命人驰送大营，与王元帅观看。王守仁看了一遍，觉得言简意赅，甚是切当，也就仍命原差带回，嘱令赶速分缮，即日飞传出去。那原差将草檄带回，面与伍定谋说明一切。伍定谋不敢怠慢，就立刻分派抄胥手抄缮了数十章，交付驿差，星夜驰送各处。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自派丁人虎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地方查检可疑之物，丁人虎查明之后，仍回南昌禀复，宸濠当命丁人虎进去。丁人虎见了宸濠，即呈上一包物件。宸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红豆与碎草。当下问道：“这就是可异之物么？”丁人虎道：“在平时原不足异，但据土人细说，该处向无此物，自那夜闻得半空中厮杀之后，次日一早见遍地俱是碎草、红豆，方圆十里，无处充之。末将听了此言，才将此物带回，进呈千岁，以便查验。”宸濠听了这番话，当命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李自然等传来，给大家细看。众人看视一遍，不知是何用意，只有非幻道人与余七说道：“启千岁，贫道竟为傀儡生这妖孽所愚

了。原来他用的是撒豆成兵，剪草为马之法。所以天兵天将但知该处有了人马，便上前厮杀起来，却被王守仁逃了此难。今既为贫道识破，傀儡生所仗者不过如此。他既会用，难道贫道不会破？千岁但请放心。王守仁既在吉安，贫道当请千岁拨一旅之师，与余师弟二人前去，总要将王守仁置之死地，傀儡生送了性命，贫道方肯罢休！设或不然，贫道自己当提头来见！”宸濠道：“仙师虽抱奋勇，但不知需兵几何？”非幻道人道：“千岁能拨兵三千付贫道前往足矣。”宸濠道：“王守仁有二十万雄兵，十数员猛将，仙师只以三千与之对敌，无乃不易乎？”非幻道人道：“千岁勿忧。王守仁虽有雄兵二十万，可不能敌贫道精锐三千。”余七在旁也道：“千岁这倒可以不必虑得。常言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精锐，何必图多。而况非幻师兄又广通神术，万一不足，就是他那背上葫芦内，尚有十万雄兵。贫道虽不能如非幻师兄法术精明，神通广大，就以贫道一人，也可敌他些兵将的。”宸濠道：“但愿两位师父言副其实，便是孤之大幸了！所要精兵三千，孤当照拨。即派丁人虎为两位仙师前部先锋如何？”非幻道人道：“若再以丁将军与贫道随行，那更万无一失了。”宸濠道：“但不知二位仙师何日起行？”非幻道人道：“明日是个最吉的日期，出兵是大吉大利。就是明日拔队前行，千岁可即传命出去。”宸濠答应，当即传令。丁人虎奉令之后，也就预备起来。

到了次日，非幻道人与余七、丁人虎，并有七八名偏裨牙将，带了三千精锐的贼兵，辞别宸濠，直往吉安进发。早有王守仁那里的细作探听清楚，也就飞马驰往吉安，报人大营去了。

王守仁得着这个消息，心下暗喜道：“这两个妖道既然带兵前来，南昌必然空虚，宸濠也就无所倚恃。我何不即日分兵间道绕出吉安，去攻南昌。然后再如此如此，虽未必就能擒住

宸濠，也使他畏首畏尾，而且分他的贼势，有何不可？”主意想定，当即命一枝梅、徐寿、周湘帆、杨小舫四人挑选精锐一万，间道绕出吉安，连夜趲程前进，去攻南昌。若南昌攻打得下更好，设若不能，可急急分兵一半，去袭九江。以一半虚张声势，日夜攻打。只要得九江克复之信，南昌之兵即出其不意，立刻撤退，进驱下流，与九江之兵合在一处，进援安庆。但兵贵神速，不可迟延。众将得令，正欲退出，王守仁又将一枝梅喊到面前，附耳吩咐道：“将军未至南昌，可先入宸濠宫内打听刘养正住在何处，可如此如此。本帅并有书一封，与将军带去，到了那里，将此书遗下。行事已毕，然后再往南昌城中布散谣言，不可有误。”一枝梅答应，当下先行退出，在大营内挑选了一万精兵，然后又至大帐取了书信，贴肉藏好，方才与周湘帆、杨小舫、徐寿三人一同拔队前进。

话分两头。且说非幻道人与余七、丁人虎带领三千精锐，日夜兼程趲赶，望吉安进发。不数日已到。当下择地安下营寨，与王守仁大营相隔不过十数里远近，暂且休歇一日。此时王守仁早已得着信息，因密传徐鸣皋等进帐议道：“今日妖道非幻道人与余七带兵已到。本帅之意，趁他安营未定，又兼他兵卒远来疲惫，今夜前去劫寨，先挫他的锐气。何如？”徐鸣皋等答道：“未将等当遵元帅吩咐。”王守仁大喜，当下向徐鸣皋道：“徐将军可带精锐二千进攻贼寨中营；徐庆可带精锐二千进攻贼寨左营，包行恭可带精锐二千，进攻贼寨右营；狄洪道、王能、李武可带精锐二千，抄至贼寨背后，进攻前寨；卜大武、罗季芳各带精锐一千，往来接应。但须多带乌鸡黑犬血，若鸡犬血措备不及，即多带污秽之物，以防邪术。诸位将军可于初更造饭饱餐，二更出队，务要衔枚疾走。三更一齐杀入贼寨，不可有误！”诸将答应，即退出大帐。

到了午后，忽见辕门官拿进一封战书来，王守仁一看，原来是非幻道人约他明日出战。王守仁看毕，正中己意，暗道：“他既下战书，约定明日开战，今夜必无准备。我即批准打回，也约明日开仗。他见了我批准明日，便格外不疑了。我却阴去劫寨，先发制人，有何不可！”当下将战书批准，仍着原人带回。王守仁又将徐鸣皋等传进帐来，告知他们批准战书的话。徐鸣皋道：“元帅此举，正所谓以安其心。他既不疑，即便无备。我军就乘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获全胜必矣。”王元帅大喜。徐鸣皋等也就退出大帐，各去准备。

到了初更时分，大帐内传出号令；命各营即刻造饭饱餐。众三军一闻此令，也就将饭造起来，一会儿饱餐已毕。大帐内又传出令来：命各营预备出队。众三军哪敢怠慢，即将置备的乌鸡黑狗血喷筒及一切污秽之物全行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应用。到了二更时分，大帐内又传出令来：命各营一齐出队。徐鸣皋等一闻此令，也就即刻披挂上马，督率所有精锐，各暗带灯球、火把，人衔枚、马疾走，出了大营，直望贼寨进发。

不到半个更次，已经到了贼寨。当下各兵卒取出火种，将所有灯球、火把一齐点得通明，如同白昼尸般，呐喊一声，几如天崩地塌。徐鸣皋向中营杀入，徐庆向左营杀入，包行恭向右营杀人，狄洪道、王能、李武从贼寨背后杀人，那一片喊杀之声，真是山摇岳撼。

原来贼营分中、左、右三个大寨，中营是非幻道人驻扎，左营是余半仙，右营是丁人虎。且说非幻道人在中营内正自安歇，甫经睡着，一闻这一片喊杀之声，知道官军前来劫寨，当即爬起来，寻了宝剑，提了葫芦，走出大帐，徐鸣皋已经杀到。非幻道人一见徐鸣皋，泼口大骂：“无知的小卒，失信的匹夫！尔家王守仁既已约定本帅明日开战，为何今夜前来劫寨？如此

行为，岂是大元帅所当作！尔望哪里走，看本帅的宝剑！”说着一剑飞来。徐鸣皋一面招架，一面泼口大骂。

两人正在酣战之际，狄洪道、王能、李武也从寨后冲杀过来，一见非幻道人与徐鸣皋在那里力战，狄洪道一声喝道：“好大胆妖道，还不快快受缚，等到何时？！”说着，就一刀认定非幻道人砍去，接着王能、李武也夹击过来。

毕竟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众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

话说徐鸣皋、狄洪道、王能、李武四人夹击非幻道人，好一场恶战。非幻道人见势不好，即将手中宝剑祭在空中，准备以飞剑来伤徐鸣皋等人。哪知李武瞥眼看见，当即向旁一退，在身旁取出乌鸡黑犬血喷筒，将秽血喷出来。说也奇怪，非幻道人的宝剑顷刻就落将下来。非幻一见破了自己的法术，知道不好，当即想逃。徐鸣皋等人哪里肯放，团团围住他厮杀。

非幻道人见势不好，暗道：“若不再放宝贝赢他，我却难保性命。”立刻就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左手在葫芦上一击，喝声道：“疾！”登时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将众三军手内点的灯球、火把全行吹灭。众三军知道他又用妖法，也就赶着将鸡犬血取出，尽力喷去。这狂风着了鸡犬血，又复散去，登时沙平风息，仍如从前一般。徐鸣皋等好不欢喜。大家又各显神威，并力杀去，却不见了非幻道人的所在。此时遍地漆黑，不敢冲杀上前，惟恐伤及自家兵马。只得喝一声：“众三军且杀出寨去再说。”三军一闻此言，登时又复杀出来。

才走出贼营，恰好卜大武、罗季芳的接应兵队已到，都是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徐鸣皋就命人借了他的火种，又将自己所带的灯球、火把点了起来，后又杀入进去，寻找非幻

道人。寻了一回，仍然不见，于是又复杀出。就此一出一入，进去出来，可怜这贼寨的那些兵卒，中刀着枪者不计其数。

徐鸣皋等二次仍杀出贼寨，可巧包行恭从右寨杀到。只见他骑在马上，手携一颗首级，飞马而来，一见徐鸣皋等，大声唤道：“徐大哥，你们把妖道捉住不成？小弟已将丁人虎杀了，首级在我手内。”徐鸣皋应道：“妖道被他逃走去了。我们现在可合兵一处，杀入左寨，去寻余七那妖道去罢！”包行恭答应，当下杀往左寨而来。

才到营门，只见徐庆还在那里与余七厮杀。徐鸣皋一声喝道：“不要放走了这妖道！我们大家来也！”徐庆一见徐鸣皋等一齐杀来，好不欢喜，立刻精神陡长十倍，刀起处，认定余七前后左右砍来。余七到了此时，也就惊慌无地，又不见接应兵到，更不知中、右两营如何，只得勉力支持。想要逃脱，又被徐庆等众人围得铁桶一般，插翅也飞不出去。若要作那妖法，争奈一些空儿没有，连招架的工夫还来不及，哪里还能作法。正在危急之际，忽见非幻道人从斜刺里杀到。狄洪道一见非幻道人，即刻舍了余七，登时望非幻道人杀来。非幻道人此时又不知在哪里寻到一口宝剑，也就与徐庆复杀起来。余七见有非幻来助，当下把个心放了些下来。狄洪道接着非幻道人又厮杀一阵。非幻道人暗想：“我辈总是个寡不敌众，不如用些法儿，先将此人退去，然后才能去救我师弟。”主意已定，即将手内的剑向狄洪道一指，喝声道：“疾！”只见一道白光，认定狄洪道眼中射去。狄洪道说声：“不好！”即刻望后面一退。非幻道人乘此撇了狄洪道，来救余七。恰好包行恭手尖眼快，一见非幻道人前来接应余七，他便抖擞精神，迎着非幻道人复又杀去。非幻此时却也杀得性起，喝声：“来的不要走，看本师的法宝！”就这一声来完，那手中的剑已砍到包行恭面前。包

行恭说声：“不好！”便向旁边一闪，让了过去。非幻便趁着这个空儿，去救余七。

余七正在危急之时，一见非幻前来接应，心中好不欢喜。当下说道：“师兄且来敌住这一起孽障，好让我放宝。”徐鸣皋虽然听得此话，哪里放松一着，仍是大刀阔斧直砍进去。非幻道人见余七不能脱身，此时却也真急了，因又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的剑向空中一放，口中喝道：“速变！速变！”喊了两声，登时化出有数十口剑，旋舞空中，直望下砍。徐鸣皋等人知道他剑法厉害，赶着逊让，幸亏不曾着伤。当下非幻道人就乘此将余七救出重围，喝令败残贼兵赶往下退。徐鸣皋等见贼兵退下，又复追杀了一阵，看看天明，方才收兵回营。

非幻道人直败至三十里以外，方才立下寨栅。查点军马，已伤了大半，又失去丁人虎大将一名，心中好不懊恼。便与余七议道：“似此折兵损将，如之奈何！千岁前又纳下军令状，不但不便回去，而且性命难保。贤弟当有何策，以解此围？”余七道：“这是王守仁欺人太甚，言而无信。师兄放心，即日具函申报回去，就说我们下了战书，约定王守仁次日开战，王守仁亦批准次日，不意他言而无信，忽于夜半出其不意前来劫寨，以致损折大将丁人虎及众兵卒。我们先自认一个防范不严之罪名，看他如何。若不加罪，你我当再设法与王守仁算帐；他若加罪，好在你我不过帮他相助为理，又非食他的俸禄。好便好，不好你我就走他方，他又到何处去寻找我辈？”

非幻道人道：“话虽如此，但是你我曾得他的恩惠，若不稍竭微忱，不但对他不起，且于自己面上攸关。说了一顿大话，夸了一回大口，到未了不过是折将损兵，免不得为人唾骂。愚兄之意，自然是先行申报，必得还请他再拨二千人马到此，以补三千之数。然后愚兄即将那非非阵排演出来，使王守仁前

来破阵。王守仁若果肯来，必为我擒；即使不来，也要伤他些大将。最好申报军情的信内将此层文章叙入里面，看他若何。他如倘以为然，等兵一到，愚兄即择地排阵；他若不以为然，我也算尽我之心，他也不能见怪于我。贤弟以为何如？”余七道：“你那非非阵虽好，但是小弟前者所摆的迷魂阵就是徐鸣皋等这干人破去。而且傀儡生那人甚是法术高明，此阵排演出来，也恐瞒他不过，若再被他破去，那时更无面目立于人间。”非幻道人道：“我这非非阵比不得你那迷魂阵易被。我这非非阵，除非上八洞神仙方知其中奥妙。哪怕他傀儡生再有法术，亦不能知我这阵势的精微。”余七道：“既师兄有如此法术，可即修书差人前往报知一切，并将排阵一层叙入，千岁不但不见罪，定可发兵前来，以助师兄排阵。”非幻道人当即修书，差了心腹人驰往前去，这且不表。

且说徐鸣皋等回营禀明前事，又将丁人虎首级呈上，王元帅便替包行恭记了功，又与大家慰劳了一回，徐鸣皋等才退出大帐。过了两日，王元帅即议进兵，但不知一枝梅所言之事若何，即集众将商议。当有徐庆说道：“在未将之意，暂缓进兵，等慕容将军那里有确信前来，再行发兵前进，较为妥当。”王元帅深以为然。正议之间，忽见探马来报，安庆府于三月二十日被雷大春攻破，现在雷大春据守安庆，并探得宸濠有东下之信。王守仁听罢，又命探子再探。过了一日，又据探子来报：宸濠本有东下之信，因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暂时尚缓东下。王守仁听了这个消息，又复大喜道：“宸濠不住长江，这乃是国家之幸！”但不知一枝梅等曾否袭取九江，因此日望一枝梅来信。

且说一枝梅等四人带了一万精锐出吉安，间道前往南昌进攻，不日已将驰抵。一枝梅即暗暗带了书信，夤夜先往南昌城

里遗书。自然是短衣扎靠，放出飞檐走壁的本领。到了南昌城下四面一看，见各城门把守甚严，出入的人皆要细细盘诘，真个是风丝儿皆混不进去。一枝梅看了情形，不敢冒昧从事，恐怕为人识破，泄漏军机，贻误不小，当即往僻静处所暂躲起来。等到三更时分复行出面，换了一身玄色紧身衣靠，藏好书信，带了单刀，来到南昌东门城下。先向城头上望了一望，只见城头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又绕至东北角，向城上又望了一回，见那里防备稍疏，他便将身子一弯，一个箭步，如飞也似已经上了城墙。

不知一枝梅此次进城有无妨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遣书反问布散谣言 度势陈词力排众议

话说一枝梅跳上城头，幸喜无人知觉，他便从此穿房越屋，一直来至宸濠王府。各处打听了一回，皆无人知觉。这宁王府里，一枝梅本系熟路，所以处处知道。但打听了一个更次，只不知刘养正住在何处。

正在踌躇，忽听有人说道：“王爷叫请刘军师前去商量大事。”一枝梅听得清楚，心中暗想：莫非就是请那刘养正么？由此就跳了下来。只见那人转弯抹角，匆匆而去。一枝梅也就越屋穿房，跟了下来。走了一刻，果见那人进了一间房屋。一枝梅当即从屋上伏下身軀，倒垂在檐口，细细听那人说话。只听那人说道：“刘军师，王爷有命，请军师明日辰刻前往商议大事。”刘养正道：“你可知道王爷所议何事？”那人道：“闻说是为非幻道人打了败仗，复又前来请兵，说是要排什么阵，与王守仁斗阵。王爷委决不下，故此欲请军师前去商议。”刘养正道：“王爷信任邪术，不听良言，我恐将来便要把大事败坏。请你去回禀王爷，就说某明日一早就去便了。”那人答应而去。一枝梅见那人出来，赶着将身子缩了上去，再仔细一看，原来那人是宫内一个小太监。

一枝梅等那小太监走过，又四面看了，看见无往来之人，

他便轻身飞下屋来，走到窗户口，轻轻将窗格拨开，从身上把那封书信取出来，由窗户缝内送了进去。他又一纵身上屋，伏在瓦垄上细听动静。听了一回，并无声息，他便不敢耽搁，连忙出了宫门。是夜就在城里暂住一夜。次日，便在城里各处布散谣言，就是宸濠即日发兵东下，先取南京以为根本，然后进图苏州。布散了一日，因一传十，十传百，通城里的人皆知道要发兵东下。一枝梅将事办毕，随即混出了城，赶回自己军中去了。

且说刘养正次日一早起来，见书案上有信一封，心中大疑：这书信是何人送来？便将那书信取来一看，见书面上并无谁人寄来的名姓，但中间一行写着：“宁王幕府刘大参谋密启”。刘养正更加疑惑，随即拆开，将书抽出，细细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道：

忧时老人谨致书于幕府

刘大参谋足下：

窃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未有能与言国家大事者也。今者宁王以英武之才举谋大事，左右谋臣如雨，将士如云，不可谓不得人矣。窃以为庸弱者多，明哲者少。何以言之？自古王气所钟，金陵为善。昔太祖定鼎，首在金陵。其他据此而争者，不可胜数。某以为宁王不谋大举则已，既谋大举，则必先取金陵，以为建都根本。缘金陵地势，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为膏腴之地，据此为国，谁日不宜？而乃宁王既无东下之心，左右又无进言之人，徒以随声附和，竟言争战，毋乃为有志者窃笑乎！夫争战原为霸者所急务，第不顺天时，不占地利，不得人和，三者缺一，终不可霸。若先取金陵，则地利既占，天时亦顺，二者既备，而尚患人和之不可得乎！一得人和，然后南取苏、常，北窥燕、冀，由此横行天下不难也。乃

计不出此，仅以区区尺寸之地，朝夕图谋，犹复大言欺人，侈谈王霸，某窃为不取焉。

足下为一时英俊，抱匡佐之才久矣！今又遇明主加之以上位，某以为足下定能据理而争，不与庸庸者之唯诺可比。乃亦人云亦云，未尝划一谋、设一策，徒窃素餐尸位而已！现在金陵防守空虚，取之甚易，此而不取，将来兵力既厚，防备既严，虽欲图谋，亦不可得。某不知足下平时所自期许者何在？而自命有匡时之略者又何在？某窃有所不解也。

某无志于功名非一日矣。空山无人，泉石自傲，何必作丰子之饶舌！第忧时之心，望时之志，诚不能一日已已！又以足下为当时之杰士，赞襄幕府，定决机宜，某窃不能已于言而不为足下道幸。足下取纳，即为宁王决之，则天下幸甚！大事幸甚！谨白。

刘养正将这封书看毕，暗道：“忧时老人是谁呢？”又道：“据这书上所说各节，实系至论不刊。先取金陵，以为根本，虽三尺童子亦以为然。惜乎宁王计不及此，而左右之人又不能据理以争，失此不图，未免可惜。某今日当力劝其东下。”说罢，将这封书藏入怀中。梳洗已毕，便往离宫而去。

到了宫内，宸濠尚未升殿，只见大家皆在那里议论，有说非幻道人不足恃的；有说亟宜发兵以助其排设阵势的；有谓非幻道人实在法术高妙，当今之世真难得的。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刘养正听了，殊觉可笑，却是一言不发，只与李士宝暗自议论而已。

一会，宸濠升殿，各人参见已毕，挨次坐定。宸濠向大家问道：“诸位军师悉在于此，非幻道人昨日来书，声称为王守仁所欺，约定开战日期，忽然中变，以致为王守仁暗来劫寨。所有带去精兵，折丧大半，丁人虎又为敌人所杀。来书呈请再

发精兵二千，星夜驰往，好助他排设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孤犹豫未定，所以请诸位前来计议，是否以添兵益将为是，或将非幻道人饬调回宫，诸位军师即为孤家一决。”宸濠话才说完，李自然即首先说道：“千岁既蒙垂问，以某所见，仍宜增兵为是。非幻道人其所以致败者，以其王守仁言而无信，暗施诡谋，并非非幻道人毫无法术。今既前来请兵，以助其排设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正可因此以图振作。若按兵不发，是离其心矣。非幻道人其心一离，则余半仙必为牵动，以后必不肯为千岁出死力以御王守仁。而况傀儡生又邪术横行，舍非幻道人又何能对敌？无人可敌，则千岁之大势必败。某之愚见，尚宜从速增兵。不然孤立无援，万一王守仁乘其锐气一再攻击，我军力薄不能抵御，势必全军覆没，又将何重整兵威乎？千岁请速作计议。”

此时刘养正不等宸濠开口，即问道：“千岁自起意以来，兴兵动众，将欲以谋天下乎？抑徒逞血气之勇而博区区之报复乎？愿明以告我。参谋虽不敏，请为千岁决之。”宸濠听了此言，急切会不过意来。因问道：“先生之言是何言也？孤若不欲谋定天下，又何以蓄死士，养谋臣，秣马厉兵，兴师动众！先生之言，诚为孤所不解也。”刘养正道：“千岁不欲谋定天下则已，若欲谋定天下，则莫如图久远之计，定万全之策。顾其大而遗其细，弃其短而就其长，然后横行天下，莫之能御。倘就其方寸之地，朝争夕取，此得彼失。今日获胜，明日败亡，虽历数十年之久，不足以定天下，得土地，安人民。而况听信左道之言，徒争尺寸之地，丧师损将，劳而无功，窃为千岁所不取。千岁诚英明之主，某不揣浅陋，甘心归附大王者，亦以千岁有志于天下，而为一代之明主耳！今观千岁自起义迄今，并不闻定一大谋，决一大策，为万全之计，图远大之基，徒以人云亦云，依阿唯喏，此某之所不可解者也。愿千岁自度之，则千岁幸甚！某等幸甚！”

毕竟宸濠答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刘养正议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

话说宸濠听了刘养正这一番议论，当下说道：“先生金石之言，孤敢不唯命是听。但何以为万全之策？何以为远大之基？愿先生明白一言，孤当受教。”刘养正道：“所谓万全之策，远大之基，则莫如先取金陵，以为根本。金陵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有石城之固。我太祖龙兴之初，即定鼎于此。千岁若欲绍先王之业，垂后世之基，舍金陵更无他取。而况当此之际，金陵毫无防守，只欲以一旅之师，间道而出，攻其无备，金陵虽固，必为千岁所有。既得金陵，然后南取苏、常，东顾齐、鲁，西窥秦、晋，北指幽、燕。纵横数万里，听我所之。王师所过，莫之敢御！其不能横行天下南面称孤者，未之有也！若仅以弹丸之地，誓以死守，固不足道。即使攻于邻邑，地不过千里，民不过数万，府库不足以供我财用，人民不足以供我驱使。设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诸侯，兴师问罪，旌旗遍野，大兵云集，并力进攻，吾恐此城虽固若金汤，亦不足与各路勤王之师以相抗！而况所以为根本者，不过区区南昌一府。其视金陵进则可战，退则可守，财用之足，人民之富，长江之险，石城之固，为何如哉？如以为然，则请早日顺流东下。今若不取，窃恐过此以往，虽欲取亦不可得矣！愿大王自思之。”

这一席话，把个宸濠说得无言可对。仔细暗想：“先取金陵，实系万全之策。又恐大兵东下，南昌空虚，官军乘隙而来，又复首尾不能兼顾。”沉吟良久，迄无一言。

只见李自然道：“刘先生之言于远大之基一层，固是尽善尽美；而于万全之策，窃恐尽美矣，尚未尽善也。昔人有言：‘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今根本未固，而遽欲长驱东下，以取金陵，是舍其本而先齐其末。幸而一旅之师，金陵唾手而得，则石城坐拥，然后进窥各路，固是万全；不幸而阻于半途，诚如先生所言，各路勤王之师扼其前，王守仁大兵乘其后，则是腹背受敌。而况南昌空虚，定又为他人所得。彼时欲进则大兵间隔，欲退则无家可归。徒以远大之基，先失此根本之地，又不知其何以为大王计也？刘先生仍幸而教之。”

宸濠听了这番话，亦甚有理，当下说道：“二君定谋决策，皆系为孤。请各暂退，容孤商量。至于增兵助阵，好在各行其事。远取金陵，近守南昌，亦无与于此，分别办理便了。”李士宝在旁，惟恐刘养正又欲力争，因赶着说道：“大王之言是也。分道而行，最是上策。”说着，就站起身来告辞。宸濠亦即退殿。刘养正虽欲再言，亦不可得，只好也就告退出来，却是心中忿忿不平。回到自己房内，又将那忧时老人的书取出来反复看了一遍，实在佩服。因暗道：“计不可行，亦只奈何徒唤耳！”这且按下。

且说宸濠回至宫中，自己思想了一会，仍是李自然的话不错，至此就有些疑惑刘养正大言而夸。次日，又有两个心腹私语宸濠说：“刘养正之言，万不可信。若舍南昌顺流东下，万一敌人乘虚而入，将南昌袭去，则归路断矣。愿千岁勿再狐疑，仍以李自然之言为是。”宸濠更加坚信。接着又有心腹传进宫来，声称南昌城里无人不知万岁早晚欲取金陵，各营兵卒亦互

相在那里预备。宸濠问道：“这话是从何处传出去的？”那心腹道：“据说是刘养正传出此言，以致合城全行知道。”宸濠听罢，即怒道：“竖子几败孤大事！”当下即拆箭为誓，以后再不听刘养正之言。过了两日，刘养正知道此事，也就自退去了。宸濠决计不取金陵，即日便发兵三千，以付非幻道人大排非非大阵而去。

再说一枝梅，回到行营，便修了一封书，连夜差人将所行之事细细告知王元帅，然后进兵攻取南昌。这日已离南昌不远，当有探子报进宫去。宸濠一闻此言，聚众议道：“孤幸不听刘养正之言，若竟舍此图他，今日大兵一来，谁为孤保守城郭呢？”说罢，即命邝天庆率领大兵前去迎敌。

一枝梅等四人到了南昌，离城十里安下营寨，休息一日。次日，即率领一万精锐攻打南昌。行至城下，各队列成阵势，一枝梅首先出马，到城下骂战。当有小军飞报入城。邝天庆一闻此言，也就提了方天戟飞身上马。一枝梅正在那里索战，忽听城中一声炮响，城门开处冲出一骑马来。一枝梅一看，见是邝天庆，两人更不打话，接着便杀。一枝梅手执烂银枪劈胸刺去，邝天庆赶将方天戟架开。二马过门，一枝梅兜转马头，顺手就是一枪，认定邝天庆左肋刺进。邝天庆将画戟一隔，掀在一旁，乘势就是一戟，由下翻上，直对一枝梅当胸刺到。一枝梅把马一夹，身子一偏，让了过去。复又兜转手中枪，向邝天庆腰下刺来，邝天庆又复让过。两人一来一往，约有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负。只杀得旌旗蔽日，尘土冲天，两边金鼓之声，震动天地。

官军队里见一枝梅不能取胜，却恼了一位英雄。只见徐寿大喝一声，手执金背大砍刀，将马一拍飞出阵来，直奔邝天庆，举刀就砍。邝天庆正抵双敌，忽见贼军队里也飞出一员大将，

但见他身長八尺，豹头环眼，颌下一部钢须。手执长矛，座下黄马，一声喝道：“来将通下名来，本将军矛下不刺无名之将！”徐寿见有人出来迎敌，也就应声喝道：“贼将听着：我乃王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徐寿是也！尔亦通过名来，好使本将军斩你的首级！”那人喝道：“本将军系宁王驾下都指挥孟雄是也！”徐寿一听，不等他说完，便举起金背大砍刀，如泰山压顶一般，当头砍下。孟雄赶着将蛇矛望上一架，掀开过去，也就还了一矛。徐寿急急架开。当时二马过门，兜了一个圈子，二人回转马头，复行又杀。只见四匹马、四个人杀在一团，约战了有数十个回合，皆是不分胜负。

周湘帆、杨小舫见他二人还不能够取胜，也就将马头一领，齐出阵来夹击孟雄、邝天庆。六个人团团厮杀，又杀了有二十回合。孟雄被杨小舫着了一枪，不敢恋战，拨马就走。杨小舫见他败走，便急急赶将下去。邝天庆见孟雄中枪，也就虚刺一戟，回马就走。徐寿、一枝梅、周湘帆三人见邝天庆又败下去，当下鞭梢一指，那一万雄兵便蜂拥过来。一枝梅就想乘势追过去抢城，走到城下，早见邝天庆、孟雄二人飞过吊桥，当即将吊桥高扯。一枝梅等不能飞越，只得收兵，即在城外立下营寨，将南昌围困起来。当日无话，休息一日。

次月又去攻城，只见城中按兵不动。一枝梅便令三军一齐骂战，骂了半日，仍是不见开城。一枝梅等四人即暗自议道：“逆贼昨日一战并未大败，何以今日不开城出战？其中必有缘故。难道他有什么诡计么？”周湘帆道：“依小弟愚见，最好兄长进城去打听一番，再将逆贼是否进攻金陵打听清楚，好给元帅送信。”一枝梅道：“愚兄本有此意，既是所见略同，愚兄今夜当即前去。”于是传出密令：命各营今夜以一半不准卸甲，皆要倚戈而待，一半早为安歇，等到三更时分，便换上半

夜那一半去睡。如违令者立斩。此令传出，各营哪敢有误，却亦乐从，皆感一枝梅等宽猛相济。

一枝梅到了晚间约有初更时分，便脱去外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提单刀，又望周湘帆等三人谆嘱一番：“务要严加防守，万万不可疏忽，恐防敌人劫寨。”周湘帆等答应。一枝梅当下即出了营房，一晃身早已不见。这就是他们剑侠的本领。来到城下，仍是趟来趟去。城头上虽有兵卒把守，实在毫不介意。只因一枝梅身轻似燕，步履如风，不必说这城头上不过数百人在那里把守，即便在百万军中，也未必有人寻得出来。

一枝梅进得城中，当即去宁王府内探听消息。

不知有什么消息打探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一枝梅诱敌围贼兵 邝天庆守城战官将

话说一枝梅来到城中，直往宫内而去，暗暗伏于瓦垄之上，细听动静。只听殿上先是饮酒欢呼之声，既而各散，并未打听出什么消息。停了一会，宸濠回寝宫安歇。一枝梅复又跟到寝宫，仍在瓦垄上伏定。只听下面有女人声音问道：“千岁今夜进宫，何以到这时候？现在城外官军攻打如何了？”只听宸濠说：“官兵日夜攻打，却不妨事。南昌把守甚严，他急切攻打不下。孤业已打听切细，王守仁仍在吉安，并未前来。前数日，孤已添兵与非幻道人，相助他排设非非大阵，半月后王守仁即欲全军覆没了。现在一枝梅等所带攻打城池之兵，孤又与李自然设了一条妙计，官军才来，锐气方张，不可与敌；等他打多日，三军疲惫，然后出奇兵以袭之，一枝梅等虽勇，其破必矣。”又听女子道：“闻得千岁急欲进取南京，现在究竟若何定义？”又听宸濠道：“那是刘养正不识进退，南京急切何可进取？孤已作为罢论了。”又听那女子道：“臣妾之见，亦以为先固根本，后取南京。若舍其本而取其末，是败亡之道也。但不知安庆近日曾否攻打下来？”宸濠道：“早已攻破了，雷大春现在在那里据守。”那妇人道：“如此，且等非幻道人排设非非大阵，破了王守仁之后，再进攻南京不迟。”宸濠大笑：“卿言正合

孤意。”说罢这席话，随后就是些褻秽之语了。

一枝梅听了个真切，也就即刻穿房越屋，出了宫来。来到府外，仍趁着夜间，飞身出城。周湘帆等正在那里盼望，只见一枝梅已由半空中飞下，此时不过四鼓光景。周湘帆等接入内帐，问道：“兄长前去打听消息如何？有什么诡计？”一枝梅就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周湘帆道：“似此，宜早作准备方好。”杨小舫在旁说道：“以小弟愚见，莫若将计就计：以诱敌之策，去诱贼军出城，然后反兵以攻之，必获大胜。一面可急修书告知元帅，请其早作准备破妖道的妖阵。不识兄长之意何如？”一枝梅道：“贤弟之言，正合吾意。”当即修了书，差心腹连夜驰往吉安，告知王元帅消息。

到了次日，即与周湘帆、杨小舫、徐寿议道：“今日即可以诱敌矣！”周湘帆道：“诱敌之策若何？”一枝梅道：“吾观离此地五里有座马耳山，此山虽不高，势颇曲折。徐贤弟可于今夜暗带轻锐二千，往那里埋伏。俟贼兵追过此处，贤弟即出兵截杀过来，以断贼兵归路；周贤弟可引兵三千前往，离城西北有座大王庙，可于此处埋伏。俟贼兵出城，便可就近夹击；愚兄与杨贤弟前去诱敌。”分拨已定，大家称善。

到了夜间，周湘帆、徐寿二人各人引兵前去埋伏已毕，一枝梅便传了密令，命那些攻城的士卒，上午以前务要着力攻打，互相骂战，午后便故意各自疲惫或抛戈弃甲，席地而坐，以诱贼军出城。若贼军果然出来，可赶急退走，让贼军乘败赶来。等过了马耳山，便急急出其不意，反杀过去，必获大胜。务要合力向前与贼军死斗，如有退后者立斩。

众三军得了这个令，哪敢违背，也就一起遵行。到了次日，就并力攻打，口中骂声不绝，比前数日攻打尤加厉害。到了巳牌时分，渐渐就有些疲惫下来。过了午时，故意更加疲惫，及

至以后，众三军也有席地坐卧的，也有虚张声势空骂而不攻打的；又过了一会，众三军不但不合力攻打，连骂也不骂，大家都席坐地下，歇息起来。甚有就地而卧，真是疲惫不堪了。那把守城池的众贼见官军如此情形，即刻报了进去。宸濠闻言，即命邝天庆督率游击马如龙、指挥王士俊、副指挥使李三泰，并精兵五千，立刻冲出城去，乘官军疲惫之时，大杀过去，必可杀他个片甲不留。

邝天庆闻言，赶急又进宫去向宸濠说道：“一枝梅诡计甚多，难保其中无诈，千岁可使马如龙、王士俊、李三泰出城攻击，未将请为后应，以防敌军前来袭城。若全军齐出，万一敌军用诱敌之计，于左近埋伏精锐，俟我军一出，他便前来袭城，那时如何抵敌？不知千岁意下如何？”李自然便在旁说道：“邝将军之言是也！愿千岁勿疑。即照此办法，方可无虑。宸濠答应。

当下，邝天庆即辞出宫来，率领马如龙、王士俊、李三泰三人，带了精兵五千，如风驰电掣般而来。来到城下，尚未开城，邝天庆先上城头，望城外一看，但见那些官军果然弃甲抛戈，坐卧不一。邝天庆看罢，随即下得城头，向马如龙等三人说道：“将军等可急出城冲杀，某当为后应。”马如龙等答应。于是各付精兵一千，使他三人而去。只听三声炮响，马如龙等三人带领精兵冲出城来。那些官军一闻城中炮响，知有贼兵出来冲杀，各人也就预备停当，好待败走。只见贼军由城内喊杀出来，一枝梅、杨小舫更加装出那马不及鞍，人不及甲的光景，前来迎敌。战不数合，便拨马败走。那些官军也就随败下来。马如龙等三人不知是计，以为果真败下，也就带领着贼众蜂拥追杀下去。

一枝梅与杨小舫且战且走，贼众在后紧紧相追，看看到了

马耳山。马如龙等一见此山，恐防埋伏于内，若有不追之意。一枝梅见他到了此处有些疑惑，不十二分紧赶下来，怕他就此回军，不来再赶，那就大失所望。因又上前与马如龙杀了一阵，接着杨小舫复又回战过来。王士俊也就上前迎敌，二人战了有数十回合，杨小舫又败走下去，马如龙等见山内并无动静，复又放胆追杀下去。

才过了马耳山不足半里，但听背后一声炮响，马如龙等大吃一惊，说声：“不好！”赶着传令回军。尚未来得及，只见后面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为首一员大将，手执长枪掩杀过来。马如龙正预备迎敌，恰好一枝梅、杨小舫又回军杀到。马如龙即刻分头迎敌：王士俊敌住徐寿；马如龙敌住一枝梅，李三泰敌住杨小舫。两边战起来，只听金鼓齐鸣，喊声震地。一枝梅、杨小舫、徐寿三人率同众三军将贼众团团围住，裹得如铁桶一般。马如龙等也就拚力死斗，争奈寡不敌众。大家战斗了一会，徐寿一枪刺王士俊于马下。马如龙见王士俊被刺，心中更觉胆裂，却也不敢恋战，只是左冲右突，要冲出阵来。无如被一枝梅等三人合力死战，不肯宽放一着，因此急切难得出围。只可怜那些贼兵，被官军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真个是血染成河，尸如山积，暂且按下。

再说周湘帆伏在大王庙内，一闻贼军杀出，料定城内空虚，便赶着带领精锐出了大王庙，前去袭城。一声炮响，冲到城外，正预备喝令军卒抢城，忽见一员大将手执方天画戟，立马于城门外，大声喝道：“来将通下名来！可告知一枝梅，你等已中了本将军之计了！”周湘帆一听此言，吃惊不小。因也喝道：“邳天庆，你这狗贼！本将军今夜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本将军就不叫作周湘帆了！”说着手起一枪，便望邳天庆刺去。邳天庆哈哈大笑道：“照你这样的本领，也不过是本将军马前三

合之将。来得好，看家伙！”说着就将一戟迎接过来，把周湘帆的枪轻轻掀在一旁，顺手就是一戟，向周湘帆胸前刺去。周湘帆也就急急将枪来架。

哪知邝天庆的膂力甚大，这枝戟就如泰山一般，周湘帆好不容易架在一旁，暗道：“我不是此人的对手。怪道常听徐大哥说此人甚是厉害，果然名不虚传！”正在暗想，又预备还他一枪，哪知邝天庆又一戟向周湘帆肋下刺来，周湘帆欲待招架，万来不及。

不知周湘帆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马耳山英雄齐却敌 南昌府贼将再兴兵

话说邝天庆直向周湘帆肋下一戟刺去，周湘帆欲待招架，万来不及。说声：“不好！”赶着将马往旁边一让，打算让邝天庆的那枝戟。哪知邝天庆神速异常，肋下虽不曾被他刺到，大腿上已中了一戟。周湘帆“哎呀”一声，不敢恋战，拨马就走。那些三军见主将受伤，也就一齐败下。邝天庆见官军败走，乘势将鞭梢一指，所有兵将一齐也追赶下来。周湘帆在前舍命奔逃，邝天庆在后紧紧追赶，直追至马耳山不远。周湘帆见前面一彪军拦住去路，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如旋风一般掩杀过来。周湘帆在马上惊道：“前有阻兵，后有追兵，我命休矣！”正惊惶间，瞥眼见一枝梅在后面追赶一员贼将，忽又大喜道：“我何不如此！”当下把马一夹，也不管腿上痛不痛，手起一枪，直对来的贼将出其不意当胸刺去。那员贼将正被一枝梅赶得急切，慌忙逃命，焉能顾及前面？正跑得没命，忽听一声大喝：“贼将望哪里走，看枪！”话犹未完，枪已到了面前，再待招架，万来不及，登时刺于马下。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贼将马如龙。因他好容易杀出重围，舍命向南昌逃走，不意被周湘帆出其不意刺于马下。

此时一枝梅已到，因惊问道：“贤弟如何到此？”周湘帆

也不及细述，但大略说了两句，邝天庆已经赶到。一枝梅就将周湘帆放过，他便与邝天庆大战起来。二人正杀得难解难分，恰好徐寿又复杀到，当下就与一枝梅夹击邝天庆，三人战了有几十余个回合，邝天庆又不知官军多少，不敢恋战，只得虚刺一戟，拨马就走。一枝梅等复又赶杀过来，邝天庆在前且战且走。

绕过马耳山，忽又一军从斜刺里赶到，邝天庆惊道：“真个中敌军计了！”再细看时，只听马上一人大声喊道：“邝将军救我！”邝天庆闻言，知是自家人。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李三泰。因被一枝梅等困在核心，好容易冲出重围，只得绕道逃走，争奈杨小舫不肯相让，紧紧在后面赶来，此时恰好遇见邝天庆，喊他相救。邝天庆见是李三泰，当下把他放过。恰好杨小舫已到，邝天庆又与杨小舫战了两合，拍马再走。此时一枝梅、徐寿的大兵已到，便与杨小舫合在一处，又往下追赶一程，直追至邝天庆、李三泰进了南昌城方才不赶。

当下仍在城外立下寨栅。安营已毕，周湘帆亦缓缓回到营中，大家问及前事，周湘帆便细述了一遍。一枝梅道：“今日一战，周贤弟虽受有微伤，却杀了他两名贼将，贼兵战死者不计其数，也可谓全军覆没了！”周湘帆道：“小弟虽腿上着了一戟，不曾杀得邝天庆，以报此仇，却杀了他贼将一名，也稍雪心头之恨！”一枝梅道：“贤弟可归帐歇息去罢。”周湘帆到了自己本帐，解开衣服，用刀疮药将腿上伤痕敷好，在那里歇息。一枝梅又令合营士卒养息一日，次日预备攻城。又发出许多酒食，犒赏士卒。

话分两头。再说邝天庆回至城中，见了宸濠，备述一遍，宸濠惊道：“果不出将军所料。若非将军预计，南昌险些儿被敌人袭去。今虽伤了两员大将，还是不幸中之大幸！将军辛苦

了，且请养息养息罢。”邝天庆道：“五千精锐，即此一阵，已丧去一半。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管定获全胜。”宸濠与邝天庆急问道：“此计将安出？”李自然道：“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今敌军连获大胜，其志必骄。我正可乘其骄矜之时，攻其无备，定可大获全胜。”宸濠问如何攻法？李自然道：“可急于今夜出全队以劫敌寨，彼军昨日大获全胜，定料我军不敢复出，今夜必不防备。我却因彼军料我不敢复出之时，出奇兵以劫敌寨，未有不获全胜者。不过，将军等未免辛苦耳。”邝天庆道：“军师之言差矣！某蒙千岁豢养之恩，不次之擢，今者身居将军之职，未报涓埃，虽赴汤蹈火，亦不敢却！且可藉以图报。而况屡致挫败，正欲一振军威，何可因辛苦有辞前往？若果能一战全获大胜，不但军威重振，而且可赎前罪，何辛苦之有！”宸濠闻言大喜，因道：“既蒙将军如此相助，今夜若果全胜，孤定酬大功！”邝天庆道：“千岁何出此言？某当效犬马便了！”因此宸濠又命督兵五千，率同牙将王英、副指挥使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四人，于今夜二更前去劫寨。

邝天庆答应，退出营来，当即传令：命王英领兵一千去打一枝梅中营；李三泰领兵一千打杨小舫左营；吴用贤领兵一千打周湘帆右营；金仁远领兵一千打徐寿后营；自领一千精锐，为四路接应。你道他何以知官军扎有四营？原来从一枝梅扎下营寨之后，就有细作探听清楚，报进城内去了。邝天庆分拨已定，又命各军二更造饭，三更出城，均宜衔枚疾走，各带火种，到了敌营一齐放起火来，务要协力前进，如有退后者，立斩。暂且按下。

再说一枝梅等安下营寨，各军因连日辛苦，今日大获全胜，又奉了主将之命，各军休息一夜，明日再去攻城，各军自然放

心安歇。一枝梅等四人以为邝天庆既遭大败，必然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哪知他今夜前来劫寨？就此稍一疏忽，几乎被一把火烧得全军覆没！这也是官军应该遭劫，所谓棋凭一着错，失却满盘输。闲话休表。

一枝梅等到了晚间，四个人在营中欢呼畅饮，直饮到有几分醉意，才去安寝。又兼连日辛苦极了，倒枕便大睡起来。到了三更时分，一枝梅等从梦中闻得连珠炮响，惊醒起来，又听得四面喊杀之声，震动山岳。一枝梅等大惊，正欲着人出去打听，忽见小军匆匆进来报道：“将军，大事不好，作速迎敌！贼军前来劫寨，各营都有火了！”

一枝梅等一闻此言，吓得心胆俱裂。再一细看，只见满营红光烛天，各处皆起了火，而且火势甚炽。一枝梅等正欲上马前去退敌，贼将李三泰、王英、吴用贤、金仁远已一齐杀进营来。一枝梅等不及上马，各人只提着朴刀，各去对敌。一霎时，营中的帐棚俱已烧着，那些官兵皆从梦中惊醒，没得一人有准备的。于是喊杀之声、啼哭之声，互相不绝。一枝梅等也来不及检点，只顾冲杀出去，逢人便杀，逢马便砍，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哪知李三泰等本来从四路杀进，此时却合兵一处，把一枝梅等团团固在核心，任一枝梅等武艺高强，也不能冲出。东奔西蹿，哪里能杀透重围。

此时一枝梅杀得性起，当即飞舞单刀一顿乱砍，杀死了有数十个贼兵。各贼兵见他勇猛非常，不敢十二分前进，反倒退后有数十步，远远的站在四面，虚张声势喊杀。一枝梅一见，心中暗道：“若不趁此时冲杀出去，更待何时？”当时就在腰内取了些弹子出来，把背后一张弩弓取在手中，装上弹子，登时如雨点般一路打将出去。那些贼兵被他弹子所伤头破血流者，不计其数，众贼兵俱各纷纷倒退。一枝梅一见，好不欢喜，就

一阵弹子，将贼兵打得纷纷向两旁闪让。

一枝梅将要冲出围来，忽见营外一骑马，飞奔杀到，马上坐着一人，一枝梅再一细看，原来还是邝天庆，也不与他打话，登时发出一弹。邝天庆正来接应，匆匆而来，哪里知道防备一枝梅的弹子，只见骑在马上如旋风般飞来。一枝梅看得真切，即刻发出一弹，认定邝天庆额角上打去。邝天庆躲避不及，正中一弹，打得鲜血迸流，在马上晃了几晃，恰好一枝梅已经杀到，只见他一个箭步，平空蹿到邝天庆马前，手起一刀，直望胸前砍去。

不知邝天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用火攻官军大败 摆恶阵妖道逞能

话说一枝梅打中了邝天庆一弹，打得血流不止，坐在马上晃了一晃，正要预备带马向旁边冲杀进去，恰好一枝梅平地一个箭步蹿到邝天庆面前，当胸就刺。邝天庆说声：“不好！”赶着将马一夹，闪在一旁，顺手就是一戟，向一枝梅当头挑下。一枝梅是在步下，邝天庆在马上，究竟不如一枝梅来得轻巧，只见一枝梅见他一戟刺来，急将单刀向上架，身子一缩，早蹿到邝天庆背后，煞手一刀，认定邝天庆马后腿砍下。邝天庆来不及防护马腿，早被一枝梅砍中一刀。那马就一纵飞奔，溜缰而去。邝天庆坐在马上，险些儿跌下马来。

一枝梅见邝天庆的马溜缰而去，心中一想：“我若此时就走，周湘帆等三人尚被围在那里，不知性命如何？若再进去将他们救出来，我终久是个步下，如何冲杀进去？”正在疑惑不定，忽见周湘帆从里面冲杀出来，后面一员贼将紧紧追赶。一枝梅一见，立刻生出一个计策，赶着向旁边一闪，等周湘帆的马走过，看看后面贼将已经赶到，一枝梅从旁侧出其不意，大喝一声：“贼将休走！看刀！”真个是声到手到，一声未完，那把刀已到了那贼将的胸前。那贼将措手不及，早被一枝梅砍于马下。一枝梅即将那贼将的马夺过来，飞身上马，复行冲杀

过去。真个是如入无人之境，只见贼兵纷纷向两旁让开。

一枝梅到了里面，只见徐寿、杨小舫还在那里同着三个贼将死力战斗。一枝梅一马上前，飞舞单刀，出其不意，当即砍倒了一员贼将。徐寿、杨小舫见一枝梅复杀进来，也就并力杀了出去。三个人杀出重围，只得落荒而走。

再说邝天庆，被马溜缰直跑了二十余里，才把马兜转回来，到了营寨，已是天明。当下便鸣金收军。只见那些官军死了不计其数。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本部的兵卒亦复死得不少。再查随兵的将士李三泰、王英，俱已被一枝梅杀死。邝天庆心中大恨，还要重整旗鼓，追赶下去，不将一枝梅擒住，誓不回营。还是金仁远、吴用贤二人苦苦劝住，方肯收兵回城。此次一战，虽然大获全胜，却丧了两名牙将。

当下回至城中，先着人报进宫去。宸濠闻言，即传令进见。邝天庆进入宫内，见了宸濠，备述一遍。宸濠道：“虽然丧了两将，总算将敌寨劫去，敌军也算覆没了。”又见邝天庆血流满面，因问道：“将军面上何以许多血痕？”邝天庆道：“系被一枝梅弹子所伤，险些儿丧了性命。”宸濠怒道：“一枝梅等如此猖獗，若不及早擒住，是心腹之患也！将军等有何妙策，可擒若辈？”李自然道：“别无他法，惟有请千岁星夜差人驰往非幻道人营内，请他火速摆阵，令王守仁破阵。王守仁必不知道阵法，只要将徐鸣皋等陷入阵内，无论他生死如何，王守仁必然惊恐。而且他无甚猛将，势必调回一枝梅等人，然后再请非幻道人设法除之。只要将他等一千人除去，王守仁不足虑也。”宸濠答应，即刻修书，命人星夜驰往吉安府界，催非幻道人火速摆阵。邝天庆退下，又密令细作出城，打听一枝梅的底细。

且说一枝梅的大寨被贼军劫去，遂与杨小舫、徐寿落荒而

走，退下十数里远。再将残兵招集起来，计点人数，已伤了大半。所有旗帜、器械，焚毁殆尽。又不知周湘帆败往何处去了。一枝梅好生忧闷：若欲重下营寨，器械一概全无，若不安营，竟回吉安，又恐元帅见罪。正在踌躇不决，忽见周湘帆回来，彼此相顾，好生不乐，又各说了一番细情。

一枝梅道：“今日大败如此，总是愚兄疏忽之处，有何面目去见元帅呢？”周湘帆道：“兄长勿忧，胜负乃兵家常事。而况今虽大败，却斩了他两员贼将，便是元帅见罪，也可将功抵过。现在既不能重安营寨，莫若赶回吉安，见了元帅，或再增兵前来，以图报复便了。”一枝梅等正在商议，忽见一骑马如旋风般跑来，马上坐着一人，手执令旗，到了面前，滚鞍下马，高声说道：“奉元帅令，速调慕容将军星夜驰回吉安，勿得延误！”说罢站起身来，飞身上马而去。一枝梅见王元帅差人调他们回去，不知何意，不免大吃一惊。因即整顿残兵，连夜拔队驰回吉安而去。

你道王元帅何以飞调一枝梅回军？只因非幻道人已将非非阵摆好，徐鸣皋首次探阵即陷入阵中，诸将亦多有陷阵者，所以王元帅赶紧调一枝梅等回去。

看官莫急，等愚下慢慢说来。非幻道人自从得了宸濠续拨的三千精锐，他便连夜进军，距王元帅大寨相隔十里远近，安营已毕，他就连夜摆下一座非非大阵。你道他这非非阵有何厉害么？原来内藏六丁六甲，外面摆列十二门，这十二门名唤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河、水、石，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若从生门杀进，由开门杀出，再由明门杀入，其阵必乱。若误入死门，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死。误入幽、暗两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误入风、河、水、石四门，

登时被狂风卷倒，飞沙迷住，大水冲去，石块打下，皆有性命之患。其实皆是阴气、邪气凝结变幻出来，驱使六丁六甲，以助邪术。及至破阵之后，这阵内依然空无所有，所以名唤非非大阵。

这日非幻道人将非非大阵摆设好了，自己为主阵军师，又将如何变幻、如何擒人、如何捉将各邪术，细细与余半仙讲了一夜，余半仙因也明白，即命余半仙为副军师。复又于每门安派精兵二百名，各执挠钩，以备擒人。阵中设一高台，台上摆了一张柳木八仙桌，桌上供设令牌、令箭、令旗等类。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战书，差小军送入王守仁营中，请他破阵。

王守仁接着这封书，拆开一看，原来是非幻道人请他破阵，当下批准，差来军带回。王守仁就即刻传齐诸将商议，道：“今妖道前来下书，内云非非大阵刻已摆完，约本帅前去破阵。本帅想来，这妖道邪术多端，今既摆此妖阵，其中必有变幻。本帅虽熟读兵书，从不曾见过有这非非阵的名目，而况昨得慕容将军来报，说及宸濠其所以有恃无恐者，皆赖非幻道人邪术。而且他又添兵与妖道摆设妖阵，本帅所虑，这阵中必然皆是妖气凝结而成，若误入其内，必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具有本领，又兼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应如何破法否？”徐鸣皋首先说道：“未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一观，看究竟如何光景，再作计议。此时未见阵势，也不知那阵内如何。”王守仁道：“将军之言甚是。诸位将军，就于明日随同本帅前去观阵。先将阵势察看一遍，然后再作区处便了。”当下各人退出帐外。

到了次日，王元帅即传齐合营将士，戎装戎服，一齐出得营来，前往观阵。不一会到了贼营，但见贼营中杀气腾腾，阴风惨惨，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元帅正与诸将察看阵势，忽见阵门开处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首非幻道人，头戴华

阳巾，身穿鹤氅，手执云帚，座下梅花关鹿，后背葫芦；下首便是余半仙，头戴纯阳巾，手执宝剑，身穿八卦道袍，座下一匹四不像，皆是满脸的妖气。

只见非幻道人将手中云帚向王守仁指道：“呔！王守仁，今本师摆下此阵，尔既身为元帅，应知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师即日回山，重加修炼，永远不再下山。若破不得此阵，尔即速速归降，本师尚可于宁王前保举你一个官职。若再执迷不悟，尔死在旦夕，可莫怨本师不存仁爱之心了。”王元帅听了这番言语，真气得话也说不出，大叫一声，倒于马下。

不知王元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徐鸣皋探阵陷阵 海鸥子知情说情

话说王元帅听了非幻道人那一番话，真气得口不能言，大叫一声，倒于马下。当下徐鸣皋等赶着救起，扶上马，回到营中，用姜汤救醒过来。王守仁切齿恨道：“若不将非幻道人擒住，碎尸万段，誓不为人！”当下众将劝道：“元帅，请暂息雷霆之怒，末将等当效死力去擒妖道便了。”王守仁道：“悉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一日妖道不除，宸濠一日不能就戮。”徐鸣皋道：“末将有一言容禀：前者余七摆设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前来将他迷魂阵破去，余七败逃上山。当时就有末将的大师伯玄贞子说道：‘将来尚有白莲教首徐鸿儒下山。’这徐鸿儒就是余七的师父。想来非幻道人也是徐鸿儒的徒弟了。末将的大师伯并又言道：‘候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父还要下山，帮同剿灭徐鸿儒。’今日看来，非幻道人虽摆下达妖阵，我等师伯、师叔即不全来，也要有几位到此。只要来两位，就可破他的阵了。末将之意，明日俟末将暗暗的去探一回，看他那阵内究竟如何厉害，倘能设法，末将等可以去破，诚如元帅所言，早将妖道捉住，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设若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当将傀儡师伯所留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付那飞剑传去，先请傀儡师伯到

来，再作区处。元帅切勿烦恼，有伤贵体。”

徐鸣皋说了这番话，王元帅觉得颇为动听，因道：“将军明日要前去探阵，务宜小心要紧。”徐鸣皋又道：“末将之意，明日前去还恐他知道，反为不美，不若今夜暗地前去探看一番，料他不能知觉。”王元帅道：“只是本帅不能放心使将军深夜前去。”徐鸣皋道：“逆贼宫内，末将还时去时来。而况贼营，有何不可。元帅若果不放心，可请徐庆贤弟同去便了。”王元帅道：“能有徐将军同去，本帅也可稍觉放心了。”说罢，徐鸣皋退出。

到了夜半，徐鸣皋便同徐庆换了衣服，两人皆穿玄色紧身短袄，脚踏薄底靴，背插单刀，先到王元帅前告辞，然后二人就从帐后窜出帐外，但见两条黑影向东而去。王元帅一见，也自欣羨。

且说徐鸣皋、徐庆二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已到敌营。徐鸣皋便与徐庆说道：“贤弟，你且在外接应，让愚兄先到阵中探看一回，若无什么厉害，愚兄即刻出来，便同贤弟进去，出其不意杀他一阵，能就此破了他的妖阵更好，即不然，也要伤他些贼众。设若果真厉害，愚兄也便即刻出来，就赶紧回营，用飞剑传书，请傀儡师伯。万一愚兄被他捉住，陷入阵中，贤弟万不可步兄后尘，也到阵内寻找。可急急回营禀知元帅，请元帅按兵不动，也不要与妖道厮杀。贤弟可赶紧去请各位师伯、师叔、师父到来。愚兄曾记傀儡师伯临行时，暗与愚兄说过，说我应有四十九日大灾，而且九死一生。当时曾付我一粒丹药，叫我到了急难时节，将此丹药吞下，可保不死。我今日已带在身旁，恐防有难。”徐庆道：“兄长何故出此不祥之语？”徐鸣皋道：“事有前定，勉强不来，但愿不应傀儡师伯的话，则更大妙。设若被傀儡师伯说上，贤弟

可万万不要入阵，急宜去寻各位师伯、师叔要紧！”徐庆也明知事有前定，就不十二分阻拦。

徐鸣皋说罢一番话，即刻别了徐庆，身子一晃，早不见了所在，已经窜入贼营。他先在无人处暂停一脚，然后慢慢走入阵中。方到阵门，便有小军喊道：“有奸细！速去禀知阵主！”徐鸣皋见小军说了这句话，立刻拔出刀来将那个小军砍死在地，便大踏步走进去了。到了里面，并不见什么厉害，惟觉阴风砭骨，冷气侵人。哪知徐鸣皋正是误入亡门。走不一刻，忽觉毛骨悚然，浑身冷不可耐，暗自说道：“何以这阵内如此天寒？”当下知道不妙，将那一粒金丹放在口中，吞了下去。才将丹药吞下，忽见非幻道人指着鸣皋笑道：“过来。”徐鸣皋一见大怒，道：“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前来破你这妖阵！”只见非幻道人手执云帚，说道：“你死在目前，还不知道。你已误入亡门，本师也不必与你厮杀，包管你不到五日，冷得骨僵而死。”

徐鸣皋听说，方知道这是亡门，怪道如此冷法，即刻掉转身来向外就走。非幻道人复又大笑道：“你既误入我阵，尚容你出去么？”说着将云帚一拂，忽然阴风大作，尤加冷气百倍，登时不辨道路，但见黑沉沉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出东西南北。加之那股冷气渐渐侵入心苞，徐鸣皋觉得受不住，说声：“不好！”立刻打了一个寒噤，两脚立不住，遂跌在尘埃。

非幻道人见徐鸣皋跌倒在地，就叫了两名小将将徐鸣皋拖入冷气房，好使他骨僵而死。当下小军将鸣皋拖去。这里非幻道人复将云帚一拂，依然风定尘清，他便回台去了。到了台上，复又传出令来：谕令三军务各小心把守阵门，若有官军前来探阵，火速报知，不可有误！

再说徐庆在阵外等了有一个更次，不见徐鸣皋出来，心中

暗道：“难道他果真陷入阵内么？不然，何以这会儿还不出来呢？”因又等了有半个时辰，依然不见鸣皋出来，此时知道不妙，恰好天色已将明亮，便赶紧回转大营告知。

王元帅一听此言，吃惊不小，登时着急道：“妖阵未破，先却陷我一员大将！这便如何是好？”徐庆道：“元帅勿忧，末将料徐将军必不致有伤性命。此时惟有一法，末将赶往各处寻找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到来，以助元帅破此妖阵，以救徐将军性命。”王元帅道：“诸位仙师云游无定，急切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呢？”徐庆道：“只须寻得一位，其余就易于寻觅了。”王元帅道：“这是何说？”徐庆道：“末将等的诸位师父，皆能飞剑传书，故此寻到一位，便请那一位用飞剑传书，各处去请。所以只须寻到一位，便可大家会齐的。”王元帅道：“就是如此，但这一位又到哪里去寻呢？”徐庆道：“先将末将的师父一坐子寻到，便好计议。”王元帅道：“你师尊可有定所么？”徐庆道：“末将的师父是易于寻觅的，只须到飞云亭上，望西呼唤三声，我师父便即知道了。”王元帅道：“若果如此，将军何日前去呢？”徐庆道：“事不宜迟，即刻便当前往。”王元帅道：“既如此说，便劳将军辛苦一趟了。”徐庆道：“元帅说哪里话来？此是末将应该前往的。”

说罢，正要告辞而去，忽闻半空中有人笑道：“徐庆贤侄，无须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即来了。”徐庆闻言声音颇熟，便仰面向上一望，却不见人，只得口中说道：“哪位师伯、师叔驾临，敢乞示知，以便迎接。”话犹未了，只见一道闪光从空落下，现出一个人来。徐庆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徐鸣皋的师父海鸥子。

徐庆当下拜道：“不知师伯远临，有失迎迓，罪甚！罪甚！”海鸥子便指着王元帅问道：“这就是元帅么？”徐庆道：“正

是元帅。”王守仁此时也就赶着出位与海鸥子相见，又让海鸥子坐下。当下就道：“难得仙师惠临，尚未请教仙师法号。”海鸥子道：“贫道名唤海鸥子。元帅如此尊称，贫道万不敢当。小徒素承元帅青眼，诸位师侄亦蒙元帅垂青，贫道深为感激。”元帅道：“但不知哪位将军是仙师的高徒？”海鸥子道：“鸣皋便是小徒。”王元帅惊讶道：“徐将军前去探阵，误入妖阵之中，某正忧虑，尚不知有无妨碍否？”海鸥子道：“贫道早知小徒有四十九日大难，却不致有伤性命，元帅但请放心。贫道方才已在贼营中见过小徒，当已留下解救的妙法了。”王元帅道：“既是仙师已入妖阵，究竟那阵内如何光景，想仙师定然看透机关，不知尚能立破否？令徒究于何日方免此灾？尚求一一指示。”

不知海鸥子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四回

海鸥子演说非幻阵 狄洪道借宿独家村

话说海鸥子听了王守仁这一番话，当下说道：“元帅明鉴，这非非阵贫道虽曾看过，却非贫道一人之力所可破得的。元帅不知，此阵却非寻常阵势可比。只因他内按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三百六十度，变化无穷。外又列着十二门。按十二门名唤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三门可入可出，其余皆是死门。”王元帅道：“哪三门是生门呢？”海鸥子道：“开门、明门、生门，这三门皆是生门。若从开门入阵，必须从明门出来，再由生门杀入，其阵必乱。若误入死门，其人必因气闷而死，因死门内皆积各种秽气而设，所以误入者不到一刻为积秽气所闷，必致身亡。须带有避秽丹方能入得此阵。若误入伤门，此门系积各种火气而设，如天火、地火、人火三昧火，合聚一处，其人必热气蒸倒，顷刻身亡。非带有招凉珠不能进入。若误入亡门，此门系积各种阴气所致，其人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今徐鸣皋所入者，即此门也。”

王元帅听到此处，不觉失惊道：“果尔，则徐将军性命休矣！何仙师尚谓无妨耶？”海鸥子道：“只因小徒已服傀儡生丹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的方法，所以无妨。”王元帅道：“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厉害呢？”海鸥子道：“这亡门，必须

带有温风扇方可进入。至若幽、暗二门，如误入进去，里面阴气腾腾，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必须带有光明镜，方能进去。更有风、沙、水、石四门。误入风门，立刻为风卷倒；误入沙门，两眼为沙所迷；误入水门，登时被水冲陷；误入石门，定为大石压死。此就十二门而言，到了中央，还有一座落魂亭，无论何人到了那里，心性就为其迷惑，不知不觉就要昏倒下去。即便将十二门破去，无人破那落魂亭，也是枉然。所以此阵非贫道一人所可破得。而且非幻道人还有一个师父，名唤徐鸿儒，是白莲教的魁首。早晚只恐要来。他若不来，此阵尚易破得，他若来此，更觉大费周章了。”

王元帅道：“既如仙师所言，何不趁徐鸿儒未到以前，先去破阵，也可少费周章。”海鸥子道：“元帅哪里得知，其中皆有个定数。孔子云：‘欲速则不达。’俗语说得好：‘事宽则圆，急事缓办。’元帅的心是急切万状，恨不能立刻将非幻、余七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将逆首擒获，押解进京，以正国法。无如天数已定，应该需时多少方可成功，竟是多一日不行，少一日不可，总要到了应除的时候。无如天数成功，献俘阙下，不然也算不得个数了。”王元帅道：“仙师之言，虽顿开茅塞，但是劳师糜饷，上累主忧，某实不安耳！”海鸥子道：“元帅为国为民，心存忠厚，贫道实深感激。但事有定数，万难勉强而行的。为今之计，元帅可一面急修表章，驰奏进京，申奏一切；一面将一枝梅、周湘帆、徐寿、杨小舫星夜调回，听候差遣。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前来，以助元帅成此大功。何如呢？”

王元帅道：“若蒙慨助，某感激不尽了！”说罢，便命人摆宴。海鸥子道：“元帅休得客气，贫道在麾下尚有两月耽延，若过客气，贫道何以自安呢？”王元帅道：“仙师初次惠临，理当如此，以后谨遵台命便是。”海鸥子道：“元帅且请去办

正事，贫道自与诸位师侄闲谈便了。”王元帅也就不客气，当即退入后帐，修表驰奏进京。又拔了令箭一枝，差人星夜往南昌，调取一枝梅、徐寿、周湘帆、杨小舫回来。诸事已毕，这才出来相陪海鸥子叙话。闲文休表。

一会酒席摆上，王守仁就命请海鸥子入席，让他在首座上坐定。王守仁又亲自送了酒。海鸥子又谦逊了一回，然后这才对饮。徐庆等一众英雄，自在外面饮酒、吃饭，这也不必细表。不一会，大家席散，王守仁又命家丁给海鸥子拣了一处洁净地方，让海鸥子为下榻之所。海鸥子就此住在王守仁营内，直至破了非非阵，方才与七子十三生各处云游，自寻安乐。

且说海鸥子，这日命狄洪道去请漱石生。狄洪道受命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狄洪道走到一个地方，名唤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皆是乱山丛杂，并无人家，只有这姓白的一家住于此地。你道这姓白的，因何独住此间？只因白家老夫妇两个，男的名唤白乐山，妻蓝氏，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名唤白虹，女名剑青。这白乐山生平最爱山水，因带领妻子儿女住居此地，享那林泉之乐。村庄四面广有田亩，家中雇些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虹，今年才交十八岁，却生得一表堂堂，聪明绝世。女儿小白虹两岁，也是生得美貌异常。一对儿女皆能知书识字，博古通今，白乐山老夫妇真个是爱如珍宝。

不料他女儿近日为山魃所缠，这山魃自称为燕燕才郎，终夜在白家缠绕，定要白剑青为妻。白乐山也曾请了些羽士、上人，代他女儿退送，争奈山魃毫不畏惧，比从前尤加闹得厉害。白乐山好不烦恼，逐日打听名山羽士、宝刹僧人，前来建斋、打醮，总想将山魃退去，使女儿安身。

这日，又请了一班道士在家拜玉皇大忏，以冀忏悔消灾。恰好狄洪道因贪赶路程，又走入歧路，无处觅宿，但见这独家

庄内隐隐露出灯光，狄洪道便思前去投宿，信步而来到独家庄上。正要敲门而进，但闻里面铙鼓声喧，讽诵之声不绝于耳。狄洪道也不管他里面所做何事，便向前尽力敲门，敲了好半刻，里面方有人答应，柴门开处，走出一个庄丁。狄洪道先向那庄丁拱了一拱手，因道：“某系过路之人，只因贪赶路程，错过止宿之处。又误入歧路，无处栖身。顷见贵庄灯火尚明，特地前来，敢求借宿一宵，明早自当厚报，务请方便则个。”说罢一番话，那庄丁道：“客官且请少待。某却不敢作主，须要回明主人，是否可行，当即回报。特恐今夜不便相留，哪却如何是好？”狄洪道道：“敢烦请去通报一声，务与贵主人情商，暂借一宿，某自永感大德便了。”那庄丁也就转身进内。

过了一会，只见那庄丁同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翁出来。狄洪道一见那老翁精神矍铄，相貌清高，迥非恶俗之辈，不禁暗暗羡慕。心中暗想：“这老翁光景就是主人了。”正要上前施礼，只见那老翁问道：“莫非就是这位客官住宿么？”狄洪道见问，赶向上前深深一揖，口中称道：“老丈在上，便是不才冒昧，敢借尊府暂宿一宵。”

那老翁也答了一揖，又将狄洪道打量了一回，见他是个军官打扮，因问：“大驾由何处而来？为何迷失道路？”狄洪道道：“不才向在王守仁元帅麾下，充一个游击将军。只因现在奉命前往汉皋有一件公事，又因公事急促，不才不敢误公，贪赶路程，以致失了止宿之所。因此冒昧造府，敢请容纳一宿，明早当即告辞，不知老丈尚可容纳否？”只见那老丈笑道：“原来是一位将军，老汉多多得罪了。但是寒舍蜗居，似不足下将军之榻。好在止有一宿，简慢之处，尚望见谅。”狄洪道见那老翁已肯相留，喜出望外，因谢道：“不才只须席地足矣。老丈何谦之有？”那老翁遂邀狄洪道进里，当命庄丁仍将庄门

关好。

狄洪道走入里间，见是一顺三间茅屋，却似客厅仿佛。当下又与老翁重新见礼。那老翁让他坐定，然后彼此问了姓名。庄丁献上茶来，狄洪道正要问他的家事，忽又听得里面铙钹之声，接着又是讽诵之音。狄洪道便向白乐山问道：“敢问老丈，尊府今夜莫非建做法场么？”白乐山见问，因叹了一口气道：“将军辱问，敢不奉告，但是一言难尽，又何敢以区区琐屑，上渎将军。”狄洪道道：“老丈有何为难之处，不妨细述，不才若可为力，亦可稍助一臂，必不袖手旁观。”

不知白乐山可肯将情节说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狄洪道除害斩山魃 白乐山殷情留勇士

话说白乐山听了狄洪道的话，因道：“既蒙将军辱问，只因老汉生有子女各一，女唤剑青，生得有几分姿色，近为山魃所缠，每夜到此缠绕不休。老汉又无法想，只得虔请些上人、羽士来家作法，欲退山魃，不意依然无用。近闻小茅山道士法力高明，因此去请到家建醮，以冀超脱。大拜四十九日玉皇大忏，已经拜了四十五日，还有三日，即可圆满。这铙钹声喧，即是小茅山的道士在后堂讽诵玉皇经忏。”狄洪道道：“既然如此，想令爱定能渐痊愈了？”白乐山道：“哪里痊愈，还是依然。老汉现在也没有别法，只等这玉皇大忏圆满之后，能好更妙，不好也只得听天由命了。”

狄洪道道：“老丈不必忧虑，既为山魃所祟，某可助一臂之力，为令爱驱除。但不知这山魃何时到此？来时如何光景？”白乐山道：“每日约在三更以后便来到这里，也并无甚动静，只有阴风一阵，风过处，便有个美貌男子走进屋内，但见这山魃别无异样。惟身后有尾约长尺余，此外宛然人形，惟妙惟肖，进入小女之房。据小女云，这山魃进了卧房，望着小女吹一口冷气，小女便昏迷不醒了。现在小女被他缠得骨瘦如柴，行将待毙。将军若能相助除了此怪，不但小女感激，老汉一家皆感

激不尽的。”狄洪道道：“今夜曾来过否？”白乐山道：“现在尚未二鼓，还未到来。”狄洪道道：“既如此，某有一计可除，不知老丈肯从否？”白乐山道：“将军有何妙策？请道其详。”狄洪道道：“老丈可将令爱即刻移住别处，令爱之床可让与小生暂住，某自有驱除之计。再请老丈饬令众庄丁，等山魃进房以后，即便把守房门，务要不放他出去，某当以宝剑斩之。我之宝剑却是仙家所授，无论是何妖怪，某只须一剑，他便迎刃而死的。但有一件，若山魃与某争斗起来，老丈切不可惊恐。至要！至要！”

白乐山听了狄洪道这番言语，却是半信半疑。狄洪道见那般光景，也知他有些不信，因又说道：“老丈勿疑，某如不能为，断不敢夸这大口。就请老丈赶紧将令爱移避他处，让某作个李代桃僵便了。”白乐山暗想：“且不管他，或者可以驱除，也未可定。”当下谢道：“难得将军慷慨相助，老汉当即遵命。”说罢，便起身进内吩咐去了。过了一刻，白乐山出来向狄洪道说道：“里间已由内子安排小女即刻移住他处。但将军远来，尚未晚饭，老汉略备酒肴，半为东道之情，半助将军之兴。”狄洪道此时腹中正当有些饥饿，因便谢道：“老丈何必如此客气，既蒙见赐，幸勿过费。”白乐山谦逊了一回。少停，里面已端出酒肴，白乐山便请狄洪道小饮。狄洪道也就不再客气，于是痛饮起来。饮到半酣，又吃饱了饭，饭毕，又稍坐了片刻。

将到三更时分，狄洪道便令白乐山引至后面剑青房内。当时白乐山又致谢了一番，无非请他竭力帮忙，狄洪道亦满口答应。白乐山出了房门，又暗令各庄丁手执耕锄，暗暗埋伏，一俟山魃进房之后，即便把守房门，不使出去。料理已毕，白乐山便去自己房中，坐待信息。

且说狄洪道自进剑青房内，白乐山出去之后，他便据床静

坐，以待山魃。等了一会，并无动静，狄洪道便有些瞌睡起来，因即下床将灯吹灭，便上床倚剑而卧。将要睡着，忽觉帐幔一动，狄洪道便睁开两眼，仔细一看，见有一人站立床前，向自己面上吹气。狄洪道知是山魃到了，即便手执宝剑，轻轻从床上避着山魃，跳了下来。真个是身轻如燕，虽山魃也不得知。狄洪道下了床，又复蹑足潜踪，走到山魃背后，看他的举动。只见山魃吹了一阵风，便纵身上床，扑了过去，若与人敦伦相似。背后果然有一尾，约一尺余长。

狄洪道此时见山魃已经上床，知道他不见有人必然要走，哪敢怠慢，即将手中宝剑拔出，认定山魃后背，一剑砍去，打量这一剑就要将山魃砍为两段。哪知山魃才扑上床，觉得并无人在上，也就跳将起来，预备下床而去。正待翻转身来，恰好狄洪道的宝剑已到。

那山魃一见有剑砍来，虽不会人言，只听“忽喇喇”一声大叫，登时已变了形相，不似从前那美貌男子一般。但见他口如血盆，眼似铜铃，浑身白毛，直望狄洪道扑来。狄洪道一看，喝道：“好孽畜，你还不知罪！胆敢迷人家女子。今本将军前来拿你，你尚敢相拒么？不要走，看剑！”说着又是一剑砍来。只见那山魃又大叫了一声，向旁边一跳，躲过了一剑，随即又向狄洪道背后扑来。狄洪道赶着掉转身躯，以剑相抵。只见那山魃见狄洪道掉转身来，便将两手一举，两脚望后一奔，认定狄洪道扑来。狄洪道看他来得凶猛，不慌不忙，等山魃来得切近，遂将身子一偏。那山魃扑了个空，又是一声大叫，翻转身又望狄洪道扑来。狄洪道仍用此法。那山魃连扑了三次，皆未扑到，好不着急，于是又要扑来。狄洪道见他力已将乏，便站定身子，将手中宝剑露刃于外，只见那山魃两手一抬，两脚向后一发，用尽全力又扑过来。狄洪道就乘他扑来的时候，即将

宝剑一起，腰一弯，从那山魃腹下乘他的来势，就这一戳，那口宝剑已深入山魃腹内去了。那山魃知道剑已入腹，便用足了全力，望后倒退。狄洪道见他倒退，更加将宝剑送进，就势往上一划，顷刻间，山魃肚腹已被宝剑剖开。只见那山魃就地一滚，登时现了原形，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狄洪道还恐他逃走，又用宝剑在他身上连砍了十数剑，方喊人点火进来。

当下众丁在房门口把守，一听喊人点火，众庄丁也就赶着拿了烛台进入里面。狄洪道向庄丁说道：“山魃已被我除了，你等可快请你主人进来看视。”众庄丁先向狄洪道问道：“山魃现在何处？”狄洪道指道：“这不是么。”众庄丁将烛台向地上一照，见有毛轰轰一团摊在地上，四面鲜血直流。庄丁看罢，立刻出去请乐山前来。

白乐山一闻此言，尚不相信，还是庄丁竭力说明，乐山才随着庄丁来到里边房内。狄洪道先向白乐山说道：“某幸不辱命，山魃今已为我斩除矣！”便指地上说道：“这就是那为祟的孽畜。从今以后，令爱当无复有怪物相缠，得以相安无恙了。”白乐山低头向那山魃一看，果然被斩而死。但见毛轰轰一团，似兔非兔，似狐非狐，也认不出是何怪物。当下便向狄洪道谢道：“非将军大力，尚有何人能除此怪物耶！真是小女之幸也！”说罢，又向狄洪道深深一揖。狄洪道说：“些须小事，何足言谢。”白乐山还是谢不绝口。

此时乐山的妻子、儿子知道了，大家也前来看怪物，连那些道士也到房内观看。狄洪道道：“老丈，今山魃已除，可即令贵庄丁将他焚化，免得以后再要为祟。”乐山答应，连夜命庄丁架起火来，将山魃焚烧至肉尽骨枯而止。又命庄丁将房内血迹打扫干净，便请狄洪道就在房内安息。此时已有五更时分，狄洪道亦颇困倦，也不推辞，就在床上安睡。白乐山当下

出去，又将此话告知了女儿，女儿亦甚欢喜。于是大家也就安歇。

次日一早起来，玉皇大忏也不拜了，虽尚有两日未曾拜完，白乐山照送经资，分文不少，请一众道士回去。恰好狄洪道已自起来，乐山命庄丁打面水，给狄洪道梳洗已毕，又命厨房做上等点心，请狄洪道用早膳。狄洪道却也不便推让，吃了一饱，之后即便告辞，要去寻他师父漱石生。白乐山哪里肯放，因坚留道：“将军幸留一日，老汉已聊备薄酌，借表寸心。将军若不肯留，则是见弃于老汉矣。况小女蒙将军救命之恩，也当出来面谢。今将军匆匆而去，不但老汉未曾报德，就是小女知道，也要怪老汉何不坚留。将军今日是万不得去的。”狄洪道道：“某非决绝，实有要事在身，且系奉有王元帅之命，如有迟误，回营后定要见罪。那时见罪下来，则今日不是老丈爱我，反是老丈害我了。若老丈果真见爱，他日归来，再造府请安便了。”

不知白乐山可肯放狄洪道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独家村赠金辞金 飞霞楼遇旧叙旧

话说白乐山见狄洪道说得如此决绝，坚不肯留，也知他实有要事，不便再行强留，因道：“将军既如此说，光景是有要事。若老汉强留，万一貽误将军大事，诚如将军所言，不是老汉爱将军，反变成害将军了。但请将军少待片刻，老汉去去就来相送便了。”狄洪道只得答应。停了片刻，白乐山果然出来，只见他手捧白银两锭，向狄洪道致敬道：“区区不腆，非为酬劳，不过聊作将军路费，幸勿见却。将军若不肯笑纳，便是将军见弃，以老汉为鄙物了。”说着便送过来。

狄洪道见白乐山如此，当下也就谢道：“某既蒙盛意，焉敢固辞；而况长者见赐，更不敢却。只因某行囊愈轻愈妙，稍重便不利于行。老丈既如此殷殷，某当敬领高谊。但有一件，请将此款仍存府上，俟某事毕，道经此地，定当造府取携。幸老丈俯如所请，勿再过谦为幸！”白乐山道：“些须薄敬，亦雅不累人，还请将军笑纳。若说存留寒舍，将军公务匆忙，归期又不知何日，即使归期有定，亦断不肯再临寒舍了。老汉此时怎肯受将军之遗么？”狄洪道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待到归时，某定不失信于老丈。还请老丈勿再坚执，某赶路要紧，幸老丈鉴之。”白乐山见狄洪道又如此坚执，只得

说道：“将军此去何日归来，请以定期相示，届时好使老汉下榻以待。区区薄敬，即遵命留存寒舍，待将军归来再行奉上。但将军不可作失信人，使老汉望穿秋水也！”狄洪道见他答应，心下好不欢喜。因说道：“某至迟不过半月即便归来，届时道经此间，定造府奉访，来取厚赠。”说罢一揖，登时出了庄门。白乐山赶着相送出来，早已不知狄洪道去向。白乐山暗暗欣羨道：“此人英气勃勃，举止高超，非惟行伍中人，殆亦剑侠之流也。”叹羨一会而罢。

再说狄洪道出了庄门，直望岳阳楼而去。原来海鸥子是差他到那里去，请他师父漱石生前往吉安议破非非大阵。狄洪道晓行夜宿，这日走到一座高山。这山名唤独孤山，但见树木参天，孤峰耸日，那些悬岩峭壁，一色浓青，高耸半空，真不亚天台四万八千丈的光景。狄洪道便走到山根之下，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又复举首向山上凝眸赏识这独孤山的风景。

正在凝神观望，忽见那山顶上一道白光直射下来，狄洪道大惊道：“这白光既非云影，又非电光，似飞剑相似，难道我师父现在此山么？”正自暗想，再一回头，已见那白光落下。只听一声唤道：“洪道贤弟，久违了。近日好么？”狄洪道见有人唤他名字，急掉转身来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焦大鹏。狄洪道一见，好生欢喜。因与大鹏先作了一个揖，接着说道：“小弟自从与兄长在赵王庄一别，你我不见已经两年，何幸相遇于此！真是意料所不到。但不知兄长近两年来有何佳境。两位嫂嫂想已添了侄儿？今兄长到此有何公干，尚乞明白示我。”焦大鹏道：“自与贤弟别后，愚兄日念诸位兄弟，只因遵奉玄贞大师伯的慈谕，不敢违背，终日株守家园，与荆妻相对而已。幸托贤弟之福，已于上年连得两子，也算是香烟有继了。”狄洪道道：“真是可贺之至！遥想我那两位侄儿，定然头角峥嵘，

身躯雄壮的。”焦大鹏道：“也算魁梧，只是粗笨罢了。”狄洪道道：“难得，难得！”焦大鹏道：“此处非谈心之所，贤弟可与愚兄拣一座酒楼，对饮几杯，好畅叙别后光景。”狄洪道也就答应，当下站起身来，即与焦大鹏同行而去。

只见焦大鹏在前，狄洪道后跟，转过独孤山，走未多远，就是一个小小镇市。二人上了镇，便到一座酒楼。狄洪道一看，那酒楼上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飞霞楼”三字，虽不十分宽大，也还窗格轩明。二人走上酒楼，当有酒保前来招呼，焦大鹏即命酒保：“将上等可口的酒菜，只管取来，随后一总算帐便了。”酒保答应，下楼而去。不一刻拿了两壶酒，两副杯箸，四个小菜碟，一大盘鸡，一大盘烧肉，摆在桌上。焦大鹏先给狄洪道斟了一杯酒，然后自己也斟上一杯，二人便对饮起来。

焦大鹏便问道：“听说宸濠现在已举兵造反，贤弟一向有何功劳？诸位兄弟，想皆功名上达了？”狄洪道道：“说来话长，容小弟慢慢详告便了。自从小弟与诸位兄弟随张永老太监入京，本来是要征剿宸濠，后来忽然安化王逆藩造反，皇上便命杨一清大人挂帅，命小弟等随征，先剿逆藩。幸未多时，就将逆藩平定，回京复命。又拟去征宸濠，忽然杨大人不愿为官，上疏告老，皇上准旨。我等就留在京都，以待宸濠的动静。不到两月，有江西荆头寨诸贼揭竿起义。皇上即命王守仁大人总督江西军务，兼巡御抚史，率领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诸贼。又幸而不过半年，也就次第剿灭清楚。正拟班师回京，此时宸濠就举兵造反，先杀巡抚大臣，后又劫监反狱，抢夺钱粮，盘踞府库。各路告急表章驰奏进京，皇上当命王元帅就近征剿。王元帅奉旨之后，即刻带兵前往。哪知宸濠已派邝天庆攻破南康，雷大春等攻陷进贤等县。王元帅得知消息，一面分兵，命徐大哥等进援南康，一面大队往南昌进发。宸濠知有大兵到来，

怕兵力不足，即将邴天庆调回南昌。因此徐大哥等克复南康已毕，仍回大营，都算打了两个胜战。不意宸濠那里又来了一个非幻道人，说是与余七是师兄弟，与余七同来。这非幻道人一来，偏用邪术，我军败了两阵也还罢了，不意他暗设毒计，要将我军全行灭没。幸亏傀儡老师前来相救，用了个替代之法，嘱咐王元帅连夜退兵驻吉安，现在大营在吉安府驻扎。那非幻道人又追到吉安，头一次被王元帅用计劫寨，将他打了个全军覆没。他又往宸濠处坚请增兵，宸濠又添兵与他。他现在摆下一座非非大阵，欲与元帅斗阵。元帅头一次出去观阵，被那非幻道人骂了一顿，元帅几乎气死。第二日，徐大哥便黑夜前去探阵，不料就陷入阵中。元帅直急得要死，打算差人往各处寻觅众位师尊。恰好海鸥老师惠降，告知元帅：徐大哥虽然陷阵，却无妨碍，只因他有四十九日大灾，过此以往，自有人救。又说这非非大阵厉害非常，非海鸥老师一人所可破得，因此令小弟去岳阳楼请漱石生师父前去，共议破阵。不期在此遇见兄长，真是大幸！但不知兄长因何在此山上？所做何事？这山名唤什么？”

焦大鹏笑道：“愚兄早知贤弟到此。漱石生师伯昨日已往吉安去了。”狄洪道道：“兄长如何知道我师父已往吉安呢？”焦大鹏道：“只因愚兄昨往岳阳楼游玩，适遇师伯，他便向我说道：‘来得极好，我即要往吉安王元帅那里，议破非非大阵。我徒弟即日就要前来寻找，你可迎上前去，若遇见我徒弟，叫他不要去岳阳楼，可同你即日回吉安，听候差遣。’愚兄听了这话，所以到此山相等，料定贤弟必由此经过，果不出吾师之所料。但这非非大阵，难破异常，必须众位师尊到此，方才破得此阵。昨日途遇玄贞师伯，据他老人家说，已各处去约众位师尊于四月十五日吉安取齐，然后共议破阵。还说要等一个产

妇前去，方可行事，却不曾告诉明白。贤弟今既到此，不必耽搁，明日愚兄就同贤弟前往吉安便了。”狄洪道听了这番话，好生欢喜。当下饮酒已毕，算还酒钱，二人便下楼而去。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赶路程二义士御风 具杯酒两盟嫂设饌

话说狄洪道、焦大鹏二人下得酒楼，便望狄洪道说道：“贤弟，今日天色尚早，愚兄与贤弟尚可趲赶一程，贤弟尚不畏辛苦么？”狄洪道道：“小弟却不畏辛苦，但虑前途无止宿之所，那就大不便了。”焦大鹏道：“这怕什么，随着愚兄前行，还怕没有止宿之处么？”狄洪道听说，也就答应，即刻与焦大鹏起程。哪知焦大鹏行走如飞，狄洪道万赶不上——焦大鹏是个脱胎之人，又兼他剑术高超，狄洪道怎能比得？

焦大鹏见狄洪道不良于行，也知道他断赶不上自己，因立住脚向狄洪道说道：“贤弟，你走得太慢，何不赶快些儿走呢？”狄洪道道：“小弟已是赶得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一些不敢停留。兄长不说自己走得太快，偏说小弟太慢，未免不近人情，不知小弟的艰苦了。”焦大鹏笑道：“愚兄也知贤弟赶不及，前言特有以戏之耳。贤弟不必着恼，愚兄当思良法，使贤弟既不费力，又跟得上愚兄，而又使贤弟不走一步何如呢？”狄洪道道：“兄长勿自取笑，天下岂有不走一步，便能登山涉水、趲赶路程的道理？”焦大鹏道：“贤弟不必疑惑，姑且试之，以验愚兄之言何如？”狄洪道道：“兄长虽如此说，小弟终不敢相信。”

焦大鹏道：“你且过来，伏在愚兄背上，愚兄若教你闭目，你切切不可睁开；等我教你睁开，那就到了安息之处了。”狄洪道道：“兄长！这不是又来取笑吗？小弟偌大年纪，又不是个小孩子，怎能劳兄长背我？就使兄长不弃小弟，在背上一伏，兄长便多一累赘，还能行走如飞吗？那可不是要快，倒反更慢么？兄长不要取笑罢！”焦大鹏正色道：“贤弟，你勿要噜嗦疑惑，尽管伏上背来。愚兄若无神通，也不敢令贤弟如此。”狄洪道见他正色相告，心中暗想：“或者他有此膂力，有此神通。且姑试之，设若不然，再作计议也可。”于是就将两只手伏在焦大鹏两肩，然后将两只脚盘绕到焦大鹏前腹，只听焦大鹏说道：“就如此好了。”又道：“贤弟快闭眼罢！”狄洪道不敢怠慢，即将双眼一闭，耳畔只听呼呼风响，真是行走如飞，却也不敢睁眼下望，一任他登山涉水，只牢牢抱定焦大鹏的肩头。

约走了有两三个时辰，耳畔住了风声，正在疑惑，暗自笑道：“难道不走了么？”还不敢睁眼。只听焦大鹏一声招呼道：“贤弟，你睁眼罢，到了。”狄洪道才将双眼睁开，往下一望，见在已到一所屋内。着实羡慕道：“兄长如此神通，哪得不令小弟佩服倒地！”

正自说着，忽见后面走出两个妇人，齐声喊道：“叔叔久违了！叔叔可好么！愚嫂这旁万福了。”狄洪道一见，却原来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王凤姑二人。狄洪道当下也就一面答礼，一面说道：“嫂嫂安好！小弟托庇，不过是平庸罢了。今日小弟却有累兄长，背走了不知多少路。兄长的神通，小弟真是倒头百拜。”王凤姑道：“这是他的惯技，也不算什么。”孙大娘道：“叔叔还不知道，他平时没有事，便出去各处游玩，说不定一日尽管走三四千里，也不知这腿劲从哪里来的。”焦

大鹏道：“你们哪里知道。我本来善走，从前一日可走三四百里，自从傀儡老师传授了我御风的法子，我便可以乘风而行了，走来毫不费力，但凭着风而行，所以每日可行三四千里。不然如遇大江大海，又怎么能过去呢？”狄洪道道：“原来兄长有此神术，所以走得这般快。”当下又向王凤姑、孙大娘说道：“闻得兄长说及二位嫂嫂已生有两个侄儿，请嫂嫂抱出来，与小弟见见。”王凤姑道：“丑小孩子，要讨叔叔见笑呢！”孙大娘道：“不管他丑不丑，好在叔叔是自家人，又怕什么见笑？但是初见面，叔叔曾带得什么见面礼儿来与两个小孩子呢？”狄洪道道：“这是有的，不过菲些罢了。”焦大鹏道：“你们也太讹诈人了，人家还不曾见着小孩子，就要人家见面礼。幸狄贤弟是自家人，若是别人，岂不被人家笑话？”王凤姑道：“正为叔叔是自家人，不然我们也不说这话了。”

说着，二人走入后面，不一刻，各人抱一个小孩子出来，向狄洪道道：“狄叔叔在上，侄儿见礼了。”说着，抱了小孩子点了两点头。狄洪道便走过去抚摩一回，只见一个面目恰似焦大鹏，那一个酷似王凤姑。因道：“这两个侄儿，倒也罢了，一个像父，一个像母，真是可爱之至！”又问道：“哪个大些呢？”王凤姑指着自己的说道：“这一个大一个月，是去年正月二十四生的。”又指孙大娘抱着的那个道：“他是二月二十五生的。”狄洪道又问：“这两个叫什么名字呢？”王凤姑道：“我这个唤世昌。”孙大娘接着道：“他唤世荣，乳名唤寿儿。”王凤姑道：“他乳名唤喜儿。”狄洪道便望焦大鹏道：“兄长真好福，有此两个侄儿，后半世也可享福了。”焦大鹏道：“说什么享福不享福，不过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此两个小畜生，可以告父母于无罪罢了。”狄洪道此时便在展间摸出两锭银子，每锭约五两重光景，喜儿、寿儿各给一锭，

说道：“此不过些须薄物，聊为两侄添寿，随后再补便了。”王凤姑、孙大娘齐道：“我等不过是句笑话，难道真要叔叔的见面礼么？”焦大鹏道：“都是你们说，人家未曾见着小孩子，你们就向人家讨，现在人家拿出来给小孩子，你们又说是取笑，当真要见面礼么，这不是都由你们说么？在我看来，在先既讹人家，向人家讨，此时人家给小孩子，爽性老实到底收下来，不要学这两张婆婆妈妈的嘴了。”王凤姑、孙大娘听说，齐笑道：“既这么说，就多谢叔叔厚赐了。”又将两个小孩子抱过来给狄洪道拜谢了一回，然后才把小孩子送进去，便到厨房内做饭。

一会子将饭做好，拿出两副杯箸，在堂前桌上东西摆定，又复进去取出两壶酒来，接着搬了五六样菜，一齐摆在桌上。焦大鹏邀狄洪道西向坐定，自己东向相陪，二人便对饮起来。王凤姑、孙大娘在旁说道：“我等不知叔叔惠临，匆忙间也不曾备得一两件菜，多多简慢，只好请多用两杯酒罢！”狄洪道谢道：“有累嫂嫂费事，实在过意不去。”焦大鹏道：“我看你们都不要说客气话了；没菜就是没菜，说了这闲话，就算是好菜不成？费事已经费事，说了这话，还是就不费事不成？”说得狄洪道及王凤姑、孙大娘皆大笑起来。王凤姑、孙大娘又带笑说道：“总像你！一句客气话儿都不会说，只知道有酒吃酒，有菜吃菜，吃过了高起兴来，便出去溜腿劲，动辄走三四千里，只要人家说你走得快，你便得意非常。”焦大鹏道：“天下事总要心口相应。我看现在世上的人，皆是嘴里说得如花似锦，叫人耐听，其实心里不是如此。就如你们今日做了这两件出来，在你们心里已觉得很费事，很过得去，嘴里偏说是没有菜，很简慢，这就是心口不相应。狄贤弟心里未尝不以这两件菜不好，又实在太菲，且明知你们并不曾费事，偏要说你们费

事，他自过意不去，对不起你们两人，也算是心口不相应。在我看来，嘴上又何必说得好听呢？”

王凤姑、孙大娘、狄洪道三人听了这番话，复又大笑起来。狄洪道当下又道：“焦大哥，小弟有一句话，倒要驳你。你说小弟心口不相应，两位嫂嫂心口不相应，我们的口，姑作隐藏，难道你看得见我们的心么？倒要请教请教：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儿？还得大哥演说一遍，方使我们佩服。不然又何以知道我们是心口不相应呢？”王凤姑在旁说道：“狄叔叔，你这句话说得真痛快。偏要问他，我们的心是个什么样儿？”焦大鹏道：“你们的心我皆看见，都是外面光明，其实中间皆是空的；而且你们两人，不但空，还有些黑点子，我这话可说得对么？”当下王凤姑将焦大鹏啐了一口道：“我看你不要嚼舌头了，只好饮酒吃饱了饭，好与狄叔叔安歇一宵，赶紧到吉安去罢。”

不知焦大鹏尚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八回

焦大鹏初见王元帅 玄贞子遣盗招凉珠

话说焦大鹏听了王凤姑教他快些吃饭，好安歇一夜，便与狄洪道赶往吉安而去。焦大鹏便同狄洪道又饮了两杯酒，即刻将饭吃毕，收拾床铺，与狄洪道安歇。次日一早，用了早点，即与狄洪道回转吉安。

在路行程，也无多日，这日已到吉安大营。狄洪道先自进营，与王元帅缴令，并将相遇焦大鹏，说明师父漱石生已先来营，未曾到岳阳楼的话，先说了一遍。复又禀明元帅：“焦大鹏已来，现在营外。”王元帅听说，当下说道：“将军，令师尊已于十五日前到了此地，现在后帐。焦义士既已前来，就烦将军请他进帐，以便本帅相见。”狄洪道答应一声，即刻出了大帐，到了营外，将焦大鹏请进来。

王元帅一见大鹏，即降阶相迎，又将焦大鹏邀入大帐，与他分宾主坐定。焦大鹏首先说道：“某久仰元帅大名，如雷贯耳，早欲趋前请安，奈元帅军务倥偬，不敢造次；今奉敝师伯玄贞老师之令，前来效力，才得仰见威仪，就此一见尊颜，足慰平生之愿了。以后元帅如有差遣，某当效力不辞。”王元帅也谦逊道：“本帅亦久闻诸位将军谈及义士忠肝赤胆，本帅亦亟思仰晤芝仪，只以军务倥偬，王事鞅掌，无缘得见。今幸惠

临敝营，真是万千之幸！以后尚多借重之处，还乞相助为荷！”焦大鹏道：“元帅如有驱使，定当效劳。”王元帅又谦逊了一番，然后又向大鹏说道：“义士曾见过诸位仙师么？”大鹏道：“尚未谒见。”王元帅道：“漱石生、海鸥子、一尘子、一瓢生、鹤寄生、河海生、独孤生、玄贞子，共计八位，皆在后帐，义士欲相见，可请狄将军引带前去便了。”

焦大鹏当即辞退出来，便与狄洪道到后帐参见玄贞子等人。玄贞子一见大鹏到来，甚为欢喜，因即说道：“我们皆已到此，不知你师傀儡生何故迟至今日尚不曾到。”焦大鹏道：“不知我师父可知道这里的事么？”玄贞子道：“他怎么不知？我们还是他相约的。譬如请客，客人已俱到来，主人尚未见面，这可不是笑话？”焦大鹏道：“或者我师父另有他事相羁，故尔迟迟。他老人家既然知道，又邀诸位师伯、师叔到此，他老人家断不误事的，好在今日才三月十九，距四月十五，还有二十余天，似乎也来得及。”玄贞子道：“贤侄有所不知，这非非大阵，尚须两件宝贝，要分别去借来，然后才能破阵。现在一件未得，若再迟延，哪里等得及呢？”焦大鹏道：“需什么宝物？徒弟尚可去得吗？”玄贞子道：“眼前即有一件，名唤招凉珠，是破阵最要紧之物，能先将此物取来，究竟到了一件。”

焦大鹏道：“这招凉珠何处有呢？”玄贞子道：“这招凉珠宸濠那里就有，不过他深藏内府，难得出来，必须前去盗回方好。”焦大鹏道：“不知他收藏何处，即使去盗，也是枉然。”玄贞子道：“他那招凉珠我却知他收藏的地方，但是甚难到手。”焦大鹏道：“只要知道所在，哪怕升天入地，也要盗来。师伯何不将他收藏的地方说出来，或者徒弟前去一趟盗来，亦未可知；设若盗不来，也好再作良策。”玄贞子道：“某也想如此。但贤侄前去务要留心谨慎方好。”焦大鹏道：

“若使徒弟前去，徒弟敢不小心！”

玄贞子道：“既是如此，他这招凉珠，现收在宸濠卧室之内，碧微王妃第十六个皮箱之中，用楠木小盒收贮，盒盖上糊着宋锦。所难取者，须将那十六个皮箱搬运下来，然后才好翻箱倒笼，寻找那楠木盒，便有招凉珠了。这招凉珠最易试验，只要将盒盖揭开，便有一股冷气逼人毛发，此便是招凉宝珠。只因这第十六个皮箱里面藏的皆是珠宝，往往易于取错，故须格外留心。贤侄既是要去，我当回明元帅，好在一枝梅业已调回，就请元帅派令一枝梅与贤侄同去，究竟有个帮手。等将招凉珠到了手中，临行时务要留下名字，使他知道，才好使他引出个人来，不然这个人终不出来的。”焦大鹏道：“请问师伯，这人究竟是谁呢？要引他出来何用？”玄贞子道：“此时不必再问，随后自然知道。”焦大鹏只得唯唯答应。你道玄贞子欲引出一个人，究竟是谁？要他出来何用？诸公不必着急，看到那里自然得知，此时若便说出，即非作书者欲擒故纵的法了。

当下玄贞子率同焦大鹏进了大帐，与王元帅说明一切，元帅答应，就命一枝梅与焦大鹏同去。你道玄贞子如何要使一枝梅同去？只因一枝梅到宁王宫里已非一次，焦大鹏的本领虽比一枝梅高强，路径却不如一枝梅熟识，所以使一枝梅同去。一枝梅奉了王元帅之命，哪敢怠慢，当即扎束停当，便与焦大鹏出得大营，赶紧望南昌而去。

在路行程不过两日，已经到了南昌，当下寻了客店，暂且住下。等到夜间，二人便出了店门，直望宸濠宫内而去。一枝梅本是熟路，他就领着焦大鹏一路行来，直到碧微王妃宫内屋上停了脚步。二人就先在屋上伏下身子，侧耳细听里间的动静，曾否安睡。细听了一会，并不闻有声息，焦大鹏便暗暗与一枝梅打了暗号，一枝梅会意，焦大鹏早飞身跳下房檐。有人说他

身如落叶，还是冤屈他的，真个是一毫声息全无。到了院落。复进一步，走到宫门口，细细一听，只听里面有两个人低低说话的声音。焦大鹏听不出来说的是些什么话，又不知这两人是否宸濠与碧微王妃。因又复行出来，绕到窗户口，用津唾将窗纸沾湿，戳了一个小孔，便向里面细望。

只见里间灯烛辉煌，上坐一人，却是个藩王的打扮，焦大鹏知道必是宸濠。靠着宸濠肩下，斜坐一人，是个妃子的模样，焦大鹏也知道这定是碧微妃子了。只见他二人坐在一处，低低的谈心，还是听不出来说些什么话。看了半会，但见宸濠将碧微妃子抱入怀中，用两手将碧微妃子的脸捧了过来，先与他依偎了一回，然后代他将外衣脱去。碧微妃子便站起身来，坐在一旁。宸濠自己便去宽衣解带，不一刻，宸濠脱去外盖，露出里衣，复又到碧微妃子面前，两人相偎相爱，好不亲热。

焦大鹏正在那里出神细看，心中骂道：“奸王，奸王！你指日就要身首异处，现在还这般作乐。”正暗骂时，忽见碧微妃子微启樱唇，倦舒杏眼，向宸濠秋波一盼，说一声：“王爷，时候不早了，安寝罢！”宸濠答应道：“美人！孤也知你情不自禁了。”说罢，就将碧微妃子拥抱上床，登时将帐幔放下。焦大鹏在外，又等了一会，里间已无声息，便思破扉直入。复又转念道：“我何不如此如此？”

正要回转身来与一枝梅说话，忽听一声大喝道：“有刺客，速速捉拿！”焦大鹏一闻此言，登时双足一蹬，已蹿上屋面。焦大鹏才上了屋面，那下面的人也飞身上来。焦大鹏见随后有人追来，此时一枝梅早已知道，即与焦大鹏二人越屋蹿房，如旋风般蹿去。看到了前殿，正往前跑，忽见迎面来了一人，大喝一声：“该死的贼囚，向哪里跑！”说着一刀飞砍过来。

不知焦大鹏、一枝梅二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焦大鹏设计盗宝 一枝梅奋勇杀官

话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正往前跑，忽见迎面来了两人，大喝一声，拦住去路，各人一刀，向他二人砍来。焦大鹏、一枝梅也不打话，赶着迎敌，且战且走，不一会已出了宁王府。只见他二人行走如飞，登时已不知去向。那赶他的二人见追赶不着，也只得回宫而去。

当下宸濠听说外面捉拿刺客，只吓得心惊胆战，与碧微妃子坐了起来。一会子有人来报，说是刺客未曾拿住，已被他走了。宸濠听说刺客已走，当令众人小心防护，他仍去安寝。次日一早起来，又命人各处擒拿，不许将刺客逃走去了。

且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出了宁王府，互相议道：“我等招凉珠既未盗出，又被他宫里人瞧破，此时城内断不可住，不如且自出城，暂宿一夜，明日夜间再行前去。总要将那招凉珠盗回，方显我等的本领，不然我辈英名行将丧去。”焦大鹏道：“贤弟，我有一计，明日可将此珠盗出。我料宸濠今既知我们前去，明夜断不敢仍住那里。无论他住在何处，贤弟可在前殿放火，宸濠必然惊慌，大众保卫之人，如太监等类，亦必往前殿救火。那时便去盗取招凉珠，吾料此珠必为愚兄盗出，所谓声东击西之法也。不知贤弟以为何如？”一枝梅道：“此计大

妙。但恐防护太严，我们难于入内。”焦大鹏道：“不妨，且至明夜到了那里，再看光景。”说着，二人已飞出城外，就于古庙中暂息了一夜。

挨到次日傍晚出来，就近买了些干粮，吃了一饱。又拣了那城头上防范稍疏之处，二人飞身进城，一直又来至宁王府。他二人却是熟路，便拣那僻静之处，慢慢的走到宫内。先在荷花池中间一座小亭子上，歇了好一会。只因这座荷亭是宸濠夏间消夏常至之所，现在却无人前来。二人等到三更时近，出了花亭，又往各处转了一回，见宫里已是静悄悄无人往来。一枝梅便带了火种，走到前房廊房上，将火种取出，先就廊房放起一把火来。不一刻，已是火穿屋顶。守前殿的太监此时正在那里打盹，从睡梦中惊醒，一见东廊上火起，即刻大喊起来，各处喊人前来救火。登时那些看守宫门的护卫，也就率领众人，齐至前殿，催督救火。此时已有人报进宫去。宸濠一闻前殿火起，也来不及追问缘由，即刻带了十数名小太监走出宫来，看人救火。只见风趁火势，火趁风威，那一片红光，烛照里外。

此时一枝梅见大众皆到前殿救火，他复又到厨房内放起一把火来。前殿尚未救熄，忽又有人从后面报到前殿，说厨房内火又起了。那些救火的人这一听，好不惊讶。宸濠就疑惑起来，当下说道：“你等可赶速分别前去！孤料定必有奸细前来放火，不然此处火尚未熄，那里倒又火起；若非放火，断未有如是之巧。”大家一听，都道：“千岁之言甚是有理！”就即刻分别救火的救火，拿人的拿人，乱乱哄哄，忙不知所措。

焦大鹏先见前殿火起，他便趁此时，到了碧微妃子宫中，先在外面听了一回，见卧房里面并无入声，他又不知宸濠果在此否，心下暗想：“若不如此如此，再迟便来不及了。”一面暗想，一面将怀内所带的鸡鸣五更断魂香取了出来，将香燃着，

向卧房内送进；不一刻，那香气散布房内，无论他什么人登时就昏迷起来。焦大鹏料药性已透，即便将窗格拨开，鼻中塞了一团解药，飞身入内。只见东首真个堆着两排朱红漆皮箱，他便从上排第一只数起，数到下一排第十六只，心中暗想：“光景就是这皮箱了。”当下将上面七只一口气搬到一旁，即将手中刀拔出来，认定皮箱盖上一划，便把箱盖划开，即在内搜寻，翻了一刻，果见有个宋锦的小方盒子。他便取在手中，将盒盖揭去，就灯下细看。才将盒盖揭开，只见一股寒光逼人肌骨，再一细看，内有明珠一颗，有龙眼大小，光明璀璨，真是可爱。因即收入怀中，仍将皮箱堆好，即刻出去，寻找一枝梅去了。哪里知道出得房来，才飞身上屋，但见火光中有一丛人围住一枝梅厮杀。焦大鹏一见，哪敢怠慢，也就上前相助一枝梅战斗。

你道一枝梅如何被人看见？只因他在厨房内放火，前殿上救火之人闻知后面又火起，因即分别出去救护。宸濠又命众打手以及护卫各官往各处搜寻奸细。众人正在各处搜寻，恰好一枝梅正往碧微妃子宫内探看焦大鹏的消息，不期两边遇见，因此大杀起来。一枝梅抖擞精神，力战十数个大汉。那些宫内的护卫虽然本领不甚高强，却皆是有力之人，不似一枝梅身轻如燕，所以厮杀了半会，众护卫虽未败下，却也不能取胜。一枝梅就凭着蹦纵蹿跳，遮拦躲闪，却也未曾吃亏。

此时宸濠也知道有了奸细，众护卫战他不下，宸濠也即刻传令飞奔命邝天庆进宫，帮助捉拿奸细。邝天庆一闻宸濠之令旨，哪敢怠慢，登时点了三军，蜂拥入宫而来。邝天庆到了宫中，一见屋上一人，早知道是王守仁的部下，也便登时飞身上屋，再一细看，却是一枝梅。当下大喝道：“一枝梅匹夫！你胆敢一人进宫，何故？敢是作刺客么？”一枝梅正在那里与众人厮杀，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也应声答道：“你是何人？”

既知老爷的大名，就应该早早退下，不必多事，免得作老爷刀下之鬼。快通名来，好让老爷送你的性命！”邺天庆道：“我乃大将军邺天庆是也！你等务各努力，不要放走了这厮，本将军来也。”说着，便一个蹿身，到了一枝梅面前，举刀就砍。

众护卫见邺天庆已到，大家反而不动手向前。你道这是为何？原来邺天庆生性如此，不要人助他，好似有人助他，就怕旁人分了功去一般，所以大众皆知道。这也是一枝梅合该无事，因此遇了邺天庆来。当下邺天庆一刀砍到，一枝梅赶着相迎，将邺天庆的刀架开过去。邺天庆又复一刀砍来，一面问道：“你这厮不怕死么？胆敢到此行刺！”一枝梅也就一面迎敌，一面喝道：“本将军看你死在目前，尚不知道么？本将军并非来行刺，实不相瞒，是来取碧微妃子那里的招凉珠的。告诉你，现在宫内不是本将军一人，诸位英雄全行在此，逆贼宫内已经布满了。宸濠此时想已身首异处了，你尚睡在梦中呢！”

邺天庆听了这番话，虽是半信半疑，见他说出来盗珠，却是甚为相信。你道为何？原来非幻道人摆了非非阵之后，即绘图呈进宫来，与宸濠观看，每一门皆有图说，所以邺天庆也知道这招凉珠是破阵的宝物。因此听了一枝梅的话，不觉吃了一惊。合该邺天庆遭殃，就这一惊，手中的刀慢了一些，早被一枝梅看出破绽，趁势就砍进一刀，恰好正砍中邺天庆的腿上，邺天庆站立不住，登时从屋上滚跌下来。

一枝梅见邺天庆跌下去，正待要走，众护卫又复抢杀过来。所以焦大鹏远远望见一丛人在那里围住一枝梅厮杀。一枝梅正抖擞精神，力敌众贼，忽见一个黑影飞到面前，登时众护卫就有两个身首异处，跌倒下来。一枝梅再一细看，见是焦大鹏，当下问道：“那宝物曾到手么？”焦大鹏道：“得了。”一枝梅道：“既到了手，我们走罢！”说着一个“走”字，只见他

两人就从屋上两脚一蹬，已飞身离了此处。众护卫还待要赶上前去，只见两条黑影晃了两晃，便已不知去向。当下众护卫知道赶不上，也就各人跳下屋来，去报宸濠知道。宸濠不待众护卫去报，他却因邝天庆砍伤，已有人去报过了，所以他早已知道的。又见二次的人报了进去，只把他吓得面如土色，半晌说出一句话来道：“一枝梅等既已逃走，孤可要进宫去，看看碧微贵妃现在怎么样了！”

毕竟碧微贵妃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回

自然建议请鸿儒 余七回山延师父

话说宸濠见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已走，便去碧微妃子宫中观看。到了宫内，并不见什么动静。先将帐幔掀开，向里一看，只见碧微妃子拥衾而卧，尚未睡醒。宸濠疑道：“怎么奸细前来，将招凉珠都盗去了，何以贵妃还不曾惊醒？倒也奇怪。”因此便去呼喊，喊了半晌，仍不见醒。宸濠又疑道：“难道他吓死了不成？”因又近前细听，只听他呼吸不绝，并未吓死。宸濠更加疑道：“这更怪了，何以睡得如此糊涂？”当下也就不再呼唤，便去喊那些宫娥，哪知再喊也是不应。

宸濠不知所措，复又走出来喊了两个年老的太监进去，问明所以。内有个老太监说道：“千岁，如此看来，之所以昏迷不醒，光景是奸细用了迷魂香，才如此昏睡。奴才从前也曾听人说过，是凡受了迷魂香气，昏迷不醒者，但须用凉水在胸前激透，自然醒悟过来，否则等到天明也就醒悟过来。奴才看来，此时天已将近明亮，千岁且等一会，贵妃娘娘如果醒来则已，不然使用凉水去激便了。”宸濠也就不言，便命那老太监将第十六个皮箱搬下来看视检查，除招凉珠已被盗去外，看果有别样什么珍宝遗失？那老太监答应，即刻将皮箱搬下。宸濠一看，见箱盖系刀划开，便将箱盖揭开查看，将箱内的宝物检查了一

番，只不见了招凉珠，别样珍宝并未遗失。

此时东方已经发白，宸濠也甚困倦，即命老太监将皮箱堆好，把划开的这皮箱摆在一旁，以便收拾。老太监答应，宸濠便要去安歇一会。正要去睡，忽听碧微妃子叹了一口气，宸濠赶着近前喊道：“美人醒来！”碧微妃子听有人呼唤，也就睁开睡眼，向帐外一看，惊道：“千岁此时还不曾安睡么？”宸濠道：“美人哪里得知！”因即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碧微妃子这才知道，也就惊恐起来。宸濠道：“美人不必惊恐，招凉珠虽被盗去，所幸美人无恙，这还算是万幸。现在孤也困倦了，与爱卿再睡一会儿，孤便要升殿与各官议事。”当下宸濠也就宽衣解带安睡，直睡至是日午刻方才起身。

再说外面救火的人将火救熄，也就各去安歇。到了是日午刻，宸濠升殿，当有李自然那一千人进来参见。宸濠便向众人说道：“招凉珠为一枝梅盗去倒是小事，惟虑王守仁那里必有能人帮助，不然何以知道这招凉珠是破非非阵的法宝？而况孤之招凉珠，虽非幻仙师亦不知道孤有此宝物。王守仁既派人前来盗取，他那里必有非常之人。这便如何是好？”

李自然道：“但据非幻道人那阵图上所说，破阵之法，不但招凉珠一物，此外法宝尚多。王守仁既知此珠可以破阵，安知不各处找寻宝物？某想他那里不但有非常之人，而且这人甚是厉害，若不早为防备，将来恐非敌手。依某之见，非幻道人与余七道人皆是一师所传，某曾闻余道人所言，他师父名唤徐鸿儒，道术高深，千岁何不及早饬令余七去将他师父请来，以助一臂之力。将来事成之后，千岁登了大宝，封他一个法号，他也是乐从的。若不将徐鸿儒请来帮助，恐怕事到斗阵之时，非幻道人也非王守仁那里众人的敌手。某细想来，惟恐这些人还是从前破迷魂阵的什么七子十三生之类，千岁须要早作计议

方好。”

宸濠道：“卿言甚善，孤也想及至此。即日就可差人前往吉安，请余七前去请他师父便了。但是差哪个前去？邝天庆昨又受伤，不能前往。军师之意，拟派何人前去，请分派便了！”李自然道：“这倒无须大将，只要令个心腹人前往吉安，促令余七赶速请他师父，须要千岁亲笔下道诏书，方可相信，且不敢推辞。”宸濠道：“诏书不难，军师可即将人派定，以便前往吉安便了。”李自然当即答应，宸濠就在殿上写了诏书，交给李自然，好令心腹前往。李自然退出殿来，便差了个心腹，即日奉书驰往，暂且不表。

再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出了宁王府，当即飞奔出城，仍在那古庙内歇了一刻，等到天明，便一齐赶急返回吉安。进了大营，见了元帅，将招凉珠呈上，又细细说了一遍盗珠的情形。元帅大喜，当命一枝梅、焦大鹏二人出去歇息。二人退出，又到后帐见玄贞子等人。玄贞子见焦大鹏把招凉珠盗回，也甚欢喜。于是玄贞子即与海鸥子、一尘子、鹤寄生、河海生、独孤生、一瓢生等人议道：“今招凉珠虽已盗来，但是这温风扇现在徐鸿儒那里，光明镜现在余秀英那里，此两年宝物甚难盗得到手，哪位前去走一趟？”当下河海生道：“小弟愿往徐鸿儒那里盗他温风扇。”一尘子道：“小弟愿往余秀英那里盗光明镜。”玄贞子道：“此处若得二位贤弟前去，那就妙极了。”说罢，焦大鹏、一枝梅二人退去。河海生、一尘子二人也就起身，分别前去盗那温风扇、光明镜来。暂且不提。

再说这日非幻道人与余七二人，接到宸濠诏书，说是招凉珠为王守仁派令一枝梅盗去，恐怕王守仁军中有非常之人，非幻道人与余七不能抵敌，欲令余七请他师父徐鸿儒来帮助。非幻道人与余七二人看罢，互相说道：“千岁也忒多心，招凉

珠虽为他盗去，只此一件，又何足济事？他不知这温风扇现在师父那里，光明镜在余秀英那里，这两件宝物，缺一也不能破此大阵。就便他知道这两件宝物的所在，任他什么一枝梅本领高强，也不能前去盗窃。”余七道：“师兄，话虽如此，一枝梅这干人不能成什么大事，我恐那当日七子十三生又在此处，我辈可万万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小弟之意，既是千岁招呼我们将师父请来，不若小弟就前去请师父到此，究竟多一帮助。”非幻道人道：“贤弟既如此说，愚兄也不能执意，况有宁王的诏书，即烦贤弟前去一走。师父肯来更好，设若不来，务要请师父将温风扇收好，不要遗失。要紧，要紧！”余七答应，就即日起身，前往他师父徐鸿儒那里，请他下山助阵。

在路行程不过两日，已经到了山中。登时进去，当有小童子问道：“余师兄怎么又回山来？难道又打败了不成？”余七听了这话，好生不乐，便对那童子正色道：“你小小年纪，不知道理，偏要多嘴乱说。现在师父在哪里？可即前去通报，就说我有要紧话与师父商量。”那小童道：“师父不在家，昨日才出去的。”余七道：“往哪里去了？”那小童道：“不知师父往哪里。但听师父招呼我们，不要乱跑，不过一二日就回来的。你如有要紧事，你就寻找师父去，如无十二分要紧事，就在这里等一二日，师父也就回来了。”余七道：“师父昨日出去，你曾见他带些什么法宝去么？”童子道：“不曾看见，大约不过出去云游而已，也不见得有什么耽搁。据我看来，师兄还是在这里等的好。”余七听罢，心中想道：“我便去各处寻找，怎知他老人家的所在？不若等他一两日，再作计议。”主意已定，即便暂住下来。

一连等了两天，徐鸿儒果然回来。余七先与他见了礼，徐鸿儒问道：“现在你为什么复又到此？那里是怎么样了？”余

七道：“自从徒弟与大师兄下山之后，与王守仁战了两阵，互有胜败，现在大师兄摆下一座非非大阵，敌将徐鸣皋已陷入阵中。不意王守仁那里又来了一班能人，十日前宁王宫内的那颗招凉珠，不知如何被王守仁那里的人知道，就令一枝梅暗暗进宫，将招凉珠盗去，因此宁王好生担忧。说是招凉珠既被敌人盗去，则敌人中必有知破阵之人，恐怕大师兄与徒弟不是敌人的对手，故嘱令徒弟回山，务请师父前去一趟，助大师兄与徒弟一臂之力，务要将敌人打败，不然宁王终不能成其大事。故此徒弟于前日就到此了，只因师父不在山中，所以在此等候两日。师父是与徒弟一齐下山，还是徒弟先往，师父随后就来，请师父示知，只因那里军务甚急，恐怕不日就要大战了。”徐鸿儒听了这话，沉吟不语。

不知徐鸿儒果下山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鸿儒下山奉伪诏 河海生盗扇得真情

话说徐鸿儒听了余七这番话，沉吟了半晌，方说道：“王守仁那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余七说道：“光景还是七子十三生今又到此，先是傀儡生前来的，傀儡生未来之前，徒弟已与他打了两仗，都是大获全胜。自从傀儡生到此，被傀儡生用了替代之法，以后便有败无胜了。若非傀儡生来，王守仁早已全军覆没了。”徐鸿儒道：“原来如此。但是你等却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对手。今宁王既命你前来请我，为师的也只好下山一遭，与七子十三生斗一斗便了。”余七道：“既蒙师父允诺，但不知何日下山呢？”徐鸿儒道：“事不宜迟，我今即便与你同往。”余七大喜，又谢道：“若得师父即日同行，将来大功既成，宁王登了大宝，师父自然是有封号的。”徐鸿儒道：“我今虽与你同往，我却要先去见见宁王，然后再去吉安。你可先回大营，叫非幻道人务必等我到了再与敌人开战，万不可性急，要紧！要紧！”余七答应。当下徐鸿儒便收拾了些应带的物件，即便与余七下山，到了半路，余七便回吉安贼营，徐鸿儒便去南昌。

且说余七不日回到营中，告知非幻道人说，徐鸿儒不日即到，又坚嘱他务等师父到日再去开战，切切不可着急。非幻道

人也就答应。

徐鸿儒这日到了南昌，便往宁王府而去。到了宁王府前，先与值门官说明，请他进去通报。值门官听说，哪敢怠慢，即刻通报进去，由宫门太监进内禀知。宸濠一闻徐鸿儒前来，好不欢喜，当即请他。宫门太监传出话来，值门官飞跑至外面，将徐鸿儒引领进去。到了宫门口，复由宫门太监引入内殿。此时宸濠早已具了衣冠，在内殿恭候。一见太监引着一人进来，但见他头戴万字华易巾，身披鹤氅，手执拂尘，背后葫芦、宝剑，脚踏逍遥履，身高八尺，鼻正口方，两道浓眉，一双秀眼，颌下一部长须，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宸濠看罢，当即降阶迎道：“孤未识仙师远临，有失迎迓，罪甚！罪甚！尚望仙师海涵才好。”徐鸿儒亦赶忙施礼道：“贫道久仰千岁仁慈，早思趋叩天颜，只以疏懒性成，未曾到此进见。今蒙千岁降诏，想贫道有何德能，敢劳千岁观注？”说着宸濠就让徐鸿儒坐下，又命人将李自然请来。

当下宸濠说道：“仙师道法高深，孤久仰之至。只以无甚借重，不敢仰请玉趾惠临。今者王守仁猖獗异常，前不久又将孤镇国之宝招凉珠，差派一枝梅盗去。孤珠虽失，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惟虑他既得此珠，必去破令徒非幻仙师所摆的非非大阵。若但是王守仁部下如一枝梅等，尚不足以为患，有令徒在此相助，他等亦无能为也。不过有七子十三生暗助与他，令徒的道法固是高深，孤亦极其佩服，但究竟不如仙师之法术高明。孤恐令徒等非七子十三生的对手，故不揣冒昧，特请令徒相请仙师下山，以助孤一臂之力。现在先封仙师为广大真人，俟功成之后，再行加封法号。但愿早日成功，俾孤得以早定大事，皆仙师之所赐也。”徐鸿儒见宸濠已封了自己法号，当下就向宸濠谢过，复又说道：“贫道何德何能，敢邀封号？第恐七子

十三生神通广大，亦非贫道所可对敌。幸而有成，贫道固不敢妄邀封号，不幸而抵敌不过，还求千岁见谅，勿加罪戾才好。”宸濠道：“仙师神通广大，想七子十三生亦断非仙师的对手。仙师而不肯为力则已，仙师而肯竭力帮助，断没有不庆大功告成的，总乞仙师相助为幸！”徐鸿儒听了这番话，便高兴起来，当下说道：“贫道蒙千岁知遇之恩，不次之擢，敢不竭力相助，以效犬马之劳。并非贫道口出大言，谅七子十三生不过聊仗剑术，妄自欺人，贫道既已到此，哪怕他七子十三生，就便十四子二十六生，又能奈贫道怎样。贫道若不将他诛戮殆尽，贫道誓不回山。千岁但请放心，只管高坐深宫，以听捷音便了。”

宸濠听他如此说法，又引为己任，心中大喜，复又谢道：“既蒙仙师见许，将来孤登大宝，仙师便是孤的开国元勋了。”徐鸿儒道：“贫道哪敢妄想，惟望千岁早登大宝，上顺天心，下符民望便了。但贫道还有一言动问：现在千岁大将尚有几员？雄兵还有多少？尚请示知。”宸濠道：“孤这里除大将邲天庆而外，雷大春现在据守安庆，未即调回。其余能征惯战之士，尚有二十余员，雄兵还有五六万，仙师如需调遣，悉听仙师主裁。”徐鸿儒道：“有此将，有此雄兵，足敷调遣了。敢请千岁明日即分派雄兵五千、战将十员，与贫道带去，以便随时调用。”宸濠当即答应。徐鸿儒又道：“余七之妹秀英，现在千岁宫中。敢请千岁将他传出，贫道有话与他面谈。”宸濠闻言，也就即刻着人去请余秀英上殿。

登时就有太监前去，不多一刻，太监回到殿上禀道：“余小姐忽然抱病，不能起床，叫奴才给千岁与广大法师告罪。并道广大法师有何话说，即请告知千岁，俟一经病好，当于千岁驾前领命便了。”徐鸿儒听罢，也就说：“既是他抱病在身，不能出来，倒也不必勉强，就请千岁随后转告于他，叫他一经

病好，即日趲赶前往吉安，贫道须要叫他听候差遣，因非非阵内必须他前去才好。”宸濠当面答应，一面就着人去传太医进宫，赶紧医治。

你道余秀英可真是抱病么？诸公有所不知，他却另有一副心肠，随后自然知道。这也是明武宗气数不该尽，宸濠终不能成其大事，所以有此一段因果。若是余秀英果真与徐鸿儒前去，虽七子十三生也不能奏效。诸君勿急，等说到那里，自然交代出来。

徐鸿儒当日就在宁王府住了一日。次日，外面已将五千兵挑好，十员战将也各人预备起程。先有人禀知宸濠说，将兵业已齐备，只候传令开队。当下宸濠又将徐鸿儒请来，问道：“现在兵将俱已挑选齐备，是否仙师压队同行，抑令他等前去？”徐鸿儒道：“就请千岁命众将前行，贫道也就告辞前去。”宸濠道：“孤本当相留盘桓数日，奈军务日急，不敢多延，好在后日方长，俟仙师大功告成，孤随后再慢慢领教便了。”说罢，一面传令，命众将即刻拔队。一面命人置备酒筵，为徐鸿儒送行。不一会摆出酒来，宸濠请徐鸿儒上座，李自然相陪。宸濠又代徐鸿儒把盏，三人欢呼畅饮，好一会才散席。徐鸿儒即便告辞，宸濠送出宫门，方执手而别。徐鸿儒就此往吉安贼营而去。

且说河海生离了大营，前往到徐鸿儒那里盗取温风扇，不一日已到，当即按下风轮，隐至徐鸿儒室内，探视一番。只见有两个小童在那里说道：“师父昨日下午下山到吉安营里，帮助大师兄排阵，你看师父此去，究竟胜败如何？”那年纪稍大些的说道：“我看师父此去，定然大胜。将来大功告成，不但师父有了封号，就连大师兄与二师兄，也有封号的。”那年纪小的说道：“在我看来，恐怕未必。你不知道那七子十三生何等厉

害，即以傀儡生一人的本领，我师父尚恐敌不过他，何况他那里有那么许多。就便师父本领再好，到底有个寡不敌众。”那大的又说道：“不然，七子十三生虽然厉害，不过还是仗着他的剑法，须知我师父多少法术，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七子十三生哪里有这等法术，而况师父还有一件宝贝，那柄温风扇，只要将那扇子一摇，引出风来，哪怕敌阵上有千军万马，只要受着这温风，登时浑身发软，困倦起来，虽平时铜筋铁骨之人，到此也就不由自主的。有此法宝，还怕什么七子十三生么？”那小的又问道：“这温风扇师父带去了么？”那大的道：“你真糊涂，师父临走时不是特地到法宝房内取出来，装在他豹皮囊内，随身带去的么。”那小的道：“无论他此去胜负如何，我总恨余七这忘八，他被杀死，我才快心。”那大的道：“你为什么如此恨他？”那小的道：“我自有一件事，切合至极。”

欲知小童子所为何事恨那余半仙妖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类相仇恨如切齿 终身谁托刻不忘心

话说那小童子恨余七有如切齿，那大的又问道：“你究竟为着何事如此恨他？”那小的道：“这话只能自己知道罢了，何能告诉你，就连师父也不能告诉。”那大的又道：“你告诉我不要紧，我绝不代你告诉师父的。”那小的道：“告诉师父倒不妨事，只是不能告诉你知道。”那大的又问道：“好兄弟，你告诉我罢。”那小的又道：“我告诉你，你就要取笑我了。”那大的道：“我如取笑你，叫我不逢好死，将来定然死在刀剑之下。”那小的道：“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笑我，不要告诉别人。”那大的道：“我已发过誓了，你还不信么？”

那小的这才说道：“自他摆了什么迷魂阵，被七子十三生破去之后，他便逃回山来。那时就该刻苦修炼，才是道理。哪知他在师父前却说得天花乱坠，背地里却无恶不作。那日顿生淫念，不知在哪里摄了一个民间的女子来到山中，就在他卧房内与那女子云雨。那女子被他用了法术，昏迷过去，全不知道，一任他为所欲为。不知他与那女子正在房内高兴，我也不知道，无意走进他卧房去了。他一见我走进卧房，就将我抱住，先向我说道：‘好兄弟，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只因欲火中烧，借此一解其火。而且只行一次，少时就将他送回去了。’那时

我也不管他这事，惟有答应他而已。哪知他不但不知羞愧，见我不与他较量，他以为我也是可欺的人，因又向我说道：‘好兄弟，你可尝过这等滋味么？’我被他这句话一说，我实在怪臊起来，却不曾回答他的言语。哪知他听反了，疑惑我也要如此了，当下就说道：‘好兄弟，你如不曾尝过这滋味，你就去尝一尝。等你尝了这美人的滋味，然后我再把些好滋味与你尝，单看还是他的滋味好，还是我把你那滋味好。’说着就笑嘻嘻的动手。我那时可真急了，我便向他说道：‘你若再不松手，我就嚷了。’哪知他还是不睬，后来我便嚷起来，他才松手将我放下来，你道可恶不可恶。后来我就想告诉师父，复又想道，大家头面攸关，所以直至今日，皆不曾说出。今日才与你谈及，只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那大的听了这番话，也就登时大怒起来。道：“我还道他是个正经人，哪知他是个畜类。照这说法，真要将他碎尸万段才好。好兄弟，我今与你约，无论他此次胜负，等他回山时，我与你两人从今以后不要与他接谈便了。”那小的又道：“你还望他回山么？我只愿他死在那里，被七子十三生将他捉了去，给他粉骨扬灰，再也不能投人类了。”

他两人在那里闲谈，同类嫉恶，河海生隐身黑处，却听了一个畅快，暗道：“向谓邪教中无好人，看他这两个小孩童，不过都才十五六岁，就知道如此向善。只可惜投在徐鸿儒门下，现在虽然正道，惟恐将来习染坏了。”又自暗道：“这温风扇既为徐鸿儒带去，谅来此处绝无此物，我何不赶紧回去，好到他营里去盗呢？”说罢即刻出来，飞身下山而去。一路行来，真是他们会剑法的人，毫不费事，只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不到一日，又回至大营，仍从空中落下。

玄贞子等人一见，齐道：“温风扇取回来了么？”河海生

道：“温风扇不曾取回，倒听了一件的确新闻事。”玄贞子等人复又齐声问道：“什么的确新闻？”河海生就将听见那两个童子的话，说了一遍。玄贞子道：“他那温风扇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要他这扇子带进阵中，才可以解那冷气。譬如腊月天时，遇见那极冷的风，将水吹得都成了冰，人也冷不过了，忽遇见一阵热气，那水也就解化，人也就舒畅。到了春天，那些水被风一吹，也就解化开来。又如春夏之交，那温风吹到人身上，人就登时困倦，必得要受些凉气方才舒展。所以要这扇子进阵，有此温风，可以吹散他那种冷气，就是这个道理。今既被他带来，不在他山中，此事贤弟却去盗不得，必须待傀儡贤弟到来，方才可以前去。”河海生听了这话，自知本领不如傀儡生高明，也就唯唯听命。

再说一尘子去到宁王府中余秀英那里，盗取光明镜。这日已到宫中，先去寻找余秀英的卧房。可巧并不费事，才至宫门，已瞧见他的卧房了。一尘子便轻轻落下，站在窗外静听。只听里间说道：“可怪我哥哥，不识时务。王守仁那里，有那许多非常之人保护于他，他偏要与他们相斗。眼见得一败涂地，性命还不保。我从前也是糊涂，只道天下人除师父而外，再没有能人，哪里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就便我师今已下山，也敌不过七子十三生他们一众非常之人。别人的本领我却不曾经验，就是那傀儡生从前来救徐鸣皋的时候，我虽将天罗地网前去拿他，他却毫不惧怕。不但拿他不住，被他逃走，末后我反上了他的诡计，将徐鸣皋带出宫门，我只落得白费心机，徒然失身于人，也不能遂我之愿。昨者闻得徐鸣皋陷入非非阵内，近来又不知他性命如何，好叫我无法可想。可笑我师父，也要叫我前去帮他摆阵。如此看来，我师父也是逆天行事。”说罢，又叹了两口气。

一尘子在暗中听得清楚。暗道：“可见女人还是随夫的心重，徐鸣皋与他有过三五日的夫妻，他就时刻不忘，连哥哥、师父都怨恨起来了。”复又喜道：“难得他如此不助宁王，我何不如此如此，去说他一番，或者他可以将那光明镜送与我，也未可料。”主意已定，即刻走进房中。

余秀英正与他两个丫鬟拿云、捉月在那里谈论，忽见房外走进一人，也是道家装束，心中便吃一惊，当下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到此何故？”一尘子不慌不忙说道：“小姐勿庸惊慌，本师系是徐鸣皋相烦前来送信，望小姐前去搭救他性命。”余秀英一听，登时面上羞得通红，强颜怒道：“徐鸣皋是谁？我与他毫无瓜葛，为什么他要求救于我？你可快快出去，不要惹了我性子。我若反转脸来，可不认得你的！”

一尘子暗道：“他这反唇相讥倒也好笑，我若不给他个真情实据，他还要抵赖。”因又说道：“小姐，你莫要强辩，可记得结十世姻缘时乎？若问本师何人，傀儡生系与本师至好朋友，本师便是一尘子是也。今者实不相瞒，是前来奉借一物。之所以不暗中盗取，只因方才听得小姐大有改邪归正之心，而且怀念徐鸣皋。本师是徐鸣皋的师伯，因小姐与徐鸣皋尚有夫妻之情，所以才现身进来，徐鸣皋特烦本师前来求救。小姐，你若念徐鸣皋之情，他今虽陷在阵中，尚无性命之虞，只有小姐可以救得。小姐这里有一宝物，只须将此物交给本师，徐鸣皋便可救出，将来还可以与小姐终身团圆。虽徐鸣皋刚强不屈，他不过是不降宸濠，并非忍弃小姐。小姐若有心于徐鸣皋，即将所借之物交出一用，否则本师却也不敢勉强，本师自有妙法盗取。那时可不怪本师不做美满人情。还得小姐三思为是。”

余秀英听了一尘子这番话，心中暗道：“我的心事全被他知道了。但是，他虽如此说，我却从未见过他，何能以他所说

为凭。又不知他向我所借何物，他若果真可令我与徐鸣皋结那十世姻缘，我一身骨肉皆是徐鸣皋的，又何惜身外之物，不必说一件，就便全行与他，只要将他救出来，又何尝不可。若是他故意拿这话来骗我，我将宝物交付与他，我岂不受了他骗？若不将宝物借与他，万一徐鸣皋竟陷在阵内性命难保，不又误了我终身大事？”左思右想，实在难以决断。

一尘子见他沉吟不语，已知道他的心事。因又说道：“小姐莫非见疑本师么？若果见疑本师，是不难，本师还有一言，可为小姐设一计策，管使小姐两面俱到：既不见罪于宁王，又不漠视于鸣皋，将来大功告成，本师包管你个月圆镜合。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听了这番话，因便说道：“既蒙老师见爱，即请示知，以便斟酌便了。”

毕竟一尘子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一尘子劝秀英归诚 徐鸿儒约守仁开战

话说一尘子见问，因道：“本师之意，所谓两面俱到者，只因方才听小姐之言，有谓徐鸿儒使令小姐前去助阵，小姐不愿前去。在本师看来，小姐既无附逆之心，不防将计就计，前到吉安，外行以助阵为名，内却以归正为实。到了那里，不必一定将徐鸣皋送出阵来，只要将他安顿一所好好地方，使他毫不受害。等将妖阵破去之后，小姐便可与他一同出来。那时徐鸣皋知小姐相救与他，人孰无情？岂有绝决之理。就便他任意绝决，好在本师等皆在那里，不但本师可以相劝于他，且可禀明王元帅，请元帅作主，哪怕他不肯相从？但有一件：本师奉借之物，可要小姐先交给本师。本师拿了此物回去，就可先在元帅前申明了。不知小姐尚以为然否？还请三思，以定行止。”

余秀英听了此言，暗道：“此话倒也不错，我何不就如此如此，岂不较为妥当么？”因即答道：“蒙老师见教，敢不遵命。但老师既可先代为在王元帅前申明，何不就烦老师引领，先去见了元帅，当面与元帅约定，克日里应外合如何呢？”一尘子道：“如小姐能如此，那更妙了。本师又何必不为小姐引领！”秀英道：“老师既然允诺，即请老师示知，所需何物？”一尘子道：“本师所借者，系小姐处光明镜耳。”秀英

道：“此镜昨为宁王借去，现不在此，容向宁王处收回，即便与老师同去便了。还有一事与老师相商：我这两个丫鬟，向来随身相伴，名虽主婢，情同骨肉一般，以后还请老师与鸣皋一言，使他纳为侧室。”一尘子道：“此事更极容易，在我便了。”说罢，便欲出去。秀英又道：“此时老师欲往何处？”一尘子道：“此处不便久留，我先回吉安而去。”秀英道：“老师先回吉安固是大好，但请老师即与元帅言明，奴家三日后定到。日间可不便相见，耳目众多，恐防泄漏，请约定三日后三更进见便了。”一尘子道：“如此更好。”说罢，便即飞身出了宫门，只见一道白光，已不知去向。

余秀英暗自想道：“此人有如此本领，我师父、哥哥欲与他们比试，岂不败乎？”想罢，当日即往宁王宫中见了宁王，说明前日抱病业已痊愈，即欲前往吉安，帮助师父、师兄破敌，并将光明镜讨回。宸濠闻言，喜不自胜，当下说道：“难得仙姑助孤，共成大事，将来功成之后，孤定不忘仙姑之功便了。”余秀英便反辞说道：“臣妾惟愿千岁早早离了南昌，以图长久之计，非惟千岁之幸，亦薄海人民之幸也。”宸濠大喜道：“总赖仙姑之力，与孤成功。”

说罢，余秀英告退出来，回到自己卧房，即与拿云、捉月两个丫头收拾了一夜，将所有宝物全行带在身旁，到了次日，便同两个丫头出了宫门，前往吉安而去。余秀英虽不似七子十三生有御风的本领，她却有块手帕，名曰行云帕。只要将此帕念动真言，站在上面，这手帕便可腾空飞去，所以叫行云帕。余秀英与两个丫头到了宫外，就将行云帕祭起，三人站在帕上，一霎时出了南昌城，直望前途进发。这且按下。

再说一尘子回到大营，先将余秀英如何思念徐鸣皋，如何弃邪归正的话说了一遍，告诉玄贞子等人知道。玄贞子等人听

了此言，也甚欢喜。一尘子又将如何借宝，劝他归降，余秀英如何要见元帅的话，又说了一遍。玄贞子等人更是大喜。当下便道：“何不此时就禀明元帅得知，好使元帅也知道其中情节。”一尘子答应，因与玄贞子等人一同来至大帐。王元帅见他等进来，当即让了座，大家坐定。王元帅先问道：“诸位仙师前来有何见谕？”一尘子便道：“特来为元帅送一喜信。”王元帅道：“两兵相对，胜负未分，妖阵罗列，尚未去破，何喜之有？敢请诸位仙师明以教我。”一尘子道：“此却实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元帅指日即得一员女将，破阵又在此人身上；解救徐将军出阵，亦复此人功劳居多，岂得不与元帅贺喜么？”王元帅听了此言，实在不能明白，因道：“诸位仙师虽如此说，女将却是何人，尚请详细示知。”一尘子道：“此人却是余七之妹，名唤秀英。因仰慕元帅，欲来归顺。”王元帅道：“仙师此言差矣。余七现为本帅仇敌，岂有我之仇敌，而妹欲归顺者乎？本帅却甚不可解。”玄贞子道：“元帅有所不知，其中却有缘故，容贫道说出，元帅就坦然不疑了。”于是玄贞子即将如何与徐鸣皋有十世姻缘，如何一尘子前去盗那光明镜，暗中听见秀英思念鸣皋，如何一尘子劝其归降，余秀英如何要来求见，约期里应外合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这才明白，当下也就大喜道：“这总是我主洪福齐天，所以有这般奇事。但不知这余秀英何日前来？”一尘子道：“贫道临行也约定，三日后夜半三更来见元帅。本当日间求见，只以耳目众多，恐有泄漏事情，所以待至夜静，较为妥当，这也是他谨慎之处。不过一件，破阵之后，设若徐鸣皋执意不从，还求元帅劝令鸣皋成其美满，不要辜负余秀英一片衷心。”王元帅道：“那个自然，本帅定与他作主便了。何况余秀英在先虽为叛逆之助，现在既有心归诚，又能助成大功，岂有令他大失所望之理呢！”

玄贞子等人见王元帅满口应承，好生欢喜，当下即欲告退，王元帅又问道：“余秀英既已归诚，他又能相助成事，但不知非非阵何日可破？”玄贞子道：“尚须稍待半月，便可去破阵了。现在还有一件宝物不曾取来，贫道本拟欲待傀儡生来，使他前去取此宝物，今余秀英既来归诚，这件宝物便可令余秀英就近盗取了。”王元帅道：“究系何物？”玄贞子道：“此物名为温风扇，却在徐鸿儒那里。贫道也曾使河海生前往徐鸿儒山中去取，后打听得徐鸿儒已经带来，又因他阵内河海生不便去得，所以要待傀儡生前来。今有余秀英到此，这温风扇便可易得了。惟请元帅于余秀英来见之时，先令他将光明镜交下，然后再令他盗取温风扇，即日送来。想秀英定不有负元帅的钧命。”王元帅听罢大喜。玄贞子道：“贫道明日还要使徐庆去往九龙山，将伍天熊夫妇调来，同去破阵。只因伍天熊妻子鲍三娘怀孕在身，贫道算来将临产，所以要将他调来，使他进阵冲锋，还要使他在产后进阵，这非非阵就便于破了。”王元帅道：“以后破阵之事，应如何施行之处，悉听仙师主裁便了。”玄贞子又谦了一回，这才退出大帐。次日，即命徐庆前往九龙山而去。

一宿无话，忽然次日一早，守营官拿进一封书信来，递与王元帅观看。王元帅接过拆开一看，原来是徐鸿儒下来的战书，约王元帅即日开战。王元帅知道他有邪术，不敢批准。当下即将玄贞子等人请来，大家商议。玄贞子等不一刻进入大帐，王元帅就将徐鸿儒下来的战书与玄贞子等看过。玄贞子说道：“元帅之意若何？”王元帅道：“本帅非不专主，只因昔日之政，是我为政，今日之政，便是诸位仙师为政了。还请诸位仙师商量，以定行止。”玄贞子道：“元帅若不批准，是见弱于他人。不若就批准，约他即刻出战。元帅可一面传齐诸将，出全队以

击之，先示威严，以挫锐气，亦是好事。贫道当暗助元帅便了。”

王元帅答应，当下就将原书批准，交付来人带回。一面传令三军，即刻预备出队。因徐鸣皋陷在阵中，即令一枝梅为先锋。其余英雄如狄洪道、罗季芳、杨小舫、徐寿、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包行恭等人，皆为随营副将。此令一下，即刻各军戎装起来。王元帅亦复戎服戎装。炮响三声，登时一队队出了大营，直望敌寨而去。真个是军容之美，如火如荼。不一会，前队已离贼营不远，一枝梅就令本部兵卒一字儿摆成阵势。接着大队已到，也就将阵势摆开，只待两军开战。

未知此战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剑术玄贞子对敌 助破阵傀儡生重来

话说官军与贼队两边列成阵势，官军队里一枝梅在先，王守仁在后，两旁排列着狄洪道、包行恭、杨小舫、周湘帆、王能、李武、徐寿、罗季芳、卜大武，并有偏裨牙将等人。贼队中门旗之下，立着三个道人：中间一个头戴万字紫金冠，身穿鹤氅，坐着四不像，碧眼浓眉，方脸阔口，颌下一部虬髯。两旁有两个道童，一律宝剑。一执拂尘，便是徐鸿儒；上首一个非幻道人，下首一个余七。以下又列着十员战将。

只见徐鸿儒骑着四不像从阵中出来，指名与王元帅答话。王守仁也就阵中到了战场之上。徐鸿儒在小童手中取过拂尘，向王守仁指手而言曰：“你可是王守仁么？”王元帅道：“妖道既知本帅的威名，你尚不知敛迹，还敢助纣为虐，这是何故？”徐鸿儒道：“本真人不笑你他事，只笑你太不识时务。宁王谦恭和顺，有帝王气概。我等将欲助彼自立，以代天顺民。你等偏不知天时，不顾人心，须知兴师动众，徒然劳瘁士卒，使三军无辜受苦。你既逆天，敢与我真人一决胜负么？”王守仁大怒，道：“好大胆的妖道，敢自摇唇鼓舌，旁若无人。本帅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也不见本帅的本领！”说着向左右说道：“哪位将军将妖道擒来，以正国法！”

话犹未毕，只见包行恭应声而出，道：“末将愿往。”说着，一骑马已冲出阵去，大声喝道：“妖道快通名过来，本将军枪下不杀无名之辈。”徐鸿儒道：“本真人看你胎气不尽，乳臭未干，敢在本真人前耀武扬威。若问本真人大名，乃宁王驾下新封广大真人是也。你亦须通过名来，好让本真人送你的狗命。”包行恭听罢，大怒道：“我乃王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包行恭是也。不要走，看我枪！”说着，就是一枪刺去。徐鸿儒不慌不忙，将手中拂尘望包行恭枪下一架，说声：“来得好，还不给我撒手。”话犹未毕，包行恭手中的枪也不知怎的，就落在地下了。

王守仁在阵中看得清楚，吃惊不小，恐怕包行恭有失，正要喝令旁人前去助战。忽见一尘子从半空中落下，站立徐鸿儒跟前，喝道：“好大胆的孽畜！认得本师么？”徐鸿儒此时正要捉拿包行恭回寨，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道士来，拦住去路，不觉大惊，也大喝道：“你是何人？敢来挡本真人的去路！快通名来，好让本真人取你狗命！”一尘子喝道：“本师的大名不便与你知。妖道休得猖狂，看本师的剑罢！”说着口一张，只见一道白光从口中吐出，登时一口剑盘旋飞舞向徐鸿儒头上砍去。

徐鸿儒一见，知道是七子十三生中的人物，正欲取剑来架，恰好童子将剑呈上，徐鸿儒急急取过，向空中一抛，喝声道：“疾！”只见两口剑就在空中叮叮当当斗将起来，好似两条怒龙在半空中角力。一个是炼就空中之气，费许多丹药而成；一个是全凭化外之邪，仗此锋芒抵敌。两口剑斗了有半个时辰，彼此不分胜负。

忽见河海生从官军队里出来，走至阵前，也不打话，从鼻孔中飞出一道白光，直奔徐鸿儒头上而来。徐鸿儒正欲分剑去

敌，那边非幻道人已将宝剑掷到空中，敌住河海生这口剑，彼此又斗起来。四个人，四口剑，盘旋飞舞，或上或下，或高或低，斗个不歇。

贼队中余半仙就在这个时节，将手中的剑向空中一掷，口中说道：“速取王守仁的头来见！”那宝剑就如能通灵性一般，能听余半仙的话，即刻飞向王守仁头顶而来，看看已到。王守仁只见头上一道白光直望下落，说声：“不好！”急望阵后退去，忽听背后鹧寄生一声说道：“元帅勿惊，自有贫道抵敌。”王守仁闻言，再向空中一看，已见余半仙那口剑被一道白光托住，在半空中乱击起来。王守仁这才放心。大家斗了一回，真个是仙家妙术，正能敌邪。

忽然，半空中一声响亮，徐鸿儒的剑被一尘子的剑削去一截，落将下来。徐鸿儒一见大惊，登时说声：“不好！”即将拂尘向空中一掷。但见那拂尘到了空中，即刻也变了无数的宝剑，一齐去削一尘子的那道白光。一尘子虽然剑术高明，到此也有些惊恐，只因寡不敌众。正在惊慌之际，忽听玄贞子一声喝，走出阵来，向徐鸿儒用手一指，说道：“妖道，你敢用邪术乱人耳目，待本师前来与你对敌。”说着，鼻中就吐出一道白光，飞向空中。口中又道：“速变！速变！快去削击！”只看那一道白光顷刻也变了无数白光，先将徐鸿儒那无数的剑迎住，复又用手一指，只见那无数白光中又分出一道白光，直飞至徐鸿儒顶上，即往下砍。徐鸿儒一见，说声：“不好！”赶着在豹皮囊中取出一物，如绣花针一般，放在空中。只见那花针迎风一晃，登时就如一根铁杵一般，在空中迎住那道白气。

此时半空中煞是好看，忽如群龙戏海，忽如众虎争山，忽如万道光芒，半天飞绕，忽如一条白练，横上云衢，忽疾忽徐，或分或散，比之昔日公孙大娘舞剑，殆有过矣，无不及也。彼

此又斗了一会。只见玄贞子将大袖一拂，口中喝道：“还不代我归来！”那声道罢，那徐鸿儒的拂尘竟收入玄贞子袖内。

徐鸿儒大惊，暗道：“不好！”即将豹皮囊内所藏的温风扇取出，向各人一扇。玄贞子知道这温风的厉害，当下便说道：“好妖道，本师暂且回营，我今日权寄下你的首级，十日后当来破阵便了。”徐鸿儒见他战，也就将温风扇收回，当下说道：“你莫谓将本真人的法宝收回，以为无济，须知本真人法宝甚多。今日且各罢战，十日后当等你前来破阵便了。”说罢，两边皆鸣金收军，各人也将宝剑收回，一霎时天空云净，杀气尽消。

王守仁率领众将收军回营。众将稍歇片时，王守仁便传齐众将，并请到七子十三生计议道：“吾观徐鸿儒虽然左道欺人，也算是术技精明，不易攻破。方才看他那种法术，若非诸位仙师在此，本帅又为他所算了。但现在诸位仙师虽已允他十日后破阵，温风扇既未盗回，光明镜亦未送到，除此二者，断不可破那妖阵。若余秀英不来，这便如何是好？”玄贞子道：“元帅但请放心，贫道早料余秀英与徐鸣皋有姻缘之分，他必将光明镜送来。只要元帅于他面求时，元帅答应他事成之后，准他与徐鸣皋正配姻缘，他断无不竭力之理。但俟秀英将此镜、扇两物送来，那时便可破阵。”王元帅道：“徐庆前往九龙山调取伍天熊夫妇，又不知何日可来？”玄贞子道：“这更不必烦心，不过五日后便到此地。贫道明日还要着焦大鹏回去，将他两个妻子孙大娘、王凤姑二人调来，帮助元帅立功的。”王守仁道：“似此则焦义士回去，又于何日可来呢？”玄贞子道：“他却更快了，虽不敢谓朝发夕至，极迟也不过三日，便可齐来。”王守仁道：“一切总赖仙师之力，以助本帅诛讨叛藩，破除妖道。”玄贞子道：“贫道等敢不尽心。”

大家正议论间，忽见帐下走进四个人来，一路笑道：“元帅久违了！元帅勿忧徐鸿儒、非幻、余七难除，非非阵难破，某等特地前来，以助元帅破诛妖道，建立大功。”王守仁细细一看，内中只有一个认得，却是傀儡生，其余三人皆不曾谋面。心中暗道：“光景这三人也是他们一流。”因即站起身来迎道：“荷蒙仙师降临，以助本帅一臂之力，非是本帅之幸，实乃国家之幸也！”

说着，傀儡生等四人已至帐上上，王守仁让了座，傀儡生四人又与玄贞子等八人说道：“你等来得好早呀。”玄贞子道：“总不似你们迟迟而行，若再不来，我要预备去奉请了。”傀儡生道：“早到与迟到同一到此，只要不误正事，又何必定分早迟。而况有大师兄在此布置一切，我等就早日到来，亦不过听其指挥而已。今日到此，从此当听驱使便了。”玄贞子笑道：“你此时来得恰好，我恰有件要紧的事，非你去不可。”

不知玄贞子说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献光明镜 王元帅允从美满缘

却说傀儡生问道：“究属何事，非我不行，尚望明以教我，好听驱使。”玄贞子道：“只因一尘贤弟前去余秀英那里盗取光明宝镜，闻得余秀英颇念鸣皋，一尘贤弟即乘其机会，面与秀英说明，劝其来降。秀英虽即答应于三日后到此，并送光明镜前来。今已交第三日，尚未见到，元帅颇以此为忧，所以欲令贤弟前去一走，使他早早前来。而况贤弟前曾为他两人结十世宿缘，此时前往，究竟较别人着力。故此这件事非贤弟不行。”傀儡生道：“原来如此。兄岂令弟重为月下人乎？且俟今日夜半，看渠来否。若果不来，小弟明日当即前去便了。”当下王守仁大喜，又与那三人通问名姓，原来是自全生、卧云生、罗浮生。王守仁又与他三人谦逊一会，玄贞子即邀他等入后帐而去。一枝梅等也就退出，各回本帐。

到了黄昏时分，玄贞子又命人出来，与王守仁说道：“今夜请元帅稍待，恐怕余秀英要来。若至三更以后不到，元帅再请安睡。”王守仁答应，那人仍回后帐而去。不一会，王守仁用过晚膳，就在帐中取了一本兵书，在那里秉烛观书。看看将近三更，并无人来。又坐了一会，已是三更时分，仍不见动静。王守仁暗自说道：“光景今夜未必前来了，我何必在此久待，

不如且去安睡，俟明日再请傀儡生前去一往。”

正自说着，忽听帐外一阵风声过处，那帐中所点的蜡烛光晃了两晃，王守仁正要这阵风来得好奇，一句话尚未说出，只见公案前立了三个绝色的女子：中间一个头戴玄色湖绣包脑，一朵白绒毡高耸顶门。包脑上按住一排镜光，闪烁烁光耀夺目。身穿一件玄色湖绣紧身密扣短袄，腰系玄丝带，下穿一条玄色湖绣套裤，紧紧系着两只裤腿，脚踏一双皂罗鞋，由头至脚周身玄色，愈显得柳眉杏眼，粉脸桃腮。两旁站着两个女使，也是周身玄色，虽不如当中一个美貌，却也生得体态轻盈。各人手执宝剑一口。

王守仁看了一回，只听当中一个娇声问道：“上坐者莫非就是王元帅么？”王守仁见问，也就问道：“你系何人？问王元帅则甚？敢是要来行刺么？”那女子又道：“何相疑之若是！一尘子岂未将情说明么？”王守仁听说这句话，知道是余秀英了，便问道：“你莫非余秀英不成？”那女子道：“正是余秀英。但不知元帅现在哪里？一尘子现在何方？请即出来，我有话面讲。”王守仁道：“我便是元帅，有话尽管讲来便了。”余秀英听罢，跪下去先行了礼，然后站立一旁，说道：“罪女不识元帅尊颜，有惊虎驾，尚求勿罪。一尘仙师前者回营，不知曾否将罪女的委屈在元帅前面禀一切？现在何处？敢劳元帅饬令请来，以便罪女声明一切，并有要物留下。”王守仁听说至此大喜，即刻命人将一尘子请来。

一尘子听说余秀英已来，便拉了傀儡生一齐进入大帐，一见余秀英，道：“小姐真信人也，可喜，可喜！”余秀英见一尘子进来，又见同来一人，仔细一看，却是傀儡生。因先与一尘子施礼毕，复又问一尘子道：“此位莫非傀儡老师么？”一尘子道：“正是。”余秀英即刻扭转身来，向傀儡生行了一礼，

然后说道：“老师道法高明，久深景仰，前者多多冒犯，尚求宥其既往，勿再挂怀为幸。”傀儡生道：“不知者不罪；而况小姐今已有心归正，将来共立功业，真是难得。”

一尘子便插言说道：“小姐前日所嘱各节，某已于元帅前历历言之，早蒙元帅俯允，可以勿再虑及。惟光明镜曾带来否？尚望早为留下。”余秀英道：“既蒙老师介绍，又蒙元帅俯如所请，区区之物，敢自失信？现已带来，即请察核。”说着，就在腰间取出一面小镜，约有酒杯大小，递给一尘子手中。一尘子接过来仔细一看，恰是此物。尚恐王守仁不能坚信，因与守仁说道：“元帅不知，此镜实为希世之宝。可请一试其异，以观秀英敬献之诚，何如？”王守仁道：“仙师既有言在先，余秀英又如期而至，已自诚信无欺，何必再验。然本帅确不知此镜之异，既仙师如此说项，本帅便如命以观。但不知如何验法？”一尘子道：“元帅可将烛光熄灭，便验得此镜实为希世之珍了。”

王守仁大喜，随将案上烛光一口吹灭，又将帐内灯光概行熄去，这大帐内，登时黑暗起来，彼此全不相见。一尘子遂将光明镜取出，向帐中一照，实也奇怪，即刻满镜通明，有如一轮明月照耀空际。王元帅喜不可极，当下便请一尘子好生收藏。重又将烛光燃点起来，向余秀英说道：“小姐如此诚信，不吝希世之宝，为国家扫降逆藩，本帅钦佩之至！一尘仙师所言一切，元帅无不乐从。将来功定之时，不但本帅可以自主，且可为小姐奏明圣上，以表功劳，与徐将军共遂百年之愿。”

说到此，只见余秀英脸上一红，登时跪下谢道：“蒙元帅成全之恩，罪女敢不效犬马之劳。”王元帅见他如此多情，实在暗羡他能弃邪归正。因又说道：“小姐，你且起来，不须如此。本帅尚有话与小姐熟商，仍望小姐勿却。”余秀英见说，

便站起身来，仍在原处立定，因问道：“不知元帅有何见谕，即乞示明。”守仁道：“只因此事非小姐独力不行，但不知小姐可否允诺？”余秀英道：“元帅吩咐，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王守仁道：“徐鸿儒那里有一柄温风扇，想小姐定然知道。”余秀英道：“也曾听我哥哥说过，颇为厉害。罪女虽在他那里，却不曾见过此物。这温风扇却是阵中紧要之物，元帅既言及此，莫非使罪女去盗么？”王守仁道：“前者河海仙师也曾去盗，只因为徐鸿儒随带身旁，昨日诸位仙师与徐鸿儒比斗剑术，后来徐鸿儒比敌不过，他的拂尘为玄贞仙师收去，他便取出温风扇来，欲施诡计，后来亦为玄贞老师解之，本帅曾亲眼所视。今拟再烦小姐，将此物盗来，将来与徐将军建立功业。现在本帅这里诸事齐备，只少此一物，若此扇一经到手，便可前去破阵，幸小姐勿辞。”余秀英听罢此言，当下说道：“罪女原不敢却，然亦不敢极口应承，总之竭力设法，以副元帅之厚望。惟不能克期送来，一经到手，即当敬谨送至帐下，彼时罪女却不能亲自送来。”当下即指着左边一个使女说道：“当令这拿云丫头送来便了。”王元帅听说，见他已允，好生快乐。因又谆嘱一番，余秀英唯唯听命。王元帅把话说过，余秀英又道：“此间不便久留，恐防耳目，请从此别。何日破阵，当为内应便了。”

王元帅又道：“本帅还有一事相托，小姐前去敌营，务必急速将徐鸣皋妥为安置，虽曰灾难难逃，究竟有人照应与无人照应大有区别。小姐幸即留意勿辞。”余秀英听了此言，正是心中第一件紧要之事，哪得不唯唯答应？说着便辞了一尘子、傀儡生、王守仁，登时领着两个使女，飞身出了大帐，望贼营而去。

王守仁见余秀英去后，复与一尘子、傀儡生两人说道：“余秀英能如此弃邪归正，真算难得。而且这女子美貌中颇有英雄气概，真与徐鸣皋一对好夫妇。若非一尘大师善为说项，劝其归降，不但本帅无此臂助，且不免埋没他一番用心了。今者他又见义勇为，不辞劳苦，虽将来功成之后给他们两个成就良缘，然亦一尘仙师之力也。”一尘子道：“元帅有所不知，今日虽为贫道劝令来归，然推本穷源，设非傀儡造就在前，使他二人已结十世姻缘，便是贫道也无能为力。”彼此又说笑了一阵，然后各去安睡。

不知余秀英何日才将温风扇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鸣皋救出亡门阵 众守军昏倒落魂亭

话说余秀英自从别了王元帅，与使女拿云、捉月直奔徐鸿儒营中而去。官营与贼寨不过五里之遥，将近四更以后，便到寨内。此时徐鸿儒、非幻、余七三人正在那里拜斗，余秀英从半空落下。余七一见妹子到来，好生欢喜，当时因拜斗未毕，不便说话。余秀英就站在一旁，等他们三人将斗拜毕，先与徐鸿儒行了礼，然后说道：“师父前者到宁王府，彼时徒弟适值感冒风寒，未能参见，多多有罪。今者病已全好，特奉宁王之命，前来听候师父差遣。”徐鸿儒道：“罢了，我徒今既前来，没有事令你所管，你可专管落魂亭。因此亭系集阴气而成，非阴人执掌不可。贤徒到此，真乃万千之幸！哪怕他七子十三生纵有通天本领，将十二门破去，得贤徒掌管落魂亭，他们到了此处，也就要前功尽弃的。但此落魂亭一事，责任重大，贤徒务要格外慎重才好。”余秀英道：“既承师父见委，徒儿敢不当心。但不知这落魂亭上如何布置，敌人到此如何摆布于他，尚望师父教我，以便徒儿遵守。”徐鸿儒道：“今夜不及指示，且待明日，为师教道于你便了。”

余秀英答应，又与非幻道人及余七见过礼。当下问非幻道人道：“愚妹闻得徐鸣皋已陷入阵内，不知现在何处？曾否身

亡？师兄可否带愚妹前去一观？”非幻道人道：“贤妹何以问及于彼？”余秀英道：“只因愚妹与他有切齿之恨。从前我兄长大摆迷魂阵时，他与傀儡生暗将愚妹的法宝偷去好多，以致兄长被七子十三生将迷魂大阵破去。若非他暗地盗我法宝，我兄长何致大败而逃。今既陷入阵中，无论他已死未死，愚妹定要将他寻出来，碎尸万段，方消昔日之恨！但不知现在何处？”

余秀英这一派巧言，说得非幻道人千真万信，当下答道：“他系陷入亡门，特恐他已经身死。贤妹既与他有如此仇恨，今夜也来不及去看，明日当与贤妹去看视便了。”余秀英道：“明日将徐鸣皋寻找出来，可否交与小妹带至偏僻所在，叫他受些凌戮之罪，以报昔日之仇。不知师兄尚蒙允许否？”非幻道人道：“这有何不可。惟恐徐鸣皋业已骨僵而死了。”余秀英道：“即使他骨僵身死，我也要报仇的。”非幻道：“既如此，无论死活，总交与贤妹处治便了。”

余秀英暗暗大喜。复又问徐鸿儒道：“近日敌营中还有什么动静？那七子十三生曾否全来？师父曾与王守仁开过几战？”徐鸿儒便将与玄贞子等比试剑法的话说了一遍，却不曾说出宝剑被人家削截一段、拂尘被玄贞子收去。余秀英听罢，却也暗暗好笑。当下徐鸿儒道：“贤徒路远到此，你可到后营去安歇罢。”

余秀英答应，退出大帐，便与拿云、捉月同至后帐安歇去了。到了后帐，却再也睡不着，只是念及徐鸣皋究竟生死如何，恨不能即刻天明，好与非幻去到那里看视。眼巴巴天已大明，他便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约有辰牌时分，便去大帐给徐鸿儒早参。此时徐鸿儒业已升帐，余秀英早参已毕，站立一旁。徐鸿儒道：“贤徒昨晚要去看视徐鸣皋，现在帐中无事，你可与非幻前去，将徐鸣皋提出，即交与贤徒慢慢处治，以报昔日

之仇便了。”余秀英听说，当下又谢过一番，即便起身，与非幻道人前去看视。

到了亡门之内，果见阴风惨惨，冷气逼人，余秀英也觉受不住。因道：“师兄，何以如此寒冷？徐鸣皋陷入此阵，今日已经三十一日了，焉有不骨僵之理。而况此处犹在门外，还未深入内地，徐鸣皋所陷之地，却在极深极冷之处。不必说徐鸣皋，就便七子十三生，到了此地，也要骨僵而死呢。”又道：“师兄何以不怕呢？”非幻道：“我有保暖丹服下，便觉不畏寒冷。”余秀英道：“除却保暖丹，还有什么可避之法呢？”非幻道：“只有师父那温风扇可以避得此冷寒，此外再无别法了。”余秀英道：“师兄你这保暖丹，现在身上可有么？”非幻道：“敢是贤妹也要保暖么？”余秀英道：“正是。不知师兄果肯见赐一粒么？”非幻道：“贤妹说哪里话来，你也非外人，皆是自家人，理当取出来与贤妹保暖。可是我这丹药，不但保暖，而且可以救人性命，哪怕他骨僵而死，只须将此丹与他服下，只要不过四十九日，可以重生。愚兄本不应说这话，只因贤妹不是外人，徐鸣皋又是仇敌，若遇旁人就便把丹药与他，哪里还肯将此秘法告诉于他呢。”余秀英听见这话，好生欢喜。因暗道：“既然这丹药可以救人重生，我何不如此如此，再骗他一粒过来，也好救徐鸣皋的性命。”主意已定，只见非幻道人已将丹药取出，递给过来。余秀英接过，即便放入口中，吞了下去。又与非幻道人向前走去。走未多远，便故意打了两个寒噤，自己复又说道：“怎么这丹药不行吗？服了下去，还是这样冷，怪不得令人受不住的。”非幻不知他的用意，因又说道：“贤妹不知这丹药还有个道理，若女人服下，效验似不如男人。既然贤妹还受不住，好在愚兄这丹药尚多，贤妹，我再给你一粒。”余秀英听了此话，格外暗喜。于是非幻又拿出

一粒，递给秀英。

秀英接在手中，故意放入口内，其实背着非幻，已收在一旁。当下便与非幻走入阵中，四面一看，果见徐鸣皋睡在那里。便问非幻道：“这不是徐鸣皋么？”非幻道：“正是他。”余秀英急上前一看，只见鸣皋体冷如冰，面色如指板硬的睡在那里。余秀英看罢，好生难受，险些儿落下泪来，假复切齿恨道：“徐鸣皋，你昔日的英雄而今何在？你到此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仗着自己的本领，又恃着傀儡生的法术，前去盗我的法宝，你也有今日！被我师兄将你陷在此处，叫你骨僵而死。我不惜你身死此地，只可惜我那法宝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也罢，冤有头，债有主，你莫谓我余秀英心太毒，我今日遇见你，你虽身死，我却不能不报昔日之仇！”口中说了这番话语，心中可着实不忍，即便令人将他抬入后帐，以便慢慢处治于他。当下有小军过来，将徐鸣皋速速抬出，送往后帐而去。

这里非幻道人又与余秀英到那十二门及那落魂亭各处去看了一回，又说落魂亭如何厉害。当与余秀英到了亭上，但见当中摆了一张桌子，有木架一座，架上插了许多旗幡。只见旗幡中有一面三角白绫小军幡，上写着“落魂幡”三字，四面系着铜铃。余秀英一见，使问道：“此幡便是招人魂魄的么？”非幻道：“正是此幡。但见有人前来，即将此幡向来人一招，那人便昏迷不醒，登时倒在地上，听人所为。此就叫作落魂幡，哪怕他神仙也逃不过此难。”余秀英道：“原来有这等厉害，足见师兄法术高明了。”

当下看过，仍回大帐而去。见了徐鸿儒，非幻即将落魂亭如何布置、如何施用旗幡全告诉了余秀英的话，说了一遍。徐鸿儒问秀英道：“你曾否明白呢？”余秀英道：“徒儿也知道其中的奥妙了，随后只要等敌人前来，徒儿自会施展。”徐鸿

儒道：“好在是现成事，以吾徒向来聪敏，自然不难。”说罢，余秀英方要告退，只见徐鸿儒又道：“吾徒可于明日即到落魂亭上试演两天，以后便能纯熟。”余秀英道：“哪里有仇人前来？”徐鸿儒道：“这不难，只须将营内的小军招呼十数名来前，让吾徒先试一番究竟验否。”余秀英道：“如此以小军作为敌众，这不是先令小军身死么？”徐鸿儒道：“虽然将那些守军招来，展动落魂幡，拿小军作敌军，只不过稍迷其性，断不至有性命之忧的。”余秀英道：“小军既不曾死，徒儿当如法先行试验便了。”

徐鸿儒大喜。当下喊叫了一队小军，听候差遣。又叫余秀英先行去到落魂亭，看着非幻先行试验一回那落魂幡如何招展。余秀英便与非幻道人前去，非幻演了一回，余秀英一一记得清楚。非幻道人便率领一队小军冲杀过来。余秀英一见，即刻将那落魂幡招展起来。果然那些小军个个昏迷，跌倒在地。

毕竟这些小军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嘘寒送暖 徐鸣皋倚玉偎香

话说众小军个个昏迷在地，余秀英看见果然厉害，因问道：“如何使他等醒来呢？”非幻道人道：“只要将警魂牌一拍，即刻就醒过来了。”余秀英又叫非幻道人击动警魂牌，果然众小军不到一刻个个全醒过来。

余秀英看罢，即便退下亭去，来到自己帐中，连歇也不歇，便去看视徐鸣皋。只见徐鸣皋仍然骨僵尸冷，睡在那里。余秀英惨然泪下。当时便加意令人看管，不可疏忽。他便进入帐中，稍为歇息。一日无话。

到了夜间，等大众全行睡静，即带了拿云、捉月走至徐鸣皋跟前，轻轻将他衣服解开，先向他胸前摸了一摸，虽然浑身冰冷，胸口尚微微有点气。余秀英心中暗喜道：“如此看来，似尚有救。”当下即将保暖丹取出，先放在口内嚼烂，又用唾津和融，衔在口里，复将徐鸣皋牙关撬开，将保暖丹度了进去。又命拿云进入帐中，烧了些汤来，余秀英一口一口衔在嘴中，度入徐鸣皋嘴内。好一刻，将丹药、姜汤全行给他流下咽喉。又命拿云、捉月在那里小心看视，如果稍有转机，即来禀报。拿云、捉月答应了，余秀英这才回帐。

不到一个时辰，余秀英又出帐来，到徐鸣皋那里看视一回。

又用手在他心口摸了一摸，并未回温，还是冰冷，低声与拿云、捉月说道：“这丹药服下已有一个时辰，何以仍未转机？难道不灵验么？”拿云道：“小姐不要着急，我看这丹药是灵验的，光景药性尚未走足；而况徐老爷又有这许多日期，哪里能急切回温的道理。好在他们已把徐老爷当作骨僵而死了。婢子却有一计，最好明日一早就去告知徐师父等人，就说已被小姐杀了首级，砍成数块，抛入荒郊，喂养鸟雀去了。徐师父等人听说此话，总以为小姐是报前仇，断不疑惑有别项事情。只要徐师父晓得，徐老爷被小姐处治，他也不会来盘问。然后小姐将徐老爷抬入帐中，慢慢的设法相救，却比这地方好得多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道：“此言甚合我意。但与其明日再抬入后帐，不如即刻就将他抬入里面，明日一早我便去告知师父便了。”当下就与拿云、捉月三人将徐鸣皋抬进帐中，安置妥当，不使风声稍露。

是夜，余秀英即将徐鸣皋衣服脱得干干净净，自己也把外衣卸去，只留内里小衣，将徐鸣皋搂在怀中，也不顾什么冰冷，整整暖了他一夜。说也奇怪，徐鸣皋身上渐渐有些回暖过来，余秀英大喜。自己即刻起来，仍用衣服给他穿好，又加厚些被褥，代他盖上。安排已好，余秀英这才到了外间，梳洗已毕，即刻到大帐给师父徐鸿儒早参，并照着拿云所说的话，告知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个人知道。他三人听了此话，实也毫无疑问，但说道：“既如此处治，也算报了昔日之仇了。”余秀英唯唯答应，又谈了一回闲话，即告退出来，仍回后帐。到了帐中，便问拿云、捉月：“现在徐老爷如何？”捉月道：“小姐放心罢，徐老爷是断不妨事了，现在四肢已经转热过来了。”秀英闻说，也就走近前，又将徐鸣皋的四肢摸了一回，不但与昨日不同，连方才都不同了，果然摸在手中，已有五六

分暖意。秀英大喜，不敢扰动，仍轻轻的将被代他盖好，还令拿云、捉月互相伺候。到了夜间，余秀英又将徐鸣皋衣服脱去，仍如昨夜，搂在怀中与他暖了一夜。话休烦絮。

接连代徐鸣皋暖了三四夜，徐鸣皋既得保暖丹之力，又得余秀英借暖之法，到了第五夜，果然身体大温起来，口鼻中微微有呼吸之声。你道余秀英可喜不可喜呢？当下又命拿云取了些姜汤给徐鸣皋徐徐灌下。约有四更时分，徐鸣皋低低叹了一口气。余秀英此时仍与他睡在一起，当下就唤道：“官人醒来！”唤了两声，并不答应，又命拿云取了个火光，向徐鸣皋脸上一照，早见他闭着两眼，实在委顿不堪。余秀英暗道：“此次真吃了大亏了。”却也不敢惊扰，仍然将他搂在怀中，与他同睡。直至天明，余秀英起来，便去煎了些参汤，给徐鸣皋灌了少许。到了夜半，徐鸣皋便能睁眼，还是委顿不堪，糊糊涂涂的不知身在何处。余秀英也不与他说话，但将参汤给他饮食。

又过了一日，这月晚间徐鸣皋便有精神了，睁开两眼，但见帐中有三个绝色女人，在这里给他服侍。他这一见，好生惊异，当即低声问道：“我徐鸣皋何以在此？你们三位却是何人？何得前来救我？”余秀英听他说话，好生欢喜。当即走至他面前，低声说道：“将军幸勿高声，妾非他人，乃余秀英也。他两人亦非外人，是妾所用之女婢拿云、捉月是也。妾特奉王元帅之命、玄贞老师之言，前来救将军。将军幸少安勿躁，此时合营诸人尚未安静，请少待，妾当倾心吐胆，将所有情节以告将军，使将军知妾之来意，非若从前之在宁王府时之事也。”徐鸣皋听了这番话，方知余秀英前来搭救，也就不再多问，以防耳目。

到了夜半，余秀英仍与徐鸣皋同睡，枕旁私语，便将一尘子如何盗取光明镜，自己如何思念为一尘子窃听，后来一尘子

如何好言劝解，如何自己亲献光明镜与元帅，元帅又如何责令他盗取温风扇，如何巧骗非幻道人的保暖丹，王元帅又如何允他匹为婚姻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徐鸣皋听说，此时也觉感激，又见他如此殷勤，两人更加情投意合。当下便问道：“承蒙贤妻如此情厚，但不知现在王元帅与非幻道人战过几次，那非非阵曾否破去？”余秀英道：“妾到此处连今日才有七日。将军却不知道，现在我师父徐鸿儒也在此地，玄贞老师等本约我师父十日后破阵，今已八日，至多不过再有六七日，就要来破阵的。但是妾这两日为服侍将军，故我师父那里的温风扇尚未得闲盗出，再迟可要误玄贞老师等人的大事了。今将军幸已无妨，惟急切不能出寨。从明日为始，请将军坚耐数日，妾当留两个婢子轮流在此伺候将军，妾即去设法盗取温风扇，送往大营，好给玄贞老师等如期破阵，妾与将军也可早早出此牢笼。”

徐鸣皋道：“能得贤妻如此见爱，而且弃邪归正，将来事成之后，某当感激不忘。”余秀英道：“我也不知是何缘故，从前本来立志不肯嫁人的，自从见了将军之后，与将军一度春风，后来将军虽然被傀儡老师带出宫门，那时妾并不敢恨傀儡老师，惟自恨我哥哥不识天时，助纣为虐，将我陷在那里。若欲独自逃走，又恐不便，所以日日总不能忘却将军。及闻将军陷入阵中，妾一片私心更难自定，恨不能插翅飞出宫门前去相救。又因未奉宁王伪令，不便私自出宫。后来，虽师父在宁王前令我前去帮助于他，我以为将军既陷入阵中，必然多凶少吉，所以托病不出，居心从此无意人世，自恨命不如人。自闻一尘老师说及将军虽陷阵内，不过有四十九日灾难，并无性命之忧。妾闻此言，所以才到宁王前销了病假，趲赶前来，急救将军性命。将军方才所说感激不忘，这话未免见外。俗话说得好：嫁夫从夫，夫死妇当殉节。妻虽不明此意，也曾知道今将军有难，

妾理应酬之。将军何出感激之言。但愿以后宁王早早诛灭，天下太平，妾与将军偕老，以终其愿足矣，更有何他望呢？”

徐鸣皋听了这番言语，着实可爱可敬，因又谢道：“贤妻虽然如此，某设非贤妻来救，某尚能为再生之人么？所以不能不愈加感激。”余秀英道：“不必烦琐了，现在将四鼓，将军精神尚未大复，还请养歇为是。等将军精神复元，说不定还要战斗呢。”徐鸣皋当下也就不言，悉心安歇。

余秀英仍伴徐鸣皋睡到天明，方才起来。拿云、捉月进来打了面水，余秀英梳洗已毕，又谆嘱一番，叫他切勿声张，恐防漏泄，即留拿云在里间伏侍，他便带了捉月出来，用了早点，直望大帐而去。日间盗了温风扇，送往大营给王元帅早早破阵。

毕竟温风扇何以盗得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爱恋新恩秀英盗扇 不忘旧德鸣皋遣书

话说余秀英来到大帐，见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正在那里议事。余秀英上前各各参见已毕。徐鸿儒问道：“徒儿为何今日这大早前来，有什么事情？”余秀英随口应道：“只因这两日未曾给师父请安，师父亦未曾呼唤徒儿，所以一来给师父请安问好；二来打听打听敌营的动静，曾否前来约期破阵。”徐鸿儒道：“那玄贞子曾经约过十日后破阵，现在不必约日期了。”余秀英道：“现在已将及期，非是徒儿过虑，那七子十三生本领亦颇厉害，法术亦极高明，久久不来开战，恐他有什么破阵之法，倒要打听打听，好早为预备，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徐鸿儒笑道：“徒儿之言虽是有理，只是未免过虑了。非是为师夸口，他若寻不出温风扇、光明镜来，他怎么能破此阵？光明镜现在徒儿那里，温风扇现在为师身旁，任他本领高强，法术高妙，又从哪得此两物？这两物既不能到手，不必说七子十三生，就便是十四子二十六生，也是枉劳无功的。贤徒何虑之有？”余秀英道：“既如此说，这非非阵是断难破的了。但是师父这温风扇，徒儿一向虽曾听说，却是不曾见过，拟求师父取出来给徒儿一观，俾徒儿见识见识，不知师父果能允许否？”徐鸿儒道：“这有何不可。现在却未带在身旁，你可随我前去，

我给你看视便了。”

余秀英大喜，当下即随着徐鸿儒到了后帐。徐鸿儒在一具楠木小箱内取出一个豹皮囊，将豹皮囊的口放开，在里面拿出一把折扇，递给余秀英道：“这就是温风扇。”余秀英接在手中，打开一看，不过是两面白纸糊就，犹如平常人所用一般，并不见什么希罕。因道：“非是徒儿菲薄于他，也不见得什么好处在哪里，何以师父就将这扇儿说得如此宝贵？”

徐鸿儒道：“徒儿，你真少见多怪了。不必说这扇儿有温风可取，虽极冷之天气，极寒之地方，只要将这扇子打开，轻摇两下，便觉如春气勃勃；若重摇两下，那风势一大，哪怕他金刚神佛，只要沾着这温风，他便如吃醉一般，登时骨软筋酥，毫无气力，哪里能受得住。且是这扇儿的来历，也有几千百年。还是当日周朝李老子炼丹之时，将这扇儿去掀风引火，日受火气蒸炽，待至丹炼成功，已有百余年之久。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将这扇儿偷去，及至走到火焰山，将此扇失落，复经那火焰山天火、地火、山火日蒸月炽，又受了许多的山川灵气，所以才成此法宝。徒儿你却未曾细看，这扇儿虽是两面白纸糊就，这夹层里，可有万道霞光，满天烟雾。就这样平放着，却看不出来，你若向亮处一照，便看见了。徒儿你既要见识，何不细细一看，再将这扇儿轻摇两下，取出风来试验一回，就知道这扇儿的妙处了。”

余秀英听了徐鸿儒这一大篇的话，当下就将那扇儿向明处一照，果见夹层里有万道霞光，热气腾腾如那山上出云雾一般。一面看，一面说道：“真是不见不识，若非师父告诉我，这样的巧妙，徒儿哪里得知？不过当作他一把白纸扇摇罢了。”徐鸿儒见他夸赞此扇之妙，也就大喜，说道：“为师这温风扇，可与你光明镜并驾齐驱了。”余秀英道：“徒儿那光明镜，也

不算什么宝物，总不及师父这扇儿。”说着就将扇儿执在手中，轻轻的扇了两下，取出风来真个是和暖异常，比夏天刮的那南风、熏风、热风，还要热上几倍。

余秀英又道：“照此不过轻摇两下，就如此和暖起来，若处盛夏之时，再将他摇动，那可不要将人醉死了么？”徐鸿儒道：“虽不致醉死，却也定然昏迷的。”余秀英便将这扇儿反复细玩了一回，方才交给徐鸿儒收去。所谓有心人算计无心人，千古不易之理。就是余秀英将温风扇欺骗出来，看了一遍，他却将那扇儿尺寸长短，规模制度，悉数记在胸中，为将来盗换之用。任他徐鸿儒邪术再大，也被余秀英这女子所算。这也是武宗的洪福，宸濠合该败亡，闲话休表。

余秀英将温风扇把玩一回，将尺寸规模记忆真切，即便退回本帐，当将以上各情，细细告诉了徐鸣皋一遍。鸣皋道：“似此如何可以到手呢？”秀英道：“妾已计算定了，不过早暮便可取来。”鸣皋大喜。当下余秀英即仿照那温风扇的样子，赶着制了一柄，暗暗带在身旁。

到了次日，先命拿云去到大营前，打听徐鸿儒曾升帐否。拿云答应去后，不一刻回报说道：“均在帐内议事。”余秀英听了此话，即刻飞跑至徐鸿儒的后帐内，将那楠木匣儿开下从豹皮囊内将那温风扇取出，复将假造的那把放了进去，又将楠木匣儿盖盖好，不敢耽搁，飞也似退出后帐。到了自己帐内，即将温风扇付交拿云，立刻送往大营。徐鸣皋道：“依某之见，扇子既已换出，此时却不可令他送出，耳目究属不便，不若仍到夜间送去方好。”余秀英道：“迟恐为他觉察，那便如何是好？”鸣皋道：“不然，既有伪扇去换，他急切断不能知道的。某还有一封书信与元帅，今夜命拿云一并送去便了。”余秀英也就答应。

等到晚间，徐鸿儒那里并无知觉的消息，余秀英大喜。徐鸣皋就在灯下写了一封信，封固起来，连同温风扇，差拿云送去。拿云不敢怠慢，也就即刻飞身出了营门，直望官军大营而去。

且说官军营内，自从余秀英去后，玄贞子就命焦大鹏回家调取他妻子前来。不过三日，王凤姑、孙大娘俱已到此，并且还还将两个孩子带来。因为留在家中无人照应，这也是单身人的苦衷。伍天熊夫妇尚未来到。

这日，王元帅正与玄贞子等计议道：“仙师约那妖道十日后破阵，现在已将十日，焦大鹏夫妇虽到，而伍天熊夫妇尚未来到，余秀英所盗的温风扇亦未送来，不知此扇能否盗出？好令本师心挂两头。”玄贞子道：“元帅勿忧，贫道昨已卜课，伍天熊夫妇不日即到，温风扇亦在日内即可送到，说不定今夜也可送来的。”王守仁道：“但愿仙师之言其应如响，那就是国家之福。”说毕，大家散去。

到了晚间，王元帅仍在帐内秉烛观书。约在二更以后，忽见帐外走进一小女子。王元帅仔细一看，即是那日同余秀英来的那个站在上首的丫头。方欲问话，只听拿云说道：“元帅在上，徐将军与婢子的小姐，多多拜上。元帅所委之事，幸不辱命，今已取出。又有徐将军书信一封，特命婢子送呈，即请元帅查收。”说着，从身旁将温风扇和徐鸣皋的书信，一并送呈上去。王元帅接过来，先将温风扇看视一回，觉得也无甚异处，便摆在一旁。然后将徐鸣皋的书信拆开，细细观看，但见上面写道：

末将徐鸣皋谨再拜致书于

元戎麾下：

前者末将误陷阵内，已将骨僵而死，幸得余秀英上遵钧命，

救末将于已死之时。末将得以再生，皆出元帅之所赐。本欲即日趋回，听候驱使，并申忱悃。以日来委顿不堪，既不能升高夜遁，复不便明白出营，恨极！罪极！今与元帅约：何日督兵前来，末将当与余秀英作为内应可也。兹因婢子拿云送呈温风扇之便，聊上数言，即乞鉴听。如蒙赐示，仍交婢子带下，以便遵照办理。书不尽言。

鸣皋顿首

王元帅看罢，心中大喜，即向拿云说道：“你可稍待，本帅尚有回书交付与你。”

毕竟王元帅回书说些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王元帅回书约内应 御风生见面说前因

话说王元帅将徐鸣皋所上之书看毕，当命拿云稍待，尚有回书带去。拿云答应，侍立一旁，等候王元帅作复。王元帅也就即刻取出花笺，磨浓香墨，拈笔润毫，就灯下作了一封回书。上写道：

介生顿首上复于

鸣皋将军足下：

使者来，得手书，诵悉各节，不禁踊跃。将军得庆重生，某不敢居为己功，实赖秀英之力。然以秀英改邪归正，而又急公好义，难得，难得。约期举事，现在尚难预定。良以应用之物虽全，而应遣之人尚缺一二。一俟到齐之后，即便作背城之一战。但听连珠炮响，即大军直捣时也。幸即内应，早定厥功，不胜翘望。使去匆匆，不尽缕缕，诸惟珍摄，努力加餐为幸。

介生再顿

王元帅将书作毕，又看了一遍，然后封固起来，当即交与拿云。拿云接着过来，贴肉藏好。王元帅又向拿云道：“烦你回去多多上复徐将军与你家小姐，就说本帅不日出兵破阵，但听连珠炮响，请他们二人即速内应便了。”拿云道：“谨遵元帅吩咐，婢子回去当转告徐将军与婢子的小姐，元帅兵至之日，

断不致误事便了。”说罢，便即告辞出来，只见他身子一晃，早已不知去向，直望贼营而去。到了贼营，即将王守仁回书取出，徐鸣皋与余秀英同看了，自然遵照办理，不在话下。

且说王元帅等拿云走后，因为时已经不早，不便去请玄贞子等人，也就将温风扇收藏好了，即便安寝。到了次日一早起来，升了大帐，打了众将鼓，各将官纷纷进帐参见毕，王元帅就命人去请玄贞子等人。玄贞子等一闻元帅来请，也就即刻来到大帐。与元帅彼此见礼已毕，王元帅让玄贞子等依次坐下。王元帅开口说道：“昨夜余秀英遣婢子拿云，已将温风扇送来，并有徐鸣皋书信一封。现在徐鸣皋已为余秀英救出。据原书所云，徐将军即欲回营，只因得庆重生，精神尚未充足，既不能升高夜遁，复不便白昼而行，现在约为内应，如此真乃可喜。本帅已随即复书，约他但听连珠炮响，便是我军直捣之时，命他与余秀英两人即为内应。想他二人当不致误事。惟虑伍天熊何以至今未到，难道又有别事耽搁么？诸位仙师的高见，伍天熊不来，可能先去破阵么？”玄贞子道：“元帅切勿过急，伍天熊夫妇不来，虽各项应用之物齐全，此阵仍不可破。而况我辈中尚有数人未到，须俟到齐之后，方能一鼓成擒。贫道算定本月二十二日甲子前去破阵，那时诸人皆到，包管元帅马到成功。且伍天熊夫妇旦夕必到，元帅但请放心便了。”

王元帅听罢这番话，也无可再说，只得将温风扇送与玄贞子道：“本帅看此扇也绝无可异之处，何以如此宝贵，前去破阵，竟非他不。本帅实不可解。”玄贞子道：“元帅有所不知，此扇虽外面如此，却是宝贵难得。即以年代而论，此扇系李老子所制，用以扇火炼丹。由此而来，已不下几千百岁矣。但不知余秀英何以盗出，俟将来倒要问他个明白。元帅既今与徐鸣皋约了，二十二这日未经出队之先，便可先放连珠炮，他

便知道，好为预备。元帅以为如何？”王守仁道：“仙师之言正合吾意。”

大家正谈论间，忽见守营兵卒报进帐来，向王元帅说道：“营门外现有六位真人，一位道姑，欲见元帅。小的特来通报，请元帅示下。”王元帅正要动问，只见玄贞子道：“他们今已来了，好极，好极！”王元帅听说，知道是七子十三生未来那几人，当下便命小军请进。小军答应，即刻飞跑出去，将那六位道者、一位道姑请进来。此时王元帅已降阶相迎。那六位道士、一位道姑飘然进了大帐，与王元帅施礼毕，挨次坐下，又与玄贞子等道了阔别。原来这六位便是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那一位道姑便是霓裳子。现在七子十三生皆齐集一处，于是一枝梅等人又上来给飞云子等七人参见行礼。

王元帅见七子十三生皆是仙风道骨，实在可敬，因与众人说道：“本帅忝握兵符，毫无德能。荷蒙诸位仙师不远千里而来，以助本帅诛奸讨逆，事成之后，不知如何报答。只好将来奏明圣上，一一加封便了。”玄贞子等二十个人一齐说道：“我等只以顺天应人前来讨逆，非敢妄有希冀。今蒙元帅如此厚谊，某等却心感之至。为今之计，诸事齐全，只等伍天熊夫妇一到，便可出兵破阵了。”

当下霓裳子从旁说道：“伍天熊夫妇业已随同徐庆下山，何以仍未到此？”御风生也就说道：“伍天熊所以尚未到此，因他妻子鲍三娘已于前日在半途生产，生了一个男儿。三朝未过，似不能趲赶前来。我料他明日便到。”玄贞子道：“贤弟，你何以知之？”御风生道：“小弟前日正在御风而行，忽见一行秽气上冲霄汉，把小弟风头止住，不能前行。小弟当时颇为惊讶，当即向下面一看，见有个妇人在那里生产。先还不知道是

伍天熊的妻子，后来看见徐庆，又听徐庆在那里喊什么伍贤弟，那时方才明白，是伍天熊夫妇。后来小弟也就避了那股秽气，绕道而行，然后才遇见他们一起。”玄贞子听说，便向王元帅贺道：“鲍三娘既已生产，大事成矣。贫道等所以日望伍天熊夫妇到此者，非借重于伍天熊，实借重鲍三娘这个产妇，使他入阵冲破阵中各种邪术耳。今既恰如所愿，一俟他夫妻到此，便可出兵。哪怕他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的厉害，也要死在我等之手。”说罢大笑不止。王元帅也是乐不可极。

正议论间，又见小军进来报道：“徐将军从九龙山回来了。”王元帅一听，即便着他进来。徐庆走至帐上，先给王元帅参见已毕，然后与玄贞子等人也一一行过礼，站立一旁。王元帅便问道：“伍天熊夫妇何以仍未到此？”徐庆道：“只因伍天熊之妻鲍氏临下山时已经怀孕足月，不期行至半途，忽然产下一个孩子。鲍氏因三朝未过，不便多行，故此暂借客寓，稍息两日，大约三日后，即可起行。未将因恐元帅惦念，故此先行回营。”王元帅道：“似此伍天熊夫妇尚须迟日方到了。”徐庆道：“不过就在月内，至迟三日后定准前来的。”玄贞子道：“就是五日后也来得及，好在要到二十二日甲子，方能出兵。今日不过才十六，距二十二尚有六天，来得及之至，元帅但请宽心便了。”徐庆又问道：“鸣皋大哥不知近日如何光景？”王元帅道：“徐鸣皋现已为余秀英救出。昨夜还有信来，约本帅前去破阵，他为内应。”徐庆闻言，好不欢喜。因又问道：“余秀英系徐鸣皋仇雠，他如何肯去救他？这其中又什么缘故，要请元帅示知。”王元帅见问，便将一尘子如何盗取光明镜，以及余秀英矢志归诚的话说了一遍。徐庆更加喜悦。王元帅等又谈论了一会，这才各散而去。

到了次日，玄贞子即请王元帅转访各营，挑选精锐兵士六

千名，务要人人精壮，个个勇敢。又命于三日内赶造五色旗幡各六十四面。又命于营门外高搭席棚一座，周围一百二十丈、宽三丈六尺，内设几案，一张上摆净瓶十二个。再设八卦炉一具。净瓶内多插柳枝，以便破阵时应用。王元帅一一答应，立刻吩咐饬令赶办。众三军一闻此言，即于三日内备办齐全。玄贞子等又到席棚内查点一番，毫无缺少，专等伍天熊夫妇到来，即便出兵破阵。

不知伍天熊果于何日到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伍天熊率眷来归 玄贞子登坛发令

话说伍天熊在半路因他妻子生产，不能趲赶前来，等到三朝以后，便与鲍三娘星夜奔驰。这日到了大营，先与守营小军说明来历。当下小军听说，便与伍天熊道：“现在我家元帅诸事齐备，专等将军前来，便出兵前去破阵。今将军既来，恰好极了。请将军稍待，小的即便进帐通报。”说罢掉转身躯，飞跑进去，到了大帐向王元帅禀道：“启元帅，今有九龙山伍天熊已到，现在营外候示，请令定夺。”

王元帅听说，因问道：“你看他是一人前来，抑有旁人同来？”那小军道：“还有一个妇人，怀中尚抱着一个小孩子，好似才产下来的模样，与伍天熊同来的。”王元帅听说，一面命将徐庆传到，一面命将王凤姑、孙大娘二人传来。不一刻三人皆到。王元帅即命徐庆将伍天熊带进，王凤姑、孙大娘便去迎接鲍三娘。三人答应下去，一会儿已将伍天熊夫妇迎了进来。当下徐庆带领伍天熊向王元帅参见已毕。王元帅细看伍天熊，一表非俗，只见他身长八尺开外，豹子头环眼，两道剑眉，一方阔口，肩开臂阔，虎背熊腰，不愧英雄气概。伍天熊站立一旁，王凤姑、孙大娘又将鲍三娘带至元帅面前参见。王元帅又将鲍三娘看了一遍，只见他生得颇为美貌，两道柳叶眉，一双

秋波眼，笔直的一根鼻梁，团团的一副面孔，只因生产不久，脸上未免无甚血色，所以见得他淡黄色面皮，头上系了一块玄色湖绉包脑，两太阳穴贴着两张万应头痛膏。身穿玄色湖绉薄棉袄，怀中抱着一个小孩。下穿玄色湖绉系脚单裤，裤下二三寸金莲。虽然是个妇人，却隐含一派英雄气概，与王凤姑、孙大娘一派的人物。

王元帅看罢，便向伍天熊说道：“久闻将军骁勇素著，今本帅奉请前来，已是有屈；又值尊夫人半途生产，好生令本帅过意不去。只好俟功成之日，再为贤夫妇酬劳便了。”伍天熊当即让道：“末将自蒙圣恩，赐以厚爵，末将即应前来听候驱使，以效犬马之劳。只因末将不知元帅大营驻扎何处，未便下山。今蒙元帅见招，正是末将报效之日，尚求元帅勿罪粗鄙，遇事栽培，聊冀效力于万一。即末将妻子，现虽生产，未免精力稍嫌不足，然尚可以出战，亦望元帅录用是幸，聊助元帅成功。”王元帅道：“将军固欲借重，便是尊夫人也是要借重的。现在尚无事，将军夫妇远来，可请分别暂为歇息，稍养精神便了。”

当下伍天熊退下。鲍三娘由王凤姑、孙大娘领入偏帐，一同住下；徐庆将伍天熊领到他帐内。此时如一枝梅等人，俱已前来问候，伍天熊一一相见，各道仰慕阔情。内里鲍三娘虽与王凤姑、孙大娘初见，却是一见如故。三人如同亲姐妹一般，彼此好生爱慕。一会子，一枝梅等又将伍天熊带到七子十三生那里，一一相见已毕，然后才复出来。

这日却是四月二十，王元帅又命人将七子十三生请来，共议破阵之事。七子十三生来到大帐，王元帅让座已毕，便开口说道：“伍天熊夫妇今已前来，不知诸位仙师尚需何物，即请明示，本帅好派令各人分别照办，以便后日破阵。”玄贞子道：

“诸事齐备，并不少甚物件。就请元帅即日打了战书，定了时日，着人送去，约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等三人，定于二十二日辰时三刻十二分破阵。”王元帅答应，当即写了战书，派人送往贼寨。到了傍晚，那下书的人回来，呈回书与王元帅看视。王元帅将书看毕，见已批准，即摆在一旁。玄贞子又与王元帅说：“请元帅明日辰时传令，命所选的那六千精锐及合营三军，各带五色旗幡，午时齐集席棚，听候分拨，如违令者立斩。”王元帅即答应了。当下玄贞子等仍回大帐而去。这里王元帅便又将一枝梅传来，命他先往各营查点。一枝梅当即出去到各营挑选一番，一日无话。

到了次日辰刻，王元帅升坐大帐，打起众将鼓，将各将传齐。只见各将官个个戎装戎服，进入大帐，鹄立两旁，真个是弓上弦、刀出鞘，威严站定。王元帅先即点名，计有副先锋官、指挥游击一枝梅，随营指挥徐庆、徐寿、狄洪道、周湘帆、罗季芳、包行恭、杨小舫、伍天熊、王能、李武十一位；牙将刘佐玉、郑良才、殷寿、杨挺、王仁义、卜大武、赵武、赵文八位；还有女将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三位，统共男女各将二十二位。

王元帅点名已毕，见各将个个熊腰虎背，臂阔肩开，都有跃跃欲试之威。王元帅道：“诸位将军，明日前去破阵，务各努力向前，早定阙功，将妖道擒获，进取南昌，端在此举。各位将军受国家知遇之恩，想皆具有天良，竭力以报君恩，共诛逆贼的。”各将齐齐应道：“末将等当奋勇杀敌，藉报涓埃，谨遵元帅之命便了。”说罢，王元帅又道：“少时诸位仙师发号施令，诸位将军亦宜各遵号令，不可拥挤喧哗，违令者定按军法从事。”各将亦唯唯答应。王元帅命他们先行退出，一俟午刻，赶赴席棚，听令便了。众将答应一声，挨次退下。王元

帅又将兵符、令箭送往后帐，交玄贞子收纳讫，这才出来。

到了午刻，王元帅率三军随着玄贞子、一尘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霓裳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鹤寄生、河海生、自全生，并有义士焦大鹏，计共二十二人，一齐前往席棚。不一刻已到，但见席棚以下，三军环列，旌旗飞扬，个个弓上弦，刀出鞘。一枝梅等诸将分两排鹄立棚下。

只听三声炮响，王元帅请玄贞子等上了席棚。王元帅让玄贞子首座，自己在肩下相陪，其余自一尘子至焦大鹏二十人，皆分两旁坐定。众将官齐上席棚参见，玄贞子等半礼相还。众将退下，仍然鹄立席棚下。王元帅便请玄贞子发令。玄贞子又谦让一番，然后取出令箭一枝，首先喊一枝梅道：“令箭一枝，命你带领精锐五百人，随着一尘子老师攻打敌阵开门。入阵以后，便杀往落魄亭而去。只听连珠炮响，自有兵前来接应。”一枝梅得令退下。又命狄洪道：“与你令箭一枝，率领五百精锐，随同飞云子老师攻打敌阵生门。入阵以后，也杀往落魄亭而去。”狄洪道得令退下。又命杨小舫道：“与你令箭一枝，率领精锐五百，随同默存子老师攻打敌阵明门。入阵以后，也杀往落魄亭而去；会同一枝梅、狄洪道两支兵，直取妖道的大寨，不得有误。”杨小舫得令退下。又命包行恭：“与你令箭一枝，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海鸥子攻入敌阵死门。海鸥子老师已带有辟秽丹，不患秽气熏蒸，务宜努力攻打。若遇妖道，不可将他放走，切切！”包行恭得令退下。又命周湘帆：“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御风生攻打伤门。此门御风老师已带有招凉珠，不患火气熏蒸，务要努力进杀，不可有误。”周湘帆得令退下。又命徐庆：“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云阳生攻打敌阵亡门。此门云阳老师已带有温风扇，不患冷气所逼。”徐庆得

令退下。又命徐寿、王能：“各带精锐五百名，随同凌云生、自全生攻打幽、暗两门。此门凌云老师已带有光明镜，不患黑暗。”徐寿、王能均得令退下。又命伍天熊、卜大武、李武、焦大鹏：“各带精兵五百名，随同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攻打敌阵风、沙、水、石四门。”伍天熊等四人得令。又命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带领精锐一千，随同霓裳子攻入敌阵，前后左右，东西南北，扰乱他的阵势。只因鲍三娘系产妇入阵，诸凶总要让避，可建大功，不得有误。”王凤姑等得令退下。又命山中子、梦觉生、漱石生、鷗寄生、傀儡生、河海生随同自己，一齐杀入敌阵，兜拿妖道。各军均于今夜五更造饭，黎明饱餐，辰初三刻十二分一齐出队，杀入敌阵，限申正二刻十四分破阵。务各努力向前，不得稍有退缩，如违令者立斩。

玄贞子吩咐已毕，六子十三生及各位英雄齐声答道：“得令！”是日就扎营席棚以下，直待依时出兵。

欲知如何破阵，各妖道如何就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阵 众剑客齐攻逆贼营

话说玄贞子调遣已毕，即命各将驻扎席棚，四面听候，届时出兵。到了晚间，即将连珠炮放起，好使敌营中徐鸣皋知道，早作准备。玄贞子又在席棚台上，一个人踏罡步斗，将十二个净瓶内的水倾倒在八卦炉内，又望着八卦炉念了一回，复将八卦炉内的水取出，用杨枝蘸水，向席棚四面各营内洒了一回。这水洒在各营中，所有众三军入阵时皆可不沾邪气，此亦仙家之妙法也，不便深求。玄贞子诸事已毕，只等届时出兵。

话分两头。且说贼营内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人，自接了王元帅的战书，批准二十二日听候前来破阵之后，徐鸿儒也就预备起来，命余秀英同拿云、捉月掌管落魄亭；非幻道人专管风、沙、水、石四门；余七专管生、伤、死、亡四门；自己专管开、明、幽、暗四门。每一门拨兵四百、牙将二员把守，并吩咐众贼将道：“若遇官兵进来，不必与之对敌，只将他望死处领去，便算尔等大功。”众贼将答应，也就各按方向，前去把守。徐鸿儒分拨已毕，专等官兵前来，要使他全军覆没。

徐鸣皋得余秀英朝夕调养，也渐渐精神充足起来。这日晚间听见官军营里连珠炮响，他便知道要来破阵。恰好余秀英进帐有事，他便向余秀英要了一把单刀，以便随后作为内应，冲

杀阵去。余秀英又谆嘱道：“将军明日冲杀出去，可先至落魄亭与妾同行，方为稳当，不可自恃骁勇，自多不便。”徐鸣皋答应。余秀英又复出收，去往落魄亭而来。

看看夜已将半，官军营里众三军已各造饭，不一会，饭已煮熟，合营将士饱餐一顿。渐渐天明，到了辰初三刻十二分，玄贞子一声令下，命各营拔队。只听各营内连珠炮响，隆隆之声震动山谷，接着又是一片鼓声，冬冬之音远闻四野。各将士各率各队，各随各人前往。真个是兵令森严，军威整肃。但见刀矛映日，铠中凝霜，旌旗飞扬，鸾铃杂沓。各按各队，一齐趲赶前行。不一刻，到了敌阵。玄贞子一声令下，各将士皆随着督阵仙师，分往向非非阵十二门而去。只见一字排开，将一座非非大阵，周围四面，盘绕起来。

此时徐鸿儒早已知道，即刻带领贼将、贼兵分别由各门而出，来引官军。玄贞子一见，又复出令一声，命各将士一齐进阵冲杀。各将士一闻令下，又听中军战鼓打得冬冬，哪敢怠慢，即刻一声呐喊，一齐冲杀进去。那万人一声，几如山崩地裂一般，而且是个个争先，人人奋剪，声称：“捉妖道！灭叛王！”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个见官军一齐冲杀进来，好不欢喜，也不与官军厮杀，只将各将士领入绝处、死处而去。他以为又会像徐鸣皋初次入阵一样，不知究竟，可以引进绝路。谁知今日各将士皆确有把握，虽至阵中，犹然了如指掌，哪里能为他所惑。

且说一尘子率领一枝梅，带了五百精锐从开门杀入，恰好遇见徐鸿儒。只见徐鸿儒身骑四不像，手执宝剑，背后葫芦。一尘子大声喝道：“大胆的妖道，往哪里走！看本师的宝剑！”说着，一剑向徐鸿儒砍来。徐鸿儒急急仗剑相迎，杀未数合，便虚砍一剑，转身便走，直向落魄亭而去。只见他未曾走了两

三个弯，忽然不知去向。一尘子也不寻找，只带着一枝梅及众兵卒向落魂亭杀去。徐鸿儒隐身黑处，见一尘子向落魂亭去了，心中大喜，随即复出阵来，恰好遇着飞云子，一声喝道：“尔等快来送死！”说着，也不上前去杀，拨转身将飞云子向落魂亭带去。飞云子带着狄洪道进了生门，一见徐鸿儒迎出，即手舞宝剑，直杀过来。狄洪道也舞动双拐，冲杀进去，正要去战徐鸿儒，只见徐鸿儒并不与其厮杀，反向回头跑去。飞云子知道他的诡计，也就奋勇追去。才转了两三个弯儿，不知徐鸿儒走向何处去了。飞云子仍不寻找，还直奔落魂亭而来。徐鸿儒在旁窥看，见飞云子也向落魂亭而去，心中好不欢喜，暗自说道：“合该他等要遭此劫，不然何以个个皆望那里去呢？人说七子十三生道术高妙，据此看来，实在有名无实。”正自暗道，忽见幽、暗两门把守的贼将，忙忙如丧家之犬，气喘吁吁，跪到面前，急急说道：“启法师，幽、暗两门已为敌人闯进，我等尽力引他们到死路，哪知他们毫不畏惧，走到黑暗之处，尽变成光明世界，比这里还要光亮十倍。现在两个道人、两员敌将已将幽、暗两门破去，把守的兵卒全行被他等杀死。我等还是跑得快，不曾为他等所杀。现前来给法师送信，速速请示定夺。”

徐鸿儒听了这番话，好不惊骇，暗道：“这幽、暗两门，非光明镜断不能破。据来人所说，有一面小小镜光，照得光明彻地，这镜子定是光明镜无疑。但不知他这光明镜从何处得来？天下只有三面，一面现在余秀英处，莫非就是盗得他的么？”一面暗想，一面急急飞跑过去。到了幽门，只见凌云生带着徐寿在那里四面冲杀，真个是如入无人之境，而且黑暗之处实在光亮异常。又见凌云生手中执定一面小镜，左摇右晃，照得黑暗深处，如同白昼一般。徐鸿儒心中大惊，当即大喝一声道：

“好大胆的恶道，胆敢破本真人的妙法！不要走，看剑！”说着，一剑从凌云生背后砍来。凌云生见徐鸿儒背后砍来，也就急急转身，鼻中吐出一道白气，将徐鸿儒的宝剑敌住，口中骂道：“好妖道，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你可知这光明镜是谁的？你尚昏昧不悟，若能悔过自新，速速下骑受缚，本师或可存好生之德，免你一死；若再执迷，免不得有杀身之苦了。”

话犹未完，只见徐鸿儒怒目而视，出口大骂道：“好不知羞耻的恶道，暗盗人家法宝，此是狗盗之行。尚敢耀武扬威，自夸其口？你若能赢得本师法宝，本法师就饶你的狗命；若赢不得，偏看你有何本领出我阵门。”凌云生笑道：“你休得多言，你有法宝尽管放出来，以便本师来收你的法宝便了。”

徐鸿儒正要向豹皮囊中去取法宝，忽见一道白光从顶门上落下。徐鸿儒暗道：“不好。”当即用手一指，那空中的法宝登时变成了一口剑，托住这道白光，又在半空飞舞击斗起来。徐鸿儒又要去豹皮囊中取宝，恰好自全生领着王能又复杀到。王能手提朴刀，也不分皂白，如旋风般急急向徐鸿儒砍去。此时徐鸿儒手无寸铁，宝剑又放在空中，如何对敌？只得又将手向空中一指，喝声道：“疾！”随即又变了一口剑。他这才将空中原有的宝剑收回，与王能对敌。四把剑在空中战斗，一把剑与王能的朴刀厮杀。

四个人正杀之间，忽闻西北角上喊声大起，原来霓裳子领着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冲杀进来，直杀得阵中鬼哭神嚎，所有暗藏的那些鬼使神兵，以及阴魂之气，见了鲍三娘这产妇，怕他的秽恶之气，藏的藏，躲的躲，跑的跑，乱乱纷纷，阴阴哭泣。徐鸿儒听了这一派声音，知道不妙，当下就向王能虚击一剑，拨回四不像，直向西北角上喊声起处杀去。

正走之间，忽见小军纷纷前来报道：“禀法师，现有一个

道姑，率领三个妇人杀入阵中，势甚凶猛，已踏翻了好些兵卒，所有那些神兵神将，皆各处逃避。那三个妇人、一个道姑好生厉害，万难抵敌。他等已杀往落魂亭去了。”徐鸿儒一听，只吓得心惊胆裂，也就往落魂亭而来。

走未多远，只见默存子带领杨小舫往明门杀进，海鸥子带领包行恭从死门杀入；余七正与海鸥子、默存子、包行恭在那里相敌，拦住去路，徐鸿儒不能越过，只得也就上前相助余七杀敌。这死门系各种秽气所积，即使摆阵的人也不能经受此气；哪知海鸥子有了辟秽丹，不但秽气消除，反而香风扑鼻。徐鸿儒与余七二人心中好生疑惑，暗想：“这香风从何处而来，竟能将秽气扫除净尽？”正自惊讶，忽见半空中有五六道白光，直向徐鸿儒、余七飞下，两个妖道好不惊骇，说声：“不好！”才要避让，只见一道白光，如闪电般向徐鸿儒顶上射到。徐鸿儒赶紧逃避，哪知那白光直赶过来。

不知徐鸿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闻内变妖道惊心 遇仇人鸿儒切齿

话说徐鸿儒见一道白光，直从顶上射下，他知道不好，当即赶着躲避。哪知那白光直追下来，他也就赶着将手中宝剑掷向空中，托住那道白光，在上盘旋飞舞相斗。你道这白光是何人的宝？原来就是玄贞子、傀儡生、梦觉生、漱石生、鹪寄生、河海生等人掷下。他们却不曾由那十二门入阵，系从空中各处兜拿，恐防徐鸿儒、余七、非幻道人逃走，所以在空中相等。方才见徐鸿儒、余七二人在那里与默存子、海鸥子相敌，所以急从空中吐出宝剑，取他们首级。徐鸿儒正与那白光相斗，又见小军前来报道：“落魄亭被一枝梅、一尘子、狄洪道、飞云子冲倒，现在与余小姐、徐鸣皋六个人杀入后帐去了。”徐鸿儒这一听，可真如半空中打下一个霹雷，大惊失色，暗道：“何以落魄亭被他们冲倒？难道余秀英从了敌人不成？”复又想道：“是了，余秀英初来时就将徐鸣皋带去，他说与他有仇，一定是这贱婢将他救活，与他有私，作了奸细，里应外合。这也是我见事不明，至有今日！若能将贱婢捉住，不给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正自怒不可遏，又见一起小军狼狈而来，口中怨道：“我家王爷听那妖道邪术，摆什么非非阵，现在被官军破了，连累

我们在此受苦。不必说官军要杀这一起妖道，便是我们也要将这三个妖道捉住，碎尸万段，方雪心中之恨！”这一起小军正自怨恨，一路狼奔鼠窜而逃。徐鸿儒听了此言，随即拿住两个问道：“你等是把守哪一门的？”那两个小军道：“还问什么把守哪一门，十二门眼见得全被人家破了。我们是把守亡门的。”徐鸿儒见说，更加惊道：“尔等为什么不将敌人引到那极冷的处所，将他们冻僵了？”那小军道：“何尝不曾引他们前去！只见他们进了亡门，有一个道人就拿出一把折扇，连连摇动。先还冷气逼人，就因他那扇子摇动之后，不知为何，那冷气全没有了。不但冷气没有，而且和暖异常，他们就从里间大杀起来。那时余大法师又不知到何处去了，也无人抵敌，只得让那个道士和一员大将左冲右突，杀个不休。幸亏我们跑得快，不然也被他们杀死了。”

徐鸿儒见说了这番话，知为温风扇破了亡门阵，心中惊道：“莫非我那温风扇被余秀英那个贱婢换去不成？”说着，就从豹皮囊中取出那把假的摇了两摇，哪里有什么温风，倒是凉风习习。徐鸿儒这一恨，可实在非同小可，因恨声说道：“吾不料这件大事竟坏在这丫头手内！”

恨声未已，只见非幻道人狼狈而来，向徐鸿儒说道：“师父，大势去矣！我们再不赶紧逃走，必有性命之虞。”徐鸿儒道：“难道十二门俱被敌人破去不成？”非幻道人道：“何尝不是。而况落魄亭又被人冲倒，此阵最系紧要的，全仗此亭，今此亭业已冲破，尚有什么望想呢？此事总不恨别人，只恨秀英这个贱婢，私通敌人，将师父的法宝、自己的光明镜，一起送与敌人，焉得此阵不破！”徐鸿儒道：“既然如此，我与你杀入后帐，寻出那个贱婢，将他捉住，把他碎尸万段，砍为肉泥，以报今日之恨！”说着，就恶狠狠的与非幻道人一路杀往

后帐，去寻余秀英报仇。

你道那伤门、亡门，风、沙、水、石四门，计共六门，如何一齐破法呢？小子只有一枝笔、一张口，万万不能兼顾交代，此处必要，暂停彼处；演说彼处，必要暂停此处，所以都有个先后。且听小子慢慢将这六门如何破法的情形，细细说来，然后再来总写；虽说演这小说，也如行文一般，有总写、有分写、有逆写、有顺写，缺一不可。就如先说大兵一齐杀入阵中，这就是总写；后来逐门演说如何破法，这就是分写；忽然小军报道如何如何，这就是逆写；贼兵与官兵如何对敌，这就是顺写。所以一枝笔要分出几等文字出来。

如今再说御风生带领周湘帆杀入伤门，那一股热气，真是熏人难受。御风生即将招凉珠取出，登时就凉爽异常，大家便并力杀进。

那云阳生率领徐庆杀入亡门，起先也是冷气侵骨，后来将温风扇取出，登时将冷气化尽，所以破了亡门。

那风、沙、水、石四门，由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率领伍天熊、焦大鹏、卜大武、李武四人，当进阵之时，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而且从半空中倒下水来，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那种水势实也厉害。后经一瓢生在身旁取出一个木瓢，登时将所有的大水收入瓢内。罗浮生将手中拂尘一扫，登时那些飞沙也就不知去向。独孤生念了熄风咒，那狂风也就无影无踪。卧云生向那许多石块用宝剑一挥，那石块即纷纷落下，变成许多红豆。这种是些妖术惊人，只要有人破他，顷刻毫无用处。所以他四人破了妖法，伍天熊等这一起生力军便在阵里大杀起来，还有哪个能敌得住？虽然非幻道人邪术厉害，既有独孤生等四人在此，非幻道人也不能抵敌，所以将非幻道人杀得大败而逃。

非幻道人遇见徐鸿儒说明原委，恶狠狠便去后帐寻找余秀英。绕过落魂亭，恰好一尘子、飞云子、一枝梅、狄洪道迎面而来。他四人一见徐鸿儒、非幻道人，团团围住，并力厮杀。此时徐鸿儒、非幻道人实在抵敌不住，只好又用邪术。只见非幻道人急急的在身旁取出一包赤豆，口中念念有词，向空中一掷，登时半空下来无数神兵，望着一尘子等人杀到。一尘子见了此等妖术，真是好笑，正要用宝剑去破，不料傀儡生正走此经过，一见下面如此，即刻将宝剑望下一指，那些神兵尽变成些赤豆，坠落下来。

徐鸿儒见撒豆成兵的法术不行，就将背后葫芦取下，将塞子拔去，倒出一把碎草，口中也是念念有词，将碎草向空中一掷，顷刻间腥风大作，无数豺狼虎豹，张牙舞爪向一尘子等扑来，飞云生急将手中宝剑迎着那些怪兽，一声大喝道：“孽畜，还不给我速变原形！”那些怪兽经飞云子的宝剑一指，说也奇怪，登时不知去向，只见碎草飘飘落下。

徐鸿儒此时知道斗他们不过，便大声喝道：“你这两个恶道，我等与你世无仇隙，你今既然与我等寻仇，可不要怪本真人下毒手了！”一尘子笑道：“好妖道，谁不知你是白莲教首，本师早已要将你擒住，以免后世之患。你尚敢恃仗妖术，在本师前显能。你有什么妖术，只管使来，好让本师给你扫除干净。”

一尘子话犹未完，只见徐鸿儒将口一张，冲出一道黑气，直望一尘子等人罩来。一尘子见他这道黑气来势凶猛，赶着腾空而起，早已飞向空中。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不能腾空，竟被这黑气冲倒在地。徐鸿儒一见他二人被黑气冲倒，急将手中宝剑向他二人砍去。正要砍下，忽然半空中一个大霹雷望下一震，徐鸿儒猝不及防，被那霹雷一吓，手一松，宝剑落于地下。一

枝梅、狄洪道本来被黑气冲倒，昏迷不醒，今被这个霹雷一震，反将他二人震醒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二人一个转身，立刻站起，好似精神陡长一般，又复奋勇杀来。此时徐鸿儒手无寸铁，如何厮杀？正在危急之际，恰好余七败逃至此，一见徐鸿儒危迫异常，也就赶杀过来，才将徐鸿儒救出。非幻道人仍与一枝梅、狄洪道二人抵敌。

余七将徐鸿儒救出，便向他说道：“师父，我们走罢，再不走性命可难保了！”徐鸿儒心下也是急急想要逃走，只因非幻道人还被一枝梅等困住，因道：“你大师兄还在那里，我同你奋力将他救出再行逃走，不可将他一人抛在此间。”余七不敢违命，复返身去救非幻道人。哪知才返杀进去，恰好遇见徐鸣皋、余秀英、霓裳子、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一齐杀出。徐鸿儒一见余秀英，真是切齿的仇人，焉得不赶杀上去？却恨手中并无寸铁，不得已，急将捆仙索取了出来，直望余秀英抛去。

不知余秀英能否不为捆仙索所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焦大鹏独救余秀英 王凤姑力斩非幻道

话说徐鸿儒急将捆仙索向余秀英抛来，余秀英正在那里冲杀，忽见一道红光从自己顶上罩下，知道不好，急思躲避，哪里来得及，早被捆仙索将他缠住，拉倒在地。徐鸿儒大喜，便急急抢过来，正要余秀英拿去。忽见焦大鹏从空中飞下，先将宝剑在徐鸿儒脸上一晃，徐鸿儒一惊，望后一退。就在这点工夫，焦大鹏早将余秀英背在身上，腾空飞去。徐鸿儒一见焦大鹏救去余秀英，也就腾空追赶上去。哪知等徐鸿儒飞身腾空，焦大鹏早已背了余秀英走了好远。徐鸿儒哪里肯舍，还是紧紧追赶下来。

正赶之间，傀儡生又从迎面过来，拦住去路。徐鸿儒一见，更不打话，急在豹皮囊摸出一块压神砖，口中念念有词，直望傀儡生打去。傀儡生正要上前去杀，只见上面一道金光，闪闪烁烁，直望自己打到。傀儡生不敢怠慢，急将袖子一抬，口中说道：“好宝，好宝，且到此处藏身。”一声说毕，只见那压神砖轻轻落入傀儡生袖中去了。徐鸿儒一见大惊，当下切齿骂道：“好恶道，胆敢将本真人法宝收去，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誓不收兵！你既有如此神术，本真人今日与你拚个你死我活便了。”傀儡生笑道：“妖道，你有法宝，尽管放出，本师

惧你也不算本师法术高超、神通广大。你若再迟不放，本师就要拿你了。”

徐鸿儒听见此话，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复又将口一张，又是一道黑气，直望傀儡生冲去。傀儡生看得真切，见他才把口张开，知道他有毒气冲出，却是预备停当，一见黑气冲出，即将左手一放，忽见一道红光，直射过去，接着一个霹雳，将那一股黑气震散空中，复又一个霹雳，便将徐鸿儒从空中打落下去。

傀儡生见徐鸿儒被五雷符打落下地，登时也就飞落尘埃，手持宝剑，预备结果他性命。哪知傀儡生方才脚踏实地，徐鸿儒已不知去向，却杂在乱军中逃走去了。傀儡生说声：“不好！这妖道想是会五遁的功夫，不然何以才落下来，便即不见？若此次再被他逃走，我等可就惭愧了。”因即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权且将他摆下，等将非幻道人及余七捉住，再行前去捉他，料他也不能逃走。”主意既定，即刻用宝剑在地下一划，又向东南西北四面画了许多圈子，口中又念了两遍咒语，复将宝剑又向空中一划，也迎着东南西北画了许多圈子，口中也念念有词。你道他这是何故？原来傀儡生恐怕徐鸿儒借五遁逃走，因此撒下天罗地网，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终究总要将他捉住。傀儡生作法已毕，并不问徐鸿儒现在何处，却去帮着大众协拿非幻道人、余七二人。

再说非幻道人与一枝梅、狄洪道战得难解难分，恰好余七反杀进来相救，非幻道人见余七杀到，也就抖擞精神，一同奋力杀出。未战多合，忽遇默存子、海鸥子、山中子迎面杀来，余七、非幻道人接着又杀了一阵。好容易杀出重围，走未多远，霓裳子、王凤姑、鲍三娘、孙大娘又迎面截住去路，非幻道人、余七接着又是一阵大杀。此时余七已是精疲力尽，万不能再顾

非幻道人，只好腾空逃走。大家正杀之际，忽见风从地起，余七便随着风向东南方逃走去了。霓裳子也不追赶，只是围着非幻道人，不得让他出围。

非幻道人此时见是独身，师父、师弟一个不在此处，心下也甚着急，只得又用邪术，预备且挡一阵，好借此脱逃。一面暗想，一面即将座下梅花关鹿头上一拍，那鹿把口一张，登时烟雾迷空，火光彻地，飞沙走石，骤雨狂风，一齐向众人扑了过来。霓裳子一见，哈哈大笑道：“本师早料你智穷力竭，无计可施，只好再用这邪术以为脱逃之计。不知你这诡术只能吓那无知的愚人，你在本师面前卖弄这妖法，本师有何惧怕！”说着，将手中的宝剑一指，立时天朗气清，风沙顿灭。非幻道人知道抵敌不过，急急反身逃走。霓裳子哪里肯容他再逃脱过去，当下一声说道：“你等可用力将他捉拿过来，若他再有邪术吓人，你等只管与之厮杀，不要惧怕，自有本师破他的妖术。”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等一闻此言，更加抖擞精神，复又团团将非幻道人围住，真个是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王凤姑的双剑、孙大娘的双枪、鲍三娘的双刀，三个人直奔非幻前后左右，三处上下逼杀过来。

非幻道人此时实在是精神疲惫，而且寡不敌众，只见他遮拦格架，并无还兵之功，直杀得气喘吁吁，欲遁无门，欲逃无路，渐渐抵敌不住，却又无隙去行妖术，只得叹道：“罢了，罢了，我今想，与你等是个劫数。也罢，不如与你等拚个你死我活罢！”说完，手起一剑，直向王凤姑腰下刺来。王凤姑将身子一偏，让过这一剑，正要还剑刺去，恰好孙大娘双枪从斜刺里向非幻左肋刺进。非幻急急去迎，接着鲍三娘双刀又向非幻当头砍去，非幻万来不及遮格，左肩上中了一刀，只听“哎哟”一声，非幻望后边一闪。王凤姑看得真切，知道他肩上已

中一刀，乘势挥起右手剑，趁非幻向旁闪躲之际，迎着非幻左肋，刺了进去。此时任他再有妖术，也不能施展，已是跌倒在地。王凤姑手急眼快，立刻起左手剑，使劲一挥，将非幻砍为两段。当下取了首级，挂在身旁。霓裳子见非幻已死，那些败残兵卒也就不肯全行伤他，当时便带着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出阵而去。

再说余七腾空而行，走到半空，忽遇玄贞子从背后击了一剑，余七急急掉转身躯，预备迎敌。可巧他才转身，恰好那飞剑已经砍到，余七来不及躲避，恰被玄贞子的飞剑将余七的头颅削去半个，余七登时也就跌落尘埃，死于非命。这也是他恶贯满盈，应该如此。三个妖头已死了两个，还有徐鸿儒一人不知去向。

且说傀儡生自将天罗地网撒布起来，以防徐鸿儒借遁术逃走。果然不出傀儡生所料，徐鸿儒自从被霹雳打落尘埃，登时杂在乱军中逃走。他打算混在里面脱逃得去，哪知处处把守甚严，走到这里有人拦住去路，逃走不了；走到那里也有人阻住去路，逃走不出。后来他急得没法，暗道：“我何不借土遁而逃，谅他们这些把守的人，再也寻不到我了。我只要逃出阵中，回到山上再修炼功夫，来报此仇。”因此他便借土遁逃走。哪里知道早被傀儡生所料，已布了天罗地网。徐鸿儒各处走了半会，只是走不出去，就如铜墙铁壁一般，毫无隙缝可遁。徐鸿儒大惊，暗自说道：“难道他们布了地网不成？也罢，我不由此逃走，且再向空中逃去便了。”于是又从地下飞入空中，准备腾空而去。哪里知道任他腾云驾雾，走到东，东有天罗；走到西，西亦如此。东西南北四面都已走遍，终久逃走不出。又走了一会，连方向都认不出来了。心中暗道：“我敢是杀昏了，将一点灵性迷住了不成？且稍停片刻，定一定神，再作计议。”

正待歇下，忽见玄贞子、傀儡生二人驾着云头翩然而来，望着徐鸿儒笑道：“妖道，你何不逃走，还在这里等死么？本师今饶汝性命，汝尽管逃去，本师再也不追，好让你回山修炼功夫，再来报仇雪恨。你可速速去罢！”徐鸿儒一听此言，真是惭愧无地，明知玄贞子、傀儡生是有意嘲笑于他，知他逃走不出，反而叫他速去。你道徐鸿儒被这一阵嘲笑可急不急、能忍不能忍么？当下也就怒道：“本真人误中你等诡计，这也是我偶尔不明。你等若果真让我回山，本真人若不来报此仇，也不算生于天地之间。”玄贞子道：“你罪当诛，你尚不知自悟，还说什么报仇。给我归阴去罢！”说着一剑砍来。

毕竟徐鸿儒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玄贞子飞剑斩妖人 王守仁分兵取二郡

话说徐鸿儒被天罗地网拦住，无处可逃，又巧遇玄贞子、傀儡生二人，被玄贞子一剑砍到。徐鸿儒当下仍不知悔悟，还要抗敌。他见玄贞子一剑砍来，当即躲避闪让，后来渐渐不支，这才撒腿就跑。玄贞子也就追赶下去，追了一会，玄贞子可不耐烦再赶，便将飞剑吐出口中，说道：“速代我将白莲教首徐鸿儒速速斩讫，前来复命，毋得迟延！”那飞剑遵命而去，不多一会，已将徐鸿儒首级割下。飞剑回头，玄贞子知己斩讫，仍将飞剑吞入腹内，便同傀儡生将徐鸿儒的尸首寻着，又将他的首级寻出来，交与小军，以便带回大营示众。傀儡生这才将天罗地网撤去。

三个妖道全行斩讫，那些贼将、贼兵早死了十分之九，只有一分未遭杀戮。官兵亦有死伤之辈。真个是尸如山积，血流成渠，好不痛心惨目。此时早有人报知王元帅，元帅闻得妖道全行授首，即命传令收军。当下玄贞子等人即收兵回营。王元帅又复命人招降残兵败卒，不愿降者准其回家归农。此令一下，那些败残贼众无不欢声遍野。降者即投入营，不愿降的也就各逃性命而去。王元帅又命在就近挖了许多大坑，将贼众尸骸掩埋起来，然后一同整队回营而去。当日无话。

次日，即将各将分别记功；又命王凤姑、孙大娘分别回去。当有伍天熊禀道：“末将妻子现在已不便仍回九龙山，因山上所有房屋一切，于末将下山时悉数焚毁，只带得些细软出来，现在只好随营效力。”王元帅道：“将军虽立功心重，但是你妻子方经产后，此时实出于迫不得已，请他来此助战。现已事毕，正须调养，以壮筋骨。而况他还有乳抱，何能随营？本帅倒有个主见，九龙山既不便，莫若随同焦义士家眷一起居住，何等不好？但不知焦义士及二位女英雄可能答应否？”只见焦大鹏说道：“元帅之意极好极好。伍天熊也是某之义弟，某之妻子便与天熊的妻子妯娌了，一起同居有何不可。而且彼此均有照应，就便伍天熊随营立功，也可放心得下。”王元帅听了此言，甚是欢喜。因又笑说道：“义士虽已答应，但不知两位女英雄所见相同么？”话犹未尽，王凤姑、孙大娘二人即走上前来，说道：“妾等也知夫唱妇随之义，夫既答应，妇能不从？而况又奉元帅的钧命，即使妾夫不行，妾等还要从旁说项。妾夫既应，妾等自当相从。又况鲍三娘与妾等虽相聚未久，彼此亦甚相得。特恐鲍三娘嫌妾家蜗居，不愿前去，那可不敢勉强。”鲍三娘其时也在旁边，当下说道：“得与二位贤姊朝夕聚处，是妹之幸也，何为不愿！”王元帅见他们情投意合，也甚羡慕。因又说道：“难得你们均如此义气，真不愧女中豪杰了。”说罢，王凤姑等退下，也就即日收拾，预备起程。到了次日，便来告辞。王元帅便命焦大鹏送他三人回去，又命他即速前来。焦大鹏答应，当即出营送眷口回家。不到十日，他又来营效力，趁此交代。

且说王元帅见诸事已毕，便命各营休息三日，即便拔队前往南昌诛讨逆首。玄贞子等知他又要进兵，也就告辞而去。王元帅苦苦相留，七子十三生均坚决不肯，王元帅也不敢相强，

只得听其所之。不过临行这日，备办了四桌盛筵，给七子十三生送行而已。临行时，王元帅又坚请七子十三生，如遇疑难之事，仍求他们帮助，七子十三生也满口答应而去。

看看已到三日，王元帅正欲传令克日进兵，忽报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到营拜谒，王元帅当即相见。吉安府先给元帅贺了喜，然后说道：“顷得各路公文来报，声称各路勤王之师已陆续起程，不日即至，不知元帅何日拔队？”王元帅一听各路勤王之师皆已陆续应邀而至，不禁大喜，遂对吉安府道：“本帅准于后日拔队，克期驰往便了。”吉安府道：“卑府之意，拟请元帅稍待，俟各路勤王之兵齐集，再行聚众定谋，而后进兵，较为妥善。”王守仁道：“贵府之意虽善，但逆贼早除一日，则朝廷早分一日之忧；若待各路勤王之师到来，犹恐虚延时日。”吉安府道：“元帅高明，亦复妥善。但卑府还有一计，不知元帅之意如何？”王守仁道：“某愿闻教。”伍定谋道：“元帅屯兵于此，以待各路勤王之师；可一面分兵一半，倍道进救安庆、南康；却使间谍前往南昌，诈称大兵直取二郡。宸濠闻言，必出全力去救。卑府料他所以必救者，以其南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宸濠断不肯舍此不要。安庆又为他钱粮根本之地，他又安肯弃之？只要他出全力去救南康、安庆二郡，则南昌精锐悉出，守备皆虚，然后直捣南昌，使彼解围自救。再合安庆、南康二军逆击之湖中，岂不胜矣！不知元帅尚以为然否？”王守仁听罢大喜，道：“此计甚善，某当从之。”吉安府又谈了一会，当即辞退。

王元帅即命徐鸣皋、卜大武、王能、徐寿带兵一万，星夜倍道驰救南康；一枝梅、周湘帆、李武、罗季芳带兵一万，星夜倍道驰救安庆。一面密差心腹，星夜前往南昌布散流言，诈称大兵分两路，绕道南昌，倍道驰救南康、安庆。元帅分拨已

定，徐鸣皋、一枝梅等两路兵也就即日拔队前往，那心腹间谍也于次日驰往南昌，布散流言。

话分两头。再说宸濠自余秀英去后，便日望报捷，等到半月之后，并无消息，他却日日饬令探马前往吉安哨探。到了二十一这日，有探马报说，二十二日官军约定破阵。宸濠闻言更加盼望，总冀官军全军覆没，他便可长驱直入，早定奸谋。二十二这日更是探马络绎不绝，一起一起去报。先还是报的官军已入大阵，接着探报官军入阵后并无大败情事，宸濠已是不甚畅悦。哪知越报越坏，直至末了，报称：“我军全军覆没，徐鸿儒、余七、非幻道人被七子十三生打得大败，破了非非大阵。三人阵亡，余秀英投降敌军而去。”宸濠一闻此言，大叫一声：“气杀我也！孤费了许多心血，今日一败至此！丧了孤的兵马犹觉罢了，惟杀死三位仙师，使孤将来又仗谁人帮助？”便与李自然说道：“今军师助我，当以何法击败守仁？”

李自然道：“今徐鸿儒等既死，南昌大将无多，精兵亦不甚敷用，为今之计，急宜广招将士，再集精兵，更图良法，与守仁死战。不知千岁以为何如？”宸濠道：“孤亦有此意，惟事不可迟，可作速出榜，招集将士。且闻守仁又曾发檄文，调集各路兵马未到，出兵以击之，尚可获胜；若再迟延，各路兵马一来，更难御敌了。”李自然道：“某当即刻去作榜文，使人分贴各城门，招集将士。”宸濠遂退入后宫。李自然随即送了榜文，命人连夜刷了百千张，往城乡内外各城门分贴而去。不到十日，又招集死士十六名，兵卒五万，宸濠就命自然分别编立营伍，仍命邝天庆统带，终日在城内教场操练，以便择日进兵迎击王守仁。

且说间谍不日来到南昌，先在城中逢人说项：“王元帅已派令徐鸣皋、一枝梅等十二员大将，分别带兵两路，每路精兵

五万，倍道驰救安庆、南康，王元帅的大营仍扎吉安，专等各路兵马到齐，再行会同进攻南昌。”如此云云，在城中布散了一日。由是一传十、十传百，到了次日，南昌合城俱皆知道。当有人传到宸濠面前，宸濠一闻此言，即请李自然道：“似此敌军分两路大兵进救南康、安庆，若这二郡一失，南昌孤立，孤更无所倚靠。况南康、安庆为孤钱粮根本，根本若失，孤岂能独立乎？军师有何妙策可解此围？”李自然道：“恐其中有诈，千岁可再使人探听的确，再作计议。”宸濠答应，即刻就命飞马去探。不到一日探马回来，与前言相合，宸濠又请李自然商议。

不知李自然想出什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议救二郡 徐鸣皋智败三军

话说宸濠与李自然议道：“顷据探马回报，实系王守仁分派两路大兵，进救南康、安庆。似此若不速救，二郡一失，不但孤不能长驱直入，连这南昌城，孤亦不能守矣。军师当如何速救？”李自然道：“在某之意，官军既分两路前去，势必骁勇异常，若不速救，二郡必失。为今之计，莫若千岁亲往一走，督率各将努力向前，务要将此两郡守住，方保无虞。安庆现有雷将军把守，急切尚不致有变。南康却无大将，千岁最好率同邲将军，带领精锐去救南康，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宸濠听罢，道：“军师之言甚合孤意。但是大军一出，南昌空虚，万一敌军袭其后，又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早虑及到此。千岁可率原有精锐去救二郡，新招之兵留于此地，某当任之。且料王守仁所恃者，惟徐鸣皋一流，今徐鸣皋等悉出，彼处亦无大将，断不敢来。即使前来，某以五万之众当之，断不致有失。而况王守仁须待各路兵马齐集，方才拔队。各路兵马尚不知何日到来，所以料他断不敢乘虚而入。千岁但请宽心。但主意于安庆、南康，此间不必遥为之虑，某当竭力保之，以报千岁豢养之德。”

宸濠听罢，当即说道：“能得军师力任，孤无忧矣。”说

罢，即传令出去，命邝天庆统领精锐三万、战将十员，即日随同前赴南康；又命左飞虎率领精锐一万前往安庆，以厚雷大春的兵力。此令一出，邝天庆、左飞虎当即挑选精锐，听候起程。次日，宸濠即带同太监、宫女、仆从，督率邝天庆等督队起程，直望南康、安庆两郡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一枝梅等八位英雄，分领雄兵二万，趲赶倍道而行，沿途探听，早探得宸濠亲自统兵向南康、安庆进救。徐鸣皋、一枝梅等两路一闻此信，反倒缓行，让他先到。本来去救安庆、南康是诈，今宸濠悉出精锐，欲使南昌空虚，以为袭取之计。只要南昌一得，宸濠必率大兵回救南昌，而南康、安庆不解自解。所谓兵不厌诈，即此之谓也。所以徐鸣皋、一枝梅两路兵马一闻宸濠已出精锐前往，故意沿途逗留，缓缓而进，料彼精锐已抵南康、安庆，然后再行进兵，此又所谓移缓救急之计。

宸濠自督兵出了南昌，真是马不停蹄，人不歇宿，日夜兼程趲赶，惟恐南康、安庆两郡失守。一路风驰电掣，不到数日，两路兵俱已驰抵。宸濠当即进了南康城，所有大兵悉数驻扎城外。宸濠当下即将守城知府传来，说道：“孤因王守仁分派大兵前来攻取，因此孤亲督精锐驰抵来救，你等亦曾有所闻否？”南康知府王云龙说道：“便是卑府早闻此信，昨已飞告前去，请千岁发兵前来，以御敌兵到此。今千岁亲临，则南康可保，万民无忧矣！”宸濠道：“但是大兵云集，合营钱粮、兵饷，总望你悉心筹画，无使三军乏缺才好。”王云龙道：“千岁勿忧，某自当悉心筹度，以应兵饷。”宸濠正与王云龙需索兵饷，忽有探子报道：“启王爷，探得徐鸣皋所带大兵已离南康六十里了。”宸濠听罢，拈须而笑曰：“幸赖孤有先见之明，督兵趲赶到此，不然敌军一到，此城危矣！可幸之至！”王云龙从

旁贺道：“此乃千岁洪福，烛照之明也。”宸濠闻言大喜，当下命知府退出。此时宸濠即以南康府署为行宫，南康知府另迁他处暂住。王云龙退出，宸濠即退入后堂，自与宫娥取乐去了。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宸濠即传令邝天庆进城谕话。邝天庆闻传，当即来到城中，与宸濠参见已毕，站立一旁。宸濠问道：“徐鸣皋所带之兵，将军可曾探听的确，现到何处？离城尚有多远？曾否立寨安营？”邝天庆道：“某已饬令哨探前往探听去了，尚未据探回报。昨报该兵离城六十里，大约今午使可立寨了。”宸濠道：“孤今与将军约定：一俟徐鸣皋大队一到，不必等他立寨已定，即出全队冲他营寨，先挫动他的锐气，使他望风而寒。部下各将亦望转饬，务使努力向前，不可存退缩之意。此所谓先发制人，不可有误。”邝天庆喏喏连声而退，即刻出城转饬各军去了。

再说徐鸣皋所带大兵，沿途探得宸濠已入南康，邝天庆为统领，所部精兵三万、战将十员，于南康城外驻扎。徐鸣皋闻报，也就离南康二十里安营下寨，即刻与王能、李武、徐寿等三人议道：“今我军方到，贼军必俟我军安营未定，率兵前来冲营。贤弟等可分三路防敌，每一路设弓弩手五百人，暗伏营门左右，敌军若来冲突，可出弓弩手并力射之，使他不能立足。但看他后队一动，我军即出全力掩杀过去，使他从此不敢正觑。务宜各自小心，严戒轻率，切防要紧！”王能、李武、徐寿三人唯唯得令，即刻挑选了一千五百名弓弩手，皆于营门内分三路预伏停当，以待贼兵前来抢营。徐鸣皋自己即与王能、卜大武、徐寿三人亦皆戎装戎服，立马以待。

且说邝天庆自奉了宸濠之命，便一起一起派人哨探。忽见报马来报：敌军已于二十里下寨。邝天庆一闻此言，即刻出齐

全队，蜂拥而去。走未一会，已望见官兵正在那里安营，当下一声炮响，鼓角齐鸣，贼众等一齐奋勇冲杀过去。徐鸣皋等人却也早已望见，于是传令各营不动声色，等敌军将至营门，但听梆子响，即将弩箭射击。传令已毕，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皆伏在营门左右，真个是不动声色。贼军不知徐鸣皋早已料及，见敌军若作不知，贼军便一鼓作气冲杀过去。前队才至营门，忽听一声梆子响，只见从内营发出箭来，万弩齐施，箭如雨下。看官，你道这一千五百名弓箭手一齐发箭，任他贼军再多，可能抵敌得住么？

贼军见官军已有准备，而且这箭如飞蝗，怎能冲杀进去？便思引退。争奈邝天庆在后督队，将那大鼓打得冬冬的，尽力催战。前队无奈，又冲杀了一阵，仍是冲杀不进。当下前队就有人报到后队，邝天庆闻言大怒，便即飞马向前，督率前队猛力攻击。及到了前队，果见箭如飞蝗，三军中箭死者不计其数。看见如此光景，真是冲杀不进，只得命各军暂停少时，再行扑杀。各军答应，正中下怀，于是就在外面虚张声势。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见敌军不攻，也就停箭不发。

彼此相持了有半个时辰，邝天庆见官军营里无箭射出，以为他箭放完了，又命众贼军进去。众贼军才去冲杀，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又将箭放出。如是者有两三次。邝天庆也知冲杀不开，正要传令退军。忽见一骑马飞跑而来，报道：“请将军速退！徐鸣皋统带大兵前去袭城了。”邝天庆听了此言，好不惊惶失色，当即传令：“将后队为前队，速速退兵！”此令一出，众贼军哪敢怠慢，登时蜂拥望后退下。

官军营里有人登高眺望，见贼军后队大乱，知道中计，即刻报知中军。王能、徐寿、卜大武三人一闻此言，各带精兵一千，登时提了兵器，飞身上马，一声炮响，冲杀出来。邝天庆

猝不及防，所有的贼军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邝天庆正在催督各军且战且走，忽又一骑马迎面跑来。那马上的人大声喊道：“请将军速速退兵！官军攻打城池甚急。”你道邝天庆听了这话，怎得不慌不急？于是更加催督人马火速向南康而退，好去解围。哪知他愈催速退，众贼兵愈走不起来，众官兵愈加掩杀得急。官军直杀十里之外，方才不追。就此一阵，以官军三千敌贼兵三万，且杀死贼兵有五六千人。邝天庆此时也不及兼顾，只知率领众贼兵趲赶回城，恐怕南康被徐鸣皋带领大兵袭至，所以如风驰电掣般急急而回。

毕竟南康攻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攻大寨贼将丧师 献计谋元帅诈病

却说邝天庆急急带领众贼兵蜂拥退回南康，直到城下，那里有一个官军正在攻打，此时邝天庆方知中了敌人之计，只得安下营寨，计点折伤兵卒，共有五六千之多。所谓要挫动敌人的锐气，反伤却自己的三军，心下好不懊恼。当下只得进城，将原委禀明宸濠。宸濠一闻此言，大怒道：“孤以尔为久列戎行，必能克副其职。敌军未曾攻杀进去，反打动我军锐气，难道临时不及检点么？”邝天庆道：“末将自知罪有应得。但是据两探马去报，末将也曾细意详察，衣服号褂皆是我军打扮，所以误中其计。但不知这两个探子从何处而来，为什么作了奸细，还得要细细打听。”宸濠闻言，方才稍为息怒。当下说道：“既如此说，尚可姑容，但以后必须格外小心详察要紧。”

邝天庆诺诺退下，好生不乐。回到营中，密派心腹前去探听，后来探听出来，原来是徐鸣皋大破非非阵时，杀了两个贼军的探子，徐鸣皋当时即将那探子的号衣剥了下来，收藏好，心想他日有用这号衣的时候。今日那两个探子却是徐鸣皋密派的心腹，穿了那日杀死的探子号衣，故意诈称徐鸣皋前去袭城，以乱贼众军心，使邝天庆惊慌不定，急急退兵去保南康，徐鸣皋好乘此掩兵杀过来，可以大获全胜。邝天庆此时方才大梦初

觉，对徐鸣皋更恨得犹如切骨。

话分两头。再说徐鸣皋大胜了一阵，心中好不欢喜，当命众小军仍将发出之箭悉数检去运回，以便他日之用。当下安营已定，又命众三军严加防守，以防贼军前来劫营。由此就扎定营寨，终日在营督率三军勤加操纵，也不前去攻城。

宸濠在城中探得徐鸣皋营内如此举动，好生疑惑，暗想：“他既不来攻城，又不退兵，与我军相持上下，这是何故？莫非他又有什么诡计来？”又道：“他不与我战，我何不再与他战，偏要将他打败，将兵退去，我再一面分兵去攻他郡。不然相持日久，若各路的兵马再齐集至吉安，会同王守仁再去直捣南昌，我那时更加进退不得了。”心中想了一会，又命人将邴天庆传到，面令他去敌营讨战。邴天庆当即受令，到了营中，又复率领众将兵卒前去官军营里讨战。徐鸣皋只是不出。邴天庆见他不出，即命三军骂阵，徐鸣皋仍不出兵。邴天庆见他仍不是出，又命人努力攻打。众贼军奋力前进，营门里又放出箭来，众贼兵不能前进。邴天庆急得没法，又命三军齐声辱骂，自辰至午，攻打了数次，辱骂了半日。官军营里若毫不知觉，但把守营门，见敌兵攻打过来，便一齐放箭，不使贼兵越雷池一步。众贼兵渐渐有些疲困，邴天庆并不令众军收兵，只管催督三军猛力攻打。众贼兵虽然不敢违令，却是口应心违，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离邴天庆稍远的，竟有席地而坐，在那里息歇，并不攻打。

徐鸣皋在营内看得清楚，一见众贼兵俱有疲惫之意，而且阳奉阴违，不遵主将号令，当下急急传令：命众军听候出队。自己也就披挂齐全，率同王能、卜大武，督领精兵预备冲杀。邴天庆正在营外勉强督催众贼兵攻打，忽听敌营里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只见营门开处，左有徐鸣皋、

王能，右有徐寿、卜大武，各带精兵，分两路杀出，夹击过来。那些贼兵以疲惫之众，当精锐之师，如何抵敌得住，只得抛戈弃甲，蜂拥而逃。邝天庆到了此时，任他军令森严，却也阻拦不住，只得飞马向前，舞动方天画戟迎杀过来。哪知军心不齐，全不相助，只思逃遁。邝天庆纵极奋勇，也敌不过徐鸣皋、王能、卜大武、徐寿四员万夫不当的大将，只得且战且走。徐鸣皋等只管催兵掩杀，那些贼众抱头鼠窜，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邝天庆直退至十里以外，见官军不追，方才惊魂稍定。计点三军，又折伤了二三千。此时好不羞愧，因自叹道：“我自出兵以来，未有如此大败，尚有何面目去见千岁！”遂欲拔剑自刎。当下众将苦苦劝住，方才收兵回营，去见宸濠。此时宸濠却早知道，虽然怒不可遏，却敢怒而不敢言，犹恐激则生变，反而好言安慰道：“敌人诡计甚多，将军亦防不甚防，今虽又折了二三千人，好在尚未覆没。将军暂且回营歇息，再作计议便了。”邝天庆也知道宸濠这番言语，外面虽觉圆融，心里却甚不悦，因此羞惭满面，快快退下，回营去了。

宸濠见他退出，一人好生不乐，正在那里气闷。急见探子报进：“禀千岁爷，探得安庆雷将军与敌将一枝梅初次出战，即被一枝梅弹中雷将军面门，因此大败一阵，杀伤兵卒不下二三千人；左将军飞虎也被敌军刺伤左腿，伤势甚重，现在安庆闭门不出，敌军攻打甚急。”宸濠闻言，更加大惊。这起探子才走，忽又有一个探子进来报道：“禀千岁，探得雷将军自败之后，退回城中坚守不出，复于本月初八夜潜师出城，暗劫敌寨，敌军未备，雷将军大获全胜，现在敌军退六十里下寨。”宸濠一闻此言，真是一惊一喜，当下心下稍觉畅快，暂且不表。

再说王守仁，自从密派间谍潜入南昌布散谣言之后，不一日又派命心腹前往探听宸濠曾否出兵。这日据探子回报称，宸濠已率领邺天庆统兵三万，亲往保救南康。又命左飞虎统兵一万，进援安庆。现在南昌城中，只有新招兵马五万及新得将士十数员，以李自然统领。王守仁大喜，便拟进兵。不一日，又接徐鸣皋来文，声称：大败贼兵两阵，计杀贼兵五千余人，已足令贼众丧胆，逆王寒心。王守仁更加大喜。

未加数日，各路勤王兵复又纷纷齐集。王守仁便与大众商议，即日进兵，直抵南昌。各路勤王之兵，亦皆愿归王守仁统带。于是王守仁便命吉安府知府伍定谋为后路督粮。使徐庆为先锋，伍天能为副先锋；周湘帆、包行恭、狄洪道、杨小舫为随营指挥使；其余各将皆为牙将。计连各路勤王之兵，统共大兵三十万，战将百余员，一路浩浩荡荡，直望南昌进发。

约离南昌不远，伍定谋飞马至中军献计曰：“卑府今有一计，可使南昌唾手可得。”王守仁问道：“有何妙策？本帅愿闻。”伍定谋道：“现在离城约有七八十里，元帅可即于此处驻扎，一面元帅诈称有病，南昌城中必有细作在此，让他进城去报，使李自然毫不防备。一面元帅暗暗传令，挑选猛将数员、精锐五千，各带火种、沙泥，于夜间潜师倍道前进。到了南昌城下，先将沙囊抛掷城下，由此登城。进城之后，便各处放火，以乱城内军心。然后直入宁王府内，将他所造的那座离宫能破则破之，否则焚毁。设或万来不及，只要将南昌一破，大势定矣。不知元帅以为何如？”王守仁听罢大喜道：“贵府之计，其妙无匹，某当遵照办理便了。”伍定谋说罢，仍往后营而去。王元帅当下传令，命前队一律下寨安营。前队正趲赶前行，忽然传说元帅猝然抱病，属令各营一律下寨。此时徐庆得了这个信，却不知道是计，当即吩咐本部即刻下寨安营，他便飞马来

至中军见王元帅问候。前队安营已毕，徐庆到了中军，见王元帅坐在帐内，毫无病容，徐庆狐疑不定，因即上前参见已毕，站立一旁，因直视元帅，犹疑不决。王元帅见徐庆那种光景，知道是狐疑不决，因将伍定谋所设的计策给徐庆细细说了一遍，徐庆这才明白，原来如此，当下徐庆亦复大喜。

不知如何袭取南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徐庆夜夺广顺门 自然遁出南昌府

话说徐庆听了王元帅这一番话，真是大喜，当下便请元帅传令。王元帅即命焦大鹏、徐庆、周湘帆、包行恭各带精锐一千，备沙囊火种，于今夜初更出队，倍道潜师，限四更直抵城下。堆叠沙囊，奋勇登城，直入南昌，各处纵火，以乱城内军心。然后齐赴宁王府第，破他的离宫，万一不及大破离宫，只要将南昌袭取过来，便算头功，随后再作计议。徐庆、焦大鹏、狄洪道、包行恭四人答应。王元帅又命杨小舫、伍天熊二人各带精锐二千，俟徐庆、焦大鹏等出队以后，便即进兵，以为后应。杨小舫、狄洪道亦得令而去，各回本队，密传号令，只待初更进兵。

话分两头。且说南昌城中早有细作报去。李自然闻言大惊，当下就命那新得的十六员猛将，各带大兵，分别在四城门驻扎，日夜把守，以防官军猝来。这日又得探子来报，声称王守仁行至距南昌八十五里马家堡，忽然抱病，所有三军一齐就该处安下营寨，须候王守仁病愈，方才进兵。李自然一闻此言，好生欢喜，暗道：“我何不趁他抱病之时，便去劫他营寨，先挫动他的锐气。”复又想道：“王守仁诡计多端，说不定他是诈病，故意引我前去劫寨，他却轻骑前来袭城，此却不可不防。万一

冒昧前去，竟中了他的诡计，我又有何面目再见宁王。不若仍是坚守为是，纵不得功，也还无过。”主意已定，又命众将仍宜小心把守，不可疏虞。

当下有个新得的将士，名唤陆忠，上前说道：“今王守仁既然半途抱病，军师可即令末将等于今夜前去劫寨，先挫动他的锐气，然后再缓缓图之，有何不可？”李自然便答道：“将军有所不知，吾料王守仁必非真病，他诈称有病不行，使我知他有病，定然乘此机会前去劫寨。他却暗暗遣调轻骑，倍道前来袭取南昌，那时我军精锐悉出，他不难偏师取此城池，这我可就上他的计了！今者我偏不出去劫他寨，但使坚守城垣，即使他有兵前来，我进则可战，退则可守，他又其奈我何！若今夜去劫敌寨，是中其计矣！何可冒昧行事？”陆忠听了这番话，直是倒头佩服，因道：“军师运筹帷幄，决胜疆场，末将今闻军师之言，使末将顿开茅塞。如此说来，还以坚守为上，敌军兵将虽多，其亦无能为力耳！”说罢退出。

哪知这陆忠也是个言大而夸、口是心非之辈，在此说是以守为上，及至到了外面，反说李自然畏敌如虎，不敢前去劫寨，而且自命不凡，若趁今夜去敌营劫寨，定获全胜，因此颇有气愤之言。恰好这夜广顺门就是他轮班把守，他存了个愤恨之心，到了晚间也不去城上巡察。那些贼兵见主将懈怠，自然也就不觉谨慎，跟着懈怠起来。这也是南昌合该要破，宸濠要从此败事。就因陆忠这一懈怠，所以夜间就被敌军攻破城池。闲话休表。

再说徐庆、焦大鹏、周湘帆、包行恭四人，到了下午以后，即命所部各营埋锅造饭，至日夕各军饱餐已毕，即将沙囊、火种各各带在身旁，只等出队。渐渐离初更不远，一会儿已到初更时分，徐庆等即命各营一齐拔队，倍道潜行。所有各部兵卒

一闻号令，也就即刻拔营超程。分了四路，由徐庆等四人各督一队，真是人衔枚、马疾走，直望南昌而去。杨小舫、狄洪道见徐庆等四路的兵将业已拔营起程，他二人也就各率精锐随后拔队而去。徐庆等在路趲赶前进，不到四更，已经直抵南昌城下。所有各军一至南昌，先将沙囊一个个抛积在地，登时堆如山积，徐庆首先登城，接着众官兵一齐奋勇由沙囊上跳上城头，一声呐喊，各军即将身旁所带的火种取出，向城头上抛掷过去，登时焚烧起来。那些守城的兵看见敌军已经登城，又见各处火起，好不惊慌，连忙奔往宁王府报信。李自然一闻此报，只吓得心胆俱碎，立刻命人备了马匹，率领众军前去迎敌。才出了宁王府第，又见逃军回来禀道：“广顺门已被敌将徐庆砍开城门，将敌军放入城内。请军师速速定夺。”李自然闻报，即速催督各将兵趲赶前往各门阻住。哪里来得及，一迭连三报称：“各门俱破，现在不知有多少人马杀了进来，其势甚不可敌，请军师速速定夺。”李自然此时也被他们这一阵乱报，方寸早乱，毫无主意，半晌说不出话来。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见迎面来了一队人马，李自然这一惊真非同小可，疑惑敌军业已杀到，拨转马头便向东走，尚未走有多远，只听后面连声喊道：“军师，东门是走不得的，现在欲逃出城，只有南门敌兵尚少，可以冲杀出去。军师速速回转，望南门逃走去罢！我等当死力保护军师出城。”李自然听说此话，在马上回头一看，见后面马上坐着一人，正是左将军吉文龙，此时心才稍定，当下说道：“吉将军，你如何知道南门无多敌军？”吉文龙说道：“方才末将从那里来时，见敌兵俱往东、西、北三门各处纵火，是以知道敌兵不多。”李自然一闻此言，也不管城中百姓如何，宁王府曾否围困，只顾自己逃命，当时就与吉文龙逃出南门去了。这且不表。

再说徐庆自从跳上城头，恰好此门便是广顺门，说是那陆忠所守之处。因陆忠怨恨李自然不听他劫寨之计，他便快快不乐，连巡夜也不巡了，便去睡觉。他部下的士卒，见主将去睡觉，他们更得其所，也就安歇的安歇，懈怠的懈怠，不过留有十数个老弱之辈，在城头上打更奉行故事而已。徐庆一见这等光景，便望城外众军一呼，令各军奋勇而上。众军见主将已经登城，自然也就随即奋勇，一齐跳上城来。徐庆见所部各军已经登城，一面令各军纵火，他便飞身跳下墙头，绕到城门口，将城门上的铁锁砍断，把城门大开下来。此时已是五更，恰好杨小舫、伍天熊的那一支后应的兵已到，于是就据守广顺门，不许城中一人一卒逃出。

那焦大鹏、包行恭、狄洪道三人到了城下，也是各率所部，先将沙囊堆积城外，令各军上城。焦大鹏却不由沙囊上登城，他却飞身腾空而进了城里。见城头上兵卒把守甚严，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吐出口中宝剑，一路先杀了许多兵卒，又杀了两名守城将士，由是众贼兵心慌。外面官军又复奋身一齐上了城头。贼众尚要御敌，遥见广顺门尽皆火起，知道城已破了，不可收拾，因此各逃性命而去。

城中也有五万人马，十数员猛将，何以不出来御敌？只因皆是新招集而来，将士未受宸濠的恩泽，所以不肯用命。又见宸濠不在城中，虽有李自然他等，也不甚信服。在城各兵仓猝成军，素无纪律，乌合之众，何能登城死守，百战不退？又况见各主将毫不出力，走的走，散的散，这些兵卒何必拿着自己的性命去拚，所以也就一哄而散。

此时徐庆等人已会合一处，因商议道：“城中兵卒皆是乌合之众，不足与敌。不若将南门大开，让他们自相逃走。我们一面领兵先将宁王府围绕起来，恐奸王府中有人逃走。”大家

商议已定，所以一面围了宁王府，一面大开南门，让贼军逃走。到了天明，所有城内的贼兵尽行逃走殆尽。徐庆又一面派令兵卒出去安民，所幸民心并不惊扰，知道官兵是来擒捉奸王，倒也家家欢喜，个个心安。

毕竟宁王府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众官兵巧获宜春王 余秀英智赚王元帅

话说徐庆等既破南昌，遂将宁王府用兵团团围住，真个如铁桶一般。先时宜春王犹在宫中，闻得南昌已为大兵所破，知事不妙，急急带了些细软，预备逃走。才出宫门，走到王府门首，已见官兵前来围困，当时欲要躲避，已是不及，早为官兵获住。当即将宜春王捆绑起来，以备送交大营，打上囚车，以待将来押往京都，候武宗正法。

徐庆等既将宁王府围得水泄不通，便即差人往请王元帅大兵入城。王元帅不待驰报，早已得着消息，也就随将大兵移驻南昌城外，各路勤王之兵亦驻扎下来。王元帅入城，就南昌府衙门住下。徐庆等进见已毕，王元帅又问了些破城情形，徐庆等细细说了一遍。徐庆又将官兵擒获宜春王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问道：“现在宜春王在哪里？”徐庆道：“现在末将营内。”王元帅道：“可将他解来。”徐庆答应退出。

不一会，已将宜春王解到，但见了元帅立而不跪。王元帅因他虽是奸王的生父，究竟是个亲王，不能以寻常叛逆相视，而况谋叛之意是宸濠所为，他不过有教子不严的处分，虽照律应该灭族，但此事将来由武宗作主便了，所以也不曾过难为他。但问他道：“你既身为藩王，理应上报祖宗恩德，扶助当今佐

治天下，才是正理。为何不思竭忠尽道，反而纵子谋逆。今日尚有何言？你可知罪么？”宜春王听罢，大骂道：“王守仁，你不过是小小官儿，怎管得孤家之事！天下江山须是姓朱的，何须你来多事。今既被你擒获，也算孤‘画虎不成反受犬害’。好在宁王未死，将来也可给孤家报仇。若将你擒获，必然把你碎尸万段，即孤家死于地下，亦断不能饶你！”王元帅被他这一番大骂，不免大怒起来，因即喝道：“本帅本欲即日严加审讯，只因大事甚多，好在你已为擒获，俟将来擒获宸濠之后，再一并法治便了。”说着，即命人将他打上囚车，多派心腹好生看管。一声吩咐，下面早抬上一架囚车来，当了王元帅之面，立刻将他打入进去，用铁索链锁固起来，便即送交大营，饬令妥人严加护卫。

当下徐庆又说道：“现在宁王府已被围困，是否进内搜查，先将离宫破去？请令定夺。”王元帅道：“宁王府既已围困，就烦将军率领精兵一千进内，先破离宫，随后再行搜查。凡宫内一切人等，均不可放走一个。”徐庆道：“末将尚有一言回明元帅：据闻离宫当日起造之时，即处处安设消息，若不知者前去硬破，必不可行，俱有性命之患。是非熟悉离宫情形之人，不可带领去破。末将前者虽也曾探过数次，争奈未得其窍。即徐鸣皋、一枝梅等人也未必清楚。末将之意，可将余秀英传来，元帅细细问他一番，或者他知道此中的奥妙。问明情形之后，便令他协同末将等一齐进宫，究觉事半功倍。再请焦大鹏相为佐助，其破必矣！且末将逆料，这离宫必有死士把守，随后去破定还有一番大杀。但愿余秀英深知其中微妙，虽有死士，却亦不甚相妨。”王元帅听罢，当下说道：“将军之言甚是有理，立刻命人前往城外大营，将余秀英传来。”当下有人答应，取了令箭即刻出城调取。不一会，余秀英已随着去使到来。

此时余秀英却不是道姑打扮，已改了戎装。但见他头戴雉尾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妃色战袍，脚踏铁头战鞋，座下一匹银鬃马，左佩弓壶，右插箭袋，腰间挂着一个剑鞘，手执双股锁子连环宝剑，真是一位女中豪杰、闺阁将军。走到衙门前下马，当有拿云、捉月将马带过。余秀英两手提住战裙，缓步金莲，慢慢走上大堂。到了公案面前，口启樱桃，娇声说道：“元帅在上，末将余秀英给元帅参见！”说着跪了下去。王元帅欠身让道：“女将军少礼。”余秀英参见已毕，站立一旁说道：“元帅呼唤末将，有何吩咐？”王元帅道：“非为别事，只因宁王所造的离宫，闻得其中消息甚多，机关厉害，不易去破，是犹斩草仍未除根。本帅急拟差饬徐庆等前往破除，以作斩草除根之计。又因徐将军等不识其中微妙，恐蹈危机，因此请女将军前来，问明一切。女将军在宁王府内日期甚多，离宫建造情形，何处有机关，何处有消息，女将军必知之甚悉。此为国家重大之事，女将军既为功臣之妻，亦必为国家效力，将来好邀封赏。女将军幸勿故辞，有误大事。”

余秀英听了这番话，当下说道：“末将既蒙元帅垂问，敢不尽末将所知者上告于元帅之前。但离宫消息虽属众多，机关虽云厉害，苟得其法，毫不艰难。此宫共计八门，皆有消息，内按八卦，相生相克，若误入一门，必遭惨死。所谓八门，系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天门系接乾卦，地门按坤势，风门按巽卦，雷门按震卦，山门按艮卦，泽门按兑卦，水门按坎卦，火门按离卦。这是外面八门。由八门可变六十四门，即六十四卦。取‘离’名宫者，以离为君德，故取此义。天门设有宝剑四口，若触此机，人必为剑砍死。地门有箭，设使误入，箭穿心腹而死。风门有铡，误触者必为铡死。山门有锤，误入其门，必致脑浆迸裂。其余四门，亦皆暗藏利器，万不能

误入。每一门各有死士二人把守。这十六人曾经宁王吩咐，只令他们保护离宫，虽有敌兵杀至宫门，亦不必出外抵御，所以今日王府被大兵围困起来，也无人出来御敌。这八门一破，内还有六十四门，皆藏有强弓、硬弩，误入一门，便万弩齐发，断不能逃走出来。即使未尝误入，到了里面，也须认定方向前去，偶不小心，误走方向，仍然触动消息，因内里路皆如螺丝周转曲折，颇难认识。只要将外八门、内六十四门破去，及至离宫毫无阻碍了。”王元帅道：“据女将军所言，这离宫是极其厉害了。女将军既知其中厉害，必然能破此宫。本帅之意，便请女将军随同各位将军前去共破，何如？”余秀英听了此言，心中暗想：“徐鸣皋现不在此间，我与众人前去，原无不可。但破此离宫也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极重大的功劳，虽然由我作主，将来功劳自然我为第一。而鸣皋即为我之夫主，我岂可攘夺其功？必得要将此功推在他身上，方是道理。而况当日玄贞老师也与我言过，令我帮助鸣皋立功。今既有如此大功，何能不让与他？况自古以来，妻随夫贵，断无夫随妻贵之理。我若将此功推让与他，他将来得了封赏，即是我得了封赏；他之荣贵，便是我之荣贵。我又何乐不为？还有一层，他现在将这离宫破去，随后不但上邀荣赏，也可大震声名。我何不如此如此，请元帅将他调回，一齐前往，有何不可！”独自沉吟了半会。

王元帅因他不语，便又问道：“本帅方才所说之话，难道女将军尚有什么为难之处？如有为难之处，不妨与本帅说明，大家再为斟酌。”余秀英听了此言，正中己意，因答道：“元帅之命，焉敢固辞。惟夫主徐鸣皋远在南康，未将去破离宫，颇多不便之处。是非夫主同行，各事才得方便。只因这离宫，未将一人既不能破，而欲与各位将军并力同行，未将甚有难言之隐。若不去，又不敢违元帅之命；若欲前去，又碍于夫主

不在此间。若请元帅将夫主调回，南康亦系重大之事，不可暂离该处，所以未将深思熟虑，竟无良策，因此沉吟不语，左右为难。元帅如有善处之法，未将当立刻效力便了。”

不知王元帅听了余秀英这一番话，想出什么良法来，以便余秀英去破离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徐鸣皋奉书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说私情

话说王元帅听了余秀英这番话，当下哈哈笑道：“女将军其所以为难者，原来为徐鸣皋不在此间，与诸位将军同处一起，不免授受不亲之嫌。在本帅看来，虽然秉此大义，却为女子的道理，但经权并用，自古皆然。而且为国家大事，似亦无须如此拘执。”余秀英一面听王守仁说，一面暗道：“不好，不要他猜出我的诡计来，若欲为他道破，那就不成事体了，不若我再用言激之。”因不等王元帅说完，他又抢着说道：“元帅之言，何不谅末将之甚！末将岂仅为授受不亲这些须嫌隙，便尔拘泥如此。末将方才也曾回明元帅，末将有难言之隐。今元帅不谅末将苦衷，只以授受不亲、经权并用一语。末将诚不知元帅视末将为何如人！抑仍作末将未归元帅之时乎？若不谅末将之苦衷，末将誓不前去。虽触元帅之怒，悉听元帅处治。头可杀而身不可辱也！”诤诤言语，把个王元帅反说得羞愧起来，自知言多不慎，因正色起敬道：“本帅前言非不曲谅女将军，但鉴于女将军冲锋对敌并不畏惧，所以才有一语。今既闻言，本帅何可使女将军前去，本帅当调回徐将军，以助女将军破阵便了。”余秀英暗道：“这老头儿中了吾之计了。”因又谢道：“能蒙元帅将夫主调回，末将敢不力图报效。”王元帅道：“本帅即

刻差人前去调取。女将军今日也不必出城回营，就在府署上房内暂歇罢。”余秀英答应，随即退下，带领拿云、捉月进入上房而去。

王元帅当下便拔了一枝令箭，亲笔写了一封书，饬令心腹星夜飞奔南康，调取徐鸣皋限日即到。当有弁差奉令持书趲赶前往。不到两日，已到徐鸣皋营内。当将令调的话说明，又将王元帅的书信取出，呈递徐鸣皋看视。鸣皋将信接过，拿住手中拆开来，将信囊抽出细看，只见上面写道：

鸣皋将军足下：

某日得捷书，悉将军以智败逆贼者再，足见好谋而成，欣慰之至。某亦于某日亲统各路勤王之师，直抵南昌。行至中途，用伍定谋计，诈称病剧，屯军不行，使南昌无备。却暗令徐庆、焦大鹏等督率精锐，倍道而进，衔枚疾走，进入南昌。果于是夜四鼓，徐庆身先士卒，破广顺门，南昌克复。寻获宜春王。某何德何能，此皆上托国家洪福，及赖诸位将军之功也！

某现在屯兵南昌，待破离宫后即拔寨进取。惟离宫甚不易破，非余秀英不克建此大功。而又据余秀英面称，有难言之隐，非将军不能助以成功。想此皆系实情，某亦不便深问，不得已，亟望将军速回，与余秀英同破离宫，是为万幸。所虑南昌既破，宸濠旦暮必得警报，既得警报，势必回兵救援。惟望将军转告同袍，务竭死力以御，毋任回军。某亦飞饬慕容贞遵照办理矣。毋误，切切！

介生上白

徐鸣皋将这封书信看毕，即刻将王能、徐寿等请来，说明一切，又将王元帅的书信给大家看过。徐寿等当即说道：“大哥放心前去。若宸濠果有回军救援之事，弟等当竭死力以御，断不负元帅之嘱、大哥之托便了。”徐鸣皋又谆嘱一番，即便

随同来人一齐驰回南昌而去。

不一日已至南昌，当即去见元帅。王元帅见鸣皋已到，深为大喜，便问道：“将军，此回南康当已布置停当了？”徐鸣皋道：“末将曾再三叮嘱徐寿等小心坚守，竭力阻御，以不致有负元帅之嘱。惟宸濠一经得闻警报，势必并力回救，特恐南康兵力尚嫌不足。在末将之意，仍宜添兵相助，以厚兵力，则更万无一失。”王元帅道：“将军之言甚善，某当添兵以济之。”因此便飞飭伍定谋督带精锐三万，星夜驰往南康，以厚兵力。伍定谋得令，自然趲赶前去，不必细表。

且说徐鸣皋当下复又问道：“元帅调末将回采，专为帮助余秀英去破离宫，不知元帅何日命末将前往？”王元帅道：“是非问余秀英不可。”徐鸣皋道：“秀英现在何处？”元帅道：“秀英在这里。”说着，便令人到上房里将余秀英传出。不一刻，秀英出来，一见鸣皋已回，好不欢喜。先与元帅参见毕，站立一旁。元帅道：“今鸣皋已回，但不知女将军还是今日前去，抑明日前呢？”秀英道：“元帅尽管传令，应派何人前往，将人派定，妾准明日进宫。但有许多要事，不堪为外人道之，言求元帅容妾与徐将军商定后，方可应手。”王元帅道：“事属因公，何尝不可！”当下即令徐鸣皋与余秀英暗地熟商妥善。余秀英答应，即同徐鸣皋到了后面，屏退左右，单留拿云、捉月在面前伺候。余秀英望鸣皋道：“将军亦知妾之用意么？”鸣皋道：“我哪里知道。”秀英又道：“将军不知妾意，岂以妾真有难言之隐，欲与将军熟商么？”鸣皋道：“然则既无难言之隐，又何必于稠人广众之中，使我随你来此呢？”秀英道：“妾之用意，诚为将军计，并非为妾计，将军何不善体妾意呢？”鸣皋道：“我一身以刚直为怀，不惯学儿女子之态。你既有言，但请说明，使我知道。若果于义理不缺，公事无亏，我自当敬

你。设若不然，我亦不敢从命。”

余秀英听了此话，不但不怪他言语太硬，反暗自钦佩他不愧英雄，因即说道：“妾又何敢以不义不礼之事有陷将军。妾所以为将军计者，以妾从将军，当遵从夫之义。昨者元帅命妾去破离宫，这离宫诚不易破，然热能生巧，毫不为难，以妾一人就可破得。然一再思想，觉得妾就便独自去破，亦不过博得个勇猛之名。何如以此功让与将军，使将军邀上赏，赐荣封，功盖三军，名震四海，妾虽不能亲受荣贵，亦复与有荣。思量自古迄今，夫荣妻必贵，只有妻随夫贵，未有夫随妻贵之理。而况将军既成此大功，妾亦相助，为理将来妾或亦得邀上赏。如此办法，所谓俱有荣施，两不偏废。若只顾妾独自为计，现在破了离宫，将来邀了上赏，与将军既毫不相涉，妾亦何乐偏受其美名。所以思维再四，才与元帅前诡言有难言之隐，其实欲令元帅调取将军回来，以成此一件大功。此系妾不敢偶置将军于度外，度将军当亦不谓妾以诡谲之行，欺诈于元帅之前。即妾自家思维，亦似于义理、公私均不缺陷。有此一段私情，所谓有难言之隐者，即此之谓也。明日将军随同妾破去离宫之后，万一元帅追问如何为难之处，望将军仍以‘难言之隐’对。即此四字，所包者广，想元帅听了此言，当亦不便再三深问。那时将军之功既立，妾之私意已伸，而元帅前诡谲之言亦得以掩饰过去。将军尚以为然否？”

徐鸣皋听了这番话，当下笑道：“妙则妙矣，但不过诡诈太甚。以诡诈而欺大帅，恐冥冥中将有惩其不直者。”秀英也笑道：“我本来无此心，第以今师伯玄贞老师曾谓妾有相助将军立功一言，妾所以念兹在兹，不敢或失。今诡谲但为将军起见，恐冥冥中不但不闻罚，或亦从而赏我，未可料也。”鸣皋道：“此间虽奉元帅之命而来，究竟不便长久耽搁。明日何时

动手，望即说明，我便出去告知元帅。”余秀英道：“妾亦不便久留。若元帅问将军何时进宫，可告以明晨卯正三刻前往。”徐鸣皋答应，当下出来告知元帅。

毕竟如何大破离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逞绝技女将破离宫 听良言从贼甘投降

话说徐鸣皋从上房出来，将余秀英所言次日卯正三刻进宫的话告知元帅。元帅大喜，当命焦大鹏、伍天熊、杨小舫、狄洪道四人道：“明日卯正三刻，将军等可随同徐将军、余秀英前往宁王府大破离宫，务各努力向前，功成之后，定再请旨嘉奖。”焦大鹏等答应退出，一宿无话。

次日一到卯刻，大家扎束停当，俱各努力向前，到南昌府署聚齐。王元帅亦复升坐大堂，众人参见已毕，余秀英此时也带同拿云、捉月出来，与王元帅参见后，便即告辞而去。今日众将及余秀英又非戎装打扮，皆是穿着紧身衣靠，各带短兵。惟有余秀英更加出色，只见他身穿玄色湖绉洒花密扣紧身短袄，一条三寸宽阔鹅黄色丝绦紧束腰间，下着玄色湖绉洒花紧脚罩裤，脚登花脑头薄底绣鞋，头上挽了个盘龙髻，扎着一块玄色湖绉包脑，密排排两道镜光，一朵白绒缨顶门高耸，手执双股剑，愈显得粉脸桃腮，柳眉杏眼，妩媚带着英雄的气概。拿云、捉月两个丫头也是短衣紧扎，一色的玄色湖绉密扣紧身，玄色湖绉扎脚罩裤，头挽螺髻，也有一块包脑，左旁斜着插一朵白绒缨，手执单刀，倒也雄赳赳、气昂昂，相伴着余秀英，不离左右。

一共八个人出了南昌衙门，直望宁王府而去。不一会，已离府前不远，遥望着三军如蚁，将一座宁王府围得水泄不通。余秀英看罢，暗叹道：“我幸亏见机速转，不然也要同遭此厄了。”正说着，已到了府前。徐鸣皋首先向前一声大喝：“尔等三军速速闪开，让本将军等进宫查办。”话犹未了，只见众三军一声呐喊，当即分开一条大路。徐鸣皋等八人抢步上前，便要进去。

见宁王府门关得如铁桶一般，徐鸣皋便要冲杀进去。焦大鹏道：“贤弟，何必冲打，你我又不是不会飞檐走壁，但须登高而进便了。”徐鸣皋道：“由高而入，原无不可，但今日之行非比往日，似宜正大光明进去，方合体裁。”焦大鹏道：“既如此说，你们也不必冲打，等我先进去将门开了，然后你们正大光明进去，又何不可？”徐鸣皋正欲拦阻，已见焦大鹏身子一蹿，早已飞上墙檐，一晃已不知去向。不到半刻，只见那府门“吱呀”一声，业已大开，焦大鹏从里面大笑出来，口中说道：“我道这些把门将军似个铜浇铁铸，原来是些泥塑木雕，不但经不起杀，而且是豆腐一般的。”说罢大笑不止。于是徐鸣皋等七人进了大门，但见两旁已被焦大鹏杀死了七八个，躺在地下。徐庆道：“不怪焦大哥夸嘴，这些王八羔子真不经杀，怎么瞬息之间已被焦大哥杀死这许多，真可笑之至。”说着一路进内，直奔离宫而去。

不一刻，已望见一座宫殿，皆是朱红漆的装修，高耸中天，好生轩敞。余秀英道：“焦大哥与徐庆、杨小舫、狄洪道三位贤弟，可并力抵敌这宫门口把守之人，我与徐将军、拿云、捉月两个丫头，进内破他的消息；等将外面八门破去，我等便从里面杀出，先将反守宫门的这一班亡命杀死之后，再并力去破他里面六十四门。”大家答应，当即抢步上前，各人手执兵器，

一声大喝，余秀英、徐鸣皋、拿云、捉月四个人已飞身上了屋面，焦大鹏、徐庆、杨小舫狄洪道直奔宫门而来。

且说余秀英等四人上了屋面，秀英便带着鸣皋走到天门方向上，秀英首先向鸣皋说道：“将军不必动手，但看妾去破他的消息，若有人来厮杀，将军但敌住来人，不可使他过来，务要将那些亡命杀却。”徐鸣皋答应，专等把守宫门的前来厮杀。

这里余秀英便将身在屋檐上使了个猿猴坠枝式倒垂下去，四面一看，将那消息的总头寻出来，即将手内的宝剑向那总头上一拨，只听“花啦”一声，天门方位上两扇门已大开下来。余秀英当下便翻身下去，脚踏实地进了天门，又从天门背后寻出暗机关，将机关拨动，即刻向外面一跳，才出了天门，只听一声响亮，犹如天崩地塌一般，登时那七座门皆次第开下。原来这总机头在天门上面，总暗机头在天门背后，只要将总暗机头拨开，那七座门不须费事，自然次第开了下来，若遇着不知道的，误开了别的门，不是为刀箭所伤，即是为宝剑砍死。因这八座门上都有暗器。

此时八面八门已为余秀英破去，当下余秀英便来招呼鸣皋一齐进内，好杀至门外，去接应焦大鹏等四人。一回头，已见鸣皋与拿云、捉月在那里与五六个把守宫门的厮杀，余秀英也不问他青红皂白，舞动双股剑直杀过去，跑到面前出其不意，手起剑落，即刻就砍伤了两个。徐鸣皋一见余秀英已砍伤了两人倒在地下，他也就抖擞精神，单刀一摆，只见一路白光舞将过去，不到两三个回合，那把守宫门的又被砍倒了二人，还有两个，恰好拿云、捉月一人一个，送他们归阴去了。这六人一齐皆被办去，当下便即进入门内，以便冲杀出去，接应焦大鹏等四人。才进入天门，从雷门外又杀进四个人来，齐声喝道：“无知的小辈，胆敢前来破此离宫，你等不认识我等么？”徐

鸣皋等更不打话，只顾迎杀过去。余秀英一面迎敌，一面细看内中，只有两个知道他的名姓，一唤赖云飞，一唤王有章。其余二人皆不知他的名姓。因唤王、赖二人说道：“你等毋得恃强，可认得余秀英么？”赖云飞、王有章二人一闻“余秀英”三字，登时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声骂道：“好大胆背义忘恩的奴婢！王爷待你不薄，你何敢叛宁主，甘投敌众？现在又来破宫。王爷的大事皆败在你这贱人手上，你还敢恃强前来，我等恨不生啖你肉，为宁王一雪其恨。不要走，看家伙！”赖云飞手执九股钢叉，王有章手执八角铜锤，一齐飞舞前来，直望余秀英打下。

余秀英见他二人来势凶猛，若论膂力万万抵敌不住，只得智取之，随即与他二人一面闪躲，一面骂道：“好无知的匹夫，你等只知贪享荣华，不知利害。宁王以亲藩叛背朝廷，罪该万死。你小姐见机尚速，所以得有今日，不致身首异处。那些助纣为虐的死的死、亡的亡，已不知其数，你等若识时务的，即当自缚投降，或可免一死，不然一定同归于尽。而况宸濠远在南康，宜春王又被擒获，李自然亦不知去向，试问你等就将这座离宫把守得万无一失，又有何益处？且宸濠不久将行就获，宸濠被获，即便留得此处全不坏的离宫，又有何益？主人既抛置不顾，亦且无家可归，你等不思自寻生路，反在这里恃强用命。我且问你，又有何益处？虽元帅于你等为讎仇之辈，但你等能自愧悔不宜从顺奸王，即早回心投诚，自缚去求元帅，或者不咎既往，予以自新，将来也可大小博得一个功名。总比顺从奸王逆天行事，眼见惨遭杀戮，身道异处的好。即使王元帅见恶你等的行为，不容容纳，我尚可以从旁求免，纵不能准予投诚，也可免你一死。你等不思细意打算，今大兵已将王府围住，如铁桶一般，一任你等再有能为，可能以一当千，杀退大

兵，保全王府么？你等真算是些极蠢极愚之人了！”

赖云飞、王有章听了这番话，登时悔悟起来，不与余秀英厮杀了，随即说道：“我等如果投诚，你可能救我等么？”余秀英道：“你等若果矢志投诚，我当立保便了。”

不知赖云飞、王有章究竟投降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徐鸣皋抄检宁王宫 朱宸濠逼走盘螺谷

话说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听了余秀英那番话，大有归诚之意，因与余秀英道：“我等若果投降，你可能保我么？”余秀英道：“你等果真投诚，我岂有不保你等之理。”徐鸣皋也在旁接着说道：“你等着即改邪归正，本将军当立保你们大小得一官爵，以助王元帅杀贼立功便了。”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听了此言，当即向徐鸣皋、余秀英纳头便拜，口中说道：“小人得蒙垂救，生死难忘，从此当愿效犬马。”徐鸣皋当下将二人扶起，道：“尊兄能见机而作，将来即为一殿之臣，何必若此客气。惟望始终如一，不生二心，便是尊兄等之幸。”赖云飞、王有章当即发誓道：“小人等若有二心，将来定死于刀箭之下。”

徐鸣皋大喜，正要一同杀出接应焦大鹏等四人，恰好他们已走了进来。只见焦大鹏笑道：“杀完了。我们这一会儿到哪里去？”徐鸣皋见说大喜，当下又将赖云飞、王有章投降的话说了一遍，同焦大鹏等四人见了礼。余秀英便道：“我们且到里面，将那六十四门破了，就完事了。”赖云飞、王有章道：“这六十四门，不劳将军费力，我等愿效犬马，以为报效之诚，何如？”徐鸣皋大喜道：“仰赖尊兄之力，我等当得帮助，共成此功。”说罢，各人便一同前去。

赖云飞、王有章二人首先到了内门口，只见他将兵器在手中执定，向迎面那一座朱漆大门两个铜环上尽力一击，只听“花啦”一声，又听里面一阵乱响，又似铃铛，又似兵器落在地下的声音，登时两扇朱漆大门大开。赖云飞说：“诸位将军跟我走，不要走错了，误触机关。”当时走入门内。徐鸣皋等紧紧跟随，只见里面那些路都是回环曲折，实难认识。

走了一会，又见迎面有座神龛，赖云飞、王有章二人走至跟前，即将神龛两旁的柱子执定，先向左边一推，复向右边一拉，登时一声响亮，只听各处希里花拉一阵乱响，那六十三门全行大开。原来这总机关就在这神龛里面。真是知道的毫不费力，若不知道，不但出力不讨好，而且有性命之忧。这一座离宫，当日造的时节，不知费了多少工程、多少心血，方能造就起来，今日却毫不费力，全个儿破去。当下徐鸣皋等即随着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到处将那些机关、消息、链索悉数斩断，这六十四门永远就不能自开自关，诱人误入了。

徐鸣皋斩断消息之后，便至宫内，将所有的宝物全行抄检出来。原来这离宫内都是藏的奇珍异宝，并有犯禁之物，不计其数。徐鸣皋一一查明，记了帐，统共珍宝一千二百件，犯禁之物如金印龙章及龙车凤辇等，统共三百余件。抄检之后，徐鸣皋即命赖云飞、王有章二人严加看守，王、赖二人也就答应。

徐鸣皋即与焦大鹏等谓余秀英道：“你们在此稍候，我去先禀明元帅，是否乘此带兵进宫捉拿眷口。”焦大鹏等答应。徐鸣皋立刻出了离宫，飞奔南昌府衙门而去。不一刻已到，即便见了元帅，禀明一切。又问明元帅：“何时拘执逆王的眷口？”王元帅道：“离宫即破，还不趁此将奸王的眷口拿下，更待何时？”又道：“那离宫所有宝物，即着暂行封固，不必运出，留为后来的对证。所有眷口，概行拿来分别寄禁，候奏明皇上

定夺。”徐鸣皋一声“得令”，即刻飞身出了南昌府衙门，复望宁王府而去。到了王府面前，调拨了一千兵带入王宫，并会同焦大鹏等各处搜查，逢人便捉。可怜那些王妃、郡主、宫娥、使女、家人、仆从、太监、护卫，个个是哭哭啼啼，束手待缚。徐鸣皋等带着一千精兵，不到半日，已将宫里上下人等一齐捉获，真是鸡犬不留，上自王妃，下至服役人等，一共三百六十八口。徐鸣皋当下带了兵卒，一起押至南昌府署，先将众人点名已毕，然后分别寄入县监，又派精兵看守起来。宁王府仍留兵将在那里看守。又将赖云飞、王有章二人调出离宫，另换二员大将前去看守。诸事已毕，便传令三军，养兵三日，再行拔队起程，往南康进发。王元帅又具了表章，差人驰奏进京。

且说宸濠在南康府打了两个败仗，已是日夜不安，这日忽见李自然狼狈而来，便吃一大惊，当下问道：“先生何以至此？”李自然道：“千岁，切莫再提了。王守仁中途诈病，大兵不行，却暗令徐庆等一千猛将督带精兵十万，倍道而进，于七月十六日夜四更，经徐庆等携带沙囊，叠沙为垒，飞身入城，斩夺广顺门，破了南昌。某几被其所捉，幸赖左将吉文龙，奋勇杀出南门，方逃走出来，到此为千岁送信。”

宸濠一闻此言，大叫一声：“南昌失守，大势去矣！”说罢，便昏倒在地，不醒人事。当有众人立刻将宸濠扶起，慢慢唤醒。宸濠复说道：“南昌既失守，在军师之意，当复如何？难道就任王守仁如此凶横不成么？”李自然道：“现在别无妙策，惟有趁南昌新破，民心未定之时，赶紧合全力去救，或可挽回于万一，此外却不堪设想。”宸濠也没法，只得立刻传旨，令邝天庆驰救南昌，随同自己趲赶驰回南昌援救。又飞调安庆雷大春火速督带全部，弃了安庆驰救南昌。

且说宸濠即速起程，督同邝天庆回往南昌进发。不意徐鸣

皋原扎的大营适当南昌要隘，若绕道而进，必须多走几日。宸濠此时只顾欲救南昌，那管有兵阻挡要路，当下即命邝天庆等冲杀过去。邝天庆得了令，即刻奋不顾身，带领精兵冲杀过去。哪知杀到官兵营前，并无什么大将，亦非精锐士卒，不过是些老弱士卒。宸濠在马上大悔道：“孤早知徐鸣皋已无精兵在此，孤也可分兵攻取他郡了。”李自然在旁亦说道：“王守仁用兵倒也有些神出鬼没之计，如何这样一座大营，只放着这数百名老弱小卒，就可瞒过我等？照此看来，去破南昌者，大约亦不过二三千人，他诈称十万耳。”宸濠道：“孤不知先生熟读兵书，何以也为他所算？”李自然听了这话，好不惭愧。

当下众贼兵冲出大营，那些官军也不迎敌，只见纷纷往两边退让。前队已过，约走了有三五里路，前队忽然不走。当有一骑马到后队，向宸濠禀道：“前面两山夹道，山势险峻，恐有埋伏，请千岁定夺。”宸濠闻言，当即飞马来至前面看视：但见两山高耸，中间只有一条路，而且险阻异常。宸濠便问向导道：“此处何名？”向导官答道：“此名盘螺谷。这谷内路甚崎岖，弯环曲折，甚不易行。惟有前往南昌，却较大路要少三日的路程。”宸濠道：“只要距南昌较近，自然走此而去。”向导官又道：“万一敌人在此埋伏，进了谷口，伏兵齐出，把我兵围困在内，将如之何？千岁还宜三思。”宸濠道：“除了此谷，较南昌再近的，尚有别路可通么？”那向导道：“在此东北一百二十里，名曰樵舍，由樵舍往南昌，须由水路前进，不过三日便可直抵。”宸濠道：“何能等待三日。”遂不听向导之言，即刻催兵前进。前队奋勇进发，已走进一半，忽见一骑马飞驰而来报道：“前面的路已被敌兵用树木、块石塞断，前行无路，将如之何？”宸濠尚自不决。忽听两山内一声炮响，金鼓齐鸣，那一片喊杀之声，真个如山崩地陷，只见樵木炮石

纷纷直滚下来。

不知宸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进攻九江

话说宸濠正催军马入谷，贼众已有一半进入谷口，只见两边山上樗木、滚石直打下来，军士不能前进。前面又被木石截断去路，众贼兵此时各顾性命，都向谷外逃命。宸濠也惊惶无措，邝天庆保着宸濠急急逃走。那谷中贼众被樗木、滚石打伤者不计其数，自相践踏而死者亦不计其数。众贼兵等好容易死命奔出谷口，已折伤一半。宸濠只吓得坐在马上，如泥塑木雕一般。幸亏邝天庆、吉文龙等人保护逃走，不然也要死于乱军之中了。

正在奔走之际，忽见前面金鼓齐鸣，喊声大震，一支兵拦住去路。当先一匹马飞到前面，马上坐着一人，手执长枪，一声喝道：“徐寿在此，逆贼往哪里走！你还指望去回南康么？南康早已得了多时了。”原来宸濠退出谷口之后，便令众人驰回南康。他以为南康的官兵全数屯扎盘螺谷，哪知盘螺谷两山不过二千兵在此。围攻南康的大队，当宸濠未出南康之前，由伍定谋定计，暗暗撤往他处埋伏好了。一俟宸濠大兵出了南康，他便将兵复调到原处驻扎下来，随即得了南康。复令徐寿、卜大武、王能三人到盘螺谷截宸濠南康的归路。

此时宸濠在马上一闻此言，知南康复又为敌人袭取，顿时

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即命左右冲杀过去。徐寿等三人亦复死命拦杀。邝天庆等大杀一阵，只是不能过去，只得仍旧退回。徐寿等见贼兵退下，当又追杀一阵，直追至二十里方止，就此地安营下寨。

宸濠直退下三十里外，也方才立下营寨来。当下顾谓左右道：“孤一败至此，前难进兵，后无归路，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又复上前献计道：“在某之意，莫如保守樵舍，等安庆的兵到，再作良图。”宸濠道：“先生何以知安庆的兵必走樵舍呢？”自然道：“安庆距樵舍不远，而且往南昌甚近，雷大春既奉了千岁的令，他必定急急赶回南昌，而取道樵舍，要少走二日的路程，某所以知安庆兵丁必走樵舍的。”宸濠别无良策，只得答应。

当日令三军暂歇一宿，次日即望樵舍进发。沿途有自南昌来的，宸濠就命人将他捉来细问根由，方知宜春王次日即为官兵所获。宸濠闻知，更是恨如切齿。走了一日，已离樵舍不远。在宸濠之意，仍想赶到樵舍下寨。怎奈人困马乏，不肯前进，只得在半途又安下寨来，次日再走。

第二日，又有南昌来的人，宸濠问明情形，又知道离宫已破，宫中自王妃以下全被徐鸣皋与余秀英等人搜捉出宫，经王守仁分别监禁。宸濠闻了此言，更加痛恨，大骂王守仁不已。李自然以次一众人等齐声劝道：“千岁万勿过恼，好在我军尚有三万，雷将军那里尚有数万，也可与王守仁作背城一战。某等当效死力，以助千岁。若干岁有伤龙体，众将再一离心，那时大事真万难挽回了，还请千岁格外保重为要。”宸濠见众将苦苦相劝，也只得勉强说道：“孤南昌一出，便国破家亡，好不恼杀人也！虽承诸位将军忠义待孤，但孤已势衰事危，恐怕再难大振兵威了。而且粮草器械皆不敷用，又当如何？”李自

然道：“这倒无须虑得，可急将就近的小州县，再夺得一两城，尚可支持半月。现在可保守樵舍，以待安庆兵来再作良图便了。”于是宸濠便听众人之言，退守樵舍。

你道这樵舍系属何县所辖？离安庆尚远，距九江甚近，就在鄱阳湖一带。宸濠在樵舍将寨扎定，日望安庆的兵来。不到三日，雷大春的大队已至。此时雷大春并不知宸濠已败得如此，退保樵舍，他以为多是敌军驻扎此地，乃至见了旗帜，方才知。当下便进了大营，去见宸濠，问明各事，方知以上之败。你道安庆有一枝梅在那里屯兵驻扎，雷大春如何得过此处？原来也是伍定谋密遣人驰书至一枝梅军中，嘱令一枝梅将雷大春放出，料他必走樵舍，然后再令一枝梅截断归路，使贼众全聚樵舍，再设计于湖中击之。雷大春到得此处，宸濠即将以上情形告明雷大春，当下雷大春的一支兵马也只得在樵舍扎下。这时军中不过尚有半月之粮，宸濠忧虑不已。李自然献计道：“此处离九江甚近，千岁何不遣一支兵攻取九江？若能将九江攻取过来，虽一年之粮也足敷衍。愿千岁思之。”宸濠大喜，因道：“先生之言甚善。”当即遣雷大春率领所部进攻九江。

且说九江府知府姓胡名礼，为人性极昏昧，终日饮酒，不顾政事。这日正在上房内饮得大醉，忽见家丁进来报道：“启禀老爷，现在有探子报道，说是宁王宸濠由南康大败下来，退保樵舍。近因军中粮草只敷半月之用，特令大将雷大春带三万人马前来攻打九江，已离九江不远了。请大老爷速速定夺。”胡礼一闻此言，带醉说道：“你等不必惊慌，想雷大春多大的本领，能将这九江城攻打过来？你可据本府的话传知各城门，叫他们只要将城门关闭起来，就便雷大春到了此处，他见我城门都闭，也不能进城，也就可以退去。你即照我这般话告知他们，只要将各城门关闭起来，包管万无一失。”那个家丁听了

这番话，知道本官又吃得烂醉，说出这些不伦不类的话来。贼人带兵三万前来攻城，但须将城门闭上，他便可不能进城，望望就退去，这不是说梦话！当下亦不与他辩论，连话都不曾答应，掉转身向外边就走，到了自己房内，将所有的细软收拾收拾，他便走之大吉。

不过半日，雷大春的兵已临城下，见各城门虽然关闭，却无什么守城兵把守，雷大春也不顾城里有兵无兵，便令所部并力攻城。不足三个时辰，九江城即唾手而得。

当下雷大春即带一千兵进城，其余的驻扎城外。到了城里，先往府中搜括钱粮，又将监狱打开，放出死囚；又将胡礼全家杀戮，将所有金银财宝搜括一空。复令一千兵卒分往民间掳掠，整整搜括了三日，把一座九江城中所有的富户，全行搜括殆尽，也得了有三四十万。可怜城中那些百姓，见了如此贼兵，只恨少长了两条腿，跑不快，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携男扶女，只望城外逃命，哪里还顾得什么家财。

雷大春将资财搜括已尽，他便留了一员偏将、二千贼兵在城中守城，其余仍回樵舍。到了樵舍大营，将以上事说了一遍，便命众贼将所有搜括来的财物悉数运入大营。宸濠一见有三四十万，好不欢喜，因与大春说道：“非将军之力，不能得有如此巨款。今有这一大宗粮饷，也不患军中无饷，也可与王守仁力战了。”说罢大喜。雷大春亦自以为得计，于是便在樵舍练军、练阵，又于沼湖一带岸上立下二十余座寨栅，准备与王守仁对敌。

你道王守仁破了南昌，已有好些时日，为何不进兵前来？只因王守仁真个有了大病，始则身热头痛，继而人事不清，原因沿途辛苦，寒热不安，又兼东奔西战一夏，受了暑热，遏伏胸中，不曾发作，现在却得了个秋温的病症。所以这些日均在

南昌府中养病，不曾出兵。直至半个月后，病势方才渐渐退减，又过了八九天，才能起床。这日便拟带疾从戎，忽然京城里有探马前来报道，说是武宗因宸濠久战不克，御驾现要亲征。王守仁听了此言，实在大不为然，因暗道：“主上虽有此意，难道在朝各大臣没有一个力谏么？何况我前者已有表章驰奏进去，奏称南昌已破，宸濠不久亦将就擒，何以主上仍自要亲临？我就殊难明白了。”

毕竟武宗何时出京，何时亲征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明武宗御驾亲征 朱宸濠暗遣刺客

话说王守仁得到消息，知道武宗要御驾亲征，心中颇不以为然。你道这是何意？原来王守仁却有一番用意，实因圣驾远出，内外皆有可惧之处：内则阉宦专权，虽然刘瑾伏诛，而后起者亦不一而足，难保不趁御驾远出之时，忽生事端；外则因宸濠现已一败涂地，可不劳御驾出巡，而且宸濠交过肘腋，保无内官私通，宸濠嘱令沿途设法暗伺武宗，因此或有不测之事。所以王守仁左思右虑，殊不谓然，若要专折进谏，已来不及。莫道王守仁此虑非是，后来武宗驾至半途，几为宸濠所算，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武宗这日接到王守仁的表章，因宸濠尚未克复，遂决计亲征。时有内阁学士杨廷和苦谏，不听。遂以安边伯许泰为威武副将军，领先锋事，趋南京；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趋江西；令王守仁兼领巡抚事。各领雄兵十万。自统御林军三万，率众南征，择定正德十四年秋八月辛酉出师。到了辛酉这日，督率大队出了都门，分兵两支：武副将军许泰直奔南京；自与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督率王师，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江西进发。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退保樵舍之后，又令雷大春取了九江，军中粮饷

亦甚丰足。又沿岸设营，立了有二十余座寨栅。雷大春在九江反监劫狱之时，又放出许多死囚。内中有二名大盗，一唤赵虎，一唤钱龙。此二人都是臂阔肩宽，膂力极大，有万夫不当之勇，且并能飞檐走壁。宸濠得了这二人，更是大喜。赵虎、钱龙本来是安徽寿州府独峰山的强寇，因为在九江犯了案，被捉在监牢收禁起来。他二人还有两个结义兄弟，现在二龙山聚集了一二千喽兵，专门打家劫舍。当下赵虎、钱龙即与宸濠说道：“小人蒙千岁之恩，无以为报。今观千岁营内，大将虽然不少，尚恐不敷调遣。小人尚有两个结义兄弟，一姓周名唤世熊，一姓吴名唤云豹，均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在二龙山落草，手下有一二千喽兵。小人愿到二龙山将这两个结义兄弟并所有喽兵全行招来，以为图报之地，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宸濠正虑战将不敷调遣，今闻此言，怎得不喜？因大喜道：“难得二位军士肯保孤家，去招人马，到此立了功，甚是可喜。孤今封二位为游击将军之职，俟事定之后，再行加封。”钱龙、赵虎当下谢过，复又说道：“事不宜迟，末将等即须前往招集才好。”宸濠道：“但不知此去二龙山有若干路程，往返须要几日？”钱龙道：“十日足矣。”宸濠道：“愈速愈妙。”钱龙道：“总不误千岁的大事。”说罢，二人出了营，飞奔二龙山而去。不足十日，果然周世熊、吴云豹带了一二千喽兵，随同钱、赵二人一齐到此。当下由钱龙、赵虎带领去见了宸濠。只见他二人也生得虎背熊腰、豹头环眼，十分雄壮。宸濠看罢大喜，因也封他二人为游击将军之职，并令他四人同为随驾护卫。四人感激不已。带来的二千喽兵，即改为护卫亲兵，仍归赵、钱、周、吴四人统带。

宸濠吩咐已毕，次日，忽见有个营官带了一个人进来见宸濠，说道：“禀千岁，末将昨日巡营，捉得奸细一名，正要解

往大营听千岁发落，那奸细忽称是京城里张太监差来的，说有机密事面禀，并有书信面呈。”宸濠问道：“此人现在何处？”那营官道：“就是此人。”宸濠命将那人带上。营官即将那人带过来了。那人一见宸濠，先行了礼，然后跪在下面说道：“小人姓陆名宝，只因内官老张公公差遣小人星夜到此，有机密事奉禀，求千岁屏退左右，小人好奉告一切，并有书信面呈。”宸濠道：“左右皆是心腹，你但将书信取来呈阅。”陆宝听说：便从腰间将书取出，呈递上去。宸濠接过，将书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心中十分喜悦。因说道：“孤知道了。你可到外面去歇息，明日回去罢。”陆宝站起来，即刻出去。

宸濠当下即将李白然等请来议道：“方才接着张锐的密书，说昏王已经出京，亲自到此，与王守仁合兵一处，前来伐孤。张锐嘱孤可于半途密遣刺客前去刺驾，此计虽云极好，争奈其人难得。先生及诸位将军意中可有为刺客的人么？若将昏王刺死，孤还怕什么王守仁么？”李自然沉吟半晌道：“这人可实在寻不出来。”

话犹未了，只见钱龙、赵虎奋身而出，向宸濠说道：“千岁若见信，未将愿当此任。”宸濠见是新来的二人，恐怕他们口是心非，不能坚信，因踌躇未及回答。钱龙、赵虎见宸濠不答，他二人疑惑宸濠怕他们本领不济，因又说道：“千岁闻言不答，想是因虑未将等不能干得此事么？未将请自先呈小技，以坚千岁之信，何如？”这句话忽然把宸濠提醒过来，暗道：“我何不先试他们一番，若果本领高强，也可使他们前去。”因道：“孤正虑你们二人的武艺不知能否充当此任，今既愿献技与孤一阅，这可好极了。”因命人取了一竿大纛旗，在旗顶上系了一面令字旗，竖在大帐面前，命他二人上去，将令旗取下。左右答应，即刻将大纛竖好。钱、赵二人也就将外衣即刻脱去，

先向宸濠请了个安，然后走到帐下，只见钱龙将身子一弯，立刻攀竹竿猱升而上，瞥眼间已将令字旗取了下来。复走到宸濠面前，把令旗呈上。宸濠见钱龙有如此本领，心中暗喜，口中称赞不已。钱龙退在一旁，只见赵虎又上来，说：“千岁在上，未将请将这面令旗仍然送了上去。”说着，便将令旗取过来，即刻转身到了帐下，宸濠定眼细看，瞧他如何上去，哪知比钱龙尤快，转瞬间已上了大纛。但见他一只手执住大纛的竹竿，那一只手上挂令旗，立刻将令旗挂好。复从顶高处跳落在地，真个身轻如燕，连响声皆没有。

钱龙见赵虎如此献技，以为此自己还胜几分，钱龙复又走到宸濠面前，跪下说道：“未将还能平地飞上半空，不由大纛上去，即将令旗取了下来。”宸濠道：“你可再试一试，与孤细看。”钱龙答应，登时走出帐外，真个是脚一跺，早已飞身到了半空。正欲去取那面令旗，哪知赵虎见钱龙如此，他也存了个好奇的心，钱龙才要去摘旗，赵虎已飞到那里，两个人对面两双手执定大纛，两双脚皆向外撑开，犹如两个蜻蜓贴在花枝上面。宸濠看见，十分喜悦，因大声说道：“二位将军请下来，孤有话面说。”钱龙、赵虎二人登时跳落，走到宸濠面前。宸濠夸赞道：“将军武艺，虽古之剑侠亦不过如此。孤得将军，正天之赐孤臂助！尚望将军努力建功，若将昏王于半途刺死，将来孤定封二位将军为平肩王，以偿此不世之功德了。”

当下钱龙、赵虎好不得意，因即说道：“不知昏王从哪道而来？”宸濠道：“必定由旱路取道湖北。将军可于湖北荆襄一带，等他便了。”钱龙、赵虎二人当下答应，即刻退出帐外。当日就预备动身。宸濠又发了四百银子，与他二人作为盘费。二人收下。次日即打了包裹，暗藏利刃，离了樵舍，直望荆襄进发。暂且不表。

再说王守仁这日得了探马来报，说是宸濠令雷大春攻取九江，现在九江已为雷大春所破，城中所有钱粮悉为贼将所得，已运往樵舍，充作粮饷。王守仁听罢，大惊道：“宸濠之得九江，皆因某患病耽延，不能出兵，以致如此。今逆贼既退守樵舍，若不速速进兵，恐逆贼又将分兵攻取他郡，那时却又滋蔓难除了。”当下即传令各军，即于次日一齐拔队，望樵舍进发。

各军得令，次日即便起程，日夜趲赶，不一日已至樵舍。但见对岸贼营林立，集岸为营，约有二十余座寨栅，且都是依山临水，甚是坚固。王守仁当下就在对岸立下大营。

不知王元帅如何进攻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巧立水军联舟作阵 议破战舰计用火攻

话说王元帅的大兵在樵舍对岸立下大营之后，便聚集众将商议道：“逆贼集岸为营，我军隔湖相对，当何法破之？”徐鸣皋道：“在未将愚见，非水战不行。若水战势必渡舟而过，不然偌大的湖面怎么飞越过湖？”王守仁道：“将军之言虽善，奈急切哪里去觅得这许多渡船？”徐鸣皋道：“未将亦正虑及此，只好再作计议便了。”当下退出。大兵就屯扎此处，以待王守仁寻思良策。

再说宸濠自打发钱龙、赵虎二人去后，这日探报王守仁大军已于对岸立下营寨，不日便要渡舟而来。宸濠闻报，便聚众议道：“王守仁既亲统大兵，已于对岸立下营寨，不日即要渡舟而来，当以何策抵敌，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只见李自然献计道：“某有一计，是非水师不足抵御敌军。但水师固非船不行，尤在平时，各兵卒操练纯熟，不畏风涛波浪，方可对战。我军于水军素未习练，何能使其乘舟？今有一法，可使三军在洪涛巨浪之中，如履平地，虽王守仁亲统大军渡过湖来，亦不患其不胜。”宸濠道：“先生之言甚合孤意，但不知用何法可使三军不畏风涛？”李自然道：“昔庞士元以连环计献曹操，孟德虽为周郎赤壁击败，其咎实在孟德自己不慎，并不能怪庞

统所献之计非善。而且彼时又在冬令，非东南风不能用火攻，后来孔明借风，致有赤壁之败。今某拟仿照庞统连环之法，联舟为方阵，三军固无风波之可畏；即便王守仁大兵南渡，也不患不能抵敌。”宸濠道：“善则善矣，若王守仁也效周瑜破曹之计，用火攻之，那时不又居大败之地么？”李自然道：“千岁之言差矣！现值秋令，西北风居多。我军现居西北，敌军现驻东南，如遇东南风，我军方才可虑；若是西北风，而敌军纵火，是自己烧自己耳！王守仁断不为此。且现在也绝无再有个诸葛亮，可以借三日三夜东南风。况乎王守仁就便计及到此，急切又从哪里得许多船只，可以装载引火之物。此事万万不用虑得。”宸濠听了此话，也颇以为然，因道：“先生既如此说，但不知须船几何？”自然道：“某早为千岁预备下了。”宸濠大喜，因道：“就烦先生为孤一联方阵可乎？”自然道：“某敢不遵命！”说罢，即起身而去。

原来，李自然当宸濠兵屯樵舍之时，他即早虑到此。是凡沿湖一带船只，早已为他雇下，共计六百余只。现在奉了宸濠之命，便去将各船招集湖中，大小配搭，用铁索连环起来，十只一排，共计六十四排，上用木板铺盖，联为方阵。却接着六十四卦，往来有巷，起伏有序。船上遍插五色旗幡，中央插着黄旗，以宸濠为水军统领，居于中央。东方青旗，南方红旗，西方白旗，北方黑旗。以东方为前军，却使雷大春为管带。南方为后军，以吉文龙为管带。西方为左军，以周世能为管带。北方为右军，以吴云豹为管带。俱各调护，便去宸濠帐中复命，即请宸濠上船观阵。

宸濠大喜，当即随同李自然出了大帐，走到岸边。只见湖水心的水师，排得如同方城一般，五色旗幡，飘摇蔽日，甚好看。宸濠极口赞道：“非先生高才，不能计及到此。有此方

阵，虽王守仁统带百万雄兵前来，孤亦无忧矣！”说罢，狂笑不止，当下便下了马，与李自然同上了船，就中军坐了片刻，又往各处看视一番，真个是如履平地。当下便传出令采，命次日晨初，先行操演。众水军得令，预备而去。宸濠又与李自然仍回旱寨。

次日天明，即到了水寨，仍就中军坐定。一声令下，起鼓三通，只见左、右、前、后各军护拥着中军，各按队伍分门而出。是日正是西北风大作，各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稳如平地。三军在船中各踊跃施勇，刺枪施刀。前后左右，各军旗幡不杂。宸濠立于中军，观看操练，心下十分喜悦，以为不但可以自保，而且操必胜之券。各军操演了一会，宸濠命且收住帆幡，各依次序回寨。宸濠又谓众将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李军师如此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涉险风涛，如履平地。”众将亦深自佩服。

是日宸濠仍回旱寨而去。到了旱寨，升帐已毕，又聚众将言曰：“水军得军师妙计，固已万无一失。但是陆军虽然即岸为营，仍宜格外小心为要。”邝天庆道：“未将当率领各将认真操练，以期共成劲旅。”宸濠道：“操练固属用兵最要之事，孤看每营尚欠布置。孤意拟每营埋伏弓弩手二百名，计共二十四营，可挑选五千精锐，专充此事。以便敌人前来冲陷旱寨，有此弓弩手抵御，任他雄兵百万，也不能冲进营门。可再多设樁木、炮石，加意预备，不患敌人飞渡而来。”邝天庆答应而去。此时却早有细作报入王守仁大营而去。王守仁当即升帐，聚众议道：“宸濠现在又联舟为方阵，准备以御我军。但是我军驻扎此地，不能旷日持久，且贼军亦断不容我久扎此地。我不攻他营寨，他也要前来进攻。贼军固能联舟为阵，我军亦可如此办法，以便渡江而去与他对敌。所虑船只毫无，不必说联

舟为阵，就便欲要渡河，亦不可得，这便如何是好？”徐鸣皋道：“便是末将亦早虑及此，欲渡江进战，非战不行。不知这逆贼许多船只，是从何处得来的？”王守仁道：“光景是他预先雇下，专为此事的。”

大家正在忧虑，忽见营兵进来报道：“吉安府伍大老爷由南康来了。”王守仁一闻伍定谋前来，当即请入大帐。伍定谋行礼已毕，即问王守仁说：“元帅亦见逆贼结舟为阵乎？”王守仁道：“便是本帅正虑及此。因此间无船可雇，不能渡军而北，如何是好？”伍定谋道：“逆贼今联舟为阵，有此一举，逆贼死期将至了。”王守仁惊道：“贵府何出此言？某正以此为可虑，贵府反说他死期将至，吾甚不解。”伍定谋道：“元帅所虑者又何谓？”王守仁道：“虑他这方阵不易破耳！”伍定谋道：“元帅以为可虑，卑府却以为可喜，愿与元帅言之，即知逆贼不久死将到矣。”王守仁道：“便请一言，某当闻命。”伍定谋道：“元帅岂不闻赤壁鏖兵之事乎？时虽不同，而事则一律，岂非该贼之自甘就死么！”王守仁道：“贵府之言虽是，但某有谓不然者。赤壁鏖兵，幸有东风之力。今正逢秋令，西北风当时，逆贼现居上游，正当西北，我若纵火烧之，是自己烧自己也。赤壁一役，何可效法？”伍定谋道：“元帅所谋，未始非是，但卑府已虑之熟矣。若由下游潜渡上游，绕伏贼后纵火，贼又何能躲避乎？此事不劳元帅费心，卑府已预募得轻舟百艘，为纵火计矣。来日当潜使六十艘来，为元帅调度人马，其余四十艘，卑府为自用。现在纵火之料，仍未备全。一俟齐备，卑府当于前三日使舟前来，并约元帅届期行事。卑府现在仍须驰回南康，调度一切。故急急前来为元帅送信，请元帅不必过虑，但传令各军，届期预备接战破贼便了。”

王守仁听了这番话，真是大喜，当下让道：“某虽身居统

帅，其才智愧不如君，真个惭愧。”伍定谋也谦逊说道：“卑府不过一得之见，或者侥幸成功，何敢自居才智？总之均为国家公事，义不容辞。元帅又何必如此谦让，使卑府立身不安了。”王守仁道：“莫非过谦，其实惭愧。”伍定谋又道：“卑府就此告辞，一经预备齐全，即遣舟前来，以便元帅督兵西渡。”王守仁道：“某当听候贵府来信，便即督兵西渡可矣。”伍定谋告辞而去，王守仁相送一回，复又夸赞了一会，这才饬令众将告退。

不知何日渡江去破方阵，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师成熊罴大队南征 性本豺狼中宵行刺

话说伍定谋退出大营，当下潜渡南康。原来南康离南昌只三百里，兼程趲赶，不过一日一夜即到。伍定谋到了南康，当下即将预雇的大小船只一齐招集，挑选了四十艘，内装干柴、枯草，上加桐油、松香、硫磺、焰硝之类，每船拨兵二十，各带火种，令王能统带，将这四十艘暗藏于南康一带深港之内。其余即派令卜大武押着各船，陆续渡往北岸，限五日后全行渡过，仍散布于各港内埋伏，听候调遣。分拨已定，只等纵火杀贼，暂且不表。

且说钱龙、赵虎二人各带了盘川，离了樵舍，直望荆襄一带而去，上追御驾。一路探听，这日到荆紫关，听说御驾已将次行到，他二人即在荆紫住下等候。

不过二日，只见荆紫关一带的往来行人，皆说武宗圣驾明日即到，于是六街三市，文武大小官员，皆纷纷预备接驾。沿途各家皆张灯结彩，摆设香案，以便圣驾经过，好去跪接。又隔了一日，果见头站牌已到。约至午牌时分，只见护拥的人走来说道：“圣驾已离此不远了。”接着又有一骑探马如风驰电掣而来，一路喊道：“你等各居民听着：圣驾顷刻就经过此地，均须两旁跪接，毋得喧哗，致惊圣驾。若有犯者，即交地方官

照律惩办。”一面说，一面跑了过去。

不一会，只见许多羽林军排道前列。两旁铺户居民知道圣驾已到，当即跪列两旁，以便接驾。但见羽林军走了好一会，才见一对对龙旗、风帜、月斧、金瓜，紫袖、昭容、锦衣、太监，又见一班细乐，八对提灯，五百御林军护驾，王侯世爵，一个个五带金冠，御前侍卫，两旁分走，皆是花衣锦帽。末后有一柄曲柄黄罗伞，下遮着一辆朱轮，朱轮里面坐着的一位，龙姿凤目，头戴九龙盘顶的金冠，身穿五爪盘金黄龙袍，腰围玉带，脚踏粉底乌靴，真是凤目龙颜，不愧帝王之相。朱轮过去，后面又有许多随驾护卫，簇拥而行，皆是身骑骏马，随护朱轮。末后，便是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所带的雄兵。一路行来，虽则有数万人马，却是肃静无哗。只闻马蹄声响，不闻人语之声。钱龙、赵虎此时也躲在人丛中瞻仰圣颜。

不一刻，武宗进了行宫，所有御林各军皆扎在行宫四面。又过了一刻，只见有两个小太监捧着圣旨出了宫门，向各官宣旨道：“圣上旨意，着令地方各官一律退去，所有随扈各官着将即暂歇一宵，明日天明拔队趲赶前去。”各官遵旨退下不表。再说钱龙、赵虎两人在人丛中听见这个消息，圣驾明日就要起銮，当下两人即走到一个僻静处所，彼此议道：“今昏王已到，明日就要前去行刺，恐有误大事，反为不美。不若今夜便去行事，只要将这昏君刺死，你我这场功劳，可真不小。将来宁王身登宝位，你我还怕没有高官厚禄么？”钱龙道：“今夜何时前去呢？”赵虎道：“若早去，恐行宫里未曾睡静，给他们看出来，反为不美，所谓画虎不成，反被犬害。莫若今夜三更以后，你我各带兵器，纵身直入，只要寻到昏君，一刀刺死，那就大功告成了。”钱龙道：“此言甚善。我等当先回客店住下，等到那时再去便了。”于是二人便走出僻静地方，径往客店而

去。到了客店，便叫店小二打了两壶酒，拿了两碟菜，彼此对饮起来。一会儿饮酒已毕，便去房内歇息，专等三更以后前去行刺。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两人睡了一觉，便惊醒过来，听了听，才交二鼓，时候尚早，复又去睡。睡了一会，却已三更将近，他二人即便起身，将外面衣服脱去，内穿密扣玄色紧身短袄，下穿玄色扎脚马裤，脚踏薄底快靴，头上扎了一块玄色包脑，背插利刃。走到房门口，轻轻的将房门拨开。二人走出房门，复又倒关起来，走到院落，一纵身飞过墙垣，就如两条乌龙一般腾空而去，出了客店，直望行宫而来。

不一刻，已到行宫。二人先跳上院墙，四面一看，见行宫里面虽有些灯光，却是半明不灭，又听得里面更锣之声不绝于耳，钱龙即与赵虎悄悄说道：“老兄弟，你听宫里这一片更锣之声，往来不绝，照此如何下去哪？”赵虎道：“这倒不妨。这些交更的，哪里有什么本领，不过借此在这里混一碗饭吃吃而已。我们下去，只要避着他们，不与他们望见，即不妨事了。即使遇到那些更夫，不待声张，一刀将他杀了也就可以无事的。”钱龙道：“话虽如此，要格外小心才好。”

二人说着话，再听一听，已转三更。钱龙又道：“老兄弟，我们下去罢，时候可也不早了。”赵虎道：“我们走一条路不行，你在东，我在西，你我分头而进。”钱龙道：“不是如此办法，还是一起下去，彼此才有个照应。一被里面的人看出来，上来动手也得有个帮助。你若在东，我若在西，那时有了事，怎么呼应得灵的？”赵虎道：“也好，我便与你同下去罢。”说着，二人将身躯一晃，只见一道黑光飞上正殿，二人便伏在瓦城内望下面一看，只见两个更夫，一个提着手灯，一人敲着更锣，由后面绕转过来，恰好走到正殿下面。钱龙、赵虎怕被

更夫看见不妙，因将身伏定在瓦垄上面，等更夫过去走得远了，才将身子立起。向后面一看，只见后面还有三进，皆是瓦缝参差，非常坚固。于是二人一缩身，便由正殿屋上蹿到后殿屋上，不意将后殿屋上瓦踏翻了一块，落了下来，只听“咣”地一声响，那块瓦跌落下面，打得粉碎。二人吓了一跳，又伏定身不敢稍动，幸而下面并无人问，也无人出来看视，他二人才算放心。停了一会，又一齐蹿到第二进屋上。正要往第三进去，却又从第三进左侧夹巷内来了两个更夫，敲着锣经此而过。他二人又不敢动弹，还是等两个更夫走了过去，他二人这才蹿身向第三进而去。

到了第三进屋上，先将身躯伏定，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齐用了个猿猴坠枝的架落，将两只脚踏在屋椽口，身子倒垂下来，向里观看，只见正中一间中间竖了一块匾，是“寝宫”二字。钱龙、赵虎知道武宗一定住在此处了，但又不知住在哪间房内。当下赵虎说道：“据我看来，一定住在上首这房间内无疑。我们何不先去将那窗格上的红纱戳破了，先看一看，便知分晓。”钱道：“是。”因此二人又将身子由屋檐而下，靠近纱窗，使用刀在那红纱上轻轻戳了一个小孔，钱龙即便觑眼向里面看去。只见里间烧着一对双龙的红烛，已烧残了半截。紧靠纱窗，摆着一张海梅嵌大理石的御案，中间设了一把盘龙宝座，两旁皆用的是红绫糊在板壁上面，一色簇簇生新。左右有八把交椅，四张茶几，椅几之上皆用着红缎子盘金龙的椅披、几袱。上首有一张衣架，上面挂着一件簇新黄缎盘金龙袍，就是日间武宗在龙舆内所穿的那一件。衣架旁侧挂着一条盘龙嵌宝玉带，上首有一架盔盒，盒盖上架着一顶盘龙金冠。当中有一张海梅朱漆上下两旁盘龙的御榻，挂着一顶黄绫描龙宝帐。御榻下面，有八个小太监，分在两旁，和衣而睡。寝宫门首又

有四个护卫，带刀而立，却皆靠着寝宫门，立在那里打盹。

二人看毕，料定武宗睡在那龙榻上面了，因此二人打了个暗号，钱龙即将手中刀轻轻在那纱窗上拨了两拨，里间格子一转已离了窝槽，于是又伸进一只手，轻轻的将里面格栓抽出来，放在一旁。又去将窗格拨下。做了好半会的手脚，并无一毫声息，也没有一人知觉。钱龙、赵虎当下好不欢喜，以为武宗必定为其所刺。于是，赵虎在先，钱龙在后，两人手执钢刀，一蹿飞身入内，手起刀落，直望御榻上砍下。

不知武宗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焦大鹏行宫救圣驾 明武宗便殿审强徒

却说钱龙、赵虎手持利刃蹿身进房，直奔御榻而去。走到御榻面前，急将龙幔一掀，哪知用力过猛，一阵风将武宗惊醒。武宗睁眼一看，见榻前立着两个刺客，浑身紧身衣靠，相貌狰狞，身材高大，手持两把明晃晃的钢刀。武宗只吓得乱抖，心中暗想：“悔不听杨廷和之谏，致有今日之祸，朕命休矣！”急欲喊人前来救驾，只见那两个刺客，已狠狠举起钢刀，向自己砍到，口中叫道：“昏王，看你尚有何法逃得性命？”手中的利刃正要砍下，武宗忽见窗外复又飞进一人，手执宝剑，直奔御榻而来。武宗这一吓，真也是魂飞天外，暗道：“刺客何其如此之多？这里现放着两人，还怕不足，又加上一人，光景欲将朕分为三段了。”正在暗道，忽听“咕咚”两声，接着“当啷”一声，见先来的那两个大汉已跌倒在地，后来的那一个跪在床前，口中称：“万岁在上，小人焦大鹏奉了王元帅之命，特来保驾。这两个刺客已为小人刺倒了。万岁勿惊，小人在此。”

武宗这一见，真是喜出望外，当下即从龙床上坐起来，喊那些太监护卫拿刺客。那四个带刀护卫一听此言，哪敢怠慢，从睡梦中提了刀，大踏步抢走过来。见龙榻前跪着一人，疑惑

他是个刺客，为武宗将他捉住，跪在那里，便举起刀来即向焦大鹏砍到。武宗一见，赶忙喝道：“你等护卫宫中，原所以防不测，今你等不知小心有刺客前来。你们那里如此糊涂，明日即行革去你等的护卫，再严加重办你等护卫不力的罪名。朕若非这焦大鹏前来救驾，朕已早为刺客所算了。还不快将那两个刺客缚起来，明日交荆州府严刑审讯。”那四个护卫听了这番话，随即跪下磕头请罪，道：“臣等罪该万死，求万岁暂息雷霆。”武宗又命那四个护卫起来，去捆打倒的那两个刺客。那四个护卫当时又磕头谢了恩这才站起来，来到钱龙、赵虎二人跟前，先将二人拖了出宫，然后才将其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

此时里里外外皆得了消息，所有那些护卫大臣、御前侍卫、随驾太监，俱纷纷扰扰进了宫房。不一刻，那管带御林军侍卫以及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亦皆到宫房请罪。武宗便命张忠、刘晖进了寝宫。二人先给武宗跪请圣安，然后磕头说道：“臣等保驾来迟，罪该万死！现在刺客想已捉住了。”武宗便指着焦大鹏道：“若非他前来救驾，朕之性命已送于两个之手了。二卿远在宫外，却非卿二人之罪。不过这宫内的所有护卫太监，实属疏忽已极，毫不防范，着即交二卿明日拟定罪名，以做疏忽之咎。”张忠、刘晖当即遵旨。此时天已明亮，武宗即命张忠、刘晖，将焦大鹏好生带出宫门，并饬令传旨各营，今日驻跸荆州府，便将此案讯明，再行起銮前进。当下张忠、刘晖将焦大鹏带出宫房，便留在刘晖营中止歇。又将谕旨传知各营前队统带，令各军先到荆州驻扎。

武宗此时梳洗已毕，当有小太监呈清早安。武宗早宴已毕，只听静鞭三响，武宗升殿。刘晖、张忠等一班随驾大臣、侍卫，皆上殿早朝，三呼万岁。当有领班护卫大臣奏道：“臣启奏万岁，夜间所拿的两名刺客，是否径交荆州府严讯？抑万岁先行

钦审，然后再送交荆州府拟定罪名？”武宗听奏道：“你等可即将那两名刺客先行带上殿来，待朕先审问他一番，究为何人指使。然后再交荆州府拟罪。”领班护卫大臣当即遵旨退下。不一刻，即将钱龙、赵虎带上殿来，将他二人推倒，跪在下面。武宗伏在御案上闪开龙目，再将他二人细细一看，只见钱龙、赵虎二人右臂皆为剑所伤，血流衣襟。你道这是何故？原来他二人在寝宫行刺时，皆是右手执刀，所以焦大鹏一进来，即将宝剑先伤了他二人的右臂，使他举刀不来，又不便将他二人杀死，须留活口，以将来审问口供。所以钱龙、赵虎二人右臂皆为所折，血流衣襟。

你道焦大鹏又何以得知钱龙、赵虎前来刺驾，他从南昌奔到此处救驾呢？原来却有人使他前来。这日他在沿湖一带观看湖中的水景，只见他师父傀儡生忽然从空中落下，向他说道：“徒儿，徒儿，你可速速回营与元帅禀明，即日驰赴荆紫关行宫救驾。”焦大鹏当下便问道：“难道圣上有人暗算么？”傀儡生道：“正为有人前去行刺，所以为师特命你前去干这一场大功，好让你讨了封赠，将来好成正果。”焦大鹏听了此话，便请傀儡生一同回营。傀儡生道：“为师尚有要事他往，你可即刻回营，与元帅说明，不可耽搁，务限八月二十三日到荆紫关，三更以后，煎荳行宫捉拿刺客。一切勿误！”焦大鹏听了此言，却也不敢强留傀儡生，当即回身奔赴大营，见元帅呈明一切。王元帅见说，吃惊不小，当与焦大鹏说道：“本帅料这刺客定是宸濠所使。既蒙傀儡老师囑令义士前去救驾，义士可不能迟缓。”焦大鹏领命，即刻出了大营直奔而来，恰好到荆紫关，正是八月二十三这日。

他却是日间到的，等至三更将近，便到行宫左右探看，等了一会，果见有两个黑汉子由院墙上跳过去。那时焦大鹏便要

赶上去捉他，复又想道：“我不到那真正危急之时，再行拿捉，一来不见我焦大鹏的本领，二来圣上也不知道我这人。”所以一直等到钱龙、赵虎进了寝宫，走到御榻面前，将龙幔掀开，举刀在手，要望武宗去砍，这个时节，他才飞身进内，将钱、赵二人右臂砍伤，救了武宗圣驾。这就是焦大鹏由南昌起程，直至救驾捉拿刺客的一段原委。

此时钱龙、赵虎二人跪在殿上，并无刑具。因武宗既未带有御刑，荆紫关又无有司衙门，所以无处去寻刑具。而且钱龙、赵虎业已折伤右臂，已经不能动弹，断无再会逃走之理。只用了些绳索，将他腿脚捆缚结实，跪在那里便了。武宗在龙案上向他二人问道：“刺客，你二人姓甚名谁？朕看你二人倒也身材高大，有此本领，为什么不做忠臣孝子，偏要前来行刺朕躬？你与朕有何仇隙？究为何人所使？速速招来！”

钱龙、赵虎跪在下面，听武宗问他这一番话，因即怒目圆睁，大声喝道：“昏君，若问咱的名姓，咱唤钱龙，他唤赵虎。咱们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使，只知道你这昏君，罪恶贯盈，天下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咱家所以代民伐罪，替天行道，前来刺杀你这昏君，为天下子民除害。今既被捉，也算咱家做事不到，致被妖人前来所擒，要杀就杀，咱家没有口供。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当，不知道扳人避己，以图赦罪之地。而况今日杀了脑袋，二十年后又见一个堂堂的英雄。这脑袋瓜子挨一刀，又算什么大事。昏君，你快些将咱家杀了罢！咱家是没有口供招来，若要咱家招口供，就是‘刺客’这二字。”

当下武宗听了他二人这一番话，龙颜大怒，因喝令左右即将他二人推出，凌迟处死。当有刘晖奏道：“万岁且息雷霆之怒，论国家刑法，行刺圣驾、触忤圣颜，皆是凌迟处死。但是这两个死囚必非专主前来，定有旁人指使，须得彻底根究，问

明指使之人，方好一同治罪。若现在因一怒之下，便将他二人处死，这两个死囚原是死有余辜，可便宜了那指使之人幸逃法网。他两人既死，又从何处追问指使的首犯呢？据臣愚见，莫如先将这二个死囚每人重责一千夫棍，然后再行审问。又恐上扰圣躬，或即发交荆州府严刑审讯，将他的实供讯出，究竟是何人指使前来，方好一体治罪。臣一得之见，不知圣意如何？”武宗虽听此言，还是怒犹未息。

毕竟武宗曾否准奏，钱龙、赵虎此时曾否凌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明武宗移蹕驻荆州 孙知府奉命审刺客

话说武宗因刘晖进奏，当下怒犹未息，便命力士将钱龙、赵虎二人拉下丹墀，各责一千大棍。左右一声答应，即刻将钱龙、赵虎拉下，每人用力打了一千大棍。哪知他二人毫不畏惧，那棍子打在他二人身上，犹如打在石头上一一般。不必说皮肉未损，连痛也不痛。只听他二人在下面大笑不止。武宗更加大怒，又命每人再责一千棍。那知他二人仍然如此，却把大棍打折了两根。他二人复又笑道：“昏君，你不必说是拿大棍子打我，就便取把钢刀来在咱家身上乱剁，看咱家可惧也不惧？”武宗没法，只得命力士仍将他捆绑定当，发交荆州府严刑审问。张忠复又奏道：“奴才看这两刺客本领既然高强，而且有运功之法，焦大鹏既可制服得住，莫如即将他二人交与焦大鹏，沿途看管，或者尚无逃逸情事。若交别人看管，犹恐不妙。”武宗当下准旨，即发焦大鹏沿途押解该犯，并沿途护驾随行，以防再有行刺等事。说罢，就命起蹕。当下有人将钱龙、赵虎交与焦大鹏。

这里武宗也就即刻起蹕，出了行宫，直望荆州趲赶而去。在路行了一日，到了傍晚，已至荆州境界。荆州府孙理文早已得着信，已带着在城文武各官，出城迎驾。当下跪迎圣驾已毕，

即随着圣驾一齐进城。城内亦早已备下行宫。武宗进了行宫，即刻传出旨来，命将钱龙、赵虎行刺两个钦犯，交与荆州府严讯，务要连夜讯出口供。若无实在供词，定即将荆州府革职。

这道旨意一下，荆州府哪敢怠慢？也就立刻将钱龙、赵虎二犯带入衙门，登时上了刑具，传三班衙役并各种刑杖各种严刑，又将焦大鹏请到衙门，以资帮助。登时升堂，将钱龙、赵虎二人带到堂上。只见他二人立而不跪。荆州府喝令跪下。龙、赵虎也喝道：“在昏君的殿前，咱爷爷也不过跪倒而已。这一个小中府衙门，咱们不配给你这赃官下跪！”荆州府大怒，喝令将他拉下，先每人重责一千板，然后再问。左右差役一声答应，即刻将这两个死囚拖倒在地，褪下裤子，每人打了一千大板。哪知他二人依然如是，毫无痛楚。

荆州府甚为惊诧，因问道：“似此重刑不畏，刑杖如何问得出口供来？”当有一个老差役上前说道：“这两个犯人会运地功，若令他放在地下去打，不必说每人一千板，就是每人一万板，也是无用。只有一法，须将他本身着人抬离了地，然后着力再打，或者可以使他痛。”荆州府闻言，便顾左右，将那身强力壮的挑选了八个。四人抬他们一个，将钱龙、赵虎抬离了地约有一尺多高。一面又使将那大板，尽力在他二人大腿上结实痛打，打到五百余板。只见两腿鲜血直流，皮开肉绽。钱龙、赵虎渐渐支持不住，却还咬紧牙关，死也不说“痛楚”二字，也不说“愿招”二字。直打到一千板，荆州府方叫众差役住手，将钱龙、赵虎推过来，叫他跪下。钱龙、赵虎还是立而不跪。

荆州府没法，只得问焦大鹏道：“该刺客如此倔犟，当以何法治之才好？”焦大鹏道：“小人愿助大老爷一臂之力，先使他跪下，然后再请大老爷审问便了。”说着，就走到钱龙、

赵虎背后，只见他腰一弯，在钱龙、赵虎两腿弯内角二指轻轻一点，钱龙、赵虎不知不觉登时跪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原来人身上各处皆有穴道。焦大鹏在他二人腿弯内穴道上点了一下，所以他二人站不住，登时两腿酸麻，跪了下去。荆州府这才问道：“钱龙、赵虎，你二人为何胆敢前来行刺圣驾？究有何人指使？速速招来，或者本府尚可代你免其死罪。若再不供，免不得皮肉吃苦。”只见钱龙、赵虎大声骂道：“好个赃官，咱爷爷在昏王面前也不曾将实供招出，你好大一个知府，就想咱爷爷招出实供，除非你作了咱爷爷的儿子，咱爷爷可以告诉于你。如若不然，你休想咱爷爷招出实供。咱爷爷前来行刺，是有人指使而来，这人可与昏君有切齿之仇，但不便告诉于你。你莫说用严刑吓我，就便将钢刀架在咱爷爷颈项上，咱爷爷也无实供的。”

荆州府见钱龙如此说法，不禁拍案大怒，便命人抬夹棍将他夹起来再问。差役一声答应，走上前来将钱龙拖翻倒地，即将夹棍在他小腿上夹起，两边的将绳子用力一抽。只听咯噔一声，夹棍已经两段，毫无痛楚。荆州府没法，又命人将点锤取来，在他胫骨上打了二十下。诸公可要知道，这点锤，州县衙门内向来是不常用的，因为这刑法最是厉害，只要在胫骨上打二十下，这个人的胫骨登时就被打碎。虽再吃些骨碎补也是不济，这人从此以后就成残废了。所以有司衙门内如有大案，皆是先用夹棍、铁索链，若再熬供，便用天平架，迫不得已才用这点锤。今日用这点锤如此迫切，一因这两个行刺圣驾的钦犯，将来总是要凌迟处死的；二来荆州府因圣旨急迫，明日就要复命，录取实供，好去捉拿那指使之人；三来荆州府被钱龙、赵虎大骂极了，所以才用这点锤如此急迫。

当下众人将钱龙拖倒在地，取了点锤，在他两腿胫骨上，

用力敲打，打了二十下，只见钱龙仍然咬着牙关，死也不肯供出。荆州府又命再打二十下。下面又打了二十下，仍是不招。荆州府没法，只得叫将钱龙带在一旁跪下。复问赵虎道：“赵虎，你可速速给本府招明，不要如钱龙有意熬刑，本部堂也要叫你吃这点锤的苦楚了。”只见赵虎在下面大笑，说道：“你若问何人指使，即是王守仁指使我等前来行刺昏君，这就是咱家的实供，此外再无实供的话了。”荆州府更加怒发冲冠，又命人将赵虎拖下，也打了二十点锤。下面答应，即刻又将赵虎拖翻在地，用力在他两胫骨又打了二十点锤。那知赵虎亦复如是。不但荆州府急得没法，连那众差役个个皆代荆州府耽忧。若照此问不出供来，明日前程就难保了。

大家正在那里暗想，只听荆州府又叫：“将赵虎拖转来。”赵虎到了当面，荆州府只得向他骗道：“赵虎，本府看你如此英雄，真算得是天下第一好汉，可惜你误为人用，听人指使前来，使你在这里受这痛苦，你可知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今日虽做了刺客，其实在先也是个极安分的良民。在你此时以为受人之托，必须忠人之事。今事既未办就，你又为人擒获。本府料你本意以为作事不成，未能忠人之事，觉得己负人的重托，再将托你的人招了出来，更觉对他不起，所以咬定牙关不肯将指使的人招出，免得他与罪同科。这是你的血气，有肝胆的人所谓一人作事一人当，不肯代累别人。你的心定然如此，本府倒也甚为钦佩。但不过本府还代你可惜。”

下言尚未说出，只见赵虎说道：“你代咱家可惜什么？”荆州府道：“本府代你可惜的既非本领不如人，又非肝胆不如人，只可惜你愚而不明，但知充作好汉，徒以一身枉死。本府试问你，这指使你行刺这人，平时你受过他什么恩惠，不以死相报不能报他的大德？若果有这番恩义，竟要以死相酬，将他

招出来便万分对他不起，而又于自己以死相报之意大相背谬，你就不必实招，好让你杀身成仁，完一个一死报知己的名节。设若指使你的这人，你并未受他的恩惠，他也不曾有什么恩惠施之于你，或以银钱贿赂，或以官爵允你，你便因他这累累多金、空言官爵就代他奋身行刺，犯这罪大恶极的科条！在先固未尝深思，现在还不知懊悔，这就未免可惜。你外似英雄，其实心也糊涂，愚而且憨了。”

荆州府用了这一番说词，打算使他自己反悔，可以招出实情。

不知赵虎可能从实招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用骗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复命

话说荆州府用了这一番说词，隐隐的打动赵虎，使他从实招出究竟指使的是何人。果然，赵虎被荆州府说了这番话，暗暗想道：“这官儿说的这些话倒也不错。我也不曾受过他什么十分恩惠。不过得了他一个虚名的官职，每人摊了二百银子，我便前来代他行刺。果真把正德君王刺死，他将来做了皇帝，我还可以做个官儿。今又不曾将正德君王刺死，反被他拿住，我不免又要凌迟。在先我在监中，虽然也不能活命，那还是自作自受，到了临时不过一刀将头砍下，不致受那凌迟之罪。今日为他前来行刺，反而轻罪又变重了。而况他已败得那样，现在御驾又去亲征，加上王守仁那里又放着许多英雄、武士、侠客、剑仙，他如何抵敌得住？眼见得也要身首异处，我纵不将他招出，他也是要死的。倒反代他瞒藏了一款，我却更加罪大。若将他招出，我虽不能活命，到底扳出一个人来，也好代我分分罪名，或者我的罪倒反改轻些，也未可料。若一味的咬紧牙关不肯招承，难道这官儿还肯放松么？不但随后要受那凌迟之苦，就是当下这严刑拷问，也就够受的了。不如还是招出他来，也免得此时受这严刑的苦楚。”一个人低着头沉吟不语。

荆州府在上面看见赵虎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已猜到他八

九分意思了。因又问道：“本府对你说了这许多话，你为何只是沉吟。难道本府所说的非是么？或是你有什么委屈，也不妨与本府说明，本府也可给你剖析。”赵虎便说道：“咱家有句话不明白。你说咱家愚而无智，你怎么看出咱家没智呢？”荆州府道：“本府说你无智，却也不可。你可听本府一一告诉你，就知本府说的话不错，你也就可知不智的道理了。你未受人家的大恩惠，甘为人家指使，来作此大逆无道之事，以致罪犯天条，一不智也。既来行刺，而又不能成事，反致被捉，徒欲以一死报相托之人，反致自家皮肉吃苦，二不智也。既被严刑拷问，痛楚交加，就该供出指使之人，不但可免拷打，还可自家分罪，以重减轻。你乃计不及此，以为自家是个英雄好汉，一人作事一人当，何必将指使之人拖出，不知你之罪系为他指使而得。你不将他招出是你因他得罪，那指使的人反得逍遥法外，无罪可名耳，是你代他甘受凌迟之苦，三不智也。有此三不智，你尚能称英雄汉么？所谓英雄好汉，第一要恩怨分明，其次要见识广大，方算得是个英雄好汉。如你这般行径，不但不是英雄，不是好汉，真如一个无知的木偶，上了人家当，自己有杀身之祸，还自命是英雄好汉，不肯将指使的人供招，情愿代他一死，怎教本府不可惜你是愚而无智么？你倒仔细想想本府的话，可错也不错？”

赵虎听了这番话，忽然大声说道：“大老爷，你竟是个好官，咱家被你这番话说得咱佩服倒地，咱虽凌迟处死也要感激你的。你老说是愚而无智，咱这会儿仔细想来，真是个愚而无智。不但咱家愚而无智，连咱家结义哥哥也是愚而无智。全个儿上了那忘八羔子的当！咱家供了罢。”荆州府听他说这话，又复说道：“你现在可明白了，这才算是英雄好汉，你可快招上来，好使本府给你录下口供，明早送呈圣上看。本府奏明，

代你把这凌迟的罪脱卸到指使你行刺的那人身上去，好使你们不受这凌迟之苦。你快快招了罢。”

赵虎当下便望钱龙说道：“大哥，咱家招了，你也招出那忘八羔子，好让他代咱弟兄们分分罢。不然，咱们弟兄受了这许多的苦，将来还要凌迟，他反得逍遥无事，咱们弟兄不算是给他白死了么？大哥，咱们招罢。”此时钱龙也知追悔，因闻赵虎之言，便说道：“老兄弟，咱与你一样的口供，一样被人指使，你招就是了。”

赵虎因供道：“大老爷容禀：小人本是德化县监内的盗犯。因宁王宸濠兵屯樵舍，当时因粮饷不足，遣派雷大春攻打九江。将九江府攻打开来，雷大春便搜括仓库，又去劫狱翻监，将小人等放出狱来，与雷大春一齐到了樵舍。又经雷大春保荐，将小人荐到宁王驾下当差。后来宁王见小人武艺高强，就封了小人与钱龙的官，唤作什么游击将军，专为预备与王守仁对敌。不到数日，有个京城太监，唤作什么张锐，差了一个人来，唤作陆宝，并带张锐的书信，说是万岁不日亲征，分两支兵，一支兵趋南京，一支兵趋江西。南京的兵是威武副将军许泰统领，江西的一支兵是圣上与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统带。那信上却是使宸濠遣人半途行刺，将圣上刺死，宁王便可登大宝了。因此宁王就生了这行刺之心。当时便叫小人与钱龙二人比武，那时小人以为这习武本军中应有之事，不足为怪。哪知到了比武这日，他却不使小人比试枪棒，却使小人演武飞檐走壁之能。小人当时也不知他是何用意，即，与钱龙二人比了一回。宁王便与小人说道：‘现在圣上要来亲征，孤家与他有敌国之仇。你今有此本领，能代孤将那昏王刺死，孤随后登了大宝，当封你为平肩王。’小人与钱龙二人听了他这一派言语，不期为他所惑，当时就答应他前来。以为把圣上刺死，小人随后就可得

封王位，不料作事不成，反为焦大鹏所捉。这事虽小人作事不慎，然仔细想来，究竟为他所惑，误信宁王之言，作出这弥天的大罪！这都是小人与钱龙的实在口供，并无半字虚言，大老爷也可据情复命了。”

荆州府听了这番话，因道：“还有什么别项情节么？”赵虎道：“再无别项情节了。”荆州府道：“既无别项情节，你可画了供来。”赵虎答应，当有差役将供单掷下，赵虎先画了口供，又拿到钱龙面前使钱龙画过，荆州府便命将他二人分别寄监。忽见焦大鹏走到荆州府面前，向他耳畔说了两句话，荆州府点头。立刻着人将钱龙、赵虎拉翻在地，着他二人将腿筋挑出，然后上了大刑，分别寄监而去。焦大鹏也就告别，仍回大营。

这里荆州府连夜修了本章，并将供词叙入表章之内，等到五更三点，便换了朝服，直奔行宫而来。此时，随扈各大臣已都在朝房预备早朝，一见荆州府进来，大家向前，齐说道：“贵府真是干员，居然一夜能将那两个刺客实供问出，又能不辱君命，可敬，可敬！”荆州府道：“此皆托各位大人的洪福罢了，卑府那里有什么才干，这总是各位大人过奖。”

正议论间，已听得静鞭三响。武宗升殿，诸臣便一个个趋赴金阶，朝参已毕，分班侍立。当有荆州府知府孙理文出班跪下，手捧表章，口中奏道：“臣荆州府知府孙理文，昨钦奉圣旨，飭令严审刺客钱龙、赵虎二人有无人指使各情节，臣回署后当即将该刺客严加审问，处以重刑，该刺客始则熬刑不招，坚称并无指使，复经臣再三开导，以言相诱，后来才供出系宁王宸濠指使前来。该二犯所供如一，又经臣严加驳诘，毫无狡展。兹将原供并录，恭呈圣览，候旨圣裁。再据集大鹏声称，该二犯本领高强，虽此时监禁，难保无越狱情事，因与臣一再

商议，先将该二犯腿筋挑断，现在分别寄监，候旨定夺。”说着，将表章呈上。当有值殿大臣接过来，摆在御案面上。武宗打开表章，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龙颜大怒，道：“原来太监张锐也与他私通，朕如何能容这两个逆贼逍遥法外！张锐候朕班师回京后再行严讯口供，从重治罪。现在钱龙、赵虎既已审问明白，着即将该二犯凌迟处死。荆州府孙理文办事迅速，着加一级调用。钱龙、赵虎即着孙理文监斩。”当下孙理文谢恩毕，武宗也就退朝，文官朝散。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伍定谋遣书约战 一枝梅奉调进兵

话说荆州府退朝出来，回至衙门，即刻将城内守城营官兵卒传齐，升坐大堂；立将钱龙、赵虎二名刺客提出监来，当堂捆绑，押往法场凌迟处死，复将首级带回，悬竿示众。当下孙理文又去复命。

武宗知钱龙、赵虎业已如法凌迟处死，也就传出旨来，令各营拔队，星夜驰往南昌。自己亦于即日起蹕。这道旨意一下，当时各营哪敢怠慢，也就即刻拔队起程。随驾各大臣自然护卫圣驾起蹕，风驰电掣，直望南昌进发，暂且慢表。

再说宸濠兵屯樵舍，既立水师联为方阵，准备与王守仁抵敌。这日王守仁便聚众将议道：“现在逆贼结舟为阵，虽经伍定谋前来献计，但是伍定谋已去了数日，不见回信，本帅甚盼望。又不知他的渡船何日可到。诸位将军有何妙策，可以攻破逆贼的水寨，尽管说出，大家计议，能早一日将逆贼捉住，那时圣驾到来，亦可就近献俘，免得再劳圣驾亲征了。”诸将皆面面相觑，毫无破敌之策。只见徐鸣皋说道：“元帅勿忧，未将料伍知府既来献策，他定有奇谋。渡船未即来到者，或尚有应用各物未备，不便先使渡船过来，恐稍有未备，临时反多掣肘，是以斟酌尽善，必使万无一失。此亦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之道也。元帅请待三日，若三日后仍无消息，末将愿潜赴南康一行，促其速成，以便早日进攻。”王元帅听罢，道：“某亦有此意，且候三日后再作计议便了。”众将退出。一日无话。

到了次日，又各去大帐议事。正议论间，忽然卜大武走了进来，大家一见，惊问道：“卜将军何以独自回来，有什么要事？”卜大武道：“只因奉了伍大人之命，押渡船过江。现在各渡船已陆续到齐，分布支河汊港，听候调遣。”大家一听，喜不自禁。卜大武又问道：“元帅现在哪里？”徐庆道：“元帅就要升帐了。”卜大武道：“我还有要话与元帅说。”徐鸣皋道：“将军有什么要话么？”卜大武道：“伍大人临行时曾屡言谆嘱，请元帅不必着急。他在那里日夜思虑，想那战胜的妙策，旦暮必有书来，务请元帅见书后再行出队。若其不胜，伍大人说愿以军法从事。”徐鸣皋道：“伍大人谋定后战，深得古人用兵之法。他既有此说，必定有绝好的奇谋。且俟元帅升帐，某等当附和其说，以坚元帅之志便了。”

少刻，元帅升帐，众将参见毕，大武便上前说道：“伍大人再三上复元帅，现在预备火攻之船业已齐备，其余渡船亦着令末将陆续押渡过来，现在分布支河汊港。一来使逆贼毫不防备，二来等各事齐全，即请元帅拨兵飞渡。旦暮伍大人尚有书来，并嘱令将情致意元帅：一经书到，务请元帅遣调。若其不胜，伍大人说愿甘军法从事。”王元帅听罢，道：“本帅亦深知伍定谋谋略胜人，他此次谋定后战，谅非食言。本帅当等他的书信照办便了。”

正说之间，外面小军进来报道：“禀元帅，现在帐外有个渔人，从对岸来的，说是奉伍大人之命，特地呈书到此，并有要话面说。”王守仁道：“将他带进。”小军即刻退至帐外，将那个渔人带了进来。那渔人走到王元帅帐前，跪下禀道：

“小人特奉伍大人之命，前来下书。务请元帅照书差遣，不可有误。”王元帅道：“书在那里？可呈递上来。”那渔人即从贴肉将书取出，呈递上去。王元帅接在手中，拆开来细细看道，只见上面写着：

知吉安府事伍定谋顿首谨上书于
介生大元戎麾下：

前者面呈一切，某回营后日夜赶办，刻已齐备。渡江各舟，已派遣卜将军陆续押解飞渡，近日想已渡岸。所有大略，已请卜将军先行具告，大元戎当已有所闻。

近者探得逆贼劫取九江之粮，悉屯于西山之北。某现定于二十六夜亲帅舟师，先攻其屯粮之所；然后即以得胜之兵攻水寨。一面再拨一枝梅所部各军，截其陆营，使贼兼顾不暇。这两路皆用火攻。

元帅请于先一日率师渡江，攻彼水寨，万不可胜，略战即回，所以骄贼之心，使贼懈弛即乘其骄以破之也。二十七日黎明，潜渡上游，乘舟纵火。元帅亦即于黎明飞渡过湖，分兵一半，以助一枝梅攻贼旱寨；一半由下游上驶，以便夹击，逆贼虽悍，不患其不为我擒也。幸元帅明察勿疑。若其不胜，愿以首领上献。某再三筹画，谨驰书以闻，如蒙赐教，乞付去手为盼。

定谋再顿

王元帅将书看毕，大喜道：“伍太守之谋，诚可谓尽善尽美。”于是便将书中各节，一一告知众将，诸将亦喜。又重赏来人，并对来人说道：“今本帅有回书一封，付你谨慎带去，多多上复伍大人，就说本帅届期照办便了。”来人谢了赏，站在一旁，候王元帅作书回复。不一刻，元帅作书已毕，交付来人藏好。随即告辞而去，连夜偷渡过湖，到了南康，将书呈上。

伍定谋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来字谕悉，老谋深算，佩服，佩服！某闻命矣。届期当遵照调度，以副雅嘱。时因不便，不尽所言。

介生上复

伍定谋看书已毕，立刻备了咨文，飞飭心腹驰往安庆，调取一枝梅，急急潜师倍道趲赶，务限九月廿六黎明纵火，进攻樵舍逆贼旱寨。此正九月十九日。不一日，一枝梅接到来文，当即会同周湘帆、李武、罗季芳商议道：“今接伍定谋来文，约某等即日拔队，潜师倍道趲赶，道出南康，务于廿六黎明进攻樵舍，纵火焚烧贼寨。某意若大队一齐前往，恐为敌人知觉，不若分兵四路，均间道而行，绕出樵舍之后。约齐廿六黎明四面纵火，焚烧贼寨，较有把握，且可避沿途耳目。”周湘帆道：“在小弟之意，以三路取旱道趲赶而进，以一路由湖口直达鄱阳湖登岸，似更神速。”一枝梅道：“贤弟之言虽善，但取道鄱阳非船不行，且为谁人管带？”周湘帆道：“小弟愿领此任。”一枝梅道：“万一被逆贼觑破，将如之何？”周湘帆道：“就便取道鄱阳，也非明进，可用渔舟将兵载入，日间不行，夜间偷发，逆贼又何由得知。”一枝梅道：“如此办法亦好。”当下即暗派心腹，在沿江一带将渔舟雇定多只，即日分别四路，直向樵舍进发。又将此等章程，密差心腹先行驰往南康伍定谋营中呈报。

这日伍定谋接到这个信息，好生欢喜，便命王能、徐寿二人，每人分带舟船二十只，分两路进攻西山。一由东路进兵，一由西路进兵。一至西山，即舍舟登陆，各带火种，务限二十五夜三更登岸。但听炮声响处，即便纵火燃烧。若贼兵向北路而逃，不必追赶。可急急回军，登舟望上游潜渡，绕出逆贼水师之后，出其不意，一齐将大船烧着，撞入贼寨方阵之中，那

时自有兵接应。此二日尚不出兵，可先将船放出鄱阳湖迤南，权为习练，不必鸣鼓，以防逆贼知觉。此时王能、徐寿心中十分喜悦，他因为沙场大战习惯自然，毫不足怪，却未身经水战，现在令他水战，他觉得有趣非常，登时答应而去。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回

鄱阳湖轻舟试练 潜谷口黑夜烧粮

话说王能、徐寿，奉了伍定谋之令，即各带轻舟二十只，偃旗息鼓，放出鄱阳湖操练。初上船时，觉得有些颠簸，历练了半日，便不觉有颠簸之状。于是一连二日二夜，皆在湖上习练。到了二十五日傍晚，才将这四十只快船收进港口。果然宸濠毫无知觉。因这鄱阳湖东西间四十里，南北长三百里，湖面宽阔而又偃旗息鼓，所以贼寨毫不知觉。四十艘快船收入港口，只待夜间三更时分，前去西山烧粮，暂且按下。

再说王元帅到了廿五这日，即将卜大武押运来的船只，从支河汊港中调出，沿湖岸一字摆开，上插旗幡，中藏金鼓，令徐鸣皋为水师中军，狄洪道副之；徐庆为水师右军，包行恭副之；杨小舫为左军，卜大武副之。各带轻舟二十只，分三路去攻他的方阵，不必胜，略战急回，不可误事。徐鸣皋等一齐得令，即刻分拨各兵卒上了船只，每船载兵二百，摇旗呐喊，金鼓齐鸣，两边四下一齐轮转橹棹，望湖面上飞去。原来樵舍在南昌斜对岸，离南康百二十里，距南昌西岸不过五六十里湖面，不一会，这六十只快船如飞也似，已离贼寨水师不远，船中金鼓打得声震蛟龙。

宸濠在陆寨内听得湖面上有金鼓之声，知道王守仁率水师

前来攻打方阵，即刻传令水师各营，务要尽力阻御，不可任他攻进水寨。雷大春、吉文龙、周世熊、吴云豹四人早已见敌军飞棹而来，却也早为预备。看看徐鸣皋等三路水师冲波逐浪而至，只见敌船上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喝道：“吾徐鸣皋是也！谁敢来与吾决战？”

一言未毕，雷大春只将青旗招展，倏忽间冲出一排船来。徐鸣皋在船头上看得真切，但见贼船那一排却用铁索锁链，两边四下鼓动棹桨，真是如履平地，毫不颠簸，直望下游冲撞过来。徐鸣皋见敌船来得凶猛，随即传令：“将二十只快船一齐散开，不使贼船冲撞。”一声令下，所部的二十只船各各分散四面，只在湖中周转如飞，团团的围住了贼船厮杀。雷大春一见如此，也就手执兵器，又饬令挠钩手，但见敌船附近，便去钩搭。究竟贼船力量大，在湖中冲波逐浪，毫不摇动，徐鸣皋这二十只船经不起浪打，只在湖面上颠簸不定。徐鸣皋看见恐怕有失，即命收兵。这二十只船一齐收住篷脚，直望南昌回去。

那徐庆、杨小舫左右二军，直冲到贼寨相近，贼将周世熊、吴云豹也各率左右两军冲杀过来。贼队是排船，官军是快船，也不能抵敌，只得收兵，仍回南昌而去。贼军前、左、右三队见官军大败，又追赶了一阵，无如官军拽起风帆，早已到达对岸，追之不及，只得仍回樵舍。

当下宸濠在岸上看见自家的水师纵操自如，敌军不能抵挡，心中大喜，遥指南昌说道：“王守仁，王守仁，今孤联舟作阵，看你尚有何妙策来破孤家的水军？”因顾左右道：“若非李军师献此奇谋，何能使敌军不战而退呢？”说罢，策马回营而去。

不一会，雷大春等收了队，即舍舟登陆，来到大寨报功。宸濠又夸赞一番，并令他仍小心防守。雷大春道：“军师以此奇谋联舟作阵，那怕敌军再多，又何能来破？真乃万全之策

也。”宸濠听了雷大春这句话，更觉得得意，因与雷大春道：“将军且缓到船，就在此用过午饭，孤同将军再将那船只操练一回，以助今日出兵大胜。”雷大春等便不上船，即在大帐内吃饭。不一会，午饭已毕，宸濠便与雷大春等一同上船，当命各军拽起风帆，在湖面上往来驾驶，操演了大半日，直至日落西山，方才收队。这日宸濠就在船中歇宿。水师各军团日间操演用力甚多，不免大家辛苦，因也放心大胆各去睡卧，只留了二三十人看更。

却说伍定谋到了初更时分，便与王能、徐寿督率快船荡出港口，分两路直望樵舍西山进发。原来这西山离南康只五六十里，距樵舍亦只二十余里，此山一名夹山，三面背湖，一面是来往樵舍的大道。宸濠屯粮之地，只在西山之下，名曰潜谷。此间只有五百名兵卒、两员牙将在此看守。这两员牙将，一唤石畴，一唤许肃。此二人最喜饮酒，是日亦饮得酒醉，卧于帐外。

伍定谋督率着四十只快船出了港口，将近三更时分，已到西山。伍定谋叫各军携了火种，每人携带束草一把，弃舟登岸，每船早留十人看守船只。各军随着伍定谋、徐寿、王能三人，暗暗赶到潜谷，一声呐喊，各军将火种引着，烧着束草，一齐向潜谷堆粮之处抛去。一霎时，火焰四起，烟迷四空，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石畴、许肃等尚醉卧未醒，从醉梦中惊觉。再一望时，见周围火光冲天，知道粮草被人烧劫。不顾前去救火，只得急急奔出谷口，欲去逃命。哪知尚未出谷，早被自家兵马践踏而死。那五百名贼兵有被烧死的，有被官军砍伤而死的，也折伤了有一大半。看看火势将灭，樵舍并无兵前来救应。伍定谋当又传令各军速速回船。各军答应，不片刻齐上了船，一齐拽起风帆，向上游潜渡。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在船中是晚亦与雷大春等痛饮，潜谷粮草被人烧劫，他却绝不知道。李自然在旱寨内，到了三更后，偶然步出帐外小溺，忽见四面一片火光冲天，叫道：“不好，此火逼近在屯粮之所，恐有敌人前来烧粮。”当下进了大帐，即刻去请邝天庆，一面飞飨上马，驰往水寨中送信。不一刻，邝天庆已到，李自然道：“将军可速带人马前往西山救应。你看西山这一派火光，逼近屯粮之所，定有敌人前来烧粮。千岁前我已着人去报，将军可速前去，不能再缓了。好在潜谷离此不远，趲赶前去，或有可救。不然粮草烧尽，我军无粮，虽有方阵亦无所用矣！”

邝天庆闻言，哪敢怠慢，也就拨了三千轻骑，即刻飞奔而去。沿途遇见败回的小军，声称潜谷粮草已被敌人烧着。邝天庆便问：“守粮官何在？”小军回道：“恐守粮官亦被烧死。现在敌人尚未退去，还在那里放火掩杀，将军如赶得快，即使粮草难救，敌人还可杀他一阵。”邝天庆听罢，也不往下追问，只顾赶向前去。不一刻到了潜谷，时已四更将尽，敌人已没有了一个了。再看屯粮之处，业已烧得空空，只余剩灰烬而已。当下便寻着两三个小军，追问敌人从何处而来，方知在潜渡上岸。又问：“守粮官现往何处？”小军言道：“想已死在火中。”邝天庆道：“你等何以知守粮官死在火内？”小军道：“小的闻得守粮官终日在此饮酒，当敌军到此之时，恐怕守粮官尚沉醉未醒，因此度之，岂有不死于烈火之理。”邝天庆又往西山之后看视一遍，那里也没见有一个敌军，只得长叹一声，收军回去。

时已天明，方走至半路，忽有一骑马如飞跑来。跑到邝天庆面前，大叫说道：“将军请速回樵舍，现在方舟阵与旱寨一齐着火。不料无数敌军杀到，四路纵火，大杀起来，请将军

速速往救。”邝天庆听了此言，只吓得魂不附体，几乎坠马。此时也不便追问，只得赶令各军飞奔回去，以便救应。走未多远，忽有一骑马飞来报道：“请将军速回水师，旱寨已将燃烧殆尽了！”说罢，复又飞奔回去。邝天庆更加不知所措，只顾催督各军趲赶前进。走未移时，又有一骑马飞来报道：“现在水陆两路全行烧毁，李军师不知去向，千岁才由水师登岸，杂在敌军之中，立待将军回去，便要与将军一同往逃性命。”邝天庆不等他说完，将马加上一鞭，飞奔望樵舍而去。及至樵舍，那火势尚未减少，再看那二十余座营盘，只烧得烈烈烘烘，不可扑灭，只得弃了大营，去寻宸濠。

不知邝天庆果能将宸濠寻得出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一回

用奇谋官军纵火 施奋勇贼将亡身

话说邺天庆急急由西山奔回樵舍，已见岸上那二十四座营盘，被烧得火焰腾空，只得去寻找宸濠，以便逃遁。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自二十五日间与宸濠水师略战了一会，便自收兵。王元帅到了初更时分，又分别渡军过湖，仍以徐鸣皋、卜大武、徐庆、包行恭、狄洪道等人督队前往。到了三更以后，将近四更已到，对岸徐庆、包行恭二人即分兵一半，去烧岸上的贼寨。徐鸣皋、卜大武、狄洪道三人仍督着水师快船由下游上驶。

再说伍定谋由西山烧粮之后，随即驾舟潜渡上游，绕至方阵之后，恰好黎明，又值西北风大作，即将四十艘上装鱼油、束草，上加硫磺、焰硝的快船一字排开，引着火，一齐由方阵背后乘风而下，直撞入方阵之内。登时贼军水寨方阵全行烧着，一霎时火趁风威，风助火势，红光照水，烟焰障天。宸濠的船只又被铁链锁住，不能拆开，无处逃避。宸濠正在着急，急望岸上的兵驾船来救，回头一看，遥见岸上的营寨也是一派通红，漫天彻地，尽被烧着。宸濠欲逃上岸，却又被水阻住，不能跳下。此时雷大春已由前队截住一只小船，飞划而来，高声叫道：“千岁勿惊，雷大春在此。千岁速速下船上岸。”

宸濠见雷大春来救，方才心定，当即跳下小船。雷大春催督水手尽力飞划，走尚未远，忽见下游迎面撞进一只船来。船头上站着一人，手执大刀，大声喊道：“逆贼休走，大将徐鸣皋在此！”宸濠一见，心胆俱裂，连忙躲进舱中。雷大春也喝道：“来将休得猖狂，看箭！”说着拈弓搭箭，一箭射击，正中徐鸣皋盔缨。本来这一箭系认定徐鸣皋咽喉而来，不意被风一吹，翻扬上去，恰好将盔缨射落。徐鸣皋这一吃惊，恐怕他又有第二枝箭射来，不敢疏忽，便留神防备敌人再有箭射到。就在这一息工夫，雷大春将船舵一转，那船便走开去，又值风大水急，直望下游流去。

徐鸣皋正待追下，已是不及，只得望上游竭力飞划，再看时，见上游的方阵已烧得烈焰飞腾，那一片号哭之声，震天动地。徐鸣皋心中一想：贼寨水师业已烧完，我何必再往上游，而且宸濠已往下游逃走，他必然上岸躲避，我何不也追上岸去。因即将船拢了岸，舍舟登陆，去追寻宸濠。恰好遇见一枝梅由贼队旱寨后面杀到，徐鸣皋一见，大喊道：“慕容贤弟，可看见宸濠么？”

一枝梅闻有人叫自己名字，再定眼一看竟是徐鸣皋，因答道：“大哥来得却好，宸濠却未瞧见，我们可会合一处，去杀他的大队人马罢。”徐鸣皋道：“徒杀众军，终不济事，自古道：擒贼必擒王，只要将贼首擒住，就可解散了。”一枝梅道：“既如此，我便与你寻找逆贼，这里好在有李武等在此。”徐鸣皋道：“徐庆、包行恭也过来了，况且贼寨也烧着，贼军已乱，放着他五六人在此，也够抵敌的了。”说着便与一枝梅二人撇了长兵器，拔出利刃，仍拿出飞檐走壁的武艺，直往下游一带赶去。顺着岸寻了好一会，只是寻不着。

恰好遇见周湘帆才由水路赶到，率兵登岸。一枝梅一见，

大叫道：“周贤弟，你来迟了。水陆二寨全破了。”周湘帆道：“非是小弟故意来迟，适因风头不顺所致。叛王捉住了么？”一枝梅道：“便是愚兄与徐大哥去追寻逆贼。”周湘帆道：“你二位曾见逆贼往何处而去？”徐鸣皋便道：“愚兄见他乘着一只小船往下游去了。”周湘帆道：“小弟方才来时，见有一只小船拽着风帆，快似箭发，走到夹湖口，已进了港门，不知可是宸濠坐的船否？”徐鸣皋道：“这船是何式样？”周湘帆道：“是一只矮篷的飞划。”徐鸣皋道：“一些不错了。贤弟既见他进了港口，我们就向那里寻去罢。”说着，即带了周湘帆所部的兵卒，如旋风般，直望夹湖一带去寻。这且慢表。

再说伍定谋带着四十艘火船，将贼寨水军的方阵烧着，正待逢人便杀，忽见雷大春将宸濠救出水寨，即赶紧分拨王能、徐寿追赶下来，哪知被烟焰迷住船路，已经追赶不着。只得将船拢岸，登岸去擒，却撞着邝天庆由西山闻警赶回。一见面，更不打话，徐寿、王能即与邝天庆大杀起来。邝天庆也是寻找宸濠心急，无心恋战，且战且走。徐寿、王能哪里肯舍，紧紧相追。

正杀之间，忽见一支兵从对面杀到，军中齐声高叫：“莫要放走了这贼呀！”徐寿、王能听得清爽，知是自家兵马，更加抖擞精神。原来是徐庆、包行恭二人，带领所部人马杀到。徐寿、王能一见，也即喊道：“徐大哥、包贤弟，我们便一块儿杀呀”一声未毕，只见徐庆手一招，那所部的人马一齐围裹上来，将邝天庆围在中间，如铁桶相似，邝天庆此时已把个死字放在度外，只是奋力厮杀，左冲右突。但见他一枝方天画戟，犹如怒龙搅海一般，上下、前后、左右飞舞乱挑。徐庆、包行恭、王能也是奋勇相斗，不让分毫，只杀得血溅半空，沙尘扑地。邝天庆虽然勇猛，究竟寡不敌众，渐渐的抵敌不住。只听

他一声大喝，那画戟一摆，即刻杀了一路血槽，把马一夹，只望东南上落荒而走。徐庆等四人那里肯舍，又复紧紧追来。邝天庆在前，徐庆等四人在后，邝天庆被赶得急迫，随即拈弓搭箭，等徐庆赶得切近，即认定徐庆，飏的一声放了一箭。徐庆等只顾贪着前去追赶，却不提防他有箭射到，恰好肩窝上中了一箭。徐庆不敢追赶，只得停住了脚步。包行恭等三人见徐庆停步不发，知道是因中箭，大家也就停了脚步，让邝天庆败逃而去。

那知邝天庆在马上直望东南逃走，去寻宸濠，正走之间，忽见斜刺里飞出三四个人来，一队步兵拦住去路。邝天庆一见，不是别人，正是徐鸣皋、一枝梅、周湘帆等。三人去寻宸濠不着，复赶回来，正遇邝天庆，更不打话，各人抡起兵器便杀上来。邝天庆此时已是杀得筋疲力尽，又遇这三个生力军，可是万万抵敌不住。又因拦住去路，不能前进，也只好勉力厮杀。三个步下，一个马上，徐鸣皋等三人只顾蹿上蹿下，跳前跳后，团团的只望邝天庆致命上乱砍乱刺。邝天庆也就遮拦隔架，闪躲跳跃，顾前顾后，护人护马，极尽所长。那里晓得人虽勇猛，马力不如，忽见那马失了前蹄，跪了下去。邝天庆说声：“不好！”也就望前一倾，从马头上翻了一个斤斗，栽倒在地。此时一枝梅、徐鸣皋、周湘帆三人那敢怠缓，立刻飞跳上前，举起刀来一阵乱砍，邝天庆早已动弹不得。徐鸣皋便即上前割了首级，大家说道：“这个匹夫，今日将他杀死，即使宸濠不及捉住，他也无所恃了。”大家大喜，也就带了首级，回转而去。

此时天已有巳未午初的时分，回至樵舍，见水陆两寨火已熄灭，但是一派灰尘，并一阵阵的臭味，大家见着也觉伤心惨目。即此一把火，将宸濠所有的兵将杀的杀、烧的烧，都已死

亡殆尽，不过逃走了有二三千小卒，各处分散而去。李自然亦死在火窟之中，只有雷大春与宸濠不知去向。

此时伍定谋已由湖内登岸，大家会合一处，恰是伍定谋、徐鸣皋、徐庆、一枝梅、罗季芳、狄洪道、周湘帆、包行恭、杨小舫、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寿共计十三位，只少了一个焦大鹏，一个伍天熊：焦大鹏现在沿途保驾，伍天熊未曾渡湖，在大营内与王元帅守营。这十三位聚在一起，大家说道：“虽只逃走宸濠、雷大春二人，有此大获全胜，也不患宸濠再起势了。”伍定谋道：“某料宸濠必逃走不远，哪几位将军愿去分头寻觅？”当下徐鸣皋、一枝梅、徐庆、周湘帆四人应声而道：“某等愿往。”伍定谋道：“既是四位将军愿去，可即分头各守要隘，明查暗访。我等先报与王元帅知道，请他放心。即请他仍驻扎南昌候驾，我等暂行屯兵于此，以为犄角之势。或俟圣驾到后，或候宸濠就擒，再行合兵一处。”说罢，徐鸣皋等四人也就离了樵舍，往各处分寻宸濠、雷大春去了。

毕竟宸濠何日就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觀天顏元帥辭功 奏逆狀婁妃引罪

话说徐鸣皋与一枝梅、周湘帆四人分头寻访宸濠而去。这里伍定谋便将各部兵士聚集一处，安下营寨，又派了王能、李武过湖前往南昌报捷。王元帅见他二人回来报捷，好不欢喜，当下便问了火烧水旱二寨的情形。王能、李武细细说了一遍，又将宸濠、雷大春在逃，现在徐鸣皋、徐庆、一枝梅、周湘帆四人分头往各处寻觅下落，以便擒捉的话说了。王元帅听说，不免又懊悔一番，恨未能即时擒获。当下便命王、李二将出去歇息。不提。

再说明武宗，自荆州起蹕后，沿途趲赶，这日已离南昌不远。当有探马报入南昌。王守仁听说圣驾已将次行抵，即便派令合营大小将士往南郊迎接，又飞飭差齐往樵舍调回伍定谋所部各军。这日圣驾已到，王守仁迎接后，即请武宗以宁王府为行宫。武宗也甚愿意，一齐随驾入城。此时宁王府早经重加修饰。武宗进入行宫，百官朝见已毕，武宗便问王守仁道：“现在宸濠究竟擒获到否？”王守仁奏道：“宸濠与雷大春在逃，臣已飞飭徐鸣皋、周湘帆、一枝梅、徐庆前往各处明查暗访，务要成擒。现已去了六七日，尚未据报，该游击等亦未回营。”武宗道：“此次宸濠不但背叛，而且暗派刺客行刺朕躬，实属

罪大恶极。若非卿遣使焦大鹏前去救驾，朕竟为该贼所算。宸濠如此妄为，何能使彼漏网？”王守仁道：“既经臣派令该游击等四处访拿，谅也不致漏网。”武宗道：“宸濠家小及宜春王，现在还在监禁么？”王守仁道：“此皆系要犯，臣不敢擅自作主，伏候圣裁。”武宗道：“朕闻得宸濠有个娄妃，这妃子甚贤，卿也曾闻人所言否？”守仁道：“臣也听说。”武宗道：“娄妃也监禁么？”王守仁道：“所有宁王府诸人，现在全行分别监禁，等候圣旨定夺。”

武宗道：“此次卿很辛苦了。转战两年余，不曾休息得一刻，朕甚惦念。”守仁道：“陛下恩典，此皆臣份内之事。惟臣毫无知识，全赖众将身先士卒，不辞劳瘁。”武宗道：“虽有士卒勤劳，总赖主将运筹帷幄。卿此次之功，实非浅鲜。”守仁道：“臣不敢自居其功。此次火烧樵舍，能使逆王全军覆没，皆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再三筹划，谋定后战，以致一鼓而成。伍定谋诚属胆略并优，其智谋在臣之上。”武宗道：“据卿所奏，这伍定谋倒是个才智之士了。”王守仁道：“不但才智，而且极有胆略。”武宗道：“伍定谋在这里么？”王守仁道：“现尚屯兵樵舍，臣业已调取前来。尚未行抵。”武宗道：“众将之中，如徐鸣皋等这十二人，究以谁人为最？”守仁道：“智谋胆识，忠肝义胆，个个皆然，实为国家的梁栋。”

武宗道：“前者卿兵屯吉安时，那个非幻道人与徐鸿儒、余七摆的那非非阵，后来到底是怎样破的呢？”守仁道：“破那非非阵，固赖七子十三生之力，其实赖一个女子余秀英之力居多。”武宗道：“这余秀英又是何人呢？”守仁道：“这余秀英出身并不正道，即是余七之妹，白莲教徐鸿儒之徒。只因一念之诚，弃邪归正。又据玄贞子所言，余秀英系与游击徐鸣皋有姻缘之份。徐鸣皋陷阵之后，即为余秀英相救，得以保全性

命。乃至破阵之时，余秀英又送出两件宝物。非非阵之破，实赖余秀英之力为多。破阵之后，臣见其有功于国，而又据玄贞子一再谆嘱，务令臣使徐鸣皋与余秀英二人配为婚姻，将来大破离宫，尚非余秀英不可。臣不敢逆玄贞子之言而又负余秀英之望，因此作权宜之计，即令徐鸣皋草草完姻。后来到了南昌，去破逆王的离宫，皆徐鸣皋、余秀英二人之力。”武宗道：“既然余秀英改邪归正，有功于国，使他二人成为夫妇，也在人情之中。朕闻离宫内所藏珍宝及贵重器物甚多，卿可曾一一检视么？”守仁道：“每件必记簿登明，以备钦核。现在臣已经将离宫门封锁，另派心腹将士看守，以防失误。”武宗问了一遍，当命守仁等各官退出，圣驾回宫。

到了午后，传出谕旨三道：一命王守仁传旨，着各省、府、州、县，无论军民人等，一体捉拿宸濠，如有隐匿不报者同罪。一命各路勤王之师概行即日撤退，各归职守。一命飞飭许泰所部大军，即日由南京仍撤回京师。王守仁接到这三道谕旨，也就即刻分别赶办出去。你道武宗如何才到南昌就知宸濠逃遁，原来王守仁闻樵舍克复，即飞奏报捷，所以武宗在半路就知道了。

王守仁将奉旨的各事办毕，又将焦大鹏传来问明救驾情形，焦大鹏也细细说了一遍。次日早朝，王守仁复又进行宫参见。武宗升殿，各官朝见已毕，武宗便对守仁道：“朕午朝审讯宜春王并娄妃，卿届时可将宜春王及娄妃押解前来，听候讯问。”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朝散。

到了午后，王守仁即将宜春王并娄妃二人提出来，先带入宫门报到。当有黄门官传奏进去，一会，武宗升坐便殿，飭令带宜春王。王守仁遵旨，将宜春王带入。宜春王膝行上殿，跪到金阶，口称万岁，磕头不已。武宗问道：“你为亲王，不思

报国，反纵宸濠谋叛，你自奏来，该当何罪？”宜春王到了此时，也是无可话说，只得说道：“臣罪该万死，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其辜。可否仰恳天恩，赐臣速死，这就是陛下格外洪恩了。”武宗道：“你现在知罪了。你可知道背叛朝廷，罪当灭族么？”宜春王道：“臣知罪不容诛，求恩速赐一死。”武宗命王守仁将宜春王带下，仍行收禁，候旨行刑。又命王守仁将娄妃带进。王守仁遵旨，一面将宜春王带出殿，饬令手下先送入监，一面又将娄妃带至便殿。娄妃跪在金阶，口称：“待罪臣妃娄氏，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宗问道：“你既为宸濠王妃，当宸濠有意谋叛之时，你为什么不肯口极谏呢？”娄妃道：“罪臣一言难尽，乞陛下容奏。”武宗道：“你可从实供来。”娄妃道：“宁王未曾起意之先，彼时不过心存酷虐，臣妃即以仁爱进谏。后来宁王虽未听臣妃之言，也还不致任意酷虐。及至偶遇谋士李自然，终后为李自然所惑，因此便聚集死士，建造离宫。臣妃深处内宫，尚不能深知其实，偶有所闻，便即进谏。宁王只云所招死士为自家护卫起见。臣妃又深以忠信报国，仁慈爱民，不必聚死士为护卫，自能获福。不然虽有千军万马，谋士如云，勇将如雨，亦不足为护卫。所谓自求多福，此一定不易之理。宁王听臣妃之言，倒也有些悔过之意。不料李自然等这一班逆贼任意播弄，皆为天命攸归，荧惑王心。宁王不知自误，反以这一班逆贼之言为可信，因此日复一日，便视臣把如同外人。始则进宫，臣妃进谏，宁王不过不悦。后来，臣妃自宁王为那班逆贼荧惑甚深，臣妃早料有今日之祸，因此以死直谏。宁王不但不悔，反以臣妃不明天命，即将臣妃打入冷宫。彼时臣妃即思一死，上报国恩，下尽力谏之道。无奈宁王不容臣妾自死，派令宫女日夜监守，臣妃虽欲自尽不能。此皆臣妃既入冷宫，极谏宁王之

实在情形也。既入冷宫之后，便与外间隔膜，声息不通，宁王种种大恶，臣妃毫不知道。至前月南昌已破，宜春王被擒，王师破了离宫，从冷宫内搜出臣妃，此时才知道宁王做出这一件弥天大罪。臣妃彼时又欲一死报国。后因既为钦犯，理应待罪受刑，以重国典，所以臣妃苟延残喘，以待天威下临。此事变出意外，虽由宁王听信妖言，自作之孽，臣妃亦罪该万死。事前即不能纳忠陈善、弭祸无形，事后又不能拨乱反正、挽回王意，臣妃虽粉身碎首，亦复罪无可辞。惟念合宫上下三百余口，有罪者自罪有应得，其余各宫娥、使女，以及大小臣工，实系无罪者，亦复不少，而乃同罹国典，未免可怜。此臣妃所代为伤心痛哭者也。但自圣明在上，自有权衡。臣妃之罪，尚不可辞，何敢再为无辜上请陛下乞命。”说罢痛哭不已。

不知武宗听了这番诉说，讲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广武安居德兴县

话说武宗听了娄妃这番话，暗想：“人说娄妃之贤，信非过誉。今朕看他所奏各节，皆是罪归自己，并无丝毫怨及宸濠，而且出词仁爱为怀，还要代他无辜乞罪。朕本有此意但治首恶之罪，其余一概豁免。今据娄妃如此陈奏，朕岂有不以仁爱为心呢！”因问道：“尔为宸濠打入冷宫几年了？”娄妃道：“整整八年。”武宗道：“宫中除你外，进谏者尚有何人？宜春王平时究竟有何罪恶？你可一一奏来。”娄妃道：“宜春王所为各节，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妃又何敢乱言。而况臣妃自贬入冷宫，其实毫无知觉。总之臣妃不德，致累宁王有灭族之祸，愿陛下治臣妃以极重之刑，或可藉此上报国恩，下分宁王之罪，虽粉身碎骨，臣妃亦所深愿。”

武宗道：“你方才所奏，首恶当诛，其余无辜者意在求朕豁免，但不知谁为无罪，谁是无辜，你可细细奏来。朕可体上天好生之心，存罪人不孥之德。”娄妃道：“有罪无罪，陛下自有神明。臣妃不敢妄指无辜，亦不敢概言有罪，网开三面，悉在圣明。”武宗道：“朕闻你素有贤声，今观你所奏各情，实与人言悉相符合。只恨宸濠不能听从尔谏，致有今日之祸。”娄妃道：“臣妃何敢称贤。若果能贤，也不致宁王有灭族之患。

臣妃之罪，罪莫大焉！”武宗见娄妃如此，却也十分叹息。因命王守仁道：“卿可先将娄妃仍然带回，候将宸濠擒后，再行候旨施行便了。”王守仁遵旨，娄妃又磕头谢恩毕，然后才由太监送出行宫，押往南昌府而去。王守仁也当即退出殿外，众官各散而回。

话分两头，再说宸濠自与雷大春由夹湖口躲入深港以内，四面看了看，并无追兵前来，宸濠叹道：“孤不料今日败得如此。既无家可归，又无国可逃，这便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岁尚宜保重。今已如此，急也无益，不如暂且躲避，再作良图。”宸濠道：“孤今孑然一身，尚望什么良图么！”雷大春道：“末将有一亲戚离此不远。家住饶州府德兴县小安山，姓洪名广武，家道饶裕，广有田产，独霸一方。好结交天下英雄，为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是末将姑表弟兄。前曾闻末将在千岁处当差，他也欣然乐从，欲令末将代他引见。后因末将姑母尚在，不准他远离，因此中止。前年末将的姑母已经去世。末将之意，请千岁暂到他处。他一闻千岁驾临，必然殷勤相待。再与他相商如何报仇，他必肯答应。而且他结识的英雄不少，或者因他引进，再能举事以报此仇。他又住在山僻之中，无人知觉；即使有人知道，他亦毫不惧人。合村有一二百家，皆是他的佃户。他家中所有的兵器亦皆全备。千岁当此进退两难之间，国亡家破之时，只有此处可去。不然，恐沿途耳目甚众，尚患不免大祸将临。千岁不可狐疑，宜自早计为是。”宸濠道：“虽承将军多情，万一令表弟不便相留，孤又当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岁不去则已，若千岁肯去，末将的表弟未有不愿相留的。但是千岁如此行装，恐得沿途耳目，却须暂作权宜之计，须要改扮而行。”宸濠道：“如何改扮呢？”雷大春道：“也没有什么改扮，但将外面的龙袍脱去，除去头上金冠。可

将未将所穿的衬衣与千岁穿上，又须晓伏夜行，只要到了小安山，就无事了。”宸濠道：“如此改装，有何不可。”说罢，即刻将身上所穿的龙袍脱下，挂在树林内，又将头上金冠除下来。雷大春也脱下外面的战袍，将内里的衬袄解下来与宸濠罩上。二人等到天黑，便望饶州而去。沿路皆是夜行昼伏，不日已至德兴县界。

这小安山就在县东六十里外，却是一个大村落。这村落就在小安山的山洼子里，虽有一二百家，皆是洪广武的佃户。雷大春与宸濠又走了半夜，恰好天明已到庄口，雷大春便与宸濠进庄。宸濠见这村庄地势甚险僻，处在山中，四面树木环蔽，山色撑空，倒映其下，实在好一个所在，羡慕不已。雷大春与宸濠二人便缓步走到洪广武庄口，只见犬吠狺狺不已，向着宸濠、雷大春二人乱吠。当有庄丁闻得犬吠，便出庄来，看见有二人由庄口而来，便侍立一旁，以便迎接。不一刻，雷大春先走到那庄丁面前问道：“你家庄主在家么？”那庄丁道：“我家庄主尚未起来。客人尊姓？从何处而来？与我家庄主有何交谊？有何话说？”雷大春道：“我姓雷，名大春，与你家庄主是姑表兄弟。现由南昌府来，特会你家庄主，有要话面讲。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庄丁又问道：“这位客人可是与你老同来的么？”雷大春道：“正是同来，与你家庄主也有交谊。”那庄丁听说一个是主人的姑表兄弟，一个与主人有交情，哪敢怠慢？当即跑回去禀报。

宸濠站在庄口，四面观看，但见洪广武家这一所房屋高大异常。迎庄口一带，方砖围墙中间，开着一道大门，左右皆有两道小门。四面风火墙高耸半空，到后约有两三进的屋，两旁尚有群屋。庄口两旁比鳞栉次，约有二三十家茅屋，却皆盖得极其修洁，光景是庄头的佃户所居。鸡鸣狗吠之声，达于远

近。宸濠看罢，实在羡慕，暗道：“这洪广武若将孤留下，并肯为孤出力，再图大事，就这一处地方，也还藏得许多兵马。再将这山上收拾起来，亦不亚于南昌宫室。但不知这洪广武究能如雷大春之言么。”不言宸濠暗想胡思。再说那庄丁走到里面，先与那内宅的丫头说明，叫丫头去报。那丫头道：“我记不得许多的噜噜苏苏话，还是你进去说罢。”那庄丁道：“庄主现在尚未起来，我何能进去。”那丫头道：“我给你去说一定，就说你有话说，看大爷如何。我给你送信，若叫你进去，你就进去便了。”庄丁答应。那丫头便转身进内，到了房里，在床里面低低向洪广武唤了两声。广武醒来，问道：“哪个在此乱叫。”那丫头道：“是婢子秋霞。”广武道：“你叫什么？”秋霞道：“只因家丁王六说：‘有个客人现在庄外，要会大爷。’他进来叫婢子通报大爷知道，他本是要进来的。因为大爷还不曾起身，不敢惊扰，所以叫婢子先唤醒大爷说一声。”广武道：“你且将他唤进来，等我问他是谁。”

秋霞答应，转身出了房门，来到宅门口，将手一招，说了一声：“王老爹，大爷叫你进去呢。”王六答应着，走了进去，站在房门外。秋霞复又进房与广武说道：“王六进来了。”广武睡在床上，即问道：“王六，外面是那个要会我？是熟客是生客？”王六道：“两个皆不曾见过，总是生客。却有一个姓雷，名唤大春，说是与大爷姑表兄弟，方从南昌而来。那一个不曾说出姓名，据雷大爷说，也与大爷是要好的朋友，因叫小人进来通报。大爷可有这么个姓雷的表兄弟？还是会他不会？候大爷示下。”洪广武听说，想了半刻，说道：“我晓得了，那姓雷的是我表兄，你且请他进来，我去会他。”王六答应，即忙转身出去。洪广武复自暗说道：“雷大春现在南昌，随着那宁王宸濠，已经作了大将，闻得他颇为信任，何以忽到此地？

难道他前来因我从前有要与他同去的这句话，他此时见我母亲已死，他来招我不成？若果有此事，他可将我看错了。我从前不过是句戏言，岂真有此事。我放着如此家产，不在家守田园之乐，反去投效他做一员将官，跟着他做走狗。而况宁王也不正道，我又何必去那里受罪，被他拘束得紧？且等他进来，看他如何说项，我再以言辞同他周旋便了。”因又道：“他同来的这个人是谁呢？莫非是他的同伴不成？”自己暗想了一会，也就坐起来穿好衣服。

他的妻子方氏因也说道：“你这表兄可算是冒失鬼。怎么这大早跑来要会人，难道他连夜走来的么？”洪广武听了这句话，忽觉心中一动，暗想：“真个为什么如此大早就跑了来，其中必有缘故。”

欲知洪广武能否收留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雷大春诚心投表弟 洪广武设计绊奸王

话说洪广武被他妻子一句话提醒，暗道：“这其中定有缘故，为何如此大早就来？”他妻子见他那里出神，也就说道：“你的表兄既然这绝早到此，你可快些儿出去见他便了。为何在此出神，难道你不愿见他么？”洪广武道：“有什么不愿见他？只因他此来颇令我疑惑。”他妻子道：“莫非你怕他前来与你借贷么？”洪广武道：“即使前来借贷，况亲戚之谊，有什么不可？”他妻子又道：“既非如此，又有什么疑惑呢？”洪广武道：“你不知道。且待我见了，看他说出什么话来，我再告诉你便了。”当下又将衣服穿好，有丫头打进面水，他就在房里梳洗好，去会雷大春。

再说宸濠与雷大春二人站在庄门外，等了好一会，才见那庄丁从里面走出，向他二人说道：“有累二位立等了。我家主人现已起来，请二位里面坐罢。”雷大春当即与宸濠随着庄丁进去。过了两重门，是一座院落，上面就晕一进明三暗五朝南的大厅。二人步上厅房，分上下首坐定。那庄丁又走进来，一会子捧出两碗茶来，给他二人献上，复又走去。又停了一会，这才引出一个人来，便是洪广武。宸濠瞥眼看见，但见洪广武生得身高七尺开外，白净净的一副方面孔，两道浓眉，一双环

眼，大鼻梁，阔口，约有三十岁上下年纪，一表非俗，颇具英雄气概。

宸濠正在凝神观看，只听洪广武先向雷大春说道：“表兄一别七八年，今日是甚风吹到。为何如此绝早，敢是从南昌连夜走来的么？”雷大春道：“正是愚兄思慕贤弟，久欲前来奉候。只因那里的事摆脱不开，所以连姑母去世，愚兄也不曾到来祭奠一番，甚是抱愧。如今贤弟应该娶了弟媳了。”洪广武道：“承兄顾念小弟，于家母未经去世的前两年，就受室了。如今已托庇，生了两个孩子，等一会叫两个孩子出来拜见表伯。”雷大春道：“可喜，可喜。还是贤弟的福气，不像愚兄，十年来东征西讨，至今还一事无成。”洪广武道：“这是表兄过谦之处。”一面说，一面两只眼睛只管向宸濠这边溜来。因即问道：“这位尊姓大名，还未请教。”雷大春便先向四面一看，见无旁人，因抢着代答道：“贤弟，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宁王千岁的龙驾！”洪广武一闻此言，好生惊讶，当下便向宸濠跪下，说道：“山野小民，不知千岁驾到，有失迎迓，死罪，死罪！”宸濠见他如此，恐怕为外人看见，当下急将他扶起，口中称道：“足下切勿如此。孤今前来特有所求，足下若如此称呼，恐属耳垣墙，多有不便。”洪广武听了此话，愈加疑惑，因又道：“堂堂千岁，某敢不恪恭，今既蒙面渝，某当遵命。不过有褻虎驾，更觉抱罪不安。”说着便让宸濠升位坐定，自己在下面相陪。

只见雷大春又向广武道：“愚兄此来一为看视贤弟，二为有事相求。贤弟素称肝胆英雄，当可从而见允。”广武道：“不知大哥有何见委，敢请说明。只要小弟才力能到的，未有不允从之理。”雷大春道：“此事若贤弟肯为之助，才力绰乎有余，特恐贤弟故意推托，那就无可奈何了。”广武道：“但请说明，

好待商议。”大春道：“此事并非愚兄之事。”广武道：“然则是小弟之事么？”大春道：“亦非贤弟之事，只要贤弟允从之后，却就是贤弟之事了。”广武道：“表兄这半吞半吐，好叫人甚不明白。怎么又非小弟之事，到底是与小弟有无关切？”雷大春道：“此话甚长，贤弟可有静室？须到那里，屏退众人，密告才好。”广武道：“此间亦可谈得，何须定要静室，方可说明呢？”大春道：“非静室不能与谈。贤弟从之，则请借静室一叙；不从，兄从此就走便了。”广武道：“表兄未免太性急耳！也罢，便请二位到静室面谈。”

当下广武便命人去开了内书房门，让宸濠、大春二人走出厅房，向内书房而去。不一刻，转了几个弯已到，广武又让他二人先入内书房去。三人到了内书房，广武仍请宸濠升座坐定。有庄丁复献上茶来，便命庄丁退出，并招呼道：“你等非唤不要进来，我们有要话相商呢。”庄丁唯唯退下。

洪广武问道：“表兄有何见谕？”雷大春道：“只因宁王千岁，前者曾闻愚兄说及贤弟英雄，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当时便拟着令愚兄前来奉约，共图大事。彼时愚兄以姑母尚在，贤弟固不便远离膝下，姑母亦未必让贤弟远出，所以未及前来。这七八年内，又因千岁方整顿戎师，东征西讨，又无暇及此。不意初起大意，已得了几座城池，眼见得要长驱大进，哪里知道忽然出了一个王守仁，又收服了徐鸣皋这一班逆贼，竟自率兵前来与千岁作对，把已得城池全行夺去，又将南昌宫室悉数毁灭，弄得千岁已是兵败将亡，然犹可勉强支持，与王守仁对敌。不意王守仁顿生奸计，十日前千岁兵屯樵舍，又立水师，共计水陆两营也还有七八万人马，将士也有十数员。那知被王守仁饬令他手下各将，暗暗带兵分头攻取，合用火攻，一把火将水陆两寨烧得干干净净。千岁正在水军方阵之中，见各处火

起，正在无法可想，还是愚兄舍命将千岁爷从船上救出来，逃至岸上，打算收拾败残兵卒，还可与守仁支持。哪里知道，这一仗真算得是全军覆没，连一人一骑都不曾逃走出来，只落得千岁与愚兄两条性命。后来千岁因无处投奔，复又想起贤弟。所以愚兄特奉千岁的大驾，前来相访。我料贤弟平日那些草莽英雄还与他结识，岂有藩王千岁不殷勤相待之理？贤弟若肯殷勤相待，再能助千岁复图大举，将来千岁有日登了宝位，夺取江山，贤弟也是个开国元勋，荫于封妻，岂不耀荣！而况荣封祖宗，光耀门闾，何等威武。贤弟可乐从否？”洪广武正欲回答，只见宸濠又复说道：“卿家若能得孤相助，复图大事，孤定不忘卿家之功，将采托天成功，孤当于众人中更外加封荫以酬今日之劳。愿卿怜孤子然只身，孤穷无靠，有以助之。”

洪广武听了他二人的话，心中暗想道：“你这奸王，国家待你有何坏处，你不思尽忠报国，反思叛背朝廷。今日败得如此，还不思一死，犹想死灰复燃，岂不可笑！我这表兄也未免糊涂，到底良臣择主，他全不知道这个大义，反来叫我帮助他复仇。我不知他有何仇可复。眼见有灭族之祸，他还强称千岁，岂不知羞！我若回他不行，眼见这一件功劳不能到手了，我何不暂且答应，使他住下，然后再如此如此。有何不可？而况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也不算是丧心。”主意想定，便欣然应道：“千岁英明神威，天下共闻。今虽不利，亦时未及耳。此处尽可举事。倘千岁不以某为鄙陋，某当相助，虽毁家不顾也。千岁但请宽心，容一二日，某再亲自外出，先将某所有能共生死、愿去投千岁的几个好朋友约来，与千岁共议报仇一事。但千岁平时万不可出门，以防耳目要紧。等到大家议定，然后就不怕人之多言了。”

宸濠大喜道：“卿能如此仗义，孤定当感激不忘。”洪广

武道：“千岁说哪里话来！良禽择木而栖，人臣择主而事。自古明哲，皆自为之。千岁若不到来，某还思前去报效。难得千岁不弃卑陋，惠然肯来，则是某之大幸也。千岁幸勿客气，某当竭力图报便了。”说罢，便问道：“千岁与表兄如此早来，定皆未曾用过早膳的。此间山居市远，未能兼备盘飧，某当命家丁聊备粗膳，上呈千岁，稍当充饥。不堪适口，尚求勿罪。”

宸濠道：“前来打扰，已属殊难为情，而况后日方长，务望不必过谦。”洪广武答应，当下便喊了两个庄丁进来。此时庄丁见主人呼唤，也就应声而进。广武命他前去整备早膳。庄丁答应，即刻退出，去到厨房招呼。不一刻，早膳备好，端整出来，送进内书房，原来是三碗鸡汤面。宸濠、雷大春正是腹中饥饿，见了这鸡汤面，登时就大吃起来。顷刻用毕，庄丁撤去空碗，又打了两把手巾送上来，与他三人擦了脸，这才退出。洪广武也与宸濠、雷大春说道：“某暂且告退，料理一件正事，少顷就来。”宸濠道：“卿自请便了。”

毕竟洪广武去作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用反言喁喁试妾妇 明大义侃侃责夫君

话说洪广武出了内书房，到了里面，他妻子向他问道：“你那表兄与你究竟有什么话说？曾与你谈过了不成？那一个究竟是谁？”广武道：“此事可真也笑话。你道我那表兄为着何事而来？那人是那一个？打量你再也猜不出。想不到真是出人意外的事。”他妻子道：“有什么猜不出？我早猜着了。我从前曾听你说，你那表兄不是现在宁王府里做了官了吗？他此来光景是约你一同前去到宁王驾前为官，可是这件事么？”广武道：“虽不是这件事，却猜得有些影儿。”他妻子又道：“即不是这件事，何如又说猜得有些影儿呢？”广武道：“这件事是一件极重极大的要事，你是个妇人家，何能使你知道？若被你知道，万一漏了风声，不但有杀身之祸，而且还有灭族之患。等到成功之后，却是一件极好的事，封妻荫子，显亲扬名，皆在这件事上。”他妻子听说这话，好不明白，当下追问道：“我与你夫妇，两人便是一人，你好便是我好，你有杀身之祸，我又岂可能免？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既不肯告诉我，必然是一件极不好的事，不然，又何不来告诉我呢？而况你平日那件事不同我商量，独有今日，你表兄前来这件事，就不肯告诉我，这是何意？难道将我不作人看么？”广武道：“我非不告诉你，

惟恐你漏出风声，关系甚大，所以不敢相告。”他妻子道：“你尽管告诉我，我绝不说一句的，你放心罢。”广武道：“你真个不说？”他妻子道：“我又何必骗你呢？”

广武便附着他妻子耳畔，低低说道：“你道我表兄同来的那人是什么人？原来就是宁王。只因他被王守仁带兵将他打败，现在正德皇帝又御驾亲征，他南昌基业全行败坏，现在与雷大春逃在我处。因为我平日仗义疏财，专好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因此他来投我，欲我此后相助，帮他前去报仇。将来他得了江山，登了大宝，允封我个王位。我想宁王虽然背叛朝廷，有心夺取正德的基业，他到底是个藩王，与别人不同。今虽被王师打败，我看他一表非俗，真是帝王之相。我想身居山麓，虽守得些先人余业，终久是个山野村夫，既不能显亲扬名，又不能封妻荫子，碌碌一身，不过与草木同腐而已。难得有此机会，宁王到了我家，约我与他共图大事，将来事成，他还封我一个王位。如此好机会，做梦也想不到。我所以已经答应于他，情愿帮他招军买马，积草屯粮，共图大事，夺取正德天下。将来我做他一个开国元勋，何等光辉荣耀，不但我自家荣显，而且祖宗有追赠，妻子有封荫，真是平地封王，显耀之至。若是稍不机密，圣驾现在南昌，离此能有多少远？倘露了风声，被正德皇帝知道了，立刻派人前来将我捉去，说我藏匿反王，潜谋不轨。那时，不但我有杀身之祸，连你们大家皆不免身首异处。而况王守仁那里，手下的人个个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我一个人岂是他们的对手。若不去做这件事，眼见得王位可封，又不忍将他抛去，过此以往，再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所以务要机密，不能为一个人知道。我所以不肯告诉你，怕你们妇人家不知利害，一听我说有王位可封，你便自命是个王妃，不知不觉泄漏出去。那时画虎不成反受犬害，岂不可惜？我现在虽然通

通告诉了你，你若将来要做王妃，却万万不可泄漏！你若要灭族之祸，你便泄漏出去。”

广武说了这番话，只见他妻子急急走开，抢到房门口，把房门关好，又用门闩起来。然后复走到洪广武面前，双膝望下一跪，眼中流泪，哀哀哭道：“妾与你做了八九年的夫妻，也给你生了两个孩儿，妾也算对得起你了。今者妾闻君言，妾如做梦方醒。在平时以为君是识胆兼优之辈，那里知道是个不知大义的匹夫。宁王既是反王，而又为王师征讨，御驾亲征，将他逼得穷无所之，逃遁到此。不必说他恶贯满盈，罪在不赦，就使他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贼子乱臣，人人得有可诛之责。君乃不察此中之理，而反误为反王所愚，背义贪功，不顾利害。幸而君为妾道出，设若竟背妾而行，不使妾知道，不但妾为声所累，即祖宗也不免为君所累了！而况君上承祖宗之业，虽不能称家财百万，就你我一身也断用不了。在家安居乐业，做一个承平世界的农夫，何等不好，何等不乐！反要去佐助奸王，甘心助逆，不成则家亡族灭，即使可成，亦落得万世唾骂。虽我辈不能为官作府，碌碌一生，与草木同腐，也还不失为安分良民。君如鉴妾之言，即早回心转意，速速将他二人放走，任其所之。若固执不从，定要助奸王造反，随后之封王封侯，妾皆不愿过问。妾惟有即刻将妾身置之死地，妾不忍见将来有灭族之虞。”说罢，痛哭不已，拜伏在地。

洪广武见他妻子这番话实在可感可敬，暗想：“我那里真要佐助反王，不过以言相试，看你究竟能否明白这个大义。今既如此，可真也明白了。”因即将方氏扶起，说道：“卿真不受人骗。我所以如此说者，特试卿之言也。我正因此而来与你商量个善处之法。今奸王既在我家，我想御驾既为他亲征，今见他逃走，不曾获到，必然各处访拿。我若隐藏，众目昭彰，

又何瞒得？我若将他放走，外面人虽不认识他是反王，将来必然知道，若不去南昌呈报，我将来仍不免有个隐匿不报的罪名。若将他二人擒获，送往南昌，我这又何必下此毒手。而况还有我个表兄在内，看母亲的面上，仍是不可。我所以各种犹疑，欲报不行，不报不可，放他又不能，不放他又不得。你看还有什么主意？我与你商量定了，便去行事，免得将他二人留在我家，贻害匪浅。”方氏道：“你果真不助反王，前言实来戏我么？”广武道：“若有虚言，神灵共殛。”方氏道：“既如此，真是我家之幸，君之明也。据我看来，不如还是将他二人放走，也不去呈报。谅这村中所有的人家皆是我们的佃户，也未必乱说。而况他们也不认识，不如早早将他二人放走，免贻后患。但不知君之意何如？”

洪广武道：“我却有个主意，照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义，就将他缚绑起来，送往南昌，也不为过。若照省事无事的办法，就将他二人放走，然却不能保无后患。不如我先去南昌呈报，就说现在已经设法拘住，请他派人来拿。我一面赶回家中，再将他二人放走，这不是两全其美。我既免了后患，他二人逃走之后，若再被捉住，也不能见怪我了。你道如何呢？”方氏道：“此计虽好，究竟不妙。你去呈报说已被你拘住，请官兵来拿，等至官兵前来，你倒又将他放走，这不是出乎尔、反乎尔么？若官兵不认他二人逃走的话，反责成你交人，你那时又到何处将人交出？反致受累无穷，此一不妥也，或者官兵不责成你交人，竟在别处将他二人擒获，将来拷问出来，他二人说是始则留容，继且放走，再扳定了你，你又何法与他辩白？那不是还要得个罪名，此又一不妥也。依妻愚见，或者就照乱臣贼子、人人可诛之意，当将他二人绑缚到官；或者就将他二人拘禁家中，飞速飭令心腹去往南昌，请官兵前来捉获。若谓

你碍着母亲的分上，不忍使你表兄身首异处，我看这件事倒也不必过于拘泥。即使母亲尚在，他老人家也未必能容。谁不思顾大义，保全身家。若只图徇私，终久是个后患。古人所谓大义灭亲，便是这个道理。妾虽女流，不谙时事，然以理度事，还是这两层最为妥当。君请择而行之”。

广武听罢这番说话，觉得甚是有理，而且直截爽快，因道：“卿言甚善，我当照你所说的第二层办理便了。”方氏听罢，这才把心放下来，不似前者那般惊慌无措了。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殷勤款待假意留宾 激烈陈辞真心劝主

话说洪广武与他妻子方氏商议已毕，又向方氏说道：“我可要出去了，免得他们疑心。你可招呼厨房里，备一桌上等酒肴，中晚要一样，使他二人毫不疑惑。我晚间回来再与你定计，着何人前去送信。”方氏答应。洪广武即抽身出来，仍到内书房，向宸濠、雷大春二人说道：“失陪千岁，待臣将些琐事料理清楚。”雷大春道：“贤弟能者多劳，自是不得不然。”广武道：“只因秋租登场，各佃户完纳的租米，不得不彻底算一算，有那亏欠的，要使他们补足；有那应赏的，要赏给他们。虽然皆是些佃户，也要赏罚分明，他们才敬服你，不敢刁顽拖欠。本来这些帐目预备今日饭后再算，只因千岁与表兄到此，趁此会儿将这一件琐屑事弄毕了，便可与千岁、表兄闲谈，或者就论及各事。不然，心中觉得都有件事摆脱不开，而况有数十个佃户在这里候着，所以急急将这件事办完了，也落得清闲。”

少许，雷大春又道：“贤弟，你既添了两个儿子，愚兄却不曾见过，可使我那两个侄儿出来见一见，就是弟媳也得要见见，行个礼儿才好。”广武道：“这是礼当。但贱内近日偶患风寒，尚未痊愈，不便冒风，请改异日再令他出来拜见。稍停片刻，小弟当率领大小儿出来叩见千岁与表兄便了。二小儿去

岁方生，尚在乳抱，片刻不能离娘，偶一离娘，便自哭闹不已，甚是讨厌。”宸濠道：“乳抱之子，大半如斯，这也怪不得他哭闹。”雷大春又道：“贤弟，我那大侄儿今年几岁了？”广武道：“今年六岁，憨钝异常，而且喜弄枪棒。”雷大春道：“这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贤弟，你记得，你那幼时，也是专喜耍枪舞棒。我那姑母因你顽皮太甚，怕你闯出祸来，不知教训你多少、责备你多少。那知你到了十四五岁上，忽然弄起文墨来，也就使你早半日习文，晚半日习武，到如今居然成了个文武全才。愚兄真是惭愧！”广武道：“这是吾兄过誉。小弟又哪里能文，又哪里能武，不过粗识之乎，略知枪棒而已。外间那些朋友，以为小弟尚能结识他们，便代小弟布散谣言，说是小弟能武能文，若照小弟这样文武全才，这才不知有多少哩！而况文如千岁，武如表兄，小弟又何敢言及文武两字！”

三个人谈了一会，恰好已有午刻，庄丁已将酒筵摆好了，来请三人到厅上午饭。广武当下便请宸濠、大春二人出了内书房，来到大厅，让宸濠居中坐定，雷大春坐在上首，广武主席相陪。庄丁斟上酒来，广武又给宸濠送了酒，还要给大春送酒，大春再三拦住，这才各依座位坐定。广武举杯在手，向宸濠说道：“山肴野蔌，简慢异常，水酒一杯，恐不适千岁之口，当求千岁包涵。”宸濠又谦让了一会，于是三人痛饮起来。不一会，午饭已毕，庄丁撤去残肴，广武仍将宸濠让至内书房坐下。广武又叫庄丁将他的大儿子带出来，给宸濠与雷大春二人拜见。时光迅速，不觉金乌西坠，到了上灯时分，于是又将晚膳端整出来。三人用过晚膳，广武即命庄丁铺好床帐，请他二人安歇，自己便进入里间，当下有方氏接入。

到了房内，方氏说道：“事宜速办，不宜迟缓。我看李祥为人精细，或即命他前往南昌。你看此人尚可成得么？”广武

道：“此人可以差得。我想作封书交他带去，你看这封书信如何写法？”方氏道：“在妾之意，可以不必作书，免得留下痕迹，但叫李祥明白呈说便了。”广武道：“恐他说不清楚。”方氏道：“这也没有难说的话，但叫他前去便了。”广武道：“既如此，即叫他进来，将话告诉他明白。”因即着小丫头到外面将李祥喊进。

李祥到了里间，广武把他领到一所小书房内，低低与他说：“你可知道今日来的那两个人？那雷大爷是我表兄，那一个你晓得他是谁呀？”李祥此时见广武将他领到小书房内，又低低问他这两人可知道不知道，他心中早有些疑惑，暗道：“为何如此机密？”因答道：“小人却不知那人是谁，难道那人不是好人么？”广武道：“那人倒不是坏人，却是个极尊重的人，现在却变成一个罪恶滔天的人，连当今皇上都亲来捉他。你想想看，他是谁么？”李祥道：“照主人这般说，莫非就是宁王不成么？”广武道：“居然被你猜着了。你知道他前来做什么的？”李祥道：“小人可知道了。”广武道：“正因此事喊你进来，同你商量。他此来要请我帮助他复仇。他允我将来如果登了大宝，夺得当今皇帝的江山，他便封我一个王位。我看他虽然罪恶滔天，究竟是一家藩王，这件事尽可做得。将来事成，还有王位可封，这好机会，从那里找得！我已答应下他了，不过这兵马难筹。我想你也是个极能干的人，拟将派你出去到各处先将马匹取回。然后暗暗招集人马，广罗天下豪杰，共图大事，将来你也可得个一官半爵，总比这里好得多了。却不可稍露风声，万一泄漏出去，定是灭族之祸。因你为人精细，所以才将这件重大事情托付于你。我明日先将三千银子与你，你即日动身出去买马。”

广武话犹未完，只见李祥说道：“非是小人触忤主人，小

人却有句放肆的话要说，主人即掌小人两个嘴巴，小人也是要说的。”广武道：“你说什么？”李祥道：“主人难道得了疯癲症不成么？”广武道：“我怎么得了疯癲？”李祥道：“放着如此家产，官不差，民不扰，安居乐业，还不快活？又欲去寻罪恶滔天的事做，要想封什么王位，还不是主人得了疯癲么！”广武道：“你哪里知道，我虽放着如此家产，终不过是个田舍翁，无声无息过了一世，过到一百岁也不过与草木同腐，哪里能留名万古，使后世人人知道我这个人很做了一番事业。而况宁王得了天下，我便是个开国元勋，再封我一个王位，上能显亲扬名，下能封妻荫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光辉！你怎么说我得了疯癲的病症，这可也真奇怪了。你平时是个极有干办之才的人，怎么今日也学着那妇人一派，毫无知识、不明事理呢？”

李祥道：“主人究竟真有此心，还是戏言？”广武道：“我同你有什么戏言？你几曾见我有过戏言么？自然是真心真意，决计如此。”李祥道：“若是主人定要为此罪恶滔天的大事，小人也无法想。只有保全合家的性命，可不能顾及主人，小人便去首告，或尚不致有灭族之患。主人也不想想，但知在利这一边，将害这一边全个儿抛撒。不必说宁王是个叛逆的奸王，终久难成大事；即使他成了大事，主人得有王位可封，也要跟着他东战西征，拿着自己性命去拚，将来才可有王位。还要命长寿大，万一在半途死了，或是阵亡下来，那还不是个白死吗？这是在利这边说。若是在害这边说，那更可怕。一经败露，首先主人就有隐匿不报，通同谋为不轨的罪名。还不但在主人一身，定要累及家属。那时一家大小，就连小人们恐也不免。这可不是因主人一念之动，便连累了这许多人，波及无辜。小人不知主人是何用意，放着福不享，反去寻罪受。若说草木同腐，

不能千古留名，在小人看起来，这虚名又有何用？就便留得个万古留名，当那盖棺论定的时节，上自君王，下至乞丐，也还不是一杯黄土，白扬衰草，一任他雨打风吹么？总之一句话，听主人择善而从：主人若有回头，小人当设法将他二人弄走，免贻后患；若竟不然，小人惟有保全自家性命，免得将来同受诛戮之惨。小人言尽于此，愿主人自择便了。”

广武听了这番话，暗道：“人说李祥忠直精细，果然不差，但听他这侃侃数言，已于这四个字不愧。我洪广武何幸而得此贤妻、义仆！”暗暗赞叹不已。因又说道：“据你说来，这是害多利少，万万做不得的了。”李祥道：“这乱臣贼子之事，虽三尺童子也知道是做不得的，何况主人是个极明大义、极知忠孝的人呢。在小人看来，实在万万做不得。”

毕竟洪广武还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投机密义仆奔驰 入网罗奸王就擒

话说李祥说了一番话，洪广武又问道：“据你说来，这件事既做不得，你又有什么主意将他二人弄出去呢？”李祥道：“小人别无主意，惟有将他二人捆缚起来，押送到王元帅营里去，听王元帅照律惩办。”洪广武道：“怎么，有我表兄在内，如何使得呢？”李祥道：“主人岂不闻‘大义灭亲’这句话么？此时可顾不得主人的表兄了。”广武道：“我却另有个主意。这件事既不能做，我想使你去到王元帅营内送个信，请他那里派几个人前来捉拿，免得我将他二人绑了送去。如此办法，也可于我表兄面上稍过得去。但不知拟遣谁人去才好，此事却也要机密。”李祥道：“主人既决意回心不做此事，若欲往王元帅营内送信，小人愿当此任，前去一行。主人仍宜殷勤将他二人藏在这里，却不可使他知道消息，让他二人逃走。万一被他脱逃，那时主人又要得个放纵的罪名了。”

洪广武听了他这些话，这才将真话与他，说道：“我哪里是真要与反王共做此事，我岂不知道有灭族之患。只因我欲去王元帅那里送信，恐怕无人前去，要使你去，又恐你做事不密，反露了风声。今既据你如此说法，我可放心了。”当下又谆嘱了一番。李祥道：“主人无庸谆嘱，小人岂不知道利害，包管

把主人的事办到。明日一早，便悄悄前去便了。”洪广武大喜。当下李祥出了书房，洪广武也就进去，一宿无话。

次日天明，李祥即起来带了几两银子作盘川，便悄悄的出了庄，直往南昌趲赶前去。不一日，已到南昌。当时问明了王元帅的住处，知道王元帅住在南昌府衙门，便即到了署前。走到大堂，见有两个亲兵站在那里，李祥便上前问道：“请问，今日哪位值日？我有机密话要面禀王元帅，敢烦进去通报一声。”只见那亲兵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姓什么？”李祥道：“我从饶州府德兴县来的。我名唤李祥，要见元帅面禀机密。”那亲兵见他口口声声说有机密面禀，却不敢拦阻，只得进去通报。等了一会，见那亲兵出来，后面又随着一个差官模样，向他说道：“你有什么机密？元帅唤你进去。”李祥答应，即刻随着那差官进了暖阁，到了二堂，差官又将他引入书房，便指他说道：“这就是元帅，你有什么机密，向元帅面禀吧。”李祥当下就向元帅跪下，先磕了一个头。王元帅也就随问道：“你唤什么？”李祥道：“小人名唤李祥。”王元帅道：“你是哪里人？有什么机密事？”李祥道：“小人的主人姓洪名广武，家住饶州府德兴县小安山。只因前五日天明时节，小人的主人尚未起来，就有主人的一个表兄名唤雷大春。”王元帅听说“雷大春”三字，便惊问道：“雷大春怎样？”李祥道：“雷大春还同着一个人，去寻小人的主人。彼时主人听说是表兄前来，亲戚之道，不便不出来会他，当下就将他请进去。哪知雷大春同来的那人也就跟了进去，及至主人出来见了面，问起那人，才知是宁王。”

王元帅道：“现在宁王还在你主人家么？”李祥道：“主人知道宁王是个反王，又知道万岁与元帅正在各处捉拿他。当时主人就不敢惊动他，便将他留下。及至与他闲话起来，他还

说要报仇雪恨，要请主人帮助他共图大事。”王元帅道：“你主人曾答应他么？他又何以去寻你主人呢？”李祥道：“这总是主人的表兄雷大春的主谋，以为小人的家主人家资甚富，又有一身好武艺，他便将宁王带了去，打算用甘言蛊惑主人。哪知主人是个极明大义、极知王法的人，何能为他所惑。而又不便辞绝他，恐防他走了。现在元帅下令各路拿获他二人，岂有见着他二人，反去放他逃走的道理？因此就假意答允他，答应他共图大事，将他匿在那里，终日殷勤相待，使他毫不疑心。本来拟想将他二人设计擒获，捆绑起来送往大营，又恐沿途多有不便。因此，主人特差小人星夜到此，与元帅送信，请元帅即速派人去捉，以便把乱臣贼子一起就擒。所以小人不敢怠慢，火速至此报与元帅知道。”

王元帅听罢大喜，当下就道：“你可赶速回去，密告你家主人知悉，就说本帅即刻差人前去捉拿，务请你家主人妥为看守，不可使那两个奸贼知道消息，再行脱逃。本帅这里派人，不过两日，便可到你庄上了。”李祥道：“既如此，元帅何不就派这里的将军与小人同去呢？”王元帅道：“同去未尝不可，恐防他两个奸贼知道这里有人去捉，又要闹出别样事来，带累你家主人，反为不美。你现在先回，与你主人说明，今日是十月十六，定于十八夜三更，本帅这里有人前到你庄上拿捉。最好叫你家主人于十八晚间设计将他灌醉。我这里的人一到，他二人便可成擒了。不然，又要大杀一阵，方可将他二人捉住，那时你家主人也就因此不安了。”李祥唯唯答应，也就即刻退出，趲赶回庄。这里王元帅一面派令焦大鹏、伍天熊、王能、徐寿四人前去拿捉，一面进去行宫，奏知武宗。

且说李祥沿途趲赶，星夜兼行，恰好十八这日赶到。当下就将王元帅的话密告了洪广武，叫他设计灌醉，洪广武也甚以

为然。到了晚间，便殷勤劝酒，居然把宸濠、雷大春灌得酩酊大醉，仍在内书房安歇。又命是夜合家人等概不能睡觉，等候王元帅那里的人来。看看到了三更，并无人到。洪广武正在盼望，忽见从厅堂院落内，一个黑影子由半空中落下来。洪广武倒吓了一跳，断不料就是王元帅那里来的人。再一细看，见当面已立着一人。洪广武便问道：“来者何人？”一声未完，只听那个人低声说道：“我乃奉元帅之命，特来捉拿反王并雷大春这两个贼子的，我即焦大鹏是也。”洪广武正欲下问，又见半空中一起又落下三个人来。广武此时也不惊恐，知道是他们一起的了。当下焦大鹏又向广武问道：“元帅的话想已照办了么？”广武道：“敢不遵办。”焦大鹏道：“现在哪里？”广武道：“现在内书房里。”因即用手指了所在，又向大鹏说道：“烦将军将他二人拿住之后，必得还要做作，要将小人带至元帅营内审问，方好遮他二人的眼目，使他二人疑惑不出是小人前去报信。只因小人有个表兄在内，不得不这样，将军也能曲谅的。”焦大鹏也就答应。

说罢，焦大鹏抽出一口宝剑。伍天熊、徐寿、王能三个人见焦大鹏将宝剑抽出，他们三人也亮出刀来。焦大鹏复又说道：“徐贤弟与伍贤弟仍然上屋，以防他们窜逃，在屋面上好有个接应。”伍天熊、徐寿答应，当即又跳上屋去，以便接应。这里焦大鹏与王能大踏步直望内书房而去。顷刻间进了内书房，见桌上还有一盏半明半灭的灯。焦大鹏将灯光剔亮，四面一看，见上首一张铺睡着宸濠，下首一张铺却是雷大春睡在那里。焦大鹏与王能便一齐上前，先去捉拿雷大春。只要将雷大春捉住，不患宸濠逃走。于是大踏步走到雷大春床前，一声大喝道：“雷大春，你这贼子助纣为虐，今日看你已恶贯满盈，本将军特来捉你。”一声未完，雷大春已从床上惊觉，一睁眼见床前站着

两人，一执宝剑，一执单刀，恶狠狠便欲动手的光景。他知道不好，一翻身便欲蹿下床来。焦大鹏一见，如何肯再放他逃脱，说来迟，那时快，早已手起剑落，向他腿上砍来，接着王能一刀，又向他臂上砍下。任他雷大春本领高强，此时已中了一刀一剑，再也逃走不脱。

当下焦大鹏说道：“贤弟，这里交与把我，不怕他再逃脱了。你可赶紧去捉奸王罢。”王能答应一声，一个箭步早跳到宸濠床前。此时宸濠早已惊醒，只吓得在床上乱抖，浑身就如冷水浇的一般，再也爬不起来。知道不能逃脱，又见雷大春已被捉住，只得束手就缚。王能当下就拿出一条粗麻绳，将宸濠绑缚起来，抛在铺上。又到雷大春床前，同焦大鹏将雷大春绑好，也抛在那里。然后便招呼伍天熊、徐寿下来，专等天明，好押住南昌，听候武宗发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朱宸濠割舌敲牙 明武宗散财发粟

话说焦大鹏、徐寿、伍天熊、王能四人在洪广武家将宸濠、雷大春二人捉住，等到天明，又将洪广武一齐带了押往南昌府而来。不一日，到了南昌，由伍天熊等先行到王元帅那里报知。王元帅闻报，即命将宸濠、雷大春二人先行寄监，一面去行宫奏报。当下武宗听说逆王与贼将均已就获，龙颜大悦，即传旨命王守仁于次日亲身率同将士，将宸濠押赴便殿，听候亲审。

王守仁遵旨出来，到了衙门，便将洪广武传进，先问他一番。王元帅见洪广武生得一表非俗，心中甚为喜悦。因问道：“你是祖居德兴县小安山么？”洪广武道：“小人祖居德兴县。”王守仁道：“宁王与贼将雷大春逃遁你处，你能不避亲谊，心向朝廷，实在可嘉之至。本帅明日当面奏圣上，赏你一个官半爵，以酬其劳。”洪广武道：“小人毫无德能，何敢妄邀上赏。至于奸王、贼将，因小人延留因而就获，这不过是遵那叛臣贼子人人可诛之义，亦臣下所应为之事。何敢以此等细故，上沾朝廷恩泽。而况借此博取功名，亦复心有不忍。请元帅原谅，非小人故为矫情，实不敢受朝廷雨露之恩，而甘愿为朝廷一个安分的愚民罢了。”王元帅道：“本帅观你一表非俗，可为朝廷栋梁之臣。本帅不忍见贤故遗，有负国家尊贤之意。本帅明

日定代面奏，且看圣意如何便了。”洪广武此时也不便再说，只得唯唯退下。

到了次日天明，王守仁乃即上朝。武宗升殿之后，各大臣朝参已毕，王守仁便跪奏道：“宁王得以就获，皆民人洪广武之力。臣昨日细察，洪广武一表非俗，而且武艺精通，堪为国家栋梁之选。拟请皇恩加奖，以示鼓舞，尚乞圣裁。”武宗道：“据卿所奏的洪广武，朕随后再有嘉奖便了。午朝后，卿即押解宸濠在便殿，候朕钦审。”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皆散。

到了午后，即由王守仁将宸濠换上刑具，带入行宫。宸濠进了自己的府第，也不免多所感叹，悔也莫及，只得在宫外候旨。不一刻，值殿官传出旨来，命带宁王听审。王守仁哪敢怠慢，即将宁王带赴便殿。王守仁先又向武宗山呼毕，然后跪下奏道：“宁王叛臣，业已带到，请旨示下。”武宗便命带上。王守仁退下金阶，将宁王带上便殿。宁王在阶下跪倒，也不称臣，也不山呼，只是低头不语。武宗怒问道：“你受祖宗恩泽，朕又广加恩赐，复你父的护卫，你就应该力图报效，以固朕之疆宇，才是人臣之份。你乃不思报效，反要叛背朝廷，蹂躏生灵百姓。及至王师所指，你尚敢听信妖道邪术，抗拒天兵，夺取城池，劫掠钱粮国课。你以为有那一班狐群狗党助你为虐，你就可以从此得志，纵横寰宇，夺取朕之宝位。此等罪恶滔天，不但朕有所不容，即薄海臣民，亦皆切齿痛恨。今你既被获，你尚有何说？你可实实招来！”

只见宸濠亦怒目而视，道：“昏王，你今虽将我擒住，这也是我误中诡计，为我的臣子所误。虽然如此，我看你亦不久于人世的。你但知朝欢暮乐，宠嬖阉宦；巡幸不时，政事不理。可知变起宫墙，祸生肘腋。你今日在此，尚不知你回京的时节

还有命无命。昏王！昏王！我死不足惜，如你这般昏愤，恐将来尚不能如我这样收拾结果呢！我只恨王守仁这匹夫与孤作对，孤又恨不能于半途将你刺死。不然你何能到此，任你作福作威！我死之后，阴魂也不容你安富尊荣，总要将今日的仇报复过了，孤方才瞑目。”

武宗被他这一番大骂，天颜不禁大怒，即命左右先将他的舌头割断，牙齿敲下，随后再将他凌迟处死。话犹未毕，早已走过几个力士，即将宸濠翻转身躯，一人按着头，把他仰面朝天，一人将他两只膀臂拘定，又一个将他的嘴撬开来，拿了一把小尖刀，将他舌头擒住，用刀一割，割了半截。复又取过一个小铁锤，一把小铁鑿，就在满嘴里将上下牙齿一阵乱敲，早见把那满口的齿牙敲落下来。宸濠至此才算不骂。武宗怒犹未息，即命王守仁率同各将，先将宸濠押赴市曹，凌迟处死。王守仁遵旨，即刻将宸濠押出衙门，一面绑缚起来，一面传齐众将士押赴市曹。遵旨凌迟处死后，王守仁便去复命。

当下武宗又传出旨来，着令王守仁将宜春王及雷大春二人照律正法外，所有其余三百余口，上自王妃、下到宫女等，着令讯明，分别照律惩办。实在无辜，并未附和者，一概豁免。娄妃着加恩免死。王守仁奉到这道谕旨，也就遵旨先将那宜春王、雷大春二人正法，其余讯得实在附从者，得四十二人，亦即分别照律处死，其余悉予豁免。复命之后，武宗又命将娄妃好生看待，俟班师时一同带回京师，再行安置。

过了两日，武宗忽然想起，南昌各属在先既遭宸濠苛刻，在后又遇兵灾，因此失产抛田，夫离妻散，老弱转乎沟壑，壮夫逃散四方，荡产倾家，不可胜数。念彼小民，何堪遇此奇难，因思赈济穷黎，惠及民庶。这日早朝与王守仁说：“朕憇昌所属各州县，自从宸濠后，兵戎迭见，民不聊生，朕心甚悯之。

卿有何良策赈济穷民，可即奏来，以便朕酌察施行。”王守仁便跪下，奏道：“现在圣恩顾惜穷黎，臣甚为斯民感戴。惟兵荒之后，国库空虚，何有款项施惠穷黎。惟有一法，宁王府内所有查抄的各物，为数甚巨，陛下若欲施惠穷黎，将此项贪婪之物分散百姓，所谓苛敛于民者，仍还至于民间。则百姓不但感戴圣德，而且亦可藉此聊生，再将仓储发给，百姓更加感戴。惟陛下察之。”武宗见奏，当下说道：“卿所见甚合朕意。卿可一面张挂榜文，晓谕百姓，悉今于五日后亲赴南昌府，按名给发。一面将查抄各物，开单呈览。”

王守仁又奏道：“臣意以为先派妥当员弁，先就阖城百姓，查明户口，按户施发，以冀均平，毫无偏重。外府州县，可即着本地方官，刻日清查，造册呈送，再由臣着派委员，分别前往，督同该府州县，按户给发。在官既无中饱之弊，在百姓亦有实惠可沾，不知圣意以为然否？”武宗大喜道：“据卿所奏，实属井井有条，即着卿火速照此办法，使黎民均沾实惠。一经厘定，便即发给，朕好班师。”王守仁遵旨退下，也回到南昌府，即命伍定谋带同焦大鹏、伍天熊等人分别在本城城乡内外挨户确查。又即发了文书差往九江、南康、安庆等府，饬令该管知府刻日确查。一面将宁王离宫内所有查抄封固，各物逐件开单，并将仓储粮米查明实数，奏报上去。

不一日，伍定谋已将南昌一府所有灾黎查明清楚，分别轻重，极贫、次贫两等，造具清册。先行呈送王守仁阅看，复由王守仁进呈御览。武宗览后，即照灾民册上所列的户口，仍旧令王守仁将离宫所抄各物，发出一半，并仓储粮米，也发一半，以便按户施发。王守仁遵旨后，即写了数十张榜文，晓谕百姓，限期听候给发。

这榜文一出，那城乡内外的百姓，真个欢声雷动，只待给

发，共沾圣泽。恰好外省各府亦将清册造送前来，王守仁复又奏明武宗，通盘核算，按户均分，将所有金银宝器、仓储粮米一齐发出，分饬员弁施发。那些百姓前来领赈的，扶老携幼，个个欢声雷动，感颂圣明。足足施放了十日，才算将南昌一府给发清楚。又过了有十日光景，方据分委九江、南康、安庆三府的委员来呈报，一律竣事。王守仁又去复奏。

当下武宗览奏已毕，即命伍定谋仍回吉安府署，并着赏给爵职。伍定谋奉到谕旨，便即进朝谢恩，武宗又嘉奖两句，伍定谋即便仍回吉安去了。这里武宗就预备择日班师。

毕竟圣驾何日回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明武宗西山看剑术 众英雄黑店灭强人

话说武宗散赈施惠穷黎之后，便思拟往鄱阳湖一游，借看樵舍火烧贼寨。这日传出旨来，命大小官员随驾前往鄱阳湖游览。此旨一下，当由地方官雇就大船，以便武宗前往游览。这日武宗率领文武百官、大小将士，出了南昌，乘坐龙舟前往鄱阳湖而去。不一日已到。果然天子圣明，百神护驾，是日湖中风平浪静。武宗便令各船在湖面上飞荡一回，又往樵舍现览一番，见樵舍这个地方果然形势极好，而且山色撑空，湖光如练，龙心甚悦。饱览已毕，便舍舟登岸。率同各官驾幸西山，一尽远眺之乐。各官遵旨随驾前往。

到了西山，武宗步上峰巅，凭高眺远。正在远观之际，忽见半空中有一队人，个个羽衣翩跹，临风而下。武宗道：“这是何说？难道朕在此山中遇仙不成？”正看之间，已见一队队落下，挨次向武宗面前跪下，口中称道：“臣等乃世外闲民，特来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武宗惊异不已。只见王守仁向前跪下奏道：“陛下勿疑，这就是臣所奏的七子十三生：玄贞子、一尘子、海鸥子、霓裳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鹤寄生、河海生、自全生。这七子

十三生，皆是有功社稷，定乱匡时的，愿陛下善视之。”武宗闻奏，这才明白，即将七子十三生逐细问明姓氏，七子十三生也就一一奏明。当下武宗说道：“朕闻卿等皆善剑术，此时空山无人，可能一逞妙技，与朕一观否？”玄贞子道：“臣等当谨遵圣命。”武宗大喜。

于是七子十三生便站起来，先是玄贞子面向西北将口一张，只见一道白光从口中飞出，迎风飞舞，犹如一条白练盘绕空中。接着一尘子、海鸥子、霓裳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一瓢生、自全生、河海生、漱石生、罗浮生、梦觉生、鹤寄生一齐吐出剑来，在半空中击斗。只见那二十口飞剑盘旋上下，或高或低，或前或后，真如万道长虹，横亘不断。到了酣斗之时，结在一起，真有“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之妙。武宗顾览大喜，正在看得不厌不倦，忽见白光一散，顷刻全无。

武宗方在惊讶，又见七子十三生一齐跪下，奏道：“臣等击剑已毕，特来复命。”武宗也就喜道：“卿等剑术高明，可敬，可佩！有此奇术，无怪制敌图功，易如反掌了。宸濠显叛朝廷，妄施妖术，今得以成擒正法，皆卿等相助之力也。俟朕班师后，当再封赏，以酬厥功。”玄贞子道：“臣等野鹤闲云，无意于功名久矣，何敢妄邀恩赏，封号频加。”武宗道：“卿等虽不愿于功名，萦情泉石，朕岂可不加封号，用锡奇功！”

王守仁复又奏道：“臣尚有一事，因军务倥偬，有疏上奏。前者陛下驾幸荆紫关，偶遇刺客，若非玄贞子法师预先送信，使臣饬令焦大鹏赶往救驾，臣固不知前途有此奇凶，即陛下亦不免为其所算。是七子十三生，不但有功于国，即以玄贞子一人而论，陛下龙体实为玄贞子预保无虞。愿陛下勿以固辞，便

收成命为幸。”武宗道：“原来朕前遇刺客，还是玄贞子卿家暗暗保护，非卿所言，朕岂能知道。别事休论，即以救驾一事，其功即属异常。朕定照卿家所言，俟回朝后，即荣加封号便了。”

玄贞子听说，不敢再却，只得率众谢恩毕。因又奏道：“臣等尚有广事未办，暂且乞退。候圣上班师后，臣等当在午门恭迎圣驾，上体君恩便了。”武宗道：“卿等何以来去急急，朕颇愿与卿等同行。”玄贞子等齐道：“陛下前途安稳，无事过虑。而且臣等不必同行，随时可以保护。今所以前来者，非为他故，殆欲一仰圣颜，藉申鄙悃耳。臣就此请辞，当于出月午门候驾便了。”武宗道：“既是卿等有事，朕亦不便强行。到京后，卿等务来受封，幸勿观望，有负朕意。”玄贞子道：“臣等当谨遵圣旨，上沐圣恩便了。”说着，就掉转身来，御风而去。武宗再一看时，已不见七子十三生的踪迹，不免赞叹不已。当下也就下山，仍回龙舟，渡湖直往南昌，仍就宁王府住下。

这日传出旨意，谕令各宫及大小三军，于十月十五日由南昌班师。这道旨意传出，随扈诸臣、文武各官、三军将士皆预备随驾班师，不表。

再说徐鸣皋、一枝梅等四人，自从樵舍奉命前往，各处寻访宸濠、雷大春二人的踪迹，已有多日，并无影响。及至宸濠、雷大春均已就擒伏法之后，这风声传至远近，各处皆知，徐鸣皋等四人也就知道。于是四人会集一处，仍回南昌。这日徐鸣皋四人走至安徽、江西交界之处，唤作殷家汇。这殷家汇却是个小小村落，并无多人家居住，此时恰已天黑，徐鸣皋瞥见山凹内有个客店，他便与一枝梅等说道：“我们何不就在前面那客店住一宿，明日再走呢？”一枝梅等答应，于是四人直向那客店而来。走进店来，见上坐着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岁上下年纪，生得粗眉大眼，满脸凶恶之状。只见那妇人问道：“客人

敢是投宿么？里面有极洁净的房间，请进去歇罢。”徐鸣皋答应着，走了进去，便向那妇人问道：“房间在哪里？烦你带我们前去。”只见那妇人一声应道：“客官，且少待，我去唤小二前来伺候。”说着便大声喊道：“王二你快出来接客。躲在里面干什么？有客人来了。”只听里面答应道：“来了。”说着又从里间走出一个店伙来。但见那王二生得兔耳鹰腮，满脸不正之状。徐鸣皋正在细看，那王二已走到面前，说道：“就是这四位客人么？”那妇人道：“就是四位。你赶快儿将后进那间单房收拾干净，请这四位客官进去安歇。”

王二答应着，即刻转身进去。不一刻，出来请徐鸣皋等四人到了里面，果然是一个大房间。四人进了房坐下，王二复走出来，打了面水送进去。又问徐鸣皋等道：“你老想未曾用过晚膳，我们这里鸡、鱼、肉、蛋、米饭、饽饽皆有，还有自酿的好酒，你老用什么，请即吩咐，好使小人去备。”徐鸣皋道：“你只管将现成的送进来便了。”王二答应，转身出去，一会儿送进一盘饽饽、一盘肥鸡、一盘炒蛋、一盘白切肉、两壶酒、四双杯箸，摆在桌上。徐鸣皋当下向王二说道：“你不要在此处伺候了，我们要什么再喊你。”王二答应着也就走了出去。这里徐鸣皋向一枝梅等三人说道：“老弟，你看客店如何呢？”一枝梅道：“恐是那一伙。”徐鸣皋道：“我们可要防备些方好。”一枝梅道：“我们还怕不成么！”徐鸣皋道：“怕虽不怕他，恐这酒内有药，我们若被他迷住了，有些不妙。”一枝梅道：“小弟倒有个主意，让我此时出去，且看一看动静如何？看他们有什么话讲，再作道理。”徐鸣皋道：“我们且先吃些菜，把这酒摆在一旁，把肚子吃饱了，再去看他动静。若果无事的，我们再来饮酒；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先结果了他店内的人，然后我们再来大吃。”一枝梅等答应。当下便不敢饮酒，将一盘

肥鸡、白切肉，夹着饽饽，四人狼吞虎咽，吃了一饱。

一枝梅便悄悄出了房门，却不走屋内，反跳上屋面，直至后进，去听消息，穿房越屋，即刻到了后面，伏身屋上，听了一回，并不闻有人说话。复又飞身来到前进，只听那妇人说道：“你去到房里看看，瞧他们才吃完了不成？如果要添酒，给他们添上些好的，时候也不早了，让他们早些儿睡下，我们还要去干那件事呢。”一枝梅在屋上听得清楚，暗暗说道：“我倒要看你干出什么事来？”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大奸已殒御驾班师 丑虏悉平功臣受赏

话说一枝梅在屋上听得清楚，又听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奶奶放心罢，不须添酒，已够那四只肥羊的了。”一枝梅听了这“肥羊”两字，早已明白，也就不往下再听，便一转身跳下房来，走到自己房内，向徐鸣皋等说明。徐鸣皋道：“我们何不就去结果了他性命呢！”一枝梅道：“依小弟愚见，我们大家且醉倒，各自睡下，他等一会必然进来，那时叫他死而无怨。此时就去杀他，他必有气抵赖。好在我们四人皆未饮酒，不曾上了当，还怕他两个么？不必说是两个，就便有十数个，也非我们的对手。”当下徐鸣皋也就答应，于是四人暗藏利刃，一齐假装睡在铺上，个个又打起呼来，却暗暗看着外面动静。

约有二更过后，只见从房外走进三个人来，两个便是那妇人、小二，一个却是彪形大汉，手执板斧。那妇人手中也执着单刀，那小二却拿着一捆粗麻绳，一齐到了房内。又见那妇人口中说道：“老娘有半个月不做买卖，正是没有使用，今日也算是好日了。”说着，就喝令小二道：“王二，你还不给老娘绑起来。”又向那彪形大汉道：“当家的，你做这个，我做那个。”说罢，那大汉便向徐鸣皋，那妇人便向一枝梅二人而去。此时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不慌不忙，等到贼人逼近床前，只见

一枝梅一个鹞子翻身，直竖起来，一声大喝道：“好大胆的贼妇，你将老爷们当作何人？敢在此开黑店，伤害来往客商性命。今日合该你恶贯满盈，遇着老爷了！”一面说，一面飞舞单刀，直向那妇人搠去。贼妇初未防备，一见一枝梅着力拥来，说声“不好”，也就持刀迎敌。哪知一枝梅刀法纯熟，手法精快，怎容得贼妇还手？早已一刀向贼妇胸膛刺进，趁势就望下一按，顷刻间将贼妇肚腹划开。只听咕咚一声，跌倒在地，早已呜呼哀哉。那里徐鸣皋等三人也是同一枝梅一般光景，也将那大汉及店小二一齐杀死在地。当下众人鼓掌大笑道：“这样经不起杀的，也要开黑店，断劫客商。”一枝梅道：“我们何不再到后进，搜寻搜寻，看有无余党，爽性结果个干净，好代来往客商除害。”说着四人就同跳出来，直往后面寻找。

正走之间，忽见迎面来了三个人，也执着兵器，徐鸣皋等也不打话，便即上前杀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并不动手，不曾送命，跪下哀求说道：“小人瞎眼，误犯虎威，求爷爷饶命！”徐鸣皋问道：“你这店内姓甚名谁？还有几个贼囚？快快言来！”只见那人说道：“小人姓张，名唤张三，是这里的店伙，店主人姓陆，名唤陆豹，夫妻两个，他妻子扈氏，用着四个伙计，专在此间打劫客商。”徐鸣皋道：“在此有了几年，共害客商多少，你可从实说来。”张三道：“前年才到此间，共害客商也不过十数个。”徐鸣皋道：“害了这许多客商的性命，无怪他恶贯满盈，今日死在老爷们手里。你这东西也不是个安分的，若不将你一起结果了，后来还要作此勾当。即说着手起一刀，又将张三结果了性命。这店本来只有六个人，如今被徐鸣皋等四人杀了个尽绝。此时不过三更时分，徐鸣皋等四人复行进房，酒也不吃了，大家睡了一回，将次天明，便即起来，放了一把火，将店房烧毁。所有这被杀的六个贼人，一起葬身火窟。徐

鸣皋等也不待火熄，便自大踏步向南昌赶回。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南昌，恰好离班师只一日，正值十月十四，当下去见了王元帅，又将在殷家汇除了黑店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便命他四人出去安歇。次日又去奏明武宗说：“徐鸣皋等业已回来，到了十五日天明，各军均已预备停妥，专候旨意一下，即便拔队起程。”到了辰牌时分，武宗已传出旨意，令各营拔队。当下各营遵旨，放了三声大炮，一齐拔队。武宗也乘坐龙舆，文武各官骑马护送，城中百姓家家排列香案，跪送圣驾。不一会出了南昌，也不耽搁，只见王师遍野，如火如荼，一路上水陆并进，浩浩荡荡，真个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在路行程不止一日，闲话休表。

这日已到北通州，那京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早已接着班师的确信，已在通州来接圣驾。武宗也不耽搁，即日进京。不过两日，已抵京都，各宫跪接已毕，王元帅部下即在外城一带安下营寨，王元帅也随驾入朝。圣驾到了午门，果见七子十三生已在那里跪接，武宗大喜，随即入宫。当日未及登殿，只传出一道旨意，命随征文武各官及七子十三生，均于次日五鼓上朝，听候封赏。

到了次日五鼓，各官皆朝衣朝服上朝。只听静鞭三响，武宗登殿，各官赶赴丹墀，三呼已毕，分班站立两旁。只听武宗在龙案上望下说道：“江西巡抚兼都察院御史王守仁，督师有功，戡定大乱，着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先锋徐鸣皋，奉命随征，身先士卒，不避艰险，卒能匡定大乱，着加提督衔，遇缺即补。慕容贞、徐庆、周湘帆、包行恭、王能、李武、杨小舫、伍天熊、徐寿、狄洪道与罗季芳等，随征有功，各著勤劳，实属异常出力，均着赏加总镇。卜大武能改邪归正，报效心诚，随征数年，亦复屡有劳绩，着赏加副将。焦大鹏救驾有

功，既呈明不愿为官，着加恩赏给封号，可为护驾陆地真人。其妻孙大娘、王凤姑，破阵有功，着赏给总兵诰命二轴。余秀英力任破阵，矢志归诚，既为徐鸣皋之妻，仍加恩赏给忠武猛勇女将军之职。伍天熊之妻鲍氏，以产妇而立奇功，陷阵冲锋，异常出力，亦着加恩赏给毅勇女将军之职。吉安府知府伍定谋，晓畅戎机，深知谋略，着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玄贞子可封为护国神武真人。海鸥子、一尘子、飞云子、山中子、默存子，可封为保国真人。霓裳子可封为卫国女真人。傀儡生可封为神武大法师。凌云生、御风生、卧云生、一瓢生、独孤生、云阳生、河海生、自全生、梦觉生、罗浮生、漱石生、鹪寄生，皆封为威武大法师。其余随征各员，着就本职均加一级。又着赐宴三日，同庆太平。”面谕已毕，自王元帅以下均各叩头谢恩。武宗退朝，百官朝散。

到了次日，武宗又传出旨意，命随征各官均于武英殿筵宴三日，各官也就遵旨，大宴了三日，这才各就本职。王守仁即日也就入阁办事。七子十三生并焦大鹏，隔了一日，又上朝面辞了武宗，云游而去。

自此以后，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邦有协和之休，四海庆升平之乐。设当日无七子十三生这一班剑仙剑客，徐鸣皋等这一班侠士英雄，嫉恶锄奸，公忠体国，保护大明的天下，即使武宗英明威武，也就说不定为宁王宸濠所夺。卒为徐鸣皋等克复，以致武宗安然无恙，仍做一个太平天子、有道君王。大功告成，封官赐爵，这也是国体万不可缺者。

一部七剑十三侠奇奇怪怪之事，至此方终。